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3/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51.62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〇四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歷朝賦楷八卷首一卷

〔清〕王修玉選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卷（一）

〔清〕儲欣輯

南開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
本（河東可之老泉三家集配光緒八年江蘇書局覆刻康熙本）

..... 二三六

歷朝賦楷八卷首一卷

〔清〕王修玉選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朝賦楷

八卷》提要

序

憶玉爲兒童時先子手訂文選諸賦授玉誦習玉不

敏苦其繁衍難通且方學制舉義時讀時置勿克卒

業先子曰小子幼之自神廟之末詩文失其正傳數

世之後必有稽古右文之君閱惻魁皇之豆講求古

學潤色溢猷者設遇其時而不能黼黻休明曷以贊

國典而光家乘小子最之玉謹受教稍稍習之咸蒙

自後爲諸生三十年浮沉經史中詩古文學雖不疎

廢究之帖括之功多詞賦之力少緬懷先子遺教

歷朝賦楷

自序

人觀夷然自失至癸丑夏溯淮泗客大梁又明年遷

齊魯登泰山入關里驅馳莽蒼之郊翱翔都會之境

童時所習蕪城靈光西征登樓諸賦慨然有會乎心

歲已未有司舉

廷試入都時

天子方詔臣工徵博學宏詞之士

親試詩賦命典石渠玉雖不獲躬預而竊快觀其隆

既處京師久聞

朝廷之紀綱瞻官闕之壯麗周視百司城隍府庫兵

甲苑園之繁且富誠有如兩都二京之頌揚詠嘆者
已而滇蜀蕩平閩粵底定九州內外繩行沙度之鄉
梯巖航海之國罔不貢琛獻寶警懷來臣
天子告成功于

廟 郊

賜宴賚于 瀛臺

上倡卷阿之詩下進平淮之雅麟麟炳炳已與三代同
風迨夫

歷朝賦者

自序

翠華東狩

宸藻覃敷翰苑編文經史應制天下蓋知

天子以勅典古學為心中外翕然競以文辭相應王乃

伏而嘆曰先子之言驗矣夫弓戈已戢文德斯昭淫

哇既除正聲始奏况夫賦者古詩之流相如有言賦

家之心包括宇宙班固亦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賦之為道豈云渺乎昔漢武

宣之朝得人最廣賦亦最工今讀其文雖極曼衍瑰

麗之觀必求于務本勤民之旨是以言之彌文傳之

愈遠

聖天子旁求俊乂既以五經四子之書擢士于兩闕復
以聲律鴻麗之章拔才于宏署春華秋實並蓄兼收
則風虎雲龍亦必聲應氣臧生斯世也哀時藝林表
章文獻豈獨賢公卿大夫之責哉爰取平時所習益
以見聞自周室迄 昭代錄賦一百六十有奇固知
管窺蠡測靡當高深惟是上承

天子作人之心下本先人過庭之訓則庶幾有託焉爾
若夫遶簡之方刪畧之意均詳選例不具贅篇

歷朝賦者

自序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季春上巳日王德信



選例九則

賦雖本于六義體製則有代更楚辭源自離騷漢魏同符古體此爲賦家正格允宜奉爲典型至于兩晉微用俳詞六朝加以四六已爲賦體之變然音節猶近古人迨夫三唐應制限爲律賦四聲八韻專事駢偶此又賦之再變宋人以文爲賦其體愈卑至于明人復還舊軌茲集諸體咸收但求合格譬之朱紫章並成機杼絃匏各器均中莖詔如或詞體我雅不類古法者卽有偏長亦加澄汰

歷朝賦格

選例

賦固以楚漢爲宗然九歌九辨大招石鼓軍旅騷荀卿成相其詞不馴賈生鵬鳥謀篇未富雖有佳作茲不兼收若夫梁陳諸人辭氣多入纖靡王騷二傑句調襍用七言孫樵大明宮太近詭奇坡公兩赤壁宛同序記更或理學之儒託以咏吟道術詆諧之士借之游戲文章皆非賦家正宗未敢濶登茲集昭明文選諸賦皆佳文苑英華無篇不備第誦讀宜求簡練著述貴給風簷彼二京三都窮年始能較論靈光景福竟日豈可揮毫是集哀葺無多此類槩從

簡汰如有博雅君子仍當廣習前書

昔司馬長卿論賦云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味二子之言則賦之體裁自宜與博淵麗方稱大家然有詞無意雖美不宜有意無氣雖工不達觀漢魏諸賦修詞璀璨敷采陸離要皆情深理茂氣厚格高長篇短製故皆可傳茲集之文雖舉菁藻然必以文傳意以氣緯文其或徒填奇字意實枵虛漫衍隨詞氣塞澁者卽屬名人之篇亦在刪詩之列

歷朝賦格

選例

二

文非漫然而成况復登高能作茲集所載大廟本天地次則頌美帝王或懷古今之風烈或紀事蹟之繁多都邑山川禽蟲草木寄愁寓慨托諷引喻皆窺作者之心無悖四始之義若夫閨幃之製褻昵之詞無關大雅有類淫風雖長卿美女之作休文麗人之篇詞卽工妍舉不登選相如工遲枚舉拙速賦之長短各有不同第陪遊侍宴之作期于驟成應制入試之文要當急就徧觀歷朝惟唐人應制之賦爲合是以登選略多然而篇章

之中完渾者罕茲集所錄雖限韻之體必備起訖轉合之方卽俳比之辭務辨諧聲叶格之法作者欲爲唐製似宜取爲準繩

諸體雖情累朝時制必從 昭代

御製檜竹二賦冠古邁今天下咸思誦讀但以

至尊之文不敢入集特成一編流布宇內至于

御試諸賦鴻章甚多未獲全覽僅錄所見刻本四篇錄經

欽定亦不敢妄加圈點特列全集之首以彰文選之隆

唐制賦書

選例

三

唐人諸賦載在文苑英華可爲極備又鑑文類二書

宋元大畧亦見惟明賦罕有彙選雖韓華集自雲

田潛溪以下爲集雖繁選賦甚鮮一代豈無偉作兵

燹恐失其傳倘有各山之藏幸勿遐其金玉

宋人以文爲賦空疎者輒相效矧明人一改其絃遂

覺風颯入耳然或矯枉過正因而鋪衍靡闊用疑難

之字以爲奇琢險澁之詞以矜富雖在名家未免斯

病方今

天子右文公卿嗜學時彥彬彬媲美班張方軌潘陸鴻

裁正體洵足笙簧藝林第因久出 都門名公鉅文未能盡閱且是選之成僅以三月四方諸集不及博觀琳琅鍾呂諒有見遺凡有名篇統俟續刻惟早郵致以慰渴饑

西陵王修玉倩修氏識于天鑑樓

唐制賦書

選例

四

論賦十二則

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劉勰曰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者玄黃文雖新而質色難掩而

論賦十二則

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其本難讀于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

勸戒此楊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諸于霧縠者也

王世貞曰騷賦雖有韻之言其于詩文自是竹之于草

木魚之于鳥獸別為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典奇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大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序使同聲者自尋修邪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又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海濤澎湃絢爛之至如

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

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

動如大海乍濶萬寶難厠皆是瑕璧有損連域然此易

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也賦家不

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曰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易竟騷覽之須令人徘徊

循阻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歎歎又三復之涕淚俱下

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寒帷錦官耳自稱

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杳然歌而用畢蕭然欲

論賦十二則

掩卷之餘徐復追賞以上總論賦體

祝氏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範

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

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範詩亦非賦體故附之古歌謠

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

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

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以上論古賦

又曰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

廣江有汜諸詩已列于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

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今字爲讀遂爲楚詩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于是焉又按晦菴先生曰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上

論騷

又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

論賦十二則

而意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于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辭其辭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辭故麗而可觀辭合于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于則也何有又或失于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賦之遺而于麗也何有一十五篇之騷無非發于情者故其詞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與比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贈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

理有不門及故其爲辭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以上論兩漢賦

又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于古有懷其賦今也則于今有感其賦事也則于事有觸其賦物也則于物有况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于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詞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語未新復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辭未稠固騷

論賦十二則

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廢矣而愈久妍矣而愈貧彼其于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于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騷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以上論三國六朝賦

又曰唐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
 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
 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卽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
 爲宗亦不過少異于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
 句之聯以爲古賦者盛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
 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
 賦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耳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
 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于此至杜牧之
 阿房官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曰騷賦矣

論賦十二則

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
 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乎以上論唐賦
 又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後山謂歐公
 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
 至于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并幾箇韻耳而
 于風之優游雅頌之形容比興之假托皆不兼之矣晦
 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
 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
 爲一代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于此言

則宋賦知矣以上論宋賦

西陵王儒旦

儒魯

儒星

儒辰同輯

論賦十二則

歷朝賦楷目錄

西陵 顧豹文季蔚鑒定

王修玉倩修選輯

周金宜希亮

洪雲津譽公

吳任臣志伊

徐金升又升

同學

陸 堦梯霞

高朝璵說仲

參閱

虞黃吳景銘

鴻儒眉超

胡爾桂丹五

冊冊玉

弟

歷朝賦楷

目錄

卷一

周

風賦

宋 玉

兩漢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壽素賦

班婕妤

兩都賦

班 固

觀舞賦

張 衡

鸚鵡賦

禰 衡

登樓賦

王 粲

卷二

章華臺賦

邊 諫

三國

洛神賦

曹 植

西符賦

應 瑒

承露盤賦

毋丘儉

許昌宮賦

卞 蘭

晉

歷朝賦楷

目錄

登臺賦

陸 雲

籍田賦

潘 岳

秋興賦

潘 岳

函谷關賦

江 統

天台山賦

孫 綽

六朝

高松賦

謝 朓

雪賦

謝惠連

月賦

謝 莊

舞鶴賦	鮑照
籍白馬賦	顏延之
卷三	
學梁王兔園賦	江淹
恨賦	江淹
別賦	江淹
麗色賦	江淹
筆賦	梁簡文帝
華林園馬射賦	庾信
枯樹賦	庾信
唐	
小山賦	唐太宗
琵琶賦	虞世南
掖庭山賦	許敬宗
寒梧棲鳳賦	王勃
九成宮東臺山池賦	王勃
青苔賦	楊炯

螢火賦	路賓王
梅花賦	宋璟
古石賦	鄭惟中
大獵賦	李白
明堂賦	李白
擬恨賦	李白
奉和聖製喜雨賦	張說
秋霜賦	崔損
東征賦	高適
太常觀樂終賦	建奕珣
日五色賦	李程
荷珠賦	白居易
明水賦	韓愈
披沙揀金賦	柳宗元
卷四	
題橋賦	李遠
曙觀秋河賦	王損之
汗血馬賦	王損之

飲馬投錢賦	王損之
小雪賦	林滋
陽冰賦	林滋
息夫人不言賦	白敏中
庭燎賦	王起
姮娥奔月賦	蔣防
雪影透書帷賦	蔣防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賦	謝觀
越裳獻白雉賦	謝觀
太阿如秋水賦	賈餗
莊周夢蝴蝶賦	賈餗
天上種白榆賦	薛逢
日賦	王捧珪
風不鳴條賦	陳章
漢宮人誦洞簫賦	黃滔
五色露賦	白行簡
氣賦	張文
光賦	甘子布

土牛賦	陳師道
仙掌賦	喻傑
瑞橋賦	李德裕
日觀賦	丁春澤
益池賦	浩虛舟
明光殿粉壁賦	樊鎬
沛父老留漢祖賦	王啟
裴將軍劍舞賦	喬潭
卷五	
阿房宮賦	杜牧
溫洛賦	鄭宗哲
貂蟬冠賦	侯列
聽歌賦	謝偃
觀舞賦	謝偃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張何
海人獻文錦賦	李君昇
春吳嶽賦	周鍼
聽秋恩賦	李子卿

七夕賦	失名
觀農賦	失名
宋	
金在銘賦	范仲淹
四海以職來祭賦	孔武仲
周以宗靈賦	沈初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	蘓頌
屈原廟賦	蘓軾
病暑賦	張耒
大禮慶成賦	張耒
颶風賦	蘓過
元	
貧女賦	吳激
修竹賦	趙孟頫
臥褥香爐賦	陳樵
明	
龍虎臺賦	劉基
奉制撰蟠桃核賦	宋濂

思親賦	王祥
龍馬賦	羅汝敬
麒麟賦	夏原吉
卷六	
九華山賦	王守仁
弔屈平廟賦	王守仁
東山草堂賦	李東陽
朱棣賦	李夢陽
荷花賦	何景明
白鸚鵡賦	王世貞
愁賦	王世貞
錦帶賦	李攀龍
遠遊賦	袁孝
壽成阜王賦	盧柟
登釣臺賦	宗臣
白兔賦	姚涿
梅賦	徐渭
牡丹賦	徐渭

畫鶴賦	徐渭
五色雲賦	屠隆
玉壺冰賦	袁宗道
招寶山閣兵觀海賦	米萬鍾
別賦	陳子龍
新婦賦	陳子龍
鵲鵲賦	陳子龍
卷七	
國朝	
上林春燕賦	尤侗
帝京元夕賦	尤侗
春柳賦	尤侗
鵲鵲裴黃酒賦	尤侗
燕臺覽古賦	尤侗
鴈賦	宋徵輿
南海子校獵賦	沈世英
漢姝賦	陳廷會
哀賦	丁澎

秋游賦	朱之棟
上林春燕賦	彭孫遒
西洋國貢黃獅子賦	邵遠平
禹貢山川圖賦	邵遠平
元宵花燈賦	邵遠平
秋懷賦	屠鍾玉
平蜀賦	潘耒
平滇賦	潘耒
平山堂賦	潘耒
卷八	
瀛臺試武進士馬步射賦	汪晉徵
鳴鶴賦	毛奇齡
登大觀堂賦	吳琮
燕于賦	吳綺
太湖賦	陳之華
峴山賦	朱闢美
滕王閣賦	陳維崧
晉爽軒賦	陳維崧

感賦	黃始
雲賦	汪森
重新清浦文廟賦	陳堂謀
浴象賦	吳萬春
挂劍臺賦	程隆基
雙鶴賦	陸寅
浙江潮賦	汪文楨
弱柳鳴秋蟬賦	王修玉
懷歸賦	王修玉
歷朝賦卷	士
目錄	
登城賦	王修玉
西湖賦	王修玉
鷄聲茅店月賦	王修玉
白鸚鵡賦	王修玉
陶里孔廟賦	王修玉

歷朝賦卷目錄	
卷首	
御試溫臺賦	葉方謁
御試瑤璣玉衡賦	彭孫遒
御試瑤璣玉衡賦	汪彩
御試經史賦	徐乾學
歷朝賦卷	
目錄	

御試瀛臺賦

葉方藹

維

皇清受命混一海寓建邦設都開疆啓土煥

紫宮之喬皇耀

丹闕之暉麗五雲鬱其上浮九重屹其雄峙固已

運中央攝萬國

奠六龍肇四極樹無外之弘模一之遐則者矣

爾乃

瀛臺賦 港首

國朝

皇上聽政之暇思以

睿情洽

宸歡頌匪日詠斯千受猶故國之遺址聿起

新朝之壯觀歸乎其所謂

瀛臺者是臺也聳金墉之西隅環玉河之四匯瀟瀟

蒙而建標映觚稜而交彩俯雲霧以檻楯捫星辰

以戶根廊遐覽於九州迺景福於千載寧良工之

役其鬼神直上宰之移其蓬海觀夫紫祀霏微碧

基深宮層櫺揭孽飛梁天蟠陽馬驤騰於四榮陰

虬躩踞於八表芝栢奐其戢晉桂柱挺而踔蹕矧

朱綠之璘璫續仙靈之縹緲金鼇玉螭連閣道以

紆迴雕碧文珉緣

御除而窈窕中復藏溫室理曲房蘭牖藻井螭栒風

憲瓊寮珠戶玉陛瑤瑤青瑣葳蕤夫綺疏丹雘欽

施平雕梁既峒峩而霞竊亦蜿蜒而輝煌瞻矚周

旁俛仰上下其翼然者爲亭其曠然者爲榭其幽

然者爲淵其呀然者爲罍鸞簫象管奏

天樂於芳朝雲袖霓裳奉

瀛臺賦 卷首

國朝

二

宸遊於清夜山則林麓深樛岡巒參差嶸嶸岸峩

吼鬼疑玉女捧盆而上覲仙人引掌而下垂湧寶

地而傑立非神變其誰爲水則發源西山潏流勃

解汎濫洄滌砰澎湃走碧沙以汨汨激白石其

磊磊似弱水之蕩颺乎神居望瓊樓珠閣而黼黻

則有珍樹敷榮瑤草含秀迷穀莠開華平長茂肅

慎貢夫維常拘彌獻其變畫紛沓蒼鬱左右前後

畜九真之祥麟罔林氏之騶虞馴條峯之蒼鹿閑

大宛之赤駒鴻鵠鸞鷟互頡頏於霄漢鵲鸚鵡

爭馳凌乎菰蒲青篠裔與而遂其羣育白魚跳躍
而應其貞符時維春也勾芒司令太皞乘權萬木
紛其向榮百彙呈而鬬妍條風披拂淑氣回旋
天子於是御蒼玉之輦載青帛之旃望蓬篚於桑野省
錢轉於農田擷青華以敷貢達幽滯而昭宣或賞
花而作賦或乘釣而摘篇時維夏也長歲序臨祝
融炎燭平疇麥登凌室冰薦美嘉木之留陰賞芳
蓮之發絢

天子於是彈五絃之琴揮七華之扇驅浮瑤於太空引

漢書

卷首

國朝

三

神懸於綺殿既解愠而阜財亦覽時而察變登繡
嶺之能方而甘泉之可羨若夫白帝改候青女戒
時百物告瑞萬寶薦釐

天子乃復出重霄降層墀驂大丙擁羣祇講爾符之典
習戰陳之儀八旂雷動七技雲移曜霆擊電搏虎
射熊弧彎而蒼隼落劒舞而白猿馳凡以順金令
之肅殺而代造物之威施至於北陸迎暉南方見
昂虹影既藏雲物斯考

天子乃復屆神紫微棲心玄嶺爰燕息而深居用恭默

而思道牙籤錦軸朱文綠字之青玉匣金滕大貝
赤刀之寶周鼎環護夫百靈宥密靜通乎萬聲鳴
呼斯真所謂

斟元化

順亭毒

攬金鏡

調玉燭配兩儀之節宣統億方於掌握愛窮高而極
深自膺福而綏祿故能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迥
王度動中得趣構成

漢書

卷首

國朝

田

靈闕結爲

神宇擬玉虛之清都恍太乙之紫府觀者目眙而魂
搖聞者神動而色沮斯固待從之方朔不能馳辨
而逞詞待詔之相如毋容揆藻以抒麗者也爾乃
下里之士負書珥筆挾策

周京觀光

上國踰闕鸛班之後裴回象魏之側喟然興曰夫詩
書所傳史冊所紀唐堯階虞舜蒿柱混沌淳悶
不可久處若夫周有靈臺而興泰以阿房而廢未

央建章臨春締綺神仙長年長歡瓊宇或藉之昌
或荒以圯惟居業之不同斯處室之各異今我

皇上端而虛儼而佇高拱

九玄洞囑萬里杏臯夔訪伊呂解網縱禽吹律回柔
貌言視聽被其思歲月日星符其序雨暘寒燠四
時若其官食貨賓師入政修其紀是以庶徵應百
福綏遠爲蘇風近爲朝曦及物物解被人人怡綽
太和於神明動權忻於四肢雖一遊而一豫亦可
咏而可思夫臺之以瀛稱也唐有瀛洲之榮宋有

瀛臺

卷首

國朝

五

瀛館之選皆以處夫石渠之英而集彼金閨之彥
顧何以草茆末品蓬萊後賤亦得翱翔

碧霄眺瞻

清殿繞龍鱗而識

聖顏移雉尾而窺宮扇深荷

高厚之神施敢矢涓滴之微願請爲作歌以誌舞抃

歌曰維

皇有道無反無側維

皇有路蕩平正直

皇在靈囿熙熙長日景星紛陳卿雲是爛

皇在靈沼澤沛恩波海水無波江濤有截

皇之出今百神駿奔雨師洒道風伯清塵

皇之入今玄乙守戶以翼以于是篤是祐維圓錫茲維

方獻輿維嶽輪固維溟效濡億萬斯年吾

皇燕胥

卷首

國朝

六

御試璿璣玉衡賦 并序

彭孫通

臣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合於天良以景曜宣明聿著清寧之烈泰符炳煜式昭貞觀之風乃上聖之休徵爲至誠之嘉命然其理存幽蹟數極深微自非假象以推占詎易求端於高遠儀器之陳其來舊矣蓋古之言天者類有六家宣夜之術既失真傳周髀之書殊多舛謬姚信听天之說畧而未詳虞喜安天之編疎而難核以

璿璣玉衡賦

國朝

七

及穹天之論尤爲荒遠之談折衷五者之中斷以渾天爲允故觀象之器至後世而彌精齊政之方自中天而已備夫以欽明之代潛香之朝冀英紀辰復何勞於銀箭鳳皇司正亦無假於靈臺而賓日東嶠倭陽西谷黃鐘應律卽稽金虎之祥清徵鳴簡還候蒼龍之宿立璇璣玉衡之製命羲和仲叔之官豈非敬大勤民之至撫辰熙績之大者乎我

昭受在躬靈承加慈五星會於營室六術起於甲

寅猶乃儲思穆清宅心淵謐法唐堯之欽若勅虞舜之時幾爰詔微臣作爲是賦敢摭臚見以當管窺

若夫鴻濛肇闢象緯昭垂兩儀定位七曜同規循蜚疏仡之代觀雲紀鳥之師靡不懿文浴禮班法樹司辨物土於九域考星曜於四維然而制器尚象效崇法卑首重大事以授民時占斗綱以辨氣渾神策以迎曦有隸首之綜算有容成之測儀始甲子於大撓繼平秩於重黎立璿璣以仰則發玉

璿璣玉衡賦

國朝

人

璿璣

衡而上窺垂古今之彛憲表貞恒之範圍於是秘器初呈疇人攸屬體本彈丸形惟轉轂飾以文珠筦之橫玉珠四綴而長明玉在簫而旁燭內藏之以奧局外運之以員軸任激水之推移抱運環之迴復澄天鏡於雲間絡地維於驚足寓機緘之至精亮幽遐之可暴欽八柱於寸眸收七衡於一燭爾其積氣高浮清陽上薦廓爾無名渾然難見不推靈曜之符詎識乾行之健日往而月來星廻而斗建見菱彩之朝飛皎桂輪之夕展耿木德之東

輝脫離精之南燦金水則附日而旋垣星則居中
而轉道別疾舒度分近遠交會於辰歸餘以美或
主客之異形或縮贏之殊驗并陳寶籥之中俱入
靈臺之撰乃觀懸象乃揆星精東西森列黃赤交
縈碧齊景正極準端平察次舍運行之部頒作訛
成易之經按分至啟閉之節析晦明寒暑之程候
咸池之綺旭迂金樞之素靈窺隱現於列宿酌盈
虛於五行其攝乎坤軸也十有九萬三千里而廣
其括乎乾象也三百六十有五度而贏其紀乎日
月也九道四遊而其行可迹其統乎星辰也三百
二十而其官可名既宿離之不忒亦推步之有恒
倬天章而文煥布軌道而衢亨窮精研於綿邈通
幽賡於高明審聖人之制作迥度越於恒情彼夫
協律稽祥司天辨叙七政有占三儀迭舉壽昌剏
智於良型平子覃精於渺緒并摠窺管之懷寧止
挈瓶之數雖貽則於來今實晞風於曩古曠百世
而同符端有候於

聖主

璿璣玉衡賦

卷首

國朝

十

璿璣玉衡賦

皇帝握璇極之天珍凝泰符之典瑞萃箕畢而類情薦
主璋而通氣好以月從微因日致仁育義裁禮和
智膚法令信於陰陽圖書炳於經緯五德用徵三
光合契振采揚蕤連珠編貝猶復旦明乾惕陟降
非遙夙夜昭事鑒觀不忒單心於宥密升貺於穹
霄故乃神符翕絕景祉宣昭碩驎獲於靈囿慶雲
蔭於南郊絳河明而如鏡甘露渥而如膏吐榮光
以無際叶瓊瑄以長調流永年之懿軌建奕禩之
芳標啟斯儀以遙度如寶曆之承堯末臣幸逢乎
嘉運悅厠身於瞻雲就日星陳旦復之朝

璿璣玉衡賦

卷首

國朝

十

璿璣玉衡賦

御試璿璣玉衡賦 并序

汪 霏

臣聞哲后撫辰同符天地聖人作則原本陰陽故
自首出御世以還爰逮繼天立極之后敬授之規
代密推步之術愈詳二司協正官分雲鳥之名五
序惟調命紀義和之重然而天雖成象體絕仰求
兩曜徒見其貞明五緯莫窮其見伏粵從虞典始
載璿衡迨及秦灰難尋尺度雖鮮于洛下再創於
漢年而平子康成未詳於往記及錢樂之更製本

璿璣玉衡賦

卷首 國朝

十一

壽昌之銅儀度量經營縱橫弁合古今隔世寧論
鑄冶之同曆數并符庶協占求之應唯立法之盡
善故屢求而益精益求精至許衡有考理之識守敬擅
制器之能妙極端倪深觀要眇規以圓圓之質經
之動轉之儀青丙上游斯躔七政銀丁旁列盡叶
三辰豈必浮槎卽有牽牛之渚曾非竊藥如窺顧
兔之宮洪惟我

大清之開基而秉曆也南正司天太史守典宿離不貸

愆伏無聞

皇上以睿知之聖勤觀察之思測昇驗分忝定百家之

學永年垂曆先成萬禩之書健順合德運已躋於

中天日月揚暉時更符乎復旦乃復潛心古製留

意秘圖

特詔小臣恭爲詞賦將述制作之工以紀欽若之典智

徒窺管衡非占象之材技止雕虫媿乏揆天之藻

太虛寥廓至化無形四時運而不忒七政麗而弗

傾惟聖法天輔相裁成奉時布令體乾立經爰設

儀象以紀日星物假璿璣玉器曰璿衡原其道合二

璿璣玉衡賦

卷首 國朝

十二

儀智周九域體強二丈衡長八尺瞻單環之下陳

燦游儀之旁測雙環刻度中分天脊經緯表裏斜

倚二極六合既定乃窮三辰赤線依於天緯黃線

考其時分白線以承其交紐天體乃運而常均橫

結卯酉下設機輪激之以水乃晝夜而不息貫之

以軸維春秋之有倫內則四遊衡簫是受環貫天

經距直占候低昂中度修短可究衡四運以不窮

咸隨環而馳驟蓋虞典之所陳雖莫考於其舊在

郭氏之遺製迨於今而猶守若乃補所不足襲以

新模簡儀仰儀可述可圖四方為跌四礎在隅爰
定四維通以四渠橫軌縱軌縈繞紆紆趨雲植於
乾艮龍柱貫以極樞雖南傾而若赴又北抵而附
餘圭首刻於兩端模耳列於方區百刻乃分兩線
斯設定極穹窿十字斜臬陰緯立運二環相接直
距當心臥架承挹可俯可仰是窺日月陽經陰緯
之不存機運輪牙之尤審此簡儀之至巧若仰儀
則尤工將俯視以下驗若置釜以進窮深六尺而
廣倍衡縮度以得中或浸極外或加卦內位正子

齊東野語

卷首

國朝

車

汪三

辰竿負午對蓋測景之獨遠故開明而疑沛高麗
滇池之在準朱崖鐵勒之共繫札馬魯丁之未詳
何一行諸人之能逮由是烏兔循軌陰陽順時殷
正不忒分至協期豈日再中之足異頌雲兩旦而
何疑二曜揚輝以璧合五緯相叶以珠隨紫微正
於宮垣勾陳爛以森垂掃天狼以弧矢御燭龍以
杓攜爰得施於令甲循月令以敷政龍見火見之
耕耨晦朔薄伏之推竟唯厥民之因析滋萬彙以
榮盛極位育之能事立生民之大命恭惟聖人之

制作祇妙合乎自然因器成象體方為員察災祥
於象緯審昏旦於著懸三百六旬平分於玉尺二
十八宿羅布於彈丸觀其或隱或見若俯若昂元
氣渾淪乃窺重輪於曉鏡羣星璀璨似瞻萬斛之
明珠惟衡則平識天體之有定其璣如此知神運
之無方但法雖定於往牘事有賴於

聖心惟帝舜之得天德猶我

后之貽德音既千載而同符軼百王而仰尋彼漢宋之

臣之創製與秦金之世之銷沉要綜密於至元之

璿璣玉衡賦

卷首

國朝

南

汪四

日兼術數於西海之津莫不要歸於

聖代於以輔教于

當今愧拙文而無當空厠跡於儒林

徐乾學

臣聞文章者貫道之器而經史者載道之編自庖犧受圖改結繩之制軒轅握鏡立史皇之書遂乃墳典縱橫浩如淵海丘索役列綱若星雲循蜚疏乞之燦陳高陽少皞之遞衍唐虞傳統治美垂裳沐泗廟典功高刪述巍蕩蕩無得而飾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泊乎罹燔書之厄至漢乃始表章故載筆之官歷朝益多記注蘭臺石室標玉軸之名

主

虎觀鴻都極牙籤之富允矣祖述憲章之畢備奚啻格人元龜之是謀經以為經兼綜道衍史以為緯雅擅事辭以合大德則體全以遵王道則用廣王鄭標註至賈孔而益明遷固研精迄歐陽而繼美表微扶絕尚薄耶縣河汾棄經錄長最善居巢夾漈幸微言之未墜屬往蹟之具存遭遇

聖朝濫叨館職翔翔禮義之園游泳翰墨之林循分慚

惶荷

恩深重無能發揮

鴻業潤色

皇猷愧戴憑之解經慕吳兢之習史敬承

寵諭羣集

禁廷授簡

命題見藻踊躍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賦

粵至德與要道必有經而有緯賡秦火之未亡繁輝赫以斐靡羅千聖之芳徽紛百王之懿軌星辰燦而二曜明江湖流而五岳峙宛璣正而衡平亦風馳而電駛唯兩儀之間闕闕萬象今有此儒者

主

斷斷專門有師或稱折角或號解頤或綜象數而索隱或引識緯以騁奇探名物之紛賸恣辯博兮陸離彼不言之深意夫孰究其精微至于記動記言左右是司編年紀傳殊塗同歸顧丘明之體例尚浮兮而有背矧馬班之遞降能不見其瑕疵是以詩分於齊魯韓毛易亂于京房費直春秋雜何休而怪迂周官遇劉歆而繁積尚書拾鑿于伏生古文造端于梅賾殘簡遺篇經之軼軻晚晚也沈約之奇說近誣魏收之謬史失實劉向以汎濫貽

譏宋祁以雕鏤蒙摘脫繁而易訛潛溪病其期
迫世遠才難史之紛紜窒塞也然而古人治河以
禹貢斷獄以春秋占天時以幽風之七月察地利
以職方之九州觀象玩辭玉門所演化民成俗曲
臺爲優論語則太平坐致孝經則百行咸周綱蔡
邕之刻石至孟蜀而增鏤加洛闕之羽翼煥煥若
炳天球歷久遠而彌耀信邁跡于前修良史之材
列國之書楚有倚相晉有董狐龍門措拾與古爲
徒有惡不隱有美不虛整齊與敷扶風是須綴文

經史賦 卷首

國朝

七

東觀上下馳驅綜元會之甲子在治忽以微予披
醇夫之唐鑑雖金鏡亦弗如冰水詳其實資上
治于康衢新安挈其綱領儼筆削之規模彼鄱陽
與浚儀亦蒐討其無餘苟閱覽而靡倦實敷政之
要樞故夫曼古經與史一後代史與經異啓妙理
於珠囊探舊聞于金匱本立則用神道隆則文蔚
瀾漫何涯彌淪無際遙遙千古燭照數計足以範
閭造化之機囊括宇宙之事非徒洋溢乎詞章鋪
揚乎文義況乎

聖人在有垂拱當陽

盛德邁五帝

至道埒三皇一言而爲大經惟綸綍之孔彰一舉而垂
信史罄竹帛以流芳是以

湛恩汪濊周浹遐荒禮典刑措萬姓樂康俗已登于熙
皞治已奏于平章乃猶體乾而自強不息贊益而
日進無疆挾苞符之奧發甲乙之藏晨披鉛槧夕
擁縑緇歎無前兮

偉烈豈繁黍今能量于時挾書符筆濟濟鏘鏘窮原竟

經史賦 卷首

國朝

太

委日就月將竭微誠于葵藿矢特達于圭璋敢云
稽古之榮遇著作之輝光已哉

賦以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急也。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城。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修。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散。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問。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貌。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也。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間。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忽。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入。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振。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餘。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已。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濕。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但。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熱。亦。謂。其。功。曰。情。揚。生。祥。也。與。美。同。

風

熱病也。診。解。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瘴。為。
直。茂。也。也。與。古。字。通。言。能。為。瘴。目。之。疾。也。也。也。
嗽。也。中。風。口。動。貌。也。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大。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處。覽踰佚而不返兮。形枯
稿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嫌
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
慙之歎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
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手
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
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浮。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
陰雷殷殷。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起而赴閭

風

今舉帷幄之襜褕兮。人反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
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翬翼而來萃
兮。鸞鳳飛而北南兮。心反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
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現以造天兮。
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齊
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噲咤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棖
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
兮。抽施瑰木之構。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時勢拂以物
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曄而成

光纖錯石之瓊璫兮象璫珞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相以從容兮。隨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踞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要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悵而增欷兮。蹤履起而彷徨。偷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誓。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拂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蒹香。忽寢寐而夢想兮。竟若君之在傍。惕寐覺以無見兮。竟廷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少好讀書爲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武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問相如王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未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指主皇后復得幸佳入謂陳后也自度量已事也精冠踰佚形體枯槁憂思頓頓之甚也漢武帝也朝在暮來言帝昔

許幸臨於已今寵衛于夫乃與之飲食宴樂而忘人后自謂也嫌絕也交新交也言若心絕移不省察我故舊而與新交得意者相親也伊惟也慢愚后自謙也懷貞怒之歡心者帝之來故常懷貞慈以自欺也尚猶奉也奉虛心而望誠言奉君虛言期幸長臨視也廊廓然也專專一也蘭臺名悅失意也遊也登以望君神悅不攝也鬱積也窮遠也隱隱聲也聞此意謂君車之來也赴至也德發貌楚詞雲鶯鶯以含風紛相盛也酷烈也香氣盛也存並也萃聚也飲也惡噫氣滿貌邪氣恨也見鳥歌飛翔吟嘯與偶相集故憂恨之氣壯盛也擊於中問也殿前殿也鬼大也造至也鬱生也崇高貌好也擠排憾也少頃從倚立也廊廊也雕鏤室宇美貫鎖故械掃有聲也金鋪屏上有金花中作鉅銀以倚也現奇也精銳也精銳也木蘭文杏木名模樣也

也亭亭漸明也然竹立待曉荒然漸失明也妻人
 后自謂也究也雖盡年歲終不忘昔也此篇舉
 出風比興之義蓋其情思綿綿政言而不敢怨者
 風也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跨於枯楊之類
 者此也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變調視日情若
 與也相如賦雖多而此獨傑出者以有風比興之義

持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句臨見銀蟾以庶色忽霜鶴
 之傳音竹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栢之貞脆
 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既懸月暉水流潯桂露朝滿
 涼矜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越女抽簪而絕聲改容色
 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
 若乃盼脉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含羞妖風靡靡皎若明
 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賂贈調錯無以玉其貌凝朱
 不能擬其屏若雲霞之適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

應南賦

卷一

八

綺組流光笑移妍步步生芳兩脣如點雙眉如張頰
 肌柔滋音性閒良於是抒香杵扣玳瑁擇鸞聲爭鳳音
 梧因虛而謝遠林山貞而鬱沉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
 而情深含筍總筑比玉兼金不損不斲匪瑟匪琴或旋
 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
 合翔鸞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
 叶佩反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
 暫舒而長斂清寡鸞之命草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
 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一作音蕭史編

兩都賦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詠。論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變隆。學有盛衰。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稱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斯。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

歷朝賦序

卷一

漢朝

王兩都一

西都賦

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視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衣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流。衆流之隈。汧汭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限區焉。以上叙西都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睠秦嶺。瞰北阜。挾漣灊。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乎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

歷朝賦序

卷一

漢朝

王兩都二

別。隱。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旁。流。百。應。紅。塵。
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窮。都。人。士。女。殊。
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山。豪。舉。遊。
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騎。驚。乎。其。中。
叙。都。邑。之。盛。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
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級。冕。所。興。冠。蓋。如。雲。
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選。充。
奉。陵。邑。蓋。以。疆。餘。射。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以上叙四郊近縣林苑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
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

摩訶賦卷一

漢朝

十 兩都三

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
郭。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
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嶠。陪。以。甘。泉。乃。
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
乎。存。焉。下。有。鄧。白。之。沃。衣。食。之。源。提。作。封。五。萬。疆。場。綺。
分。溝。塍。乘。刻。鏤。原。隰。龍。鱗。夾。渠。降。雨。荷。鍾。成。雲。五。穀。垂。
穎。桑。麻。鋪。萊。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
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固。禁。苑。林。麓。藪。澤。陂。
池。連。乎。蜀。漢。終。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治。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
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
以上叙畿內之沃饒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
靈。之。正。位。做。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
堂。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珠。沙。櫟。老。以。布。翼。
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站。以。居。楹。栽。金。壁。以。飾。墻。發。五。
色。之。渥。彩。光。燭。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冊。右。平。重。軒。三。
階。閨。房。周。通。門。閤。洞。開。列。鐘。簾。臣。於。中。庭。立。金。人。於。端。
闕。仍。增。崖。而。衡。閣。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

摩訶賦卷一

漢朝

十 兩都四

崇。臺。閒。館。渙。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
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
焰。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安。
以上言宮室之盛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
龍。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鸞。鶴。飛。翔。之。列。臨。陽。特。
盛。隆。於。孝。成。屋。不。空。材。牆。不。露。形。象。以。藻。繡。絡。以。編。連。
隨。候。明。月。錯。落。其。附。金。釘。銜。璧。是。爲。列。鏡。翡翠。火。齊。大。
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收。曄。鉅。叩。初。玉。階。
形。庭。廣。域。成。綵。綴。琳。珉。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

風。窈窕。綺組。繽紛。積。驅。華。燭。倂。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迷。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以上。盛。之。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邢。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愷。湯。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帝。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倅。謙。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廷。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治。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銅。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奔。贊。級。衣。闕。尹。關。寺。陛。戟。百。重。各。有。典。計。以上。叙。百。寮。所。居。周。廡。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火。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陞。道。而。趨。西。塘。混。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嶠。曉。曉。麗。巧。而。疎。櫺。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闔。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溢。而。出。駘。掖。洞。枌。計。讀。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載。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啓。遂。偃。蹇。而。上。躡。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焚。椒。雖。輕。迅。與。

標。後。猶。愕。邪。胎。熾。而。不。能。階。攀。井。幹。寒。而。未。半。日。眩。轉。而。意。逸。捨。櫺。檻。而。卻。倚。若。矐。墜。而。復。稽。覓。恍。恍。以。失。慶。巡。迴。途。而。下。低。既。懸。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道。以。繁。紆。又。杳。窅。窅。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泮。泮。前。席。中。而。後。太。波。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將。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峭。金。石。崢。嶸。宏。抗。仙。掌。以。承。露。摧。雙。立。之。金。莖。軼。埃。壘。之。混。濁。解。顛。氣。之。清。英。勝。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之所。掌。以上。復。言。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圓。因。茲。以。威。戎。夸。翟。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荆。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田。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崇。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鄧。豐。鄧。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難。震。震。真。煇。煇。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初。怒。而。少。息。以上。言。犬。事。之。

盛爾乃期門飲次飛列刃橫銀要展決追馳鳥驚觸
練歌駭值鋒機不虛倚以弦不再控空矢不墜殺中必
疊雙鹿鹿標紛紛射繳勾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以上言弓矢平原亦勇士勇獲狄石失木豺狼懼爾
乃移師趨險並蹈潛機窮虎奔突狂兇觸蹶貴許少施
巧奏成力抑制倚以標票狡扼猛噬脫角挫脛豈徒搏
獨殺挾師豹拖熊螭帝與犀犀理頓象熊趙洞壑越峻
岸蹶嘶嚴巨石頽松柝作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珍
夷以上言禽獸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櫜
歷朝賦精卷二漢朝七兩都七

蘭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權女謳鼓吹雲真聲激越
管鴈天鳥羣翔魚宛淵指白鴈下雙鶴投文竿出凡
目撫洪濤衝御船綴方舟並驚俊仰極樂以上言天子
芳草禽鳥遂乃風舉雲擁浮游溥博前乘泰嶺後越九
水嬉之遊乃風舉雲擁浮游溥博前乘泰嶺後越九
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隨行止朝夕
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
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郡望邑邑郡國
指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俗民履先
臨之祇祇商循族世之所爾王用高仲之規鉅聚手隱
歷朝賦精卷二漢朝八兩都八

歷朝賦

卷一

漢朝

充兩都九

子杜陵霸陵并五陵俱漢帝陵士人多居于此七相
謂田千秋黃霸王商王嘉平當顯相五公謂張
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五都訓臨滎南
陽宛洛帶三選一日七相五公二日奉休三日貨
七遷謂徙居七陵商洛鄠杜四縣各九頃二畝皆山
名王子淵楊子雲有甘泉領賦鄭白泰地二畝刻鏤
龍螭星相錯之文九真人宛黃支條枝皆絕域太
紫微星相錯之文九真人宛黃支條枝皆絕域太
瑞棹頭飾也城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
為級秦始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仍因也衙門限
也紫宮即紫微宮宣室殿中溫殿清涼以下俱
殿名增盤閣各齒釋也人車言後宮或行于茵或
載于輦合歡至路陽俱殿各階侯明月大珠也金鉅
璧名鉅也璧于中故曰街璧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
璧名鉅也璧于中故曰街璧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
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女使五官順常無
也親視親相耶吉也漢書蕭何為法較若畫一天祿
歷朝賦 卷一 漢朝 充兩都九

歷朝賦

卷一

漢朝

充兩都十

師豹熊羆犀象虎豹獸名挾抱曳尾皆禽獸屬
玉館名長楊宮名無炙肉也摩蹏火也容與從容也
豫章館名武帝嘗見明池作幸牛織女像于左右以
象天河蘭池香車摩蹏花也美艷後宮后妃之
屬後附車也香車也摩蹏也花也美艷後宮后妃之
吹大輪附車也香車也摩蹏也花也美艷後宮后妃之
並舟為方舟河華黃河華山美陽縣有岐山又有雍
縣不敗供言供具相同禮上下祀天也休祿承
福也第大第其高下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皆承
世緒士但食先人荷德族族先時先人試故古人謙
退皆稱臣故西
都賓自稱臣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
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舊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
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
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
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
也吾子曾不是賄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
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
者王莽作逆漢祚中闕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
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邪罔遺室原野厭人之
幽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

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謂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開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激怒雷震。遂起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靈機。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兼平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以上言建武之治。以且明東都所建之意。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概。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耿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以上極言光武帝業之盛。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中。肆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

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故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崩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以上言明帝修禮崇樂。應符之事。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馳。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饒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以上言明帝宮室苑囿之合古制。若乃順時節而蒐獵。符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馴駘。馳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銓華鉞。登玉輅。乘時龍。鳳蓋參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蟬。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飲野歆。賁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師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雷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第。命。奮。不。能。遇。飛。者。未。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析。盤殺不盡。物馬宛餘。是士怒未湊。先驅復路。屬車按節。以上言田獵之合古制。

制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
揚絳殿宣皇威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星
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懷西滌河源東濤海濟
北勢幽崖南雁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
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海水懷奔走而來賓
以上言明帝 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
功業之盛 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
綏百蠻爾乃盛禮典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
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
座朝賦藉 卷一 漢明 三 兩都志
金鼎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
陳金不布絲竹鐘鼓鏗鏘烘管絃繼煜音抗五聲極六
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泰古畢四奏間奏德廣所及
傳禁休貴堯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
醉降烟因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還退以上
饗之 於是聖上視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其修
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
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抑工
商之滯業典農桑之盛務令養育養才而反本背僞而

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耨器用陶匱服尚素惡華美
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
流涕登繭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皆欲之原誠
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
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組豆莘莘下舞上
歌蹈德詠仁登降伏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嘆美玄德謙
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以上今論者
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
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願識舊
唐書職 卷一 漢明 三 兩都志
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以
斥西都者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
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昌若
四瀆五嶽帶河沔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執
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圖曷若辟雍
洙泗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
翼濟濟以上言西都之形勝宮子徒習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開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總結 以上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嬰然失色遂巡降階擦

集 404—35

觀舞賦

張衡

音。樂。陳。今。旨。酒。施。擊。靈。鼓。今。吹。參。差。叛。判。淫。衍。兮。漫。陸。
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
改。服。襲。羅。縠。之。雜。錯。中。綢。繆。而。自。飾。拊。者。歌。其。齊。列。盤。
鼓。煥。以。駢。羅。抗。修。衷。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
逝。今。孤。雌。翔。臨。歸。風。今。思。故。鄉。捐。帶。纖。腰。以。互。折。媛。嬋。
頓。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今。光。灼。爍。以。發。揚。騰。嫋。戶。
目。以。顧。盼。兮。睥。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繆。乍。續。乍。絕。裾。似。
飛。燕。衷。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
塵。朝。賦。指。卷。一。漢。三。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善屬文官至尚書有陰
康始教民舞也出周禮參差洞簫見楚詞註疾
也文選舞賦以容修容止義重衣也繡紗曰綵
日西下也修容修容所拊之樂器也小聲傳賦曰
錯色相間也拊者所拊之樂器也小聲傳賦曰
鼓則騰清舞也羅縠並列也翳障也孤雌王褒賦孤雌
寡鵠娛優手共下歸風趙后于滌洲樹上歌舞歸風
送遠之曲楊柳也互折左右旋折也媛輕麗貌頭伏
倚側也芙蓉蓮花言面之光也媛美也飛燕喻羽之
輕也迴雪喻袖之旋轉挺也纖黑也并簪也纖
衣之輕者紫帶類同服各執所
事若影追形進退如魚貫也

鸛鳴賦

張衡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令。火。德。
之。明。燁。性。辯。慧。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娉。遊。高。
峻。棲。時。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舉。矜。
采。采。麗。容。皎。皎。交。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志。而。異。心。
配。鸞。鳳。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體。質。精。而。於。是。義。芳。
聲。之。遠。揚。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
沙。跨。昆。崙。而。播。七。冠。去。雲。霓。而。張。羅。網。維。之。備。設。終。
一。目。之。所。加。以。上。言。龍。其。容。止。閒。暇。守。植。安。停。道。之。
塵。朝。賦。指。卷。一。漢。三。

鸛鳴賦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令火德
之明燁性辯慧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娉遊高
峻棲時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舉矜
采采麗容皎皎交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志而異心
配鸞鳳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體質精而於義芳
聲之遠揚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
沙跨昆崙而播七冠去雲霓而張羅網維之備設終
一目之所加以上言龍其容止閒暇守植安停道之
不懼撫之不驚寧願從以遠害不違作以喪生六句分
惜能言而不能行故賦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二句
此鳥而不獲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
翅羽流飄萬里啼嘯重阻踰岷越嶺載羅寒暑女辭家
適人臣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思猶棲遲以羈旅
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以長懷望故鄉
而延佇何懷之服膺亦何勞於鼎鑪嗟祿命之衰薈
奚遭時之險哉豈言語以階配將不將以致危痛母子
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知

登樓賦

王 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何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

卷一

漢朝

三

原缺

歷朝賦楷卷二

西陵 顧豹文且卷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輯

兄 鳳翼來阿茶閣

榜姓 姪

大業何若 校訂
大千九煙

章華臺賦

邊 讓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于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壑。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土木之技。殫珍

歷朝賦楷卷二

漢朝

一

府之寶。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于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斯賦以諷之。曰。冒高陽之苗裔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靈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叔。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旦垂精于萬幾兮。夕回輦于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爾乃攜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闌香山疎椒酒。滌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

以回望兮冀爾日而消憂于足招必妃命湘娥齊倡列
 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起于北
 里妙舞麗于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羣分披輕桂曳華文
 羅衣飄飄組綺續紛縱輕軀以迅起若孤鶴之失羣振
 華袂以逶迤若游龍之登雲于是歡嬉既洽長夜向半
 琴瑟易調纖手改聲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談振
 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
 飛于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
 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進進巧弄相加
 歷朝賦情 卷二 二
 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耀春華進如浮雲退
 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浮樂未終
 清笛發發激楚揚風音氣發于絲竹兮飛響軼于雲中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
 兮嘉新聲之彌隆于是衆變已盡羣樂既考歸乎生風
 之廣庭兮修黃軒之要道揭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
 素腰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
 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伎殫收尊俎微鼓盤
 惻焉若醴無劍而嘆慮理國之須本悟稼穡之艱難美

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趙世而作理焉沉溺于
 此飲于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
 陪舉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蒿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
 任而處能百揆時叙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
 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于
 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于鬼神肅肅恭
 乎上京馳淳化于黎元永歷世而太平
 歷朝賦情 卷二 漢明 王
 邊讓字文禮東漢潁川人太將軍何進辟之仕至九
 江太守不恤于曹操爲操所害左史倚相伍舉俱楚
 賢臣楚靈王時陳蔡二國謀楚楚君始知而驚乃高
 陽氏之裔二伯謂齊桓晉文大彭商時諸侯兩號文
 王時魏仲號叔五服攸亂亂治也好仇良匹也商紂
 宮中以向爲仇登糟爲丘弱支股體也跌失也柳下
 惠有女見投坐遺不亂東海有比目魚二魚相並而
 行考成也毛嬙卽毛嬙虞舜之官茅茨土階成莊楚
 成王莊王也

洛神賦

曹植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崇山。日
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衡皋。秣騶乎芝田。容與
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
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岵。迺援御者而告之曰。
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
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
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
遊龍。榮華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
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
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
如束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
我。我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
。機環姿。逸儀靜體。閑柔情。綿態媚。媚於語言。奇服曠世
。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璨。今珥瑤碧之華瑤。戴金翠之
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屐。曳霧縠之輕裾。微
幽蘭之芳。今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遊。
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幹兮。采湔澣之直。

以上形容神女。余情悅其淑美。今心振蕩而不怡。無
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
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壤埒以
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
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
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
陰。乍陽。球輕舉以鶴立兮。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仰烈
步。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乃
衆靈雜遝。命侍嬈。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
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
。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
。鳥。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
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
。已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洛靈感焉。於是屏翳
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
玉鸞以偕遊。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
夾轂。水禽翔而爲衛。屏翳至。於是越北。過南。岡
紆素鉞。迴清揚。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神人

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令淚流襟之似。
哀悼良會之永絕。今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
分獻江南之明。雖游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
悟其所舍。恨神霄而蔽光。已死以此朝意自悼。於是背
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願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
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絲絲而增。夜耿耿
而不寐。需繁霜而至。瞻命僕夫而就。將歸乎東路。
攬騁轡以抗策。恨離相而不能去。背下至此洛神已
曹植撰第三子。初封東阿王。改封雍丘王。謚曰思。植
初求甄逸女不遂。殊不平。思廢寢食。黃初中入朝。文

感賦情

卷二

六

帝示植甄后玉鏡金帶枕。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
后諫死。帝意尋低。因留宴以枕資之。還度極感息洛
水上。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後明帝改爲洛
神賦。洛神宓妃。遂述其作。感甄賦。後明帝改爲洛
也。伊閭。龍門。山。越。踰。也。輾。轅。在。緱。氏。東。南。經。謂。涉。歷
也。洛陽。城。南。有。大。谷。名。通。谷。陵。縣。也。景。山。在。緱。氏。縣
南。七。里。形。如。疲。頓。也。稅。舍。也。林。駟。何。馬。也。芝。田。地。名。
楊。林。亦。地。名。移。變。也。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未。察。猶
未。的。審。殊。觀。所。觀。殊。異。也。混。見。也。蓋。美。也。翻。輕。如。驚。
過。之。也。太。陽。日。也。天。藻。蓮。花。也。機。肥。纖。輕。也。削。成。言
肩。膊。如。削。而。成。約。素。束。素。謂。腰。也。項。亦。頸。也。延。秀
皆。長。也。芳。澤。香。油。錦。華。粉。也。御。用。也。雲。鬢。美。髮。如。雲
也。聯。娟。微。曲。貌。目。瞳。子。也。珠。旁。視。也。瞻。笑。嬌。媚。如。雲
也。應。園。竹。法。應。園。書。也。唯。瑤。明。淨。張。氏。曰。耳。伯。服
也。瑤。佩。玉。名。首。飾。冠。釵。之。屬。黃。金。翠。羽。裝。其。釵。冠。綴
明珠。於。上。照。耀。其。身。也。遠。遊。履。名。文。文。飾。綉。綉。綉。綉
如。霧。也。綉。綉。綉。綉。也。欲。箭。狀。也。芳。芳。香。艷。諸。也。縱。橫

輕舉之貌。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旌。持旌以柱為旗。竿
也。振腕。猶言振臂。許水涯。洛神遊之。故云神游。瀨水
流沙上。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微波。目也。悅其美
恐不見。故心振動。不樂。既無良媒。通接歡情。故假
托微波。以達言辭。要挑之也。信修。謂誠信而修整也。
羌楚人。發語詞。猶云。卿何為也。抗舉也。和。猶有唱必
和之。和。指水為信。若有如白水之類。是也。故指潛淵
以為期。靈神也。言我持款誠于神。恐此神詎我。也。與
交甫。遇彼漢皋臺下。遇二女。交甫請其佩珠。二女與
焉。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行十步。探之亡矣。同顧
害之。每豫攀樹上。下不一。狐之為。疑。問。有。聲。則。恐。人
水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也。疑。謂。中。疑。也。子建。收。靜。容。志。
展。禮。而。白。荷。也。洛。靈。洛。神。也。賦。謂。其。中。禮。自。持。陰。問。
陽。明。也。李。氏。曰。陰。去。陽。來。也。故。塗。以。椒。泥。飾。道。也。薄。
叢。生。也。衆。靈。衆。神。雜。處。多。也。南。湘。二。妃。舜。妻。娥。皇。女。
英。為。湘。水。神。也。游。女。漢。水。神。也。宛。丘。星。名。獨。在。河。鼓。
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旁。與。織。女。相。隔。故。云

感賦情

卷二

七

獨處。此皆無仇。仇。者。故。嘆。咏。之。以。感。陳。思。婦。人。上
服。微。足。衣。迅。疾。也。疾。于。鳥。飛。也。微。步。輕。步。也。步。水。上
而。若。有。塵。生。形。其。輕。也。屏。騎。風。師。也。川。斥。伯。也。文
焉。夷。水。神。女。嫺。姿。華。黃。者。使。之。擊。鼓。唱。騰。升。也。車
魚。有。翅。能。飛。故。使。善。乘。黃。戎。也。鯨。鯨。莊。貌。以。雲。為。車。
以。龍。為。馭。齊。首。前。列。也。容。裔。行。貌。鯨。鯨。大。魚。衛。侍。衛
止。小。水。領。頭。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迴。迴。首。相。視。也。
動。靜。欲。言。也。徐。綏。也。交。接。大。綱。會。晤。之。大。旨。也。盛。年
少年。也。當。相。遇。也。神。女。動。履。綏。陳。交。會。之。意。言。幽。明
道。與。深。怨。此。少。壯。之。年。不。得。與。君。相。遇。故。舉。神。神。神。
道。與。深。怨。然。流。于。衣。襟。良。會。大。婦。之。道。瑞。耳。珠。也。傷。此
會。未。經。空。此。微。情。不。足。效。愛。故。說。明。瑞。耳。珠。也。傷。此
神。之。所。居。也。微。情。不。足。效。愛。故。說。明。瑞。耳。珠。也。傷。此
所。止。微。情。不。足。效。愛。故。說。明。瑞。耳。珠。也。傷。此
神。女。復。見。浮。舟。上。水。以。候。之。游。逆。流。而。上。也。歸。歸。密
意。也。既。不。能。見。思。慕。狀。耿。曙。曙。不。寐。而。至。於。明。也。僕
抗。舉。也。微。情。不。足。效。愛。故。說。明。瑞。耳。珠。也。傷。此

西狩賦

應 瑒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帝奕而陶運樹巨翼
而大譽無妄之氣機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跡
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淹塗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
而搖蕩驚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玃
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輅綱飛黃擁簫鏞建九旂
按轡清遊飄杳風翔於是圖綱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
驅萬表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組分長燧電舉高煌蔽雲
爾乃徒與並興方軌連駕驚蹕四駟衝禽驚濤騁歌寒

歷朝賦

卷二

三

雲飛鳥蔽日爾乃赴五陵崇巒俯仰奔衝仰接飛
雲幕被於廣塗京燎照乎平原禮包充給洪施普宣
應 瑒字德璉汝南人曹操辟為丞相掾屬建安七子
之一後為五官中郎將文學漢以火德王故稱炎建
安獻帝年號也易曰飛龍在天又何天之衢皇大也
宗上也皇字與幸也奕盛也陶陶馳運運化也正
行也風聲教化也入國八方也九土九州也
分也風聲教化也入國八方也九土九州也
行而行政政於肅殺之時獵取禽獸也高厲
高飛而猛厲也揀擇也吉日良日謝莊表練日簡辰
左傳清風戒寒屏翳風師曹操加九錫為魏公故乘
雕輅司馬相如子虛賦乘雕王之輿飛黃馬名蕭
所其形參差以象鳳凰也毛詩鉅人伐鼓旂
旂全旌旗末垂者旂為之記龍旂九旂天子之
也表立木為表也星陳如星之列也抗旌旌相對

也八校校獵之士鋒鏑表人也畫日旂夕日旂徒
卒與車驚駭疾之風也衝禽禽驚而衝起也
散也騁騁奔馳之限玄谷深谷也崇巒重巒也雲幕
張于野之帳也京大也燎巨燭束草為之燭酒也炙
肉也充給

歷朝賦

卷二

三

九

承露盤賦

母丘儉

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繁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
 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龍顏壯
 觀。雜還衆多。若乃肇制模範。鑄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
 物倫。命班爾。台淳均。樹蘭籍。倚良辰。采名金。於母丘斯。
 扶桑以爲游。詔蠲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鑄。驅陰陽。而
 役神物。豈取力於蒸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鑿。
 天挺之靈。雄偉幹。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蒸取象於蓬
 萊。寔神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閼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

歷朝賦集

三

十

望之若紫霓。下降雙鵲。集壽卽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
 蓋在瑤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僊掌。既平且安。越古
 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虛
 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母丘儉。河東閭喜人。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反兵敗。
 爲亂兵所殺。三輔故事。漢武帝相梁臺上。立銅柱高
 二十丈。名曰金華。有金仙人。乘雲霧。受沆瀣之露。
 和玉屑。合藥。以求仙。魏明帝時。日露降。芳林園。因徙
 斯臺。蓋折聲聞。數十里。金仙人。淚出。曹植承露盤頌。
 序曰。開帝鑄承露盤。華十二丈。立於芳林園。甘露仍
 降。飛閣高閣也。鑄接如魚鱗之相次也。偃蹇。高貌。詭
 奇。壯大也。雜。齊紛紜貌。班公輪。爾王爾淮南子曰。魯
 班以木爲之。爲而飛之。又曰。王爾無所措其制。則籍載
 籍也。簡擇也。名金。美金。昆丘。崑崙也。十洲記。扶桑在

碧海中。高數千丈。一千餘間。兩兩相偶。故名扶桑山。
 海經。鑄山之。神名曰燭。即燭龍。街燭以照天門。混
 元。天地之氣。兩通。混元。運物。燭。然特立也。山海
 經。蓬萊。神山。在渤海中。非有通者。不能至。閼風。乃崑
 崙山之北。角。瑤琳。皆美玉名。華蓋。見別註。辰極。天之
 樞也。仙掌。金仙人捧盤之掌也。休徵。甘露。仍降也。補
 性。合藥。可以延年。
 也。靈液。卽甘露也。

歷朝賦集

卷二

三

七

許昌宮賦

卞蘭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飛棟列以山峙長途迤
以委地見欒檻之交錯觀陽馬之承阿轉仰獵以相因
若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礪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
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雙轅承莽丹梁端直明窗列布
綺井崩疑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陰冬御綸盛
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衆暑於陰陽修欄蔭於階砌
崇棟拂乎吳蒼綺發組華翡翠生光丹戟周隅雲木成
行非竊窺之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闕闕列鐘
簾於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獅下鬱拂而負積珍果敷
華蘭並垂榮百壁照耀飛響應聲扣角則春氣至彈商
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鼓舞之秘
依絕世俗而入微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翻翻或遲
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鳥之迅疾若翔龍之遊天趙女撫
琴楚媛清歌秦箏恍恍齊舞絕殊衆妓並奏摘巧聘奇
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閑遊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論
稽古反流俗通虛僞進敦朴實賢良賤珠玉登必世而
後仁在斯主之所欲

西征記地以許昌所居故名許昌又漢帝紀曰魏太史
丞許芝奏故曰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有氣見當塗
高者昌於許昌官作景福殿七門命許昌明帝將東巡
恐夏熱故許昌官作景福殿七門命許昌明帝將東巡
慶賦賦也欒檻即今柳半陽馬屋四角引山以糾轡時
棟立也欒檻即今柳半陽馬屋四角引山以糾轡時
者阿曲也仰獵重接流風揚波層疊觀雙轅承莽
木禁棟也望舒月御義和日御綺文綸組流轡承日
翳離口翠珍禽也以其羽為飾而光彩煥發也丹草
不死之藥又謂惠連松贊松惟靈木金人即金狄張
衡西京賦高門有閑列生金狄虞鍾鼓之指飾猛獸
以爲足天鹿一角獸也後魏一名白澤日走五百
里食虎豹象神靈也兩題曰積德背承之故曰負
積珍果秋亦屬金言相感應也神芝觀名安昌宮名
商屬金秋亦屬金言相感應也神芝觀名安昌宮名
秘伎宮中之伎世所無者七盤舞名舞龍形其
輕揚也遲速止旋舞節也飛鳥喻輕捷翔龍喻婉轉
樂終日開承光明光二殿名
覆帳也三國圖上下四方悉周曰帳

陸雲

廖胡貳齋

卷二

平

七

塵胡賦情

晉



塵胡賦情

晉



塵胡賦情

晉



驛也。別屬北。驛也。屬臺。臺之銅雀也。河火。祝融也。朱
 也。僕伴。猶得。文昌。殿名。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刻
 為。精。文。故。謂。綺。疏。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辭
 云。靈。王。遊。於。草。華。之。臺。七。年。不。返。
 國。人。怨。焉。則。楚。也。別。臺。草。華。臺。也。

籍田賦

潘岳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於。千。畝。之。甸。
 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壘。委。宮。掌。舍。
 設。枹。青。壇。薦。其。載。立。公。翠。華。然。以。雲。布。結。崇。基。之。寢。
 址。今。啟。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不。砥。清。洛。濁。渠。引。
 流。激。水。遐。阡。繩。直。通。陌。如。矢。慈。輦。服。于。纓。旆。今。紆。輶。
 綏。于。黛。輶。儼。儲。駕。於。屬。左。今。俟。萬。乘。之。躬。懷。百。僚。先。置。
 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嬖。春。服。之。妻。妾。今。接。遊。
 車。之。轉。麟。微。風。生。於。輕。輶。今。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
 應。列。公。望。皇。軒。而。肅。震。真。若。湛。露。之。晞。朝。陽。今。衆。星。之。
 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布。闔。闔。洞。啟。參。塗。方。
 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種。稊。六。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羣。靈。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曄。天。子。乃。
 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鉦。鎗。綃。統。絳。繒。金。根。照。耀。以。
 炯。見。今。龍。驤。騰。驤。而。翔。艾。表。朱。玄。於。離。坎。今。飛。青。縞。於。
 震。兌。中。黃。睥。以。發。睥。今。方。綵。紛。其。繁。會。五。輶。鳴。鑾。九。旗。
 揚。旒。瓊。鉞。入。雲。雲。早。曉。謁。管。嘲。管。以。嘯。嘈。今。鼓。鞀。
 鞀。烘。隱。以。碎。鼓。管。旋。疑。以。軒。翥。今。洪。鐘。越。乎。區。外。

震○震○填○填○塵○塵○連○連○天○天○以○以○幸○幸○藉○藉○用○用○蟬○蟬○冕○冕○頰○頰○以○以○灼○灼○今○
碧○色○肅○肅○其○其○半○半○似○似○夜○夜○光○光○之○之○割○割○璞○璞○今○今○若○若○茂○茂○松○松○之○之○依○依○山○山○巖○
也○也○於○於○是○是○我○我○皇○皇○乃○乃○降○降○靈○靈○壇○壇○撫○撫○御○御○游○游○場○場○樂○樂○屢○屢○洪○洪○靡○靡○在○在○手○手○三○
推○而○舍○舍○庶○庶○人○人○終○終○故○故○貴○貴○賤○賤○以○以○班○班○或○或○五○五○或○或○九○九○於○於○斯○斯○時○時○也○也○居○居○靡○
都○鄙○民○民○無○無○華○華○爵○爵○長○長○幼○幼○雜○杂○遯○遯○香○香○以○以○交○交○集○集○士○士○女○女○頌○頌○賦○賦○而○而○成○成○展○
被○褐○振○振○裾○裾○垂○垂○髻○髻○總○總○髻○髻○蹕○蹕○踵○踵○側○側○行○行○倚○倚○裳○裳○連○連○袂○袂○黃○黃○塵○塵○為○為○之○之○四○
合○今○陽○陽○光○光○為○為○之○之○潛○潛○翳○翳○動○動○容○容○發○發○音○音○而○而○觀○觀○者○者○莫○莫○不○不○拊○拊○舞○舞○乎○乎○康○
微○謳○吟○吟○乎○乎○聖○聖○世○世○情○情○欣○欣○樂○樂○乎○乎○昏○昏○作○作○今○今○慮○慮○盡○盡○力○力○乎○乎○樹○樹○德○德○靡○靡○僅○
督○而○常○勤○勤○今○今○莫○莫○之○之○課○課○而○而○自○自○勵○勵○躬○躬○先○先○勞○勞○以○以○悅○悅○使○使○今○今○豈○豈○嚴○嚴○刑○

歷○歷○朝○朝
卷二
晉○朝

而○猛○制○制○哉○哉○有○有○邑○邑○老○老○田○田○父○父○或○或○進○進○而○而○稱○稱○曰○曰○蓋○蓋○損○損○益○益○隨○隨○時○時○理○理○有○
常○然○高○高○以○以○下○下○為○為○基○基○民○民○以○以○食○食○為○為○天○天○正○正○其○其○末○末○者○者○端○端○其○其○本○本○善○善○其○
後○者○慎○慎○其○其○先○先○夫○夫○九○九○土○土○之○之○宜○宜○弗○弗○任○任○四○四○民○民○之○之○務○務○不○不○一○一○野○野○有○有○萊○
蔬○之○之○色○色○朝○朝○靡○靡○代○代○耕○耕○之○之○秩○秩○無○無○儲○儲○積○積○以○以○虞○虞○災○災○徒○徒○望○望○歲○歲○以○以○自○自○卑○
三○季○之○之○衰○衰○皆○皆○此○此○物○物○也○也○今○今○聖○聖○上○上○昧○昧○且○且○不○不○顯○顯○夕○夕○惕○惕○若○若○懼○懼○圖○圖○
於○於○豐○豐○防○防○儉○儉○於○於○逸○逸○欽○欽○哉○哉○惟○惟○穀○穀○之○之○恤○恤○展○展○三○三○時○時○之○之○田○田○務○務○致○
倉○廩○於○於○盈○盈○溢○溢○固○固○堯○堯○湯○湯○之○之○用○用○心○心○而○而○存○存○救○救○之○之○要○要○術○術○也○也○若○若○乃○乃○廟○
祧○有○有○事○事○祝○祝○宗○宗○誼○誼○日○日○魚○魚○登○登○普○普○濟○濟○關○關○則○則○此○此○之○之○自○自○實○實○縮○縮○地○地○蕭○蕭○
又○又○於○於○此○此○乎○乎○出○出○黍○黍○稷○稷○馨○馨○香○香○百○百○酒○酒○嘉○嘉○宜○宜○其○其○民○民○和○和○年○年○豐○豐○而○而○神○

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
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
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帝○實○光○斯○道○儀○刑○乎○於○萬○
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積○
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
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甸○畿○薄○採○其○茅○大○君○反○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
方○以○祇○之○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柔○我○
倉○如○陵○我○廩○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

歷○歷○朝○朝
卷二
晉○朝

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耕○籍○田○周○禮○野○廬○氏○掌○達○國○道○路○
建○壇○也○經○行○焉○甸○師○封○人○掌○合○俱○官○各○春○尚○青○故○曰○
青○壇○祭○羣○靈○立○高○也○雲○布○廣○也○崇○基○謂○壇○環○壇○四○面○
而○築○為○基○止○昨○主○階○也○雲○布○廣○也○崇○基○謂○壇○環○壇○四○面○
輓○車○輓○轡○者○置○之○於○車○德○經○緯○為○青○色○取○東○方○之○
象○儲○牛○以○待○天○子○親○履○耕○事○歷○左○春○郊○古○耕○以○未○晉○
易○以○牛○者○不○用○古○制○也○前○驅○駕○前○導○引○屬○車○從○車○也○
魚○麗○鱗○率○言○其○多○而○聚○參○差○三○門○之○路○常○伯○太○僕○官○
名○先○種○後○熟○為○種○後○種○先○熟○為○種○聖○王○有○銜○牙○居○中○央○以○觸○
正○宮○中○之○長○光○帶○必○有○佩○佩○玉○有○銜○牙○居○中○央○以○觸○
前○後○銜○銜○玉○聲○終○終○衣○聲○金○根○車○名○沛○艾○馬○行○貌○也○
薄○之○儀○車○騎○旌○旗○俱○各○依○五○方○之○色○離○南○朱○坎○北○玄○
震○東○青○兌○西○白○中○央○黃○五○輪○玉○金○象○革○木○五○者○尤○旗○
常○旂○旛○物○旗○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旛○
師○也○雲○早○情○也○曉○謝○盛○也○朝○朝○歌○歌○竹○聲○磁○磁○聲○聲○
車○聲○荷○荷○應○鐘○之○格○抗○震○震○盛○也○填○填○羣○行○之○聲○

見侍中殿。玉也。灼灼。羊。玉之色。言羣臣。環
執玉者多也。游。場。樂。言。天子。游。步。于。場。樂。于。土。
洪。康。牛。也。禮。記。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
頌。缺。相。雜。貌。末。謂。高。本。謂。後。謂。貨。先。謂。食。來。蔬。之。
邑。言。年。饑。也。儲。積。倉。康。虞。備。也。三。季。祭。紂。幽。王。也。此。
物。謂。不。修。農。之。過。普。淨。大。和。也。謂。黍。稷。言。人。君。德。能。
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結。結。酒。恩。釀。酒。蕭。茅。皆。香。
草。言。皆。出。於。籍。田。之。中。

秋興賦

潘岳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萼之時育兮。
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
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
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悲哉。至北。皆。夫。送。歸。懷。慕。徒。之。戀。
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
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
兮。諒無憇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鵲。游氛朝興。槁葉
夕殞。於是乃屏輕箴。釋纖綺。藉莞蒹。御袷衣。庭樹城以
麗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飄而南
飛。天見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侵微。何微陽之短晷覺
涼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兮。露漙漙以凝冷。炯燿燿
於階閣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長吟兮。望流火之餘
景。以下則安仁。荷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
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班婕妤以承升兮。素髮颯
以垂領。仰翠幄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
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
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惻
足以及泉兮。雖猴後而不履。龜視骨於宗祧兮。思反身
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綬以高厲。耕東臯之沃
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菊揚芳乎遼瀼。潔
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澈澈。票逍遙乎山川之阿放。
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岳字安仁。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
之省。時年三十二。已見二毛。遂有江湖山藪之思。於
時秋也。因作賦以寄興焉。四時運轉。陰陽四時運行也。薄
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萬物遞相遷迫也。辭華也。華
歷朝賦卷二 兩晉

日時育萬物。索盡也。敷布也。末事以草木榮。憐憫未
事也。蕭瑟陰氣促急。風暴疾也。慘傷念之貌。懷思
慕戀徒侶也。羈旅客情。怨悼傷也。逝往也。言凡往
者如川之逝也。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嘆
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
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
之數也。古而無死。古之樂也。若何有焉。故云懷遠悼
近。同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歸。感憂也。毛詩既往。既
來。使我心疚。疾病也。一塗四者之一也。隼鷹也。秋則
搏擊。氣秋。氣也。無起相落也。遂。已。纖。細。葛也。藉
鋪也。莞。蒲。席也。御服之也。拾衣。無絮者。緇。空枝。貌
展。勁。貌。觀。也。小。聲。是。明。天。高。貌。悠。陽。日。寒。而。微。也。
短。晷。日。景。短。也。蟬。蟬。也。蟬。也。流。火。心。星。也。耿。介。執。節。守。度。也。
也。葉。明。也。蟬。蟬。也。蟬。也。流。火。心。星。也。耿。介。執。節。守。度。也。
毛詩耿耿不寐。又展轉反側。適急也。又終也。弁冠名。
頭。髮。然。自。省。乃。見。斑。白。之。髮。或。承。見。或。垂。領。也。攀。雲。
漢言攀。偶自致高遠也。老子曰。眾人熙熙。如享太牢。

如登春臺。與服志曰。侍中金璫。附蟬為文。點尾為飾。
炯炯即類。類光明貌。趨。趨。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取
者也。府。府。猶何能也。躁。躁。猶動靜也。莊子不離于真
謂之至人。齊。猶等也。一指。言以我指喻彼人。指以彼
人指喻我。指其理固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
一指。彼。謂榮利人也。易曰。安不忘危。老子曰。出生入
死。言以榮利為安。而忘乎危。則出生而入死矣。趾。足
也。底。安也。後。後。猴之長臂者。言人之行。投足於一跡之
地。為危殆。不虞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竭之及
泉。雖捷。若猴後。亦不能履也。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
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其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言神龜見殺。致骨宗廟。
而祀之。貴則貴矣。思反。綠水。不可得也。桓。衣襟也。致
授也。厲。亢也。故襟投。故。棄榮利以自激厲也。水田曰
泉。東者。取其春意。稅。租也。滿。同流也。揚。揚。揚。香。氣。
也。澹。亦水涯也。藻。藻。也。滑。滑。水流貌。游。游。也。小。氣。也。

歷朝賦卷二 兩晉
藏遊行貌。逍遙。散貌。莊子有逍遙篇。阿。曲。曲。曲。
無拘束也。家語。孔子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優
自樂。終其
天年而已。

函谷關賦

江統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遙遶。山岡相承。深壑累降。修嶺重升。下杳冥而幽曖。上穹崇而高典。帶以河洛。重以嶠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奇言必檢。消姦充於未芽。嚴去邪偽於萌漸。及文仲之斯廢。乃違仁而受貶。聖王制典。蓋以防淫。萬里順軌。疆場不侵。撫四晏而守境。豈特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堅非山河而不深。顧晉平之愛險。獲女上叔之忠。箴鄒魏武之堅志。嘉吳起之弘心。末代陵遲。惡胤氏之叛。漢乃因茲。而自增下。

歷朝賦卷二

陵上蒼山。家舉崩覽孟嘗之獲免。賴博愛而多。關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驚。恐魯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吞漢祖之絕關。又見敗於勃項。尹喜爰處。觀妙研情。李老西徂。五千遺聲。張祿既入。獲侯乃領。營陵之出。稟榮田生。荷軼及商。喪宗摧名。終軍棄繯。擁節飛榮。杞浮僞於末俗。思立真乎大庭。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函谷關在河南府。舊在靈寶縣。楊僕征南。越有功。恥為關外人。因徙函谷關於新安。水經注。函谷關。遠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故曰天險。暖不明貌。函固賦。展明曉。謂河洛二水名。河出崑崙。洛出冢領。山嶠山名。在永寧縣。自東嶠至西嶠。相去三十五里。

地極險峻。秦負阻於二關。故曰嶠阻。鹽鐵論。秦地左。脊函右。龍抵前。馬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故曰函。設險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禮記。關執禁以讎禁。異形。戰異言。鄭玄注。譏呵察之也。允盜也。外為盜。內為允。厥鎮也。左傳。曰。賦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蘇女叔。晉大夫。司馬侯。女叔。齊也。左傳。楚子。使叔率如晉。求諸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欲勿許。司馬侯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國也。鄭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戰。國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西河。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武侯曰。昔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收。河南。渠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卒危峻也。秦昭王。因。孟嘗君。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開法。雞鳴。出。客客有能為雞鳴者。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楚漢。春。秋。沛公西入關。居霸上。是將閉關。函谷關。項羽大將。亞。父。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即令家發。薪。一。束。燒。關。門。關。門。乃。開。關。令。尹。內。傳。曰。老子度函谷關。關。

歷朝賦卷二

令尹喜先戒門吏曰。若有老翁乘青牛。鳴。從。東。來。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求。度。關。投。喜。道。德。五。千。言。史。記。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入。秦。說。昭。王。曰。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之。兵。者。是。張。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計。失。也。范。雎。說。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呂。后。所。幸。者。張。卿。因。說。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呂。太。后。不。聽。今。卿。何。不。諷。大。臣。以。其。牛。與。田。生。弗。受。因。說。曰。呂。王。太。后。賜。張。卿。金。以。其。牛。與。田。生。弗。受。因。說。曰。呂。產。王。滿。大。臣。未。服。卿。言。太。后。直。王。劉。澤。澤。去。諸。呂。益。固。矣。大。臣。太。后。然。之。乃。以。劉。澤。為。卿。王。田。生。勸。澤。急。之。因。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乃。還。商。鞅。變。法。秦。民。不。便。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等。告。商。君。欲。反。捕。之。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曰。前。君。之。法。無。驗。者。坐。殺。之。滅。其。家。漢。書。終。年。初。入。關。關。吏。與。商。君。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乘。繯。去。後。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帝。先。出。關。大。庭。氏。古。皇。帝。號。在。伏。義。之。後。黃。帝。之。先。

遊天台山賦

孫綽

太虛遶廓而無門。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滄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爛於華岱。直指高於九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窮窅。近智者以守見。而不知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北。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等不死之福庭。苟台嶽之可攀。亦何

歷朝賦精 卷二

晉朝

三六

義於層城。釋域中之常。總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嶧之崢嶸。濟槽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巔。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慘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隨重險而逾平。既充臍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觀翔鶴之喬喬。聽鳴鳳之嘒嘒。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游蒙。追羲農之絕

歷朝賦精 卷二

晉朝

三七

輟以玄玉之高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聞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而同山。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孫綽字興公。爲永嘉太守。時天台自山神秀欲往遊之。因圖其形。遂爲此賦。天台山在會稽東南。越地當牛女之分。壯于夏蟲。不可語外。二奇亦或瀑布也。赤城山色皆赤。狀似雲霞。懸澗千仞。謂之瀑布。仍因也。羽人仙人。居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居。毛羽衣金策。錫杖。石溪溪名。五界餘姚。句章。剡縣。五縣界也。懸磴。石磴也。天台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淵。苦生石上。其石又有石屏。壁立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攬杯。等。然。後。得。度。身。至。堂。之。廣。乃。得。仙。而。長。生。漢書千金之工。坐不垂堂。成夷長。魏靈

溪溪名遊塵即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五蓋即五蓋貪慾瞋恚癡睡調戲疑悔也二老老子老萊子斐然文觀極寔格新疏也桂林八樹常青不枯五芝赤芝金芝玉芝玄芝紫芝也山海經神人之丘有建木日中無影百何無枝崑崙墟北有琪樹王喬仙人應真羅漢襄城牧馬童子各黃帝曰為天下何異于牧馬哉去其害馬者而已今皆欲已除亦害馬已去也投刃目牛見莊子庖丁答文惠君曰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義和日御亭午平午也游氣海氣至午乃開天宗天尊通仙列仙山海經崑崙山生玄玉黃泉崑崙山上有華池象外物外無生之篇謂釋典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王弼老子註將欲悟無必資于有故曰即有得玄二名老子道德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三轉色空及觀也一無之理消之于此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兔經巡紀林以彌望識斯松之最靈提於巖以翠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莫椿而等齡若夫修幹垂蔭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聞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半眠於廣囑亦迢遞於孤嶺集九仙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爰謝雲物合明江阜綠草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剪施懸蘿而其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塵朝暈橫卷二六朝

覆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體同器制質兼上材夏書稱其岱賦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已以私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君王乃徙宴蘭室解佩明椒舉幽蘭於夕陰詠聶幹於崇朝陵高丘以致思御風景於逍遙夷離冕之陸賁懷汾陽之寂寥遠循勝於千嶺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為天質涓澮之所歸瞻衡恒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嶽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今奮

飛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文章清麗官至尚書吏部兼知
衛尉事幽記秘經幽秘之書提舉也吳都賦宗生商
阿松柳性不耐寒月朔一寒生至十五日而足十六
日一寒落至晦而盡若月小所餘一寒落而不落名
日莫寒瑞草也莊子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二萬二千年為一歲修齡長幹荷柯高柯類松針
之末至銳者懷含也羊眠光盛我岸下灘日黑九仙
即九仙觀之九仙羽儀指鶴也五色之鳳禽
青鳳曰鸞赤鳳曰鸞黃鳳曰鶴白鳳曰鸞紫鳳曰鸞
如剪公頂結蓋平於剪也月令十二月日窮下紀星
回于天則雲色則則雪下決論也吸飲風聲也器
制如山出器中之類是也不待人工而木自中器王
者有德則然王也音出於器聲可多節施之大風有
德之松音左九道松揚賦若君子之順漢官儀御史
廉朝獻書 卷一 六期 幸

摩內摩蘭臺秘青絳幹幹柳雲也汾陽即漢武橫汾
之歌事也史記河海不擇細流秦山不讓土壤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此
果王主客乃置旨酒命賓友各鄉生延枚叟相如未至
以爲辭也乃置旨酒命賓友各鄉生延枚叟相如未至
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
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白抽子秘思聘子妍辭
仲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日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
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
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

摩朝獻書 卷二 六期 幸
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泉一作涸腸
谷凝火井滅溫泉水沸潭無漏炎風不興北戶墮屏裸
壤垂綰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翳掩日韞霞
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

氣蕭索霜霭浮浮漉漉奕奕聯翩飛颺徘徊委積始緣
豐而日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始於屏廡末縈盈於帷
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彫闥則萬頃同縞瞻
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逵如連瑤庭列瑤階林
挺瑤樹皓鶴奪鮮白鵲失素紉袖慙名玉顏掩燭若乃

唐朝賦權 卷二

六朝

畢

日攜佳人兮披重幃。授綺衾兮坐芳褥。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旣揚。今酒旣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褰紳。悠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解耀一作輝。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說撫髀捫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冰。其潔太陽耀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愚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遷立。汗隨染成。縱心皓然。

何處何營

謝惠連陳郡陽夏人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漸賞之
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雪凝雨也
陰氣凝而爲雪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梁孝
王文帝子也兔園孝王閏鄉生鄒陽枚叟枚乘名延
皆招致之稱末至後至也文章高居賓客之右俄少
間也霰徵雪也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淂又小雅
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王乃賦事以歌也授
與之也簡牘也稱大夫尊之也曰梁王口也抽出也
秘深也騁馳騁也伴等齊也極量度也梁人梁玉自
解也遠巡却退致王命也雪宮在齊故云建東國雪
山在西域時峻也岐周所居昌文王名詩曰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周姓滿穆王名
中重也穆王遊黃臺之丘時國中大雪人束王作黃
竹歌三章以哀之曹風曰蟋蟀搖尾麻衣如雪宋玉
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
援琴而歌之爲幽蘭白雪之曲儼偶也毛萇傳曰豐

摩訶藏經 卷二

六朝

附註

年之冬必有積雪隱公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桓公時雪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之徵冷不和之氣玄律窮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升上也焦泉發於天門之左南流成溪南陽郡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名湯谷臨卽有火井驪山有溫泉滅謂寒而火滅也曲阿季子廟前有井與潭常沸故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其熱如火夏日則蒸殺其過鳥北戶向北之戶也鹽泥也塗之以避寒也裸壤裸人國也不衣之俗亦以寒極而衣綃帛也掩覆也輶藏也朔漠北方也鶻鶻同詩曰先集惟微浙澤細下貌糴雜也氣氤氳謝奕奕皆盛貌詩曰雨雪浮又曰雨雪漙漙皆往來繁密之貌覺屋棟也曰覆也開猶度也隙壁穴也便娟紫葢雪輕迴貌廡堂下周屋也帷幔也玆方玉璽圓玉編白也達道也瑋美玉也言雪冒臺道如累璧連玉也瑱瑱並玉階樹盡如瑱瑱紈素也冶妖嬈美也燭龍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崑山玉山言積雪未消白日鮮明光色爛然燭耀崑山之玉也覆屋宇馮夷華

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庚河渭死天帝署為河伯蚌水
 蟄內含明珠河伯割而列之光明察然流滴垂珠有
 如此矣編擊也強柱也木上也說應旅也湘湘川吳
 吳與皆出耐酒也御着也孤終皮裘兼衣重妻也踐
 相如體梁王思親戀關之意援引綠葉香也鮮鮮明
 也言雲遇春則消不復解是也咸而怨傷也鮮鮮明
 也扼把也脫掌後飾也隨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言
 千詩解吟瓶把瓶以美其辭使枚叔為亂以繼之

腰鼓賦 卷二

六朝

李

月賦

謝莊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以設陳王應劉綠苔生關芳
 塵凝樹竹焉次懷弗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去
 寒山弭蓋秋坂臨潯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於時斜
 漢左界北陸南躡白露曖曖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
 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仲宣跪而稱曰
 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情願學孤奉明恩臣聞沈
 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
 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肅肅
 肅肅

腰鼓賦 卷二

六朝

李

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
 雲欽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
 於江濤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衛長河
 輻映柔祇雪凝圓露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
 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懸去燭房即月殿芳酒
 登鳴琴處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觀懿莫從羈孤逝
 進聆皇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
 邈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毅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陳王魏曹植應劉應揚劉楨也端憂多暇言應劉初喪亡楨惜其材端然憂愁時多閑暇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騰馳也吹風也彈葢停葢也取山坡斜漢左界天漢西南斜遠于左界也北陸南躋陸道也黠次也日運謂轉謂日在北道南接虛危之次也齊章陳篇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陳風曰月出皎兮踰踰也亦拜也鄙邊也樊藩

美

也曰東遊幽賤孤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中昧暗皆不明貌孤虛也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禱天之經地之義故地以義稱天以經稱也扶光扶桑之光也若英若木之花也扶桑日出處若木曰沒處月盛于東可代日之明故云擅月生于西可繼日之曜故云嗣玄兔素娥皆月也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歌象兔形故云玄兔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奔月故名素娥月朔元東方曰朏晦見西方曰魄言視此警策人君之關德也未成光曰朏始生日魄以示人君之謙沖也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澤卽雨也台室三台軒宮軒轅星也言增華彩于此吳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宣帝李夫人夢月而生元帝委照淪精言入夢也融亦昌也楚詞曰洞庭波今木葉下山椒山頂也潮水流沙上也列宿列星長河天河也綢繆彩也綢藏也月盛明時列星天河皆綢繆光彩也柔藏地也圓雲天也觀觀宇也除庭除也綳白也言月之光彩照地如

一、

鮑照

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

盛之時車挂轆人駕肩屋閑撲地歌吹沸天華貨墮

田鎡利銅山才力雄富上馬精妍故能侈泰法佚周令

劃崇墉。剗濬。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駁井。

幹寒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豪廣三墳崢若斷岬矗似長

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局之固護將萬

祀而一君以上極言其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五臣作割而

歷朝賦積 卷二

豆分
上二
起句
下錄
澤葵
依井
隼替
胛塗
壇羅
厄
鬼吁
登階
闕
磨

反唇
木魅
山鬼
野鼠
城狐
風嘶
雨嘯
昏見
晨趨
饑厲

屬○吻○寒○鷗○嘯○
亞○雞○伏○甌○
同○藏○虎○乳○血○餐○膚○脂○榛○塞○路○

崢嶸古堦白楊早落塞草前衰校校霜氣蔭蔭風威孤

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

既已夷峻，睥睨又以釐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思窺

聽心傷已摧言其哀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琬

淵碧樹也林欽濟之節吳蔡齊泰之聲魚音簡點之

皆薰燼滅光沙帶絳珍玩之盛而歎今之無有也

東都妙嫵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理翫幽

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舉之。愴樂離宮之苦辛哉。以上連其昔日

姬侍之盛而嘆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蕤城

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

萬代共盡兮何言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宋世祖時爲中書舍人宋武帝時爲臨海王子璉祭軍隨至廣陵子璉叛逆見廣陵

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感千頃事同於濞爲此賦以譏之湖邊相連貌平原即廣陵也南相北走言

所迫者遠也。蒼梧地名。卽今廣西梧州懷安州等府。渤海名。走趨也。秦桑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

桐紫塞雁門關名棹舟具漕渠即溝也漕持輪也崑
 岡廣陵鎮也廣陵南有二江以爲閘要故曰重江稂

陸朝賦格 卷二
六朝
五

關隩要也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並道也全盛謂漢吳王濞時鑿市軸駕倚也言市軸相挂人肩

生云樸地出也沸喧沸也蘇滿鎮削也鑿田銅山蓋

指湯會煮鹽鑄錢而後邑人因以爲貨利也軌過戲
聞城創鑿池圖謀修長休美也言奢侈過於秦

周王時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命也
築象鳳也一雉長三丈環城上短牆也茂盛也并幹

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
東嶽泰山

鐵用以爲門有懷刃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蔡邕

和精也。漢魏晉瓜剖豆分。言上地如瓜之剖裂。

蛇也。蝮蛇也。或短狐也。糜也。蝮蛇鼠也。

以爲窟宅。厲猛厲也。吻吻也。拒人曰吻。鴛鴦也。暴

四

三

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譚悉既散寬而
盈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
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
心恥巾拂兩停九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
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
悲於萬里

相鶴經而曰幽者以其出自浮丘公授王子晉崔
文子學仙於子晉得經藏之嵩高山石室後淮南八
公採藥方得故曰幽也鶴胎生者其體小食稻粱卯
生者其體大食魚蝦相經曰鶴為仙人之驍驍故曰
仙禽鍾聚也蓬萊方壺崑崙閼風皆仙山日域天步
言極遠窮高也神區神之區域祀年也一舉千里故

摩訶賦 卷二

六朝

摩

云既遠壽餘千歲故云方多目赤如星頂色如紫煙
之華吮頸也續說長也修趾高足也誇美也霜毛玉
羽白也芝田在北海仙家種芝處瑞池王母所居言
鶴朝夕遊戲飲啄於中也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
日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必有鰭弋之憂
雲羅羅高及雲也言鶴厭棄江海來遊山澤掩遺羅
網為人所羈也帝鄉仙都也人寰人間也張氏曰崑
嶠零悴貌窮陰極陰殺節殺氣浸盛之節急景短日
燦年草木凋落之時也箕好風故曰箕風嚴嚴慘烈
貌寒霧殺物故云苦也氛昏陰氣也坎止也辟空也
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西流遼海難寄沙汰以就溫
也蕭條風聲流月月光流下也吸鶴聲也鶴性勢至
八月霜降則鳴以弄漆地故稱丹井以金飾開故稱
金閣連新宛轉鶴舞貌跳躑騰舉如飄蓬飛雪也網
羅舞之行列也言或躍而別赴或合而相依羣羣
飛貌冷顯謂自憐顧盼也遷延徐退也後塵先路謂
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路四通謂之
會二達謂之岐指之而翔中規臨之而步中矩機會

也還止也角猶競也昧斜視也言奔會止節以眼斜
視各分退一過也長揚言長舉頭緩徐行也存重
也言志態變化羽翼參差和重而容也悉盡也言煙
霧相交與鶴同色若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
可盡其美散現蠶目言羽者現散目為迷不知所從
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鶴舞畢散立自整持也天居
芝田瑤池之類仰望高遠揚然驚且思也燕姬巴童
並善舞者巾拂舞人所執者九弄鈴者劍弄刀者對
此舞鶴皆沮喪而停止邯鄲陽阿二地名皆善於舞
對此亦不敢倫擬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
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問有女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閭門外遂葬乃舞白鶴於吳市街人隨觀遂使
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聖之劉願於年也此篇前用
緩句後半形容舞態惟恐其詞之不盡中間若夫毛
質及整神容以自持亦皆起語
未敘舞事結束正用賦格

摩訶賦 卷二

六朝

摩



精白馬賦

顏延之

維宋二十有三載。盛烈光乎正葉。武義粵其肅陳。文教
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既接訪國。美於舊
史。考方載於往牒。先設此二語。下更敘。昔帝軒陟。位
飛黃服。后唐曆錄。亦文候。日。享而天驥。呈才魏
德。懋而澤馬。效。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開出並榮
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備。威神。扶護。聲蹕。精
曜。叶從。靈物。成秩。暨明命之。創基。九。而。幸。順。有。肆
險。以。稟。明。或。踰。遠。而。納。貴。聞。王。會。之。阜。昌。知。所。夏。之。充
生。朝。車。二
勿。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質。先
景。之。洪。故。能。代。駿。象。興。歷。配。勾。陳。齒。算。延。長。聲。價。隆
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此。下。六。句。言。徒。觀。其
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傍。月。異。體。峰。生。殊
相。逸。發。以下。六。句。言。超。遽。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
偉。塞。門。獻。狀。終。闕。且。神。斷。燕。書。休。刑。越。教。敬。不。易。之。典
訓。人。必。書。之。舉。此。二。語。恐。人。君。馳。騁。無。度。故。發。此。端。以
惟。帝。惟。祖。愛。遊。愛。飛。飛。軒。軒。以。戒。道。環。敬。勵。而。清。路。勒
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腰。寶。鉸

星。繼。樓。章。霞。布。進。追。遮。遮。如。屬。華。格。款。發。揮。以。鴻。驚。昔
漫。略。而。能。窮。非。雄。姿。以。奉。引。婉。承。心。而。待。御。此。前。此。能。疾
以下。至。威。後。言。天。子。至。於。露。滋。月。滿。霜。晨。秋。登。王。子。興
乘。此。馬。因。時。講。武。自。此。至。明。悅。言。天。子。臨。廣。坐。百。層。料。武
藝。品。號。騰。流。藻。周。旋。和。鈴。重。設。脫。影。高。鳴。將。追。中。折。分
馳。過。場。角。壯。永。埒。別。畫。越。草。細。繚。躡。絕。捷。越。天。之。敏。手
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水。翼。臂。門。沫
赫。汗。溝。走。血。跪。迹。迴。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怕。都。人
仰。而。那。忙。以下。六。句。正。形。妍。變。之。態。既。畢。凌。遠。之。氣。方
星。朝。車。二
屬。賜。鑲。鐔。之。牽。御。隘。通。都。之。圖。東。奔。西。極。而。噴。首。望。朔
雲。而。蹀。足。此。至。軌。獨。將。紫。燕。四。馬。將。使。紫。燕。嘶。嘶。絳。地
能。較。纖。驪。接。趾。秀。駟。齊。子。覲。玉。母。於。此。要。帝。嘉。於。宜
狀。跨。州。之。軌。迹。窮。神。行。之。軌。躡。以下。至。然。而。遊
吟。作。鏡。前。玉。肆。於。人。上。取。誨。義。力。天。子。乃。輟。駕。超。息
徒。解。裝。鑲。移。武。憲。文。光。振。民。隱。脩。國。章。成。壯。豕。之。敗。御
惕。飛。馬。之。跡。後。故。祇。慎。手。所。常。忽。故。備。手。所。未。以。與。有
重。輪。之。安。馬。無。汎。駕。之。逸。處。以。耀。龍。之。與。委。以。紅。粟。之
秋。服。養。知。仁。從。老。得。不。加。弊。帷。收。什。天。情。屈。皇。恩。畢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書無不覽文章冠絕當時爲
秘書監宋文帝爲中郎將武帝賜以繡白馬及文帝
受禪其馬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年同有此作重葉
自武帝至文帝也烈業也泰階三台星也三階平風
雨時國美國家之遠也方載四旁之事飛黃見別註
尚書中候曰帝堯卽歲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幸日
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龍光銜甲赤文綠色臨壇
吐甲風候曰卽至於日昃也武帝元始四年天馬生
渥澤水中得之作天馬歌盛也魏文帝黃初中於
上黨得澤馬瑞為祥瑞之典籍漢得天馬作歌歌之

於席廟警蹕天下出入清道也精曜天駟星也靈物謂天馬也明命切其謂高祖也精盡也九州之人皆忘險險也臬正朔納賈賁也賈財貨也九州之大會諸侯及四夷也兩夏服度日兩諸夏也制篇也周禮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爲六兩雅九襄八翟七戎六蠻乘星先景並言夫也爲和也象輿象車也鈞陳星名天子節也節樂日也節可以所骨相也稍尼之垂者變額上毛銳清明如鏡上盈滿如月味生言多異體也起處驅驚行是說偉美也塞門出馬庭絳恩天子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朝則陳也兩燕北郭越在南朝北盡南極言其速也教敬訓人教者比馬散依不易之法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轡輕車也道清路先驅也轂弓也五轂天子兩轂五轂校尉在前按部按部位也轂鈴也倅步師馬步令齊也金軛二甲也丹牋二色也鈐裝飾京采文也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遮之衛遊行却退也轂忽也登擢薄路苦奔驚之貌奉引車前引轂也減順也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輯

儒星譽升

男

校訂

兄鳳翼來阿叅閱

學梁王兔園賦

江
淹

唐山倚巖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紅壁仰望
沈寥兮數千尺磈礧鬱岷涓成岫谿衍而窟竇
磳礧紫蕪丹駁綺縠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
奔水激集嬰之絜渠滴漚些跳波走浪濺沫而利及

奉朝賦楷

御

天
彩

瀟瀟長驚澆。澆速注無時息。為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
 有輪囷礫磈。一枚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蘅。江離蔓荆。
 酷郁交布原。滿隰平。于是企塘涵演。綠竹被阪。繚繞青。
 翠近而復遠。白沙如積雪者。焉碧石如。者焉水鳥。
 駕鵝鵠。鵠鵠雁上飛。衡陽下宿。沅漢十五五。忽合而。
 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
 形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兼師術。才兼道真。方。
 駕連軫于沼之濱。乃射宿餌。飭前繳。鸛鵲青。黃梁。曜。
 驚。叢。羨。膺。狔。柘。渠。窮。嬉。極。娛。雲。翔。今。烟。翔。超。然。左。覽。蒼。

梧○右○脫○鄧○林○崩○石○梢○岸○剛○動○藏○陰○逮○至○山○頂○丹○壁○四○平○
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集○
劍○亦○机○魄○而○蕩○靈○于○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
朱○華○未○希○猝○逢○耶○耶○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
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譚○日○碧○
玉○作○梳○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謂○曰○美○人○不○見○
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日○見○上○客○今○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數○中○人○望○今○歸○既○饒○珠○璣○暮○今○思○夜○半○
次○寒○太○虛○上○下○一○望○無○際○也○昨○硤○嶠○山○之○險○峻○昨○
確○礧○確○石○而○輪○困○累○使○大○木○之○狀○尚○猶○孔○子○弟○子○凡○

子授之以易揚雄方鳳鳥青結黃梁李稷名如
酒也夫一天星杓搖動也言饑飢者欲採桑歸以飼
之蹀躞行步貌梁孝王漢景帝弟造兔園爲遊宴之
所賓客枚乘有兔園賦其文不全江淹擬而爲此

恨賦
試○望○平○原○蔓○草○榮○悴○拱○木○欽○覓○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
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平○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
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
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刻○蠶○蠶○以○爲○梁○巡○海○右○以○
送○日○一○旦○竟○斷○官○車○晚○出○若○乃○趙○王○江○王○於○房○陵○海○
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
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
辱○身○究○拔○劍○擊○柱○弔○影○憑○竟○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

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滋○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
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
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今○何○期○終○蕪○絕○今○異○域○至○邇○敬○
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作○王○封○孺○人○右○顧○
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齋○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
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
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
子○墜○心○還○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泪○起○血○下○
霽○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螭○跡○車○屯○軌○黃○

塵市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事已矣哉春
草暮兮秋風蕭兮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
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江淹字文通六歲能屬詩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
毛詩曰野有蔓草左傳秦伯謂蹇叔曰中書爾墓之
木拱矣古詩里歌萬里誰家地聚飲覓覓無寶懸列
女傳曰趙津吏女談曰誅將加兮妾心驚驚帝始皇
也拔劍而怒則六國諸侯西馳而朝秦規法也既平
六國天下同文共法也華山西岳在西安府華陰縣
紫淵水名在西河遠取山水以為城池明壯大也方
且也始皇吞一字內心猶未已方將駕龍驤以為橋
梁度西海而遠日入凡初則謂晏駕以臣子之心猶
謂官車當駕而晚出也趙王遷房陵思故鄉為山木
衡以祭其飾玉乘玉輅也填滿也磨磨也安陵尹曰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子誰與為繼也李陵與匈奴
力窮降敵是名之辱身之冤也其心不平故拔劍擊
柱朝行弔其影夜寐其哀上郡雁門漢塞也陵常
思漢故心情存于此常思漢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
上林中得雁足繫帛書知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
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生耳又李陵謂蘇武曰
人主如朝露何久自若如北地詞曰寧流死以流古
漢書也潘岳那夫人諱曰臨命相洪交腕握手明妃
齊國王妻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
女子帝問後宮欲去者妃謂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
單于賜號昭君後避晉文帝諱改為明妃紫臺猶紫
宮也明妃趙胡故云稍遠古樂府有度關山曲極窮
也摘鳳雛鳳也思藏也雁山名雁南飛將盡明
妃見而懷鄉仰視浮雲皆無色也城國也燕猶廢也
馮敬通名衍明帝以敬通才過其實抑而不仕故歸
田里抵拒也閉閣塞門却掃家庭不出求仕不用故歸
曰天子之妃曰后夫人妻曰孀婦賦曰願
稚子今未識脫略輕易跌宕放逸也馮衍說陰就書

日懷抱不報濟恨入冥齋持此鵲鵲賦曰谷西而
長懷思也嵇康為中散大夫坐呂安事收下獄臨
刑康神氣自若康與山濤書曰滿酌一盃琴一
素散也青霞自負其志高也修長也賜明也巴上恨
者凡六人已下稭論其狀淹以為古今之恨皆類此
登樓賦曰涕橫塵而弗禁然心當云危涕當云
愛奇故互文以見義孽子庶子也愛愛楚也茹食也銷
也汨起風疾貌血下泣血也愛愛楚也茹食也銷
散也瀝瀝也吳都賦曰躍馬騰虎聚也茹食也銷
起四面起也已矣漢張衡詞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
曲池又已平

謝靈運詩三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颼颼。是以行子腸斷，百感俱生。慄慄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遙遲於山側。擢容與而詎前，馬蹇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霜賦。居人愁臥，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踟躕，意別夏之飛揚。
居人至此皆言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行者離別之苦

歷朝賦格 卷三

六朝

六

苦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轡。慨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秋暮，羅與綺兮春驚。驅馬之仰，稱聲淵魚之赤鯉。造分手而銜悲，咸寂寂而傷神。
以上言官乃其劍客悲思少年報士韓國趙廟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歷江共訣技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衛處於一
士報仇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
而別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瞻景露下地而瞻文鏡

朱塵之照燭，襲青氣之煙。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以上言從軍而別
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左右兮覓動，親朋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以上言去他國永無歸期而別
又如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若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一作，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閔此青苔，秋色秋帳含滋。明月光夏簾，青兮畫不寐。冬紅綰夜何長，綫錦曲兮泣已盡。迴

歷朝賦格 卷三

六朝

七

文詩兮影獨傷。
以上言新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覽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之重別謝主人兮依然仙術而別下有芍藥之詩佳人
之歌桑中衛女上官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以上言女之送男而別
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

英賦有凌雲之極，辯有雕龍之聲，誰能華暫離之狀，寫

和說之情者乎
雖然天色貌素，吳燕宋川途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
為言，鬱滯透迤，少留觀擢，機也掩，裂也瑟，有柱以玉
為之，常賦也，車而去涕，需車賦也，紅蘭秋蘭有紅者
秋木名，離置也，巡歷也，層高也，柱也，掩涕也，虛
涼悲涼也，族類也，言多也，後漢明德馬皇后云：前過
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幸延年羽林郎
許曰：銀鞍何煥，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高帝過沛，帳飲三日，疏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軒
廣謂受曰：吾聞知不足，好如止，不給疏乞骸骨，上許
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石
崇金谷詩序曰：余有別處，在谷，謂中時征西將軍
祭酒王胡當還長安，與眾賢共送，周中琴瑟之羽，琴
聲伯牙彈琴，潭魚出聽，蘇巴鼓瑟，馴馬仰秣，進至也
雖樂聲之妙，宴緒之樂，至於分手為別，皆衝涕傷神

唐詩賦格 卷三

六朝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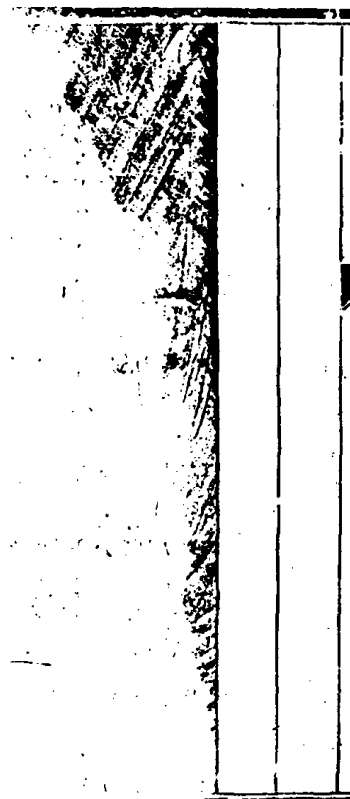
郭解以舉借交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嚴仲
子與韓相俠，累有剽劫，仲子交驩，誣政使刺殺俠，累趙
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
欲刺襄子，吳公子光具酒宴王，使荆軻獻地圖，窮
匕首見，因以提秦王，決決同別也，拔拭也，李善曰：以
劍刺人而自死者，此威國士之義，非求價于黃泉也，
荆軻與武臣入秦，秦王坐鼓鐘而見武陽，大恐，面
如死灰，色故云，色變，秦政既刺，俠累因自破面決眼
屎，復而死，莫知其誰，政姊欲揚弟之名，抱尸而哭，曰
此妾弟也，然里鄰，政姊自殺于尸旁，故云，骨肉悲漢
書有節，後曰：趙都前有羽從軍者，負之而行，遺水雁
山，地名，無極，音深廣也，參雲，音高也，瞻景，發光也，
瞻文，露微，音草，樹，其文章也，朱盛，朱廷，鹿也，青氣
燕，燕中香，音，也，照，明貌，烟，香氣，耗，李喻，夫婦
故里有喬木，故視而識之，北案，分別之地，布也，贈
爵，長也，于路，側折，刺布地坐而置酒，以展叙別離之
恨，水草交曰渭，渭，際也，渭，右，溜之，西河，陽河之南也

晨照謂晨則佩光，照曜，精微從容也，瑞草，香草也，
謂琴瑟不張，故題，流黃，素名，胸無光彩也，蘭閣，也，不
與纖錦為麗，文詩以奇之，念別離，故流黃，也，不
靜也，不顧不顧于世也，陳金，金，煉金為丹之鼎也，
詩曰：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
人，絕世而獨立，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而直送別之
處，秋深，垂草，其狀如珠，禹得玉珪，碧色，同如日月，
月似之，千名，言多也，心折骨驚，亦五文，言別離之所
致，淵王，襲也，雲，紛，也，嚴安，徐樂，上疏言：時務上，色
見，并二人為郎中，金門，金馬門，南，漢之臺名，何
班固等為蘭臺令，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悅，
雖然有雲之氣，騰龍，鄒英子修，鄒衍之術，文飾之
成龍文也

唐詩賦格 卷三

六朝

九



麗色賦

江 池

楚臣既放。竟往江南。弟子宋玉。釋珮解襟。濛濛淥水。襲
裏青衫。乃召巫史。茲憂何止。史曰。臣膠學蔽理。臣之所
知。獨有麗色之說耳。夫絕代獨立者。信東方之佳人。既
翠眉而瑤質。亦盧墮而頰脣。鍊金花于珠履。飄綺袂與
錦綃。色練練而含奪。九炎炎其若神。非氣象之可譬。奚
影響而能親。故仙藻靈艷。金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
映池。其少進也。如綠雲出衣。五光徘徊。十色隱離。寶璫
珊珊。同樹價值。瓊草共枝。雖玉堂春姬。石空素女。張烟
塵朝賦。卷三 六朝 十
霧于海際。耀光景于河渚。乘天梁而浩蕩。叩帝關而延
佇。猶比之無色。方之非侶。于是彫臺繡戶。當衢橫街。椒
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密。錦幔
垂而杳寂。桂烟起而清溢。女乃耀邯鄲之麗步。媚趙北
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糾蕙初敷。蘋蘭始滋。
不擊蕤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藥。含詠咀辭。笑月出于陳。
歌感蔓草于衛。詩追夫氣。炎日永離。明火中。任露
蓮花。勝風後。簫丹葵。前軒碧桐。笙歌晚。右琴。池東。嗟
靈王之心。悅悲。漢女之情。空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

金波照戶。玉露曖天。網絲挂牆。綵螢繞梁。氣已溫兮。曉
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珮兮。一欲念錦衾兮。九傷
及乎。涇陰。渭時。冰泉凝節。軒登厚。霜庭。燈。雪。鳥。封。魚。
飲河。凝海。結紫。帷鈴。匝翠。屏環。合錦。寶。周。彰。燈。爐。重。荷。
恥新臺之青樓。想上宮之遠閣。若乃水焰景而見底。烟
尋風而無極。霧出吳而綺章。雲堆趙而碧色。露辭楚而
容裔。風去燕而悽惻。莫不輟鏡徙倚。擊琴心息。子是曠
必藍田之寶席。必蒲陶之管圖。明室。畫。浮。雲。春。蠶。度。網。
綺地。應。紡。秋。梭。鳴。機。織。爲。環。衣。象。登。瓊。盤。神。遊。仙。丹。離。
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覩。其。容。亦。可。駐。髮。還。質。驂。
星。馭。龍。獨。憂。忘。死。保。其。家。邦。蓋。天。下。之。至。麗。孰。能。與。于。
此。哉。宋大夫乃耀影汰迹。紫霓麗。賞以雙珠。賜以合
璧。拂巫陽。祝永爲上客。
楚臣謂屈平。北人謂黑爲盧。盧。暗。也。相。屏。朱。桴。
街。路。也。耶。卿。之。女。行。步。最。玉。洛。神。賦。左。倚。采。施。右。陰。
杜。旅。詩。陳。風。月。出。皎。兮。佼。人。伶。兮。舒。天。斜。兮。勞。心。情。
今。衛。風。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邇。
近。相。遇。與。子。偕。歌。秋。時。日。行。西。陸。白。道。月。弦。初。入。二。
十三。日。月。如。弓。之。上。弦。烏。封。魚。藏。匿。也。詩。衣。

錦瑟

摩朝賦

卷三

六朝

十一

麗色

筆賦

梁簡文帝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簫焉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獨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聳幹孤峙負陰拂日停雪棲霜嶽峯崿玄嶺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懷芳奔電礪突而彌固嚴風倚拔而無傷途畏峰澁人羣罕至乃命夔班剪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鏤綺媚既而春桑已舒暄風曉暖丹荑成葉翠陰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值使君而有時逢秋

摩朝賦 卷三 六朝 主

胡而不對里閭既返伏食蠶餓五色之繆雖亂八熟之緒方治異東垂之野爾非山經之歐絲於是制絃擬月設柱方時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徘徊而蘊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間發美態孤生若將往而自返似欲息而復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怛怛而不竑如浮波之遠驚若麗樹之爭榮譬雲龍之無蒂如笙鳳之有情學離騷之弄響擬翔駕之妙聲朱絃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咸池王讚既工阮

賦亦奇曹后聽之而懽謝相聞之而涕垂至若登山望別之心臨流送歸之日隴夜黃闕雲曉伏睹獨屬之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筆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遊客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得李本住南城經移東里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之宴私方美珥而不減擬甘橘而無嚙開削成於斜領照玉綴於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鳳重行遲爾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摩刺賦情 卷三 六朝 摩刺賦

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窻看春風之入柳合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執羅撫鳴筆而動曲管輕薄之經過黛斜如掃睨睇成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秦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未工疑秦宮之詎和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鳥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餘西舞於荆妃足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鱗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意歸於是乎餘音未盡新弄紫墮參差容與顧慕流連落橫欵於裏下欵垂衫于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瓊環而

俯揜度玉爪而徐牽見微嚙之有起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視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故乃宋緯綠珠之好聲文君慎女之清角尚掩面而不言言韜輝而耻學實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備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六歲為太子立為太子行俱下變班后護得中郎孫叔桑出使使君有兩上桑郎拒之秋胡懷金以挑採桑之婦日南國一歲八登吳郡賦鄉貢八登之婦山東有野蕘成山海經海外有同婦人能口中歌絲竿後上三象上二月加開政口振月杜四故日方時周禮大司樂作樂自一變以至六變雲門咸池廣庭九歌水給水給為水也阮籍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遇摩刺賦情 卷三 六朝 摩刺賦

蘇巴鼓琴游魚出聽師曠作樂白雀夜游古詩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宋緯綠珠弟子

庾信

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

一

十六

祇效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
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不飛風鳥細轉帷宮宿設帳
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潏雍草渭口澆泉塉音
雲互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鐘金鐸
青節鼓於是咀銜拉鉞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塉俱下
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塉則塵紅變三驅而騫鹿登
百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塉馬似
浮雲向塉雁失羣而行斷援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
才五陵高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尙帶流星

之餘武

鵲亦疑卽飛燕也。蜚風馬名。左傳唐成公有兩驂驪。

六朝

生

海西侯漢李廣利也於大宛得千里馬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獸射之飲羽銜亦飲也竿箭餘也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雀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爲市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俱移合徒言賞賚之多至於移市徙山也昭陽癸也大梁季春之月日在胃胃星在酉大梁之上上巳三月三日也少陽春也晉張協詩春郊禮清祊勾芒之神也平樂館武帝時館名大作樂處建章宮名度爲千門萬戶木爲欄格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校馬官皆以校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崔豹古今註華蓋黃帝所作與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止於帝上故作華蓋渾天儀長安靈臺石相鳳銅鳥有千里風則動周亞夫傳亞夫軍屯細柳天子至不得入雞草除道也澆泉蕩滌也塋財將也的射侯之中也金鎗似鎗有舌周禮以金鎗和鼓咀銜拉缺言絡馬也陳思王詩走馬長楸間漢天馬歌沾赤汗兮沫流赭易王用三騶儀禮士布侯畫以鹿豕變三騶爲畫鹿則禮之變也百尺言侯之高也天子熊侯白質懸熊則禮之正也周禮王射六綦

漢遼六郡良家子克得林明王陵長陵陽陵安陵茂
陵平陵屬陝西多任俠輕騎少年為邑屬雁門郡漢
王恢匿兵馬邑令諸翁登誘單于入塞因繫之單于
聞之而退於是絕和親龍城涼州城有臥龍形故名
龍城匈奴所築也水衡錢織室銅賜勞也古者射於
澤官以觀禮樂之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

陸羽賦 卷三

六朝

丈

陸羽

枯樹賦

更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
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
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裡桂何事而銷
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殖九畹移根開花建始
之殷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
翼巢鶯臨風亭而嘖鶴對月峽而驗後乃有拳曲擁腫
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匠
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剗削仍加平鱗鏤甲落角
摩耶賦 卷三 六朝 丈 陸羽
推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松
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
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虫穿低垂於霜
露藏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
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
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
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歷血火入空心
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歛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豪者合體
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瘼銜瘤藏穿抱穴木魅暘睽

山精妖孽况復風雲不威。鵠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燕沒荆扉。既傷提落。彌望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為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提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字子山。父肩吾。元帝中。聘於西魏。值大軍南征。留於長安。累遷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侯。殷仲文其妻桓溫女也。後溫子玄篡位。以佐命親貴。玄敗。因二后投義軍。為鎮長史。轉尚書。自謂名望素著。不得大用。嘗怏怏忽外。適意彌不平。十三州志。殷歷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玄中記。

摩訶賦卷三 六朝

萬歲樹。荷為青牛。桂銷亡。桂以香自焚。意七發。龍門之桐。其心半死。牛生建始。獸帝殿名。唯陽歸德府。園即兔園也。解谷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以為管雲門。黃帝樂名。樂府有鳳將雛曲。古歌。巫山三峽猿鳴。悲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剡直刀。剡曲刀。用以雕鏤者。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不華而實。子皆從皮。如銀君遷之樹。子如楓形。古度。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梓改為子。當避上文梓字也。森柏。魏王粲。柳賦。曰。森森柏以奮揚。斜斫木曰槎。斲之曰枿。漢官儀。曰。始皇上封泰山。遇疾風暴雨。休於松下。封松為五。大夫。大夫秦繆。第九級。後漢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繆屏坐。大樹故吏卒號為大樹將軍。白木。白松在密縣東三里。天仙觀相傳。軒轅三女葬此。化為此樹。小山叢桂。淮南王客所作。招隱詩。劉琨詩。曰。繁馬長松。下緇柳。周亞夫軍營名。天子至軍中。不。得馳文。帝曰。此將軍也。左傳。守櫟林之塞。注。在弘農。華陰。東潼關。虞詩。采彼北山。葛。伯夷叔齊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博物志。曰。天河與海通。有居。

海邊者。見年年八月。有大槎來。不失期。此人乃刻。乘槎至一處。室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飲酒。次問之。客星犯牛斗。即知是矣。金谷石崇園。潘岳為河陽縣令。植花滿縣。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少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李枝折條。泣然流涕。

摩訶賦卷三 六朝

小山賦

唐太宗

何四序之交通。轉三陽之暮時。風辭順而入。暑樹替錦。而成。唯想。遙。今。驛。觀。望。昆。閩。今。難。期。抗。微。山。於。絢。砌。橫。促。嶺。於。丹。堦。啟。一。圖。而。建。址。崇。數。尺。以。成。甍。既。無。秀。峙。之。勢。本。乏。雲。霞。之。姿。承。堅。宇。之。殘。露。挂。低。空。之。新。涼。爾。乃。參。差。絕。巘。歲。紆。短。運。風。暫。下。而。將。飄。飄。纒。纒。高。而。不。顯。寸。中。孤。嶂。連。還。斷。尺。裡。重。巒。欹。復。正。岫。帶。柳。而。台。雙。石。澄。流。而。分。兩。鏡。爾。其。移。芳。植。秀。擢。幹。抽。華。松。新。翠。薄。桂。小。月。輕。細。影。雜。今。俱。亂。弱。勢。交。今。共。榮。纒。有。力。以。

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勝蝶本無心而引鸞半葉舒而巖暗一花散而翠明何纖微之同景亦卑細以相成於是易浮歡於沉思賞輕陰於勝地俯蟻垤而有餘仰終南而多愧非爲囿於九折庶無虧於一簣聊夕飢而朝臨足據懷而蕩志

唐太宗皇帝姓李諱世比蟻垤小土堆終南秦中巨山九折坂名書經爲山九仰功歸一簣

琵琶賦

虞世南

若夫巢木爲金門之始。轉蓬乃玉輅之先。斯蓋前古之機。畧而後代之精研。是以土鼓質而罕見。箏箏輕而莫傳。笛不爲於商律。瑟見毀於繁絃。此皆曰珪玷自成。疾嗟近者之莫言。嘆知音之不述。惟皇御極。書軌大同。鏐矣文教。康哉武功。既象舞之載設。亦奏歌之遠通。乃定八音。論六樂。成均絃誦之藝。制氏鏘鏘之學。辨新聲於變徵。研奇操於清角。鍾管成奏。絲桐畢陳。有琵琶之妙曲。乃越衆而超倫。器便時而適用。節每段而逾新。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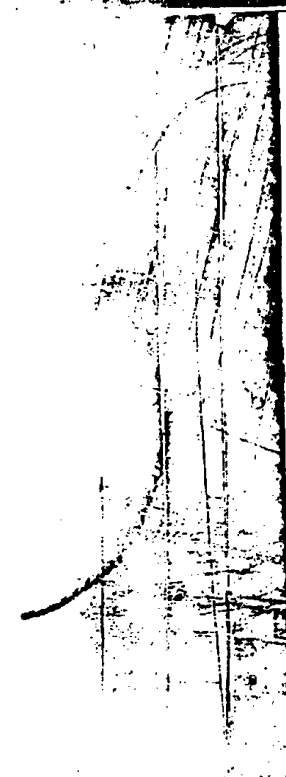
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座以便耳。嘆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司樂進而稱曰。臣以末學。聞諸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弦鼓之遺事。張秦創其濫觴。漢代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集古今而定質。凝神明而摠思。慰遠嫁之羈情。寬絕域之歸志。既而班爾運能。鈞繩將設。求嘉木于五嶺。取殊材于九折。剖文梓而縱分割。割香檀而橫裂木。瓜貞栢盤根錯節。或錦散而花開。或絲繁而緒結。徒觀其爲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機之修短。逐規模之巨細。既異材而合體。亦刻方而爲鏡。惟適道以從。

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雕文鏤采之奇
 上覆千以懸映下承絃而仰施帖則西域神獸南山瑞
 枝屈盤犀嶺廻旋鳳池開寶撥以更運帶文緩而旁垂
 體備商角韻包宮羽橫却月于天漢竊廻風于洛浦始
 聞絃之既調乃長弄而徐撫應緩頰之疎節隨輕身之
 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
 仲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諧戎麾而
 威遠合金奏而功宜詠燕山之已勒矣瀚海之方鐫亦
 有飛梁即遊楚館聞促柱之再調聽鳴絃之疎彈叶高
 唐朝賦情卷三 唐 韋 匪 題
 文而自達飛羽觴之無算又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
 小苑而看花遊上蘭而藉野泛澄波而轉鵲息長松而
 繫馬臨清流而揮弦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趣則抑揚嘈
 噴聯綿斷續紆餘雙鶴之吟清壯三秦之曲望南山之
 遙翠見西江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媚女有可憐之
 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逮乎嘉客既醉高宴
 將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
 端若以河而注海亦杯來而始彈蓋感物動神和心悅
 耳豈振木之爲章奚繞梁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爲尊物



以精微爲貴嗟四絃之已約乃包含于元氣叶笙鏞之
 律呂參鐘石之經緯于是鳳簫輟吹龍笛輟吟玄雲掩
 影白雪藏音故以暢皇風之威武悅大雅之神心者也
 琵琶本胡樂前推曰琵琶後推曰琵琶古無宮室有樂氏
 架木而居遂開門戶之制古人賄蓬蓬風轉蓬蓬制車
 輪土鼓箏箏俱古初樂器之始伏羲命素女爲瑟用
 五十絃伏羲彈之而悲因改爲二十五絃成均周大
 司樂之官三代以後音樂失傳漢時惟制氏得其鏗
 鏘鼓舞魯班王爾俱占巧匠五絃在廣東太行有九
 折坂西域南山等語俱琵琶中鏗刻之矣昭君嫁單
 于漢公主嫁烏孫俱有琵琶詞石崇字季倫有金谷
 園阮咸字仲容爲竹林七賢之會賈憲伐何奴命班
 固爲燕然山銘勳于石霍去病伐匈奴至瀚海瀚海
 春草鳥洗翰于此歸首舟也薛諱之琴音振
 林木秦青之謳繞梁三日琵琶之製四絃
 唐朝賦情卷三 唐 韋 匪 題

掖庭山賦

許敬宗

覽先哲之英華。遊舊典之場圃。善遠達而斯應。德既昭而必溥。見漢屏于雕陽。驗周藩于有魯。表商丘而作鎮。規楚室而興宇。亦何代其無人。諒吾王之邁古。于是命世作彌。含章挺英。允允武惟。誠惟明聰。甘棠之駁。隨想叢桂之幽情。瞰浮雲而志遠。鑿寒井而神清。乃命僕夫。整駕山隅。騰鳴笳于通谷。擁飛蓋于高衢。道過仁智之志。放曠道德之風。造中天而式宴。陵倒景而為娛。星懸珠網。日對金鋪。雲承綺棟。霓縈繡櫺。既而近矚玲瓏。遠眺溟濛。隔翠微而半顯。歷丹穴而幾通。等玉京之仙化。伴銀闕之神功。于時百卉敷榮。六合清朗。霞潛水而川媚。風飄林而澗響。聳絕壁之千尋。挂懸流之萬丈。蔽日月而孤峙。吐雲霓而秀上。循折坂而逶迤。躡名嶠而來往。鑿離暉于石鏡。法瑞露于雲掌。爾其花藥芬披。蹊徑參差。舒英冒渚。擢幹臨崖。乍莽蒼而橫植。忽葑茸而倒垂。崩晨殿而裊裊。含宿霧而倚倚。陰間隨之毛羣。呀間開之羽族。或相賀于薨棟。或競馳于原陸。駒食藿而馴。鸞含桃而出谷。德澤加于飛走。榮光周于草木。日

唐書

卷三

唐書



三暮時稍開暢神襟而體物紀盛跡以濡翰發詞林之華藻。瀉筆海之波瀾。命小臣而並作賦。大雅而承歡。辭日芳園。今鬱鬱高岫。今我我君。王今遊豫。軒蓋今輕過。花同林。今異彩。鳥各鳴。今相和。野獸鳴。今應鐘。石山英。開今問綺羅。侍荆臺之入夢。舞洛汭之凌波。懸清暉于日月。同肩壽于山河。

唐太宗為秦王時。以房玄齡杜如晦。處世南等十八人。為學士。許敬宗亦與焉。此賦當是為秦王作。漢屏雖陽。謂梁孝王為漢景帝之孫。周藩有魯。謂魯伯禽為周之藩。漢淮南王招隱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封禪書。海中三神山。以金銀為宮闕。曜日也。詩。幽風。町疇鹿場。相賀楚棟。謂燕雀小雅。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荆臺入夢。楚襄王夢巫山神女事。洛汭凌波。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唐書 卷三 唐書

寒梧棲鳳賦

王勃

原○今○鳳○兮○來○何○所○圖○出○應○明○主○言○棲○高○梧○梧○則○暉○陽○之○
珍○木○鳳○則○丹○穴○之○靈○雛○理○符○有○辨○誰○言○則○孤○遊○必○有○方○
駿○南○飛○之○驚○鵲○音○能○中○呂○嗟○入○夜○之○啼○鳥○孤○况○其○鼎○
靈○蕭○散○節○物○凄○清○疎○葉○半○殞○高○歌○和○鳴○鳥○也○將○托○其○宿○
止○人○也○焉○知○乎○此○情○月○照○孤○影○風○傳○暮○聲○將○振○耀○其○五○
色○俟○蕭○韶○之○九○成○以○年○九○成○則○那○率○舞○而○下○懷○彼○衆○會○
罔○知○淳○化○雖○雖○沼○可○飲○更○能○適○於○醴○泉○雖○瓊○林○可○棲○復○
憶○巡○於○竹○樹○念○是○欣○往○敢○忘○晝○夜○何○安○安○而○能○遷○則○思○

卷三

思○其○不○暇○以○上○故○當○披○拂○寒○梧○翻○然○一○發○自○北○西○序○言○
投○北○闕○若○用○之○銜○詔○冀○宣○命○於○軒○墀○若○使○之○遊○池○廣○承○
恩○於○歲○月○可○謂○擇○木○而○俟○處○卜○居○而○後○歇○豈○徒○比○跡○於○

四雲常棲棲而沒沒

王勃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屬文對策高第授朝散郎
為博士尋山名陽山陽也為貢徐州貢嶧孤桐山
流經丹穴之山有鳥五采名曰鳳凰武帝詩鳥
南飛黃帝使伶倫采嶧谷之竹制十二管以聽鳳之
鳴雄鳴為六律雌鳴為六呂謂之律本唐書樂志曰
宋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徙豫章臨川王義
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後還慶大懼伎妾聞
夜鳥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夜更為南兖州
刺史作樂府夜鳥啼曲又李勉琴說云何晏係獄有
二鳥止於舍上女曰鳥有喜聲父必免因撰此操漢

鳳集長樂宮東園文章五色吏民並觀之蕭韶
樂名奏蕭韶至九成而鳳凰來儀那何也璧沼
如璧形毛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琳琅玕為實韓詩外傳黃帝時鳳蔽日而至東
集梧桐食竹實沒身外傳黃帝時鳳蔽日而至東
詔書於木鳳口中放數百丈緋繩繩起轉飛下家語孔
子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禮記麟鳳龜四
靈聖王在上則四靈為畜

卷三

九成宮東臺山池賦

王勃

九成宮東臺地接閑曠面山臨水爾其松峯桂壑紅泉
碧澄金石千聲雲霞萬色侍郎張公雅思沉鬱永懷梓
匠式倅仙造率構靈鳳仙流成止水之源奉石儼千霄
之狀雖流波覆簣俯藉人機而布葉橫花妙同天會僕
因暇日臨奉清溪敢抽南畝之才聊叙東山之事云爾
若夫金臺妙境玉署仙居酌丹輝之曉暇候青禁之宵
餘驟冲情於月道飛峻賞於烟墟指山楹而思逸懷水
鏡而神虛既而仰瞻頽嶠傍窺黛壑夜嶂烟迴攢溪靈
錯偉所用之兼濟想神功之可作規疊巖於盤龍憲飛
泉於掛鶴覆簣而繁疊登浮芥而環洲矚探拳石於瑤
濱蹇纖珠於綺薄萍徙楚江之蒂花轉崑墟之萼岫蘊
玉而鴻驚浦涵珠而星落美仁智之同歸信高深之縱
托爾其危岑漏景曲流寒傾松偃鶴清條吟鸞被蘭
丘而結佩照蓮服而披冠激幽堂於別淑引膚寸於危
嶺若乃嶺分鷄秀波連鳳浹花鳥繁紅蘋魚漾碧綠衣
玄淮鯨鱗舉額在林藁而同驩望江湖而齊適每至景
沉西學月下東嶺峯深夜久潭靜秋新荷抽水蓋薛引

山崗雪芝獻液露菊頤津嗣南商之逸興有東海之遐
賓保林泉而肆賞混簪紱而同塵何濯纓之有地如攀
桂之無因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
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由明錄海中有金臺
結構巧麗窮靈神工橫光岳清輝耀星漢顏丹也
翠也浮井膚寸別見雞鳴坡在興安州紫陽縣高出
雲霄昔漢高祖微時行開雞鳴而止泰嶺山在寶雞
與麟遊連界鳳液鳳凰池也郡國志南商商洛山也
四皓隱處

唐明賦卷三

王勃

武帝時相梨園賦夢苦亦曰金苔色如黃金投水中
夢延水上光出照日如火生波面置漆盤中照耀滿
室著衣如火光風土記石影
木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歷朝賦楷

卷二

青

螢火賦

駱賓王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以○亭○毒○資○變○化○
而○涵○養○每○寒○潛○而○昇○出○若○知○來○而○藏○往○既○發○輝○而○外○融○
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敗○夏○雲○
物○迎○秋○或○交○虛○而○赴○遠○乍○排○澁○而○出○幽○均○火○色○之○宵○
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觀○
而○熠○發○若○敗○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遍○疑○寒○燭○以○招○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
無○定○所○習○無○常○翫○曳○景○周○流○飄○光○凌○亂○泛○艷○乎○池○沼○徘徊○
歷○朝○賦○楷○卷○三○唐○
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颺○而○不○
烈○逢○霪○雨○而○逾○煥○炤○灼○今○若○湛○虛○之○夜○飛○的○燦○今○象○招○
搖○之○夕○爛○共○燭○火○而○齊○息○與○夜○燎○而○相○炫○照○重○陰○於○已○
昏○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
伺○夜○謝○飛○蛾○而○赴○燭○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
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斯○晦○隨○隱○
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
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烟○不○負○熱○而○苟○進○每○和○
光○而○曲○全○如○鎔○金○而○自○鑄○寧○辱○膏○火○而○相○煎○匿○蟬○蛸○

而習蜥蜴之慕。瘴匪傷。蜂蟻之夕。不羨龜鶴之年。
拾榆飛而於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
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上四句。若乃有
來斯通。無去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
光於隣壁。寧假暉於陽燧。終徇已以効能。靡引人以成
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
固求之於同類。始未明其趣舍。終誰識其指意。子尚不
知魚水之為樂。吾又安知螢火之所利。高明兮。有融變
遷兮。無窮。哀牛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熊血千年兮。藏

唐 庾 唐 庾 唐 庾

碧魂一變兮。成虹知戰場之化。燐悟冤獄之為蟲。彼翺
飛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後生之多賈。獨宛頸以屬
龍。異壁光之照。應同劍影之埋。豐觀道迷而可復。庶鑒
幽而或通。覽年華以自照。傾形影而相弔。感秋夕之殷
憂。慙宵行之熠燿。熠燿飛兮。絕復連。殷憂積兮。明自煎。
見流光之不息。槍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并電
兮。忽焉。儻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燃。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屬文。高宗朝。王楊盧馬為四
傑。授臨海丞。怏怏不樂。後從徐敬業作亂。討武后。后
覽其文。至一抔之上。末乾六尺之孤。安在。慨然曰。有才
若此。而便淪落。不偶宰相之遇也。後敬業敗。或云被

門聽。浙江潮之句。禮。李。夏。之。月。舊。草。為。螢。註。離。明。之
極。故。南。朝。化。為。明。類。也。大。較。禮。丹。鳥。螢。也。草。註。離。明。之
化。育。也。列。子。亭。者。品。其。形。勝。者。成。其。質。易。通。以。知。米
智。以。藏。往。詩。七。月。流。水。其。形。勝。者。成。其。質。易。通。以。知。米
六。月。之。昏。如。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
矣。夜。光。暗。投。別。見。禮。合。文。嘉。日。燧。人。氏。始。燧。木。取。火
尸。子。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古。詩。晝。短。苦
夜。長。何。不。秉。燭。遊。火。井。明。珠。別。見。洪。爐。劍。名。有。光。榮
人。自。吳。飛。入。楚。招。搖。北。斗。七。星。也。莊。子。日。月。出。矣。而
燭。火。不。息。其。為。光。也。不。亦。難。乎。編。鰓。飲。鍾。乳。能。壽。于
歲。日。仙。風。槐。火。光。榮。元。帝。詩。昔。人。疑。不。熱。集。草。詩。無
相。漢。梁。鴻。與。陸。人。居。隣。人。既。歎。有。童。子。謂。鴻。可。乘。然
釜。炊。之。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龜。更。然。之。老
子。和。其。光。莊。子。膏。火。自。煎。也。又。羊。肉。不。慕。蟻。蟻。慕。羊
自。煎。也。蟻。慕。羊。朝。生。夕。死。之。蟲。喻。榆。小。鳥。早。飛。之。狀。博
扶。鵬。鳥。高。飛。之。狀。出。莊。子。巨。衛。傳。衡。動。學。貧。無。獨。降
有。獨。而。不。逮。乃。鑿。壁。偷。引。其。光。而。讀。之。陽。燧。石。名。淮

唐 庾 唐 庾 唐 庾

南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莊子。惠子曰。子非魚。安知
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淮南子。
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虎。而。殺。之。方。其。為。虎。
奔。逐。其。神。入。於。羽。淵。化。為。黃。龍。周。末。其。為。龍。也。左。傳。
蜀。有。青。泥。坊。史。刺。柯。將。之。秦。飲。於。易。水。悲。歌。慨。怨。
髮。衝。冠。白。虹。貫。日。將。火。漢。武。幸。甘。泉。至。長。平。阪。道
中有。蟲。赤。如。生。肝。頭。目。口。齒。悉。具。問。東。方。朔。對。曰。此
為。憤。氣。必。秦。獄。處。也。始。皇。殺。無。辜。憤。氣。所。積。而。生。以
酒。沃。之。而。消。按。地。圖。果。然。蜀。小。飛。貌。豐。城。劍。別。見。漢
韓。安。國。繫。獄。獄。吏。苦。之。安。國。不。能。堪。謂。吏。曰。死。灰。獨
然。乎。

梅花賦

宋 璟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
授館舍時病連月願瞻圯牆有梅一本敷葩于榛莽中
喟然嘆曰斯梅托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
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闕
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坐窮簷以無
朋命一觴而孤酌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于牆陰蔚有
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于條松擢秀敷
榮水玉一色胡離還于衆草又蕪沒于藁棘匪王孫之

唐 朝 賦 卷三 唐 朝

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芳著霜儼如傅
粉是謂何郎清馨諧襲疎葉暗嗅又如故香是謂韓壽
凍風晚淫風露朝滋又如芳泉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
蟾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雲晝閱又如
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旌又如綠珠輕身墜
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
匪笑匪怒東郭懷子正容物惜或蕉萃若靈均或欬傲
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雖黃擬議
難徧徧其執蘭兮九嘆采蓮兮五欸緝之以芙蓉贈之

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杜撰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于地
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艷于春者望秋先零盛
于夏者未冬已萎或朝裝而速謝或夕秀而過衰曷若
茲卉歲寒特如水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
先驚語猶驚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栖迹
隱深寓形幽絕耻鄰市厭甘遜巖穴江俄舛之孤燈向
寂不怨慙迷罔淵明之三徑挨閒曾無惜結諒不移于
本性方所儼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于來
哲

唐 朝 賦 卷三 唐 朝

宋璟字廣平唐玄宗朝賢相始為下僚時作梅花賦
直指蘇味道見之歎賞擢為中書侍郎其傳粉夏月食以麵汗
出拭面顏色愈皎韓幹為買克樣克有愛女時外國
貢龍涎香克以賜女女與韓通竊香與克克後知之
妻以女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如白雪神約
如處女樊通德伶立妻綠珠石崇妾崇為仇所害欲
求綠珠珠不從自墮樓死莊子仲尼見溫伯雪子而
不言子路問其故仲尼曰是人是人者日學而道存不可
以客言矣焦革同惟領靈均即屈原離騷經予滋蘭
兮山之幽杜若香州楚辭采芳洲之杜若

古石賦

鄭惟忠

博望侯周遊天下。歷覽山川。尋長河於異域。得美石而獻焉。漢武帝未之奇也。東方朔見而喟然曰。此石英輝。閨密。秀色明爛。舊枕昆吾之聲。曾臨歸美之岸。玉雉飛而散。矢金鷄鳴而縱。彈至如天台。始裂地。乳初分。丹青彩隱。起成文。盈尺則內含明月。膚寸則外吐浮雲。別有兩楹。分竦雙闕。相向依依。識啓母之形。亭亭表望夫之狀。鼓迎桴而若動。帆映舟而似颺。此並流音曲澗。滴髓危峰。據谷成虎。臨池作龍。蒲英九節。蓮葉千重。若乃

唐

卷三

唐

唐

泗水之上。岐山之側。撫之則啓動。奇音被之則錦開。新色匠石見而驚駭。師涓聞而歎息。於是琢磨成狀。雕瑩生輝。似龜則負圖。盤峙如鵠。則絨印鸞。飛在地者。佳人構練。登天者。織女支機。及其火烈崑崙。星流宋國。被隕形碎。遭焚影黑。碑沉郢路之東。柱折陽關之北。昔之閒壇竹簫。抱劍松抽。礎應山雲之潤。橋通海水之流。柳谷岸崩之馬。鬱林泥落之牛。莫不歲月。謂誰丘陵。蕪沒顛墜坑。穿新倚巖。窟據洞口。而差巖山泉心。而碑飢徒見。新非理。斯舊慰文。迴圓分者。懸散方裂者。冰開既藏。取

而。被薛又抱穴。以侵昔。豈如寫鏡能明。磨鋒可利。擊柝充帝庭之樂。關和視上府之器。總五色而補天。含九光而鎮地者矣。詞未畢。帝乃顧而言曰。楚王見璞。棄之山阿。不有卞氏。其如玉何。抽琴命操。爲古石之歌。歌曰。江東藏瑞簡。濟北蘊兵書。若非不周湖中鴈。定是昆明池裏魚。歌響既終。神儀有憚。左右驚視。符采旁射。使玉人而攻之。果得連城之璧。

唐

卷三

唐

唐

命云。龍魚河圖。流洲在西海中。上多寶石。名爲昆吾。治其石成鐵。作劍。劍玉如泥。南康志。贛州府寧都縣有金雞石。鍾乳有三。一曰石乳。公羊傳。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關門觀也。瀨鄉記。瀨鄉老子廟前。有兩石。關漢書。武帝詔曰。朕用事嵩山。見夏后啓母石。王韶之云。啓生而母化。爲石。望夫石。別見。吳范。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扣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取蜀桐刻梓作魚形。扣之。聲聞數十里。永嘉記。亮將神人。破石爲甕。今名張帆溪。與天台相接。神仙傳。武帝上嵩山。見仙人燈而問之。答曰。閭中藏有石。一箇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千葉蓮。酒道。晉書。別見。尚書中。候充化。壁於洛。玄龜負圖出。搜神記。常山張顗逐一鵲。忽化圓石。推破之。得金印一枚。文曰。忠孝侯印。支機石。別見。晉書。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碑二。一立峴山。一沉水。中曰。安知後世不爲陵谷乎。淮南子。山雲蒸則石炭。周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渡海看日出處。時有神

人龍驤石下。龍石去不遠。神輓轡之。皆流血。柳谷在
夏縣北。陽城隱處。泥落之。半別見。幽明錄。宮亭湖邊
山有石。數枚。形如若鏡。明可以鑑。鑒石。拊石。又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補天。荆
山之璞。別見。名山志。宛委山。冰以文王。襄以盤石。其
昔金簡玉册。禹退。齋三日。發石。取書。史記。北山下。黃石。即我
也。良後。果得黃石。而祀之。南康志。平岡縣。黃石。山頂
有湖。數十里。常有石。鴈在湖中。秋天。楓飛。鳴如候。時
西京雜記。昆明池。中刻石。為鰲。每雷雨。鱗鱗皆動。

大獵賦

李白

粵若皇唐之擎天地而襲氣母兮。祭五葉之蕨蕤。惟開
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
今。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明
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
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
雪。木脫葉落。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是月也。天子處
乎玄堂之中。飡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
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關。天仗
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騰掃。萬
乘雷奔。稍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
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為天
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裔而盡取。大
章按步以來往兮。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
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擣鴻鐘。發鑾音。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
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

今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
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出尤之徒聚長戟羅廣澤阿
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於蠻貊陋梁都之
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陲
夾東海而爲壑兮拖西瀛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
千羣以參入聯八荒之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
張天網密布置罟綿原峭格掩路噉螭過而猶凝螭蟄
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罕翔鳥與伏兔從濫合技彌
緝被崗虹旗電掣金戈森行卷長空之飛雪洗晴野之
寒霜吳騶走練宛馬蹀血紫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
藏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壑高頽深平險谷擺椿枯
開林叢嗶嗶嗶嗶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冶之儔鳥
獲中黃之黨越崢嶸獵莽蒼嗒嗒嗒嗒風旋電往脫文
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操挾三摯兩旣徒搏以角
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虺號以鸚睨兮氣赫火而敵煙拳
封獬肘巨挺梟羊應叱以斃蹄猱猱亡精而墜巔或碎
腦以折脊或歟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林藪扼土伯殪天
狗耽角犀頂探牙象口滿封狐於千里振雄虺之九首

昨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於是戡通天靡星
旗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
何神快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雖轡轅之
已多猶物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鳥號兮滿月戎
車輾轢以陸離發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
之所蹉蹶搜磨磨之咆哮蹂躪以挂格膏鋒染鏑填
巖掩窟搜殊材與逸羣尙揮霍以出沒別有白貂飛裘
窮奇龜貓牙若錯劍驚如叢竿口吞戈鋌月極槍櫓碎
琅弧攫玉弩射猛蕤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
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入校搜四隅
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撇絕壁抄衛獬獬猶因馳蹏
於峻崖頓殺獲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飛車巧詭更贏妙
兼蒲且墜鸚鵡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捎鶴鵠漂鷗鷺
殫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
其靈龜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
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
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鳥沮色於朝日陰
鬼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絕

犬種

李
白

聖老

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從頰香若鬼若業似天闔地門
 之開闔爾乃刺岸嶺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玉以
 垂黝燭萬象而騰文孝愍悅以洞啓呼嶽出而傍分又
 比乎崑山之天柱森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君
 堯乎紫微絳勾陳以綠垣闔闔而啓扉翠嶺嶺紫
 宇宙兮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肯泓黃河
 根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廊遠則標熊耳以作揭
 龍門以開關點翠絳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烟雲
 卷舒忽出乍沒吸萬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
 塵朝東情 卷三 唐制 辛十 明堂
 斗之所依仡擎金龍之蟠蛇挂天珠之硤勢援五嶽
 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臺囁吻以
 奔附城闕嶽嶽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
 榮榮施玉繩之離離極華蓋以儼泝仰太微之參差擁
 以禁局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指探股
 制酌爰步維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莊
 不及奢麗不及素層層帆其體廣廈以雲布掩日
 道過風路陽鳥轉影而翻飛大陽橫霄而側度近則萬
 木森下千宮對出燭乎光輝之堂昇乎雲華之室錦爛

霞駭星錯波沕颯蕭寥以颺颺宵陰鬱以櫛密含佳氣
 之青葱吐祥烟之鬱樞九室窈窕五闔聯綿飛楹磊砢
 走拱寅緣雲楣立爰以橫綺綵栢攢攢而仰天皓壁畫
 明朱囊晴鮮頰欄各落俱蹇宵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
 杳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平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
 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聚炳燦以照爛條山訖而
 昏換跨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虬蟠
 梯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
 織納月於璇題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窓絕翼而銜霓扶
 塵朝東情 卷三 唐制 辛十 明堂
 標川而罔足擬跟絙而罷躋要離欽臚而外喪精視水
 背而中迷亘以複道接乎宮掖全入西樓是爲崑崙前
 疑後丞正儀圖以出入九變五翟順方面而來奔其左
 右也則丹陛嶠嶠形庭燎燎列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
 酒滔像環海之湯湯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
 儀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闔闔也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經列位南七西九白虎列序而躡
 踞青龍承隅而蚺蟠其深沉奧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
 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推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若乃櫨

耀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瞻焉
 睢肝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典滅表示賢愚於是王
 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服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
 不方御瑤瑟而彈鳴絃展乎國容輝乎皇儀俯瞻神臺
 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祀欽若瞻惟清絳
 熙崇牙樹羽焚煌煌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張龍
 旗與虹旌橫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珍饈
 帛順屏俯儀儀容疊跡乃潔祖醢修來盛奠三
 牲享於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轡張鈞
 唐制 卷三 唐制 卷三
 天之鏗鎗孤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群神來
 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官冥也然
 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祭元氣灑太和
 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霽恩鴻浴今澤
 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魄昭乎區宇駢闐乎闕外羣臣
 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艾乃目極
 於天耳下於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與推陰
 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教倉毀玉沉珠卑官
 瀕瀕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

棄末反本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缺缺遊
 乎昇平之圃憇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
 鵠脊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
 而苞陶唐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
 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於是元
 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
 大君登明堂之受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
 阿房與蜚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
 交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
 唐制 卷三 唐制 卷三
 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開今龍從鴻濛
 構瓊材兮偃蹇埃壖逸崔嵬兮周流辟雍定靈臺兮赫
 奕日噴風雷宗祀於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四閭
 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干
 祀兮悠哉
 唐高宗稱天皇武聖稱天后景星瑞星也其大如月
 練日擇日也凡作宮室先立象以定其景星白石
 也環村巨木也岸嶺高峻貌其巖山最高為天下
 山之祖號曰天柱業後勾陳俱名備耳龍門俱山
 名嵩高山伊川任佐懸布貌瑞井玉經亦星名代
 室世室也唐遷太宗諱故稱世室曰代室跟維以足
 跟維也唐遷太宗諱故稱世室曰代室跟維以足
 以水灌背也唐遷太宗諱故稱世室曰代室跟維以足

堂中爲太廟天子分四時居之東京成慶堂以處
 室以凡廷延長九尺凡長七尺取凡廷爲準則也
 既動則蚺蚺飛騰之狀赤燭南方之帝招拒西方之
 帝靈威東方之帝汁光北方之帝坤斗中方之帝此
 明堂所祀之五帝也明君暗主忠臣烈士俱壁上所
 畫古今人物以爲鑒戒者蒼頡即蒼龍禮記月令五
 季之月天子服蒼玉駕蒼龍居青陽左个玉成玉斧
 天子養老禮三老五更三老知三才者五更知五行
 者三養祭天地宗廟之儀五然麋鹿麋狼兕周禮大
 司樂奏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樂有六變蕭韶九成
 栗陸氏古帝號黃帝遊華胥國後治天下與華胥
 國同元元民也秦築阿房宮趙有荒臺吳有姑蘇
 楚築章華臺集造瑤臺盼觀微議言祭祀燔燎如盼
 蟹之飛也

擬恨賦 李白
 晨登太山一望萬里松嶂骨寒宿草墳毀浮生可嗟大
 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慨慷不飲仰思前賢飲恨而歿
 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麾中原東馳渤
 海西漂崑崙斷蛇奮怒掃清國步握瑤圖而脩昇茲紫
 壇而雄頭一朝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闢白日爭
 輝拔山力盡蓋世心微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
 帳中劍舞泣柱雄威驪兮不逝暗咽何歸至如荆卿入
 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譬始皇擬恨太子
 奇謀不成憤慨而死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
 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絲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
 王之有違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
 楸聽江楓之嫋嫋聞嶺猿之啾啾承埋骨於涼水怨懷
 王之不收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
 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或有從軍永決去國
 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
 飛莫不擗眉痛骨拔淚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烟塵
 曉昏歌鍾畫道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殞已矣哉桂華

滿○今○明○月○輝○扶○桑○曉○今○白○日○飛○玉○顏○滅○今○蟻○蟻○聚○碧○臺○
空○今○歌○舞○稀○與○天○道○今○共○盡○其○不○委○骨○而○同○歸○

蒿里古葬地漢高祖微時大蛇當道高祖拔劍斬之
項王荆卿陳后屈原事俱別見韓信登壇封項王爲
人皆啞叱咤千人皆廢李斯爲趙高誣害死咸陽市
臨刑顧子嘆曰吾與汝欲牽黃犬出上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

歷朝賦卷三

唐制

李太

恨

奉和聖製喜雨賦

張說

愚臣啓先王之冊府較絕瑞於祥經樂雲雨之平施齊
品物之流形帝王爭重而爲寶麟鳳白輶而讓靈况忽
時之渴望歟忽意達而神聽是月也朱明漸半紫淵未
吐恐降災兮此下人啓皮所令我仁主退象龍之禮備
斥持驚之貌舞屏翳慚其廢職祝融悔其遷怒山決澌
而出雲天滂沱而下雨速一言而感應冠三日而周薄
氣滂霈以駭羣聲颯颯以蕭條淮如雲漢之屑落散似
珠泉之欽澆街歷漫其潢潦皐壤妻其綠苗舒四溟之
清潤卷六合之喧囂咸澡骨於神液共歡心於聖朝借
如五月有梅雨之名三春有穀雨之氣粵人以泥牛待
沃胡士以賣龍求費出員嶠而石香入成都而酒味彼
偏方與小節非大人之所貴復有送地祇於鬱島迎海
后於葛川疾雷碎其山裂走電曄其海燃天子作愁霖
之賦詞人綴苦雨之篇牆屋壞其倒井黍稷沉於下田
乃凶屢之不令曷休徵之有焉請言瑞雨之可喜也協
氣交泰嘉生是賴湛單而不溺衍益而無害東漸出日
之表西被無雷之外南窮火鼠之澤北盡燭龍之會天

文則雲漢昭回天澤則江河湧需雖欲談天而窺管鮑知堯德之爲大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舉博學科中第三等進太子校書令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終左丞相封燕國公易雲行兩施品物堯形法言曰龍象致雨持鸞特鸞謂也周禮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早賤之事論雲鸞謂皆昏暗貌四漢四舞六合天地四方也粵人泥牛別見抱朴子外國方士能神咒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則縮至數寸乃取著囊中以少水養之開有旱處即齋醮往賣直金數十斤拾遺記員嶠山有石其色多紅質虛如脂燒之有洞香聞數百里氣升則成香雲過則成雨市上失火以此滅之諸使往問果然且云雨中龍霖雨如劍并出於扶桑極東之域漢書注無雷

唐 手

國名出銀南蠻有鼠入火不焚其毛可爲布所謂人浣布者是也燭龍在雁門北藏於委羽之山晝不見

秋霜賦

崔損

日長空以流意偉繁霜之獨異雖變露而成形不憑雲而自致向朝陽而既滅逢夜晴而又堅候暖而止乘寒則飛當鷹隼之始擊值鴻雁之初歸棲棲作氣凜凜生威比齊統之顏色奪楚劍之光輝及其降池塹被原陸衰泉草落羣木萎南潤之白蘋碎東籬之紫菊梧桐爲之失影渠荷爲之倒微豈直若斯而已徒美其威不妄作動隨物情因其死者而死保其生者而生雕芝蘭而無怨色拂松竹而不傷榮譬大聖行刑必順於時序通

唐 卷三

賢用法不害於堅貞至若蒲海之居桑河之納侵戰士之馬蹄封將軍之狐裘沾翠幕而生冷凍朱旗而自脆助陰氣之肅殺壯堅冰之體勢三冬閨閣今貯相思萬里關山今苦留滯不私於已觸物而止疑薄霧之初覆似輕塵之未起陵厲自然嚴凝莫擬故能發揮司寇光揚御史明忠臣之無事承孝子之所履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累官至右諫議大夫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進門下侍郎五經通義寒氣凝以爲霜霜者氣修凝物皆夜也淮南子口青女出以降霜言以成嚴霜之威禮鴻鴈來賓班婕妤怨歌行新裂

齊純素聞胡若霜雪髮越春秋楚昭王臥病而得吳
王湛盧之劍問風胡子曰寡人以霜而得寶劍不
其封曰此謂湛盧詩子以采蘋南澗之濱陶詩采
菊東籬下辨命說湛盧夜零蕭艾與芝蘭並體如
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而不改
柯易葉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
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氣蕭海一蕭呂
海之小海蕭書曰一名蕭蕭廣義三百里許行地也
南出積石一蕭類海郭文恭廣志云在西域東北賓
固學伊吾賦于此桑乾河在大同府馬邑縣源出
北洪海山與金龍池水合狐裘露幕也易履霜堅冰
至司寇秋官主蕭殺御史爲風霜之任淮南子鄒衍
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蕭之王繫獄仰天而哭六月飛
霜尹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其子伯奇伯奇采芣而
食自傷無罪乃
援琴作蕭操

歷朝賦卷三

市

主

東征賦

高適

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遊梁復久方適楚以超忽望
君門之悠哉微先容以効拙姑不隱而不仕宜漂淪而
播越出東苑而遂行沿濁河而茲始感隋皇之敗德劉
平原而爲此西馳洛汭東逾淮涘地豁山開川流波委
六官景從千官遷遞龍舟錦帆照耀乎數千里大駕將
去羣盜日起尸位者卷舌而偷生直諫者解頤而後死
寄腹心於泉鏡任手足於蛇虺既受殺於匹夫尚與凝
於愛子豈不爲窮力役於征戰務溢逸於奢侈六軍悲

歷朝賦卷三

市

主

牧野之師萬姓哭遼陽之鬼嗟顛覆於曩日指年代於
流水惟見長亭之煙火悲曠野之荆杞至鄴縣之舊邑
懷蕭相之高風既屈節於主吏每歸誠於沛公始俱起
於天下乃從定於關中推金帛於他人挹圖籍於我躬
按山川之險阻救天地於屯蒙嘉盈俸以增邑方指蹤
而建功納御平以防患舉曹參而告終經鉅城而永望
想譙郡而銷憂慨魏武之雄圖終大濟以橫流用兵戈
以威四海挾天子而令諸侯乃擅命以誅伏徒矯跡以
安劉吾始未知夫逆順胡寧比於殷周下符離之百

臨彭城之高。嘶連山。鬱而滌。分大澤。乎渺漫。憶昔天
未。履禍。項氏。叛。渙。解。齊。歸。楚。白。蕭。擊。漢。地。無。色。風。雲
潰。亂。憫。君。王。之。坎。柯。混。士。卒。以。奔。散。荷。炎。運。之。克。昌。豈
人。生。之。塗。炭。次。靈。壁。之。逆。旅。而。垓。下。之。遺。墟。嗟。魯。公。之
慷慨。聞。楚。聲。之。振。於。歌。拔。山。以。涕。洟。竊。霸。而。莫。若。捐
亞。父。之。何。甚。悲。虞。姬。之。有。餘。出。重。圍。而。狼。狽。至。陰。陵。以
蹄。躡。項。天。自。以。自。負。雖。身。死。分。焉。如。登。夏。丘。而。寓。目。對
蕭。隨。而。愁。予。聞。取。慮。之。斯。在。微。長。直。而。含。諸。宿。徐。縣。之
迴。津。惟。假。王。之。舊。城。方。以。小。而。事。大。豈。無。位。而。有。德。彼
唐 卷三 三 賦二 東征

慎。遵。枉。渚。於。淮。陰。微。昔。賢。於。韓。信。哀。王。孫。以。寄。食。嘉。漂
母。之。無。愠。鄧。亭。長。之。不。仁。乃。晨。炊。而。嗇。愜。忽。從。龍。以。獲
騁。遂。擒。豹。以。自。奮。破。全。趙。有。奇。謀。稱。假。齊。以。益。振。幸。辭
通。以。感。惠。俄。結。締。而。謀。毀。當。處。約。而。心。亨。曷。持。盈。而。不
順。陵。赤。舄。之。迢。遙。棹。白。波。之。紆。餘。歷。山。陽。之。村。野。投。襄
賁。之。邑。居。人。多。耆。艾。俗。喜。觀。漁。連。葭。葦。於。郊。甸。維。汀。洲
於。里。閭。咸。百。川。之。朝。宗。彌。結。念。於。歸。歟。日。杲。杲。以。麗。天
雲。飄。飄。以。卷。舒。魯。放。情。而。蹈。海。孔。永。歎。於。乘。桴。遇。坎。則
止。吾。今。不。知。其。所。如。
唐 卷三 三 賦二 東征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仕。至。西。川。節。度。使。隋。煬。帝。幸。江
都。自。洛。陽。鑿。河。通。道。龍。舟。風。舸。相。接。二。百。里。後
為。宇。文。化。及。所。執。臨。沒。時。誤。疑。其。子。為。逆。又。帝。屢。征
高。麗。役。民。遼。陽。故。曰。哭。遼。陽。之。鬼。漢。蕭。何。封。鄴。侯。鄴
縣。乃。其。食。邑。何。初。為。沛。縣。主。吏。樣。從。高。祖。入。關。諸。將
皆。取。金。帛。何。獨。收。律。令。圖。書。藏。之。後。帝。封。功。臣。何。功
第一。諸。將。疑。其。無。汗。馬。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
免。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之。功。狗。耳。何
之。功。則。人。也。帝。既。誅。韓。信。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召。平。謂。何。曰。此。上。疑。君。也。勸。何。讓。封。弗。受。悉。以。家。財
佐。軍。帝。乃。大。喜。何。卒。之。日。舉。曹。參。自。代。曹。參。敗。於。彭。越。又。漢
殺。伏。皇。后。漢。高。帝。幸。諸。侯。伐。楚。霸。王。敗。之。彭。越。又。漢
高。帝。圍。項。羽。垓。下。羽。突。圍。出。至。陰。陵。迷。失。道。臨。死。嘆
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羽。既。死。高。帝。封。為。魯。公。徐。偃
王。周。穆。王。時。諸。侯。初。為。徐。子。偃。稱。偃。王。穆。王。命。楚。伐
之。徐。子。愛。民。不。忍。關。走。彭。城。而。死。吳。延。陵。季。子。適。徐
見。徐。君。季。子。有。寶。劍。徐。君。已。死。季。子。至。君。墓。挂。劍。于
後。至。中。原。歸。還。見。徐。君。已。死。季。子。至。君。墓。挂。劍。于

樹而去今有壯劍臺一在湘州一在張利亭立楚
懷王孫心為義帝都司昭後復執之楚人歌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韓信背時背食亭長妻惡之晨
炊尊食信怒而去擒豹者擒魏王豹信破趙齊欲
稱假王副通說信背漢信不從後舍人告信與陳
通謀反呂后因誅之

太常觀樂器賦

建奚珣

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動天地感鬼神節風雅導人
倫樂假器而成用器以樂而見珍或採孤篠於鄒魯或
收浮磬於泗濱或斷彼金石或制自陶鈞被諸大道輝
光日新逮乎上皇云謝戰國相滅雄殺氣於五兵崩禮
容於八列大樂之器斯焉是缺剝極則賁天臨我皇化
東戶而咸若歌南風而有光觀奮豫而崇上帝舞千戚
而柔大荒樂器咸列盈乎太常客有觀而駭者曰國之
盛事殫所未識雅象純陰藁光翬葩樹羽紛灑崇牙則
歷勢巖骨唐書李五
劣玉管清通瑤琴古色朱絲疏越之制雷鼓靈鼈之飾
清笳闕列於軍容畫角融怡於武力故能頓應棘平張
祝敵猛獸赫怒而擊鐘金人嵌巖以負簾鸞笙在目疑
髮髯於周王鳳簫可吹紛紛蠻於羸女况復天球曜逸
金饒蒙鴻大衛清警虛籟生風怒齊竿之濫吹壯秦缶
之爭雄稽爾既倬猗歟載豐匪天子之明德孰以成其
衆美總四奏而徵妙越六代而高視思其鏗鏘嘈嘈清
暢逶迤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虧窮高遠而
則深厚故乃盡美而在斯

說文曰樂五聲八音總也太常與學之官漢書曰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禮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又所以領父子君臣之節也箴竹也潘岳笙賦鄉鄰之珍有汶陽之孤篠酒清浮馨別見國語金縢之石擊之陸機七徵金石諧而齊樂記和故百物皆化東戶氏上古帝王也在渾沌氏後道不拾遺耕有餘糧宿之龍首其歌樂而無淫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蠱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易雷出地奮發先王以作樂崇德廣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應鍾鼓管磬羽翥干戚樂之器也翥翥赤色也禮殿之崇牙詩崇牙樹羽刻木為之飾以絳色施於其上以懸鐘磬則旁山貌狀其隆然也漢書黃帝作律以玉為管匏為之則旁山貌狀其隆然也漢書黃帝絃而疏越張羅見別註笳者胡人捲放樂吹之其聲甚悲即威栗又名悲栗又名長離李陵書胡笳互動故馬悲鳴角名長鳴十二聲為一叠鼓止角動軍中

德動天監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爰於君位昭夫士德表王氣於皇家以上懿彼日昇考茲禮斗因時而出與聖為偶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輝兮光萬有既分義和之職自昇黃人之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麗九華當帝業之嗣九以上時也靈宇廓清景氣澄澄洛咸池於天末拂若木於海裔非烟捧於圓象蔚矣錦章餘霞散於重輪煥然綺麗以上麗固知時人有秋天紀無失必觀象以察變不廢時而亂日合璧方而孰可抱珥比而奚匹泛草際而瑞露相鮮動川上而榮光亂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采之質以上浩浩天樞洋洋聖謨德之交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於黃道萬姓瞻仰於康衢以上足以光昭前古照耀下土殊祥著明廢物咸覩名聲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養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則以上斯乃天有命日躋聖太階平王道正同夫少昊諒感之以呈祥異彼夏王徒指之而比盛以上今則引耀神州揚

光日域設象以啓聖宣精以昭德彰燭遠於皇明乃備
采於方色故曰惟天爲大吾君是則叶德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五世孫也貞元中試日五色
賦破云德勤天監祥開日華揚於陵見之日須作狀
頭聖日無名於後揚示主文曰揚中有此侍郎何以
待之曰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若如此侍郎已遺賢矣
亟命取卷對之一字不差遂擢第一調藍田尉遷監
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候
性剛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後加中書侍郎
進彭原郡公歷尚書左僕射武宗立爲東都留守普
惟德勤天德陵有日華詩三光日月星也五色五行
之方色禮斗威儀曰政理太平則日五色援神莖曰
日神五色明照四方瑞典瑞瑞之書劉氏正曆云日
者純陽之精尚書考靈輿曰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夏
出於寅仲冬出於辰宋玉賦曰覽德輝而下之萬有
萬國也亮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黃人日遊黃氣

唐書

唐

李

荷珠賦

白居易

逆水所集輕荷正敷引修莖而出葉凝玉液以成珠淨
綠田田神龜之巢處斯在虛明皎皎靈鵲之銜來望殊
既羅列其青蓋又昭章於白榆亂點的皪分規青瑩仰
虛無以上出掩晶熒而外映灑之不著湛兮逾淨不寄
寓於傾欹每因依於平正可止則止必荷之中央在
而固得水之本性颺颺既息而常疑魚鳥頻衝而不定
爾乃一氣暗後初陽照前宿雨霽而猶在曉露衰而正
鮮烟烟有光映空水而煥若繁繁無數遍池塘而炯然
宛轉而魚目迴視冲融而蚌胎未堅因需濡而小大隨
散合以虧全輕彩蕩淵芳濃厭泥明璣而夜月爭光丹
粟而晨霞散入其息也與波俱停其動也與風皆急若
轉於掌乃是江妃之珠如凝於盤遂成泉室之泣冰壺
捧之而殊倫水鏡沉精而莫及則知氣有相假物有相
資唯雨露之留處當芙蓉之茂時雖賦象而無準必成
形而在茲喻於人則寄之生也擬於道則冲而用之自
弊玄珠之妙何求赤水之遺

白居易字樂天仕唐至太子少傅詩與元稹齊名進
水散水也古樂府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子成碑

龜膏伏蓮下。靈鵲能銜珠。魚目混珠。蚌胎產珠。詩。黿
泥行露。卿交甫行。漢。游。逢。神。女。贈。以。珠。鰕。人。居。泉。室。
泣。淚。成。珠。夏。禹。曰。生。寄。也。死。歸。也。言。荷。珠。空。虛。如。人。
之。生。寄。黃。帝。使。象。罔。探。玄。珠。得。之。於。赤。水。

唐書

唐書

唐書

明水賦

以少化無。李至。

韓愈

唐書

唐書

唐書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信。崇吉蠲。不貴其豐。乃
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川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
惟玄。月寔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上
玄於是命。煩。殷。氏。候。清。夜。或將祀。同丘於玄冬。或將祭
方澤於朱夏。持鑑。平。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以上
應於有生。於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
還合浦之珠。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污。無。明。德
惟馨。玄功不宰。於以表誠潔。於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
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以上。不引而自
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寔處。爵彝之器降於圓
魄。殊匪企望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鰕人之淚。將以贊於
陰德。配夫陽燧。以上。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
影騰精。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雖然而象的爾
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以上。豈不以德協
於坎。同類則感。以上。形藏在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
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

地之至公竊比太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以通

通韻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歷官至
吏部侍郎德宗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與貢舉以
此賦命題時進士中第者二十二入其間多知名士
而愈名在十三時號爲龍虎榜周處以鑑取水於月
以共祭祀謂之明水詩云爲饋吉諏日擇吉之義
獨齋戒滌濯之潔如氏周官名其明水火隸在秋官
冬至日祀天于圓丘夏至日祭地于方澤老子曰希
夷夷無色希無聲合浦人探珠易米珠徙去及孟
嘗化行一年珠復還漢小水江濁水易東徙殺牛不
如西隣之禱祭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國記月也金
黃見別注方諸鑑名淮南說林方諸見月則津而爲
水也鼓人見別注陽燄見日則然而爲火往華覿
指月也霜積浪生指水也易坎爲水又爲鳥在陰其
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言感應之理太羹
和

唐書卷三

唐

三

披沙揀金賦以求寶之通韻

柳宗元

沙之爲物分視汗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沈其質
兮五材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
將有徒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滯
而爲倚以上披而擇之斯焉見寶蓋浸淫而傾盼拍炫
熒而探討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淄既堅且好
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燿之珠委久
暗未彰固亦將若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子如遺叶其
隱則難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於

唐書卷三

唐

三

至道其遇也則散矣矣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
昧兮契彼玄同倘俯拾而不棄諒致美於無窮欲盡而
彰將爛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叶觀其振
振汗塗積以鑄銖碎清光而兢出耀真質而特殊維處
糞而纖光乍比劍拭土而異采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
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叶豈獨媚旭日以晶熒帶長川
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
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卽咏陸文可倅而昭明是
選以上叶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

良工何處善假圓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箴之學汰之愈
朗詎懸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
在哉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第進士博學
宏詞科官至柳州刺史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往往往見寶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山黃金鑿土十餘
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左傳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謂六府三事允治木火金土穀六者
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詩如璋如璆如珌如珣如珤
半圭曰瑱道德經和光同塵是謂玄同易發蒙禮三
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秦攻趙
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門下可與俱者十九人餘無可
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處世如錐處囊其末
立見遂曰使遂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去晉書吳牛
間常有紫氣張華問雷煥煥曰寶劍之氣在於豐城

卷三

唐

華補煥為豐城令掘獄得寶劍刻題曰龍泉曰太阿
一送華一自佩以西山北巖下土拭之光芒煥發華
見圓來按秦書若弗云來正義曰圓即云也集韻云
通作圓章賢傳遺于黃金滿箴不如教于一經孫綽
作天台賦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
曰恐此金石
非中宮商

歷朝賦楷卷四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兄 鳳翼來阿黎閣 姪 丹林赤書 朱格子凡 校訂

題橋賦 以重在西蜀居 李 遠

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兮將離所居意氣而登橋
有感沉吟而命筆爰書儻並遷騁將欲誇其姓名非乘
驕馬皆不還於里閭以上原夫別騎留連鄉心願望銅
梁杳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側睥睨
長虹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
蛇之壯望觀者紛紛嗟其不羣染翰而含情自負揮
毫而縱意成文渥澤尚遙滴瀝空瞻於垂露翻飛未及
離披且視其崩雲以上意以立誓無疑傳芳不朽人才
既許其獨出富貴應知其自有潛生盼殺之心暗契縱
橫之手有識於是名垂要路價重仙橋離離迴出一一
高標參差鳥跡之文旁臨綠檻踴躍騰搏之勢下視丹
霄以上既而玉壘經過金門寵異方陪侍從之列忽奉
西南之使乘輅電逝於遐方建節風生於舊地結構如

故高低可記。追尋往跡。先如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是當年之宇。以上興韻想夫危梁薜剝。遺蟲穿長含氣象。公滯風煙。幾遭凡目之見。嫵徒云。率爾終俟。環奏之後。至覺始昭。然以上韻所謂題記。數行寂寥。千載何擲。管而無感。如合符而中。在警後進而幕前。賢亦丁寧而有待。以上韻在

李遠字求古。太和五年進士。蜀人也。累官。歷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升仙橋在成都府北。魚鳧王張伯子。俱乘虎仙去。因以名橋。司馬長卿東遊。題其柱曰。不乘駟馬。不復過此。後為中郎。將節使蜀。大守郊迎。縣令負弩。大先驅。銅梁山在今州翠色如銅。錦江別見。成都志。張儀作錦江橋。如虹跨水。文字志。

唐書

唐

工

垂露書。如懸針。而不道勁。婀娜若濃露之垂。蔡邕表重若崩雲。史記卓王孫昆弟諸公。曰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又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所自有。說文秦更古文。八體四蟲書。唐舉謂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翻自逝。玉壘山在成都府灌縣。前水出焉。楊雄解朝。歷金門上。玉堂史記。相如奏上林賦。天子即以爲郎。建節馳傳。使論西南夷。

曙觀秋河賦

王損之

趣彼斜漢。麗於中天。遇良宵之已艾。與清景而相鮮。勢則昭回。既闕于而遠。映時方蕭瑟。亦汎濫而高懸。叶天爾遙分婁然。仰眺登奕奕之浮彩。隱蒼蒼而引耀。孤星迴之狀清淺之沉珠。殘月斜臨似滄浪之垂釣。叶輕輕雲之欲銷。叶夜景將分清光向曉。紫碧落以迴薄。滄清穴而縹緲。躋攀不及限一水以心遙。曠望空勞。迴九霄而思杳。叶曉發跡無際。凌虛不傾。積曙色之牢落。涵爽氣之凄清。疑曳練而勢遠。訝殘虹而體輕。遠想牽牛漸失。迨迨之狀。遙思弄杼。無聞札札之聲。叶景氣潛昭。氛埃遠屏。寧在地以爲狀。信滔天而掛影。可以翫清光狎餘景。分輝爽亮。向曉色而亭亭。遠勢縱橫。帶清光之耿耿。偉茲垂象。倬彼青霄。映星躔之的。的出雲路以昭昭。想交麟之初。悠然莫測。稽源流之始。邈矣方遙。叶則知匪自人工。實由天設。自虛無而想像。界寥廓而昭晰。意天邊之橫注。遠若波瀾。想空囊之潛流。遙疑鳴咽。宜其臨清泚。挹澄澈。倘天路之可昇。與清漪而比潔。叶

秋天河也又曰天河
 黃天影斜也又曰
 橫斜觀楚辭蕭瑟
 然也古詩河漢清
 也次雲漢流以界
 賦星之白練之曳
 樂府鳴咽龍頭水
 水之有文曰漸

汗血馬賦以絕足方馳流

王損之

異彼天馬生於遠方每流汗以津潤如成血以焚瘞所
 以名重驥驥價高驢驢骨騰肉飛既揮紅而沛艾赫趙
 龍翥亦流汗以徜徉以上當其武皇耀兵貳師服猛破
 大宛之殊俗獲斯馬於絕境由是辭遠塞以俱來望漢
 庭而遐騁初疑深染翰海之霜華終訝淋漓變榆關
 之霞影以上勢韻及乎獻關之始就駕之初飾金馭而勢如
 臨景排玉勒而態若凌虛伯樂乍觀訝雷聲而沃若王
 良載駟驚濤袖以班如以上觀其步驟如流驅馳若破
 態余力而聲躍控中衢而覓絕長鳴向日踰蹀而色若
 渥丹驤首臨風奮迅而光如振血以上疾徐中節羈束
 如濡流騰騰以飛赭灑縷縷以凝珠雄姿泛彼逸態瀟
 于映白駒之羣皆疑失素齊紫燕之匹不可奪朱以上
 卓彼奇姿實為殊觀初溢腹而雷轟終盡足而渙汗此
 朱翼而表異難逾駿良彼赤鬣以稱奇翻同欵段以上
 趙騰莫及迅疾難倚初赫如以浹洽乍煥若以飛浮儻
 遂越都甚追風而更疾如同過隙似奔電以潛流以上
 且其戢聯翩異踰踰材逾良驥名趙逸足倘不棄於血

是以韻上

歷朝賦楷

卷四

唐

六

以類善馳名此
乎前智爲韻

王損之

歷朝賦格

卷四

唐

七

集 404—101

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三輔夾鏡安陵項仲山每飲馬渭水輒投三錢而去
老子上善若水左傳乘小駟鄭入也莊子傾視車轍
中有潤澗日登升斗之水活我乎國語周景王二十
一年將鑄大錢以振救人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漢
書高后二年行八錢六年行五錢左傳秦穆公納重耳
更籍三錢後復更籍五錢公納重耳
於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于公曰所不與易氏同
心者有如白水我必其璧於河抱朴子識珍者必於淵
水之明珠實氣者必採於深淵以亦銅為其郭搜神記
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注以赤銅為其郭搜神記
日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生於子必依草葉如蠶子
取其子歸母印飛來以母血塗子以血塗錢母如蠶子
貨市旋則飛母印飛來以母血塗子以血塗錢母如蠶子
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張子野宋晷泰始中沈慶
之啓通私鑄而錢大壞一貫長三寸謂之鸞眼錢洞
冥記武帝升平月素有三青鸞飛來化為三小童合

唐 壓朝賦 卷四

握錢文大錢三枚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
影錢錢影馬影也郭元傳充為大鴻臚賞賜金錢
盛莫比京師號曰金穴史記漢武時入財者得補郎
郎廷矣矣漢武初置水衡都尉水衡天子私藏也廣
州有食泉相傳飲此水者廉士皆食吳隱之題云試
使齊夷侯終當不易心晉書王衍口不言錢婦欲試
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呼婢曰舉却阿堵物阮宣傳
以百錢掛杖頭過酒肆便獨酣暢家無餘物阮宣傳
平準書漢興與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披沙
見金別見京兆記藍田出美玉史記羊公亦伯洛
陽人父母亡終山遂家焉性篤孝山無水汲義
樂於取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人就飲以石子一十
數枚往視見石于中下北平徐氏女人多求不許公
試求焉徐氏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於所種石
中得五雙以購遂以女妻之故名其地為玉田莊子
朝受命而夕飲冰古樂府井底落銀瓶恩情中道絕
後漢賈長房遇仙與一杖歸投之葛陵中化為龍

小雪賦

林滋

傳茲雪之霏霏應玄冥而不失其期賦象於虹藏之日
成形於冰凍之時委地則微庶表三冬之候翻空雖小
那無六出之姿當其寒氣初升陰風始變既漸瀝於遙
野卻飄飄於廣何邊城一望龍山之淨色猶稀上苑丹
瞻鳳闕之清光未遍瑤若毫端輕飛可觀細細而千巖
送冷飄飄而萬戶迎寒霏微堪撫應之閒瑤臺月曉芳
草之上玉樹花梢迴拂陰軒高翻曉律榮枝分盈尺
之象帶月誤如珪之質微交月影天邊之孤雁應迷稍

唐 壓朝賦 卷四

助山明松際之浮煙已失細慘長空纖絲綺穠淨若蘆
花之覆水輕同柳絮之因風是則謝氏林亭盡在迴眸
之內梁王池館無非跬步之中於以明潔白之姿於以
表陰凝之漸雖見現而無滯詎因汚而成染初疑畫閣
粧奩之香粉微微又若瓊筵玉簫之凝蘊點點既而纖
悉續紛呈祥是因掩目而難分薄霧開簾而不辨輕塵
影入空帷預想映書之子光侵遠水潛思訪戴之人可
謂不遠而來自無而有始繁盈於階砌終散漫於林藪
安得不燎蕭爐命芳酒作小雪之賦繼大夫之後

十月虹藏不見始於九月霜降五出惟冬雪六出如瑞
月圓如珪也過詩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謝安開
君兄庭中雪命群姪各有所擬車騎日撒鹽空中
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深賞之謝惠連
雪賦托辭梁孝王遊譙命大夫司馬相如爲賦詩兩
雪灑灑見現日消現日也孫康好學嘗映雪讀書王
子猷於雪夜思戴安道乘舟至剡溪而返繼大夫之
後言繼司馬爲雪賦也

唐朝賦楷 卷四

唐朝

十

陽水賦

以海上沙前光

林滋

考庶物於朱垠得陽水於碧海託巨浸以潛結泛驚波
而長在堅乎自得裴裴之素色寧虧渙若無虞皎皎之
清光詎改以上始其孕太陰之精因積水而成勁颺颺
之遠吹澄泥漾之餘清別浦宵凝狐聽之聲乍絕迴汀
曉合蠱疑之質俄生以上繇是外肅重漠中分萬景滄
淵掩巨蚌之魄碧落奪寒蟾之影幽疑玉樹露皓氣之
皎皎淨若銀河亘秋光之耿耿以上既叶數九寧將屢
遷乍瑩洪濤之末時明綠岸之前不解東風諒難資於
履薄非藏北陸復何患於攻堅以上炎炎之畏景雖臨
冽冽之寒威益壯嵩輝想冰始之日洞微得夏頒之狀
解颺乍觸無慚於雲母屏中纖翳不生曷愧於琉璃地
上以上淨拂霜影輕籠月華稟質苟因於固沍分形詎
委於泥沙既異在陰彩射蛟人之室非同向晦光寒漁
父之家以上至若浪息遙川煙收遠嶠森晶鑠野以增
熾皓色澄空而引耀清令上善會無津渙之期素激中
流豈憚赫曦之照以上所謂出自靈長居然異常苟惟
貞而是守雖盛暑其何傷亦由抱素者絕陷已之患履

道者為終身之防幸消釋之無日庶永託於朝光以光
 說文水堅也五行志水者陰之盛而水之滯也木
 華海賦陽水不治冷銷也項似珠再貢厥貢惟球琳
 琅玕文紀註孤性多疑每渡水河且聽且渡孫綽賦
 西夏蟲之疑水淡背珠生蚌中陰精也搜神記婦娥
 界妻也託身於月是為蟾蜍玉樹銀河俱別見易陽
 數九又其為道也履遷禮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魚上
 水詩如履薄水左傳曰在北陸而載水禮孟冬之月
 水始冰周禮夏頒冰後漢鄭弘為太尉將舉第五倫
 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平上遂聽
 置雲母屏風分隔其位遂為故事內典云琉璃為地
 左傳罔圉風分隔其位遂為故事內典云琉璃為地
 家賣絹縠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謝主人
 海賦其根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易向聯入
 宴息老子上善若水詩近冰未泮赫曦夏日也

息夫人不言賦以此人不言其義安在焉

白敏中

有一人兮甚美事二夫兮深恥不咄咄以怨人常默默
 而傷已何窮窶兮若彼而寂寞兮如此舌雖在而口不
 言身未亡而心已死此叶殆其喪主失身去故從新初為
 息侯之婦今為楚國之嬪標二八之佳麗冠三千之等
 倫豈君恩之不至顧我恨之有因觸類無言似峽口為
 雲之女含情不語如山頭化石之人叶守而不改邈矣
 而心有所在叶行之實難確乎而性有所安指誓波於
 舊寵比浮雲於新歡得不佇惠思於心曲祕玉聲於舌

端安於是語笑已而得意莫其處喧譁而不亂挺節操
 以自持翠羽常低多值欽眉之日瓠犀難見少逢啓齒
 之時然則動宜三省情願九思似慎樞機暗合吉人之
 象類含鋒外潛符靜女之詩叶嗟夫秦家之女兮在德
 何有賈氏之妻兮其言亦荷誰令喋喋駐五馬而請使
 君之愚焉用嘒嘒獲一雉而忘大夫之醜彼則爾此則
 否外結舌而內結腸先鉗心而後鉗口叶既而再離生
 育幾變寒暄想燕燕之不見厭若昔之空繁勢異絲蘿
 徒新昏而非偶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叶及夫雲夢

初春章華夜侍永忘一顧之念難奪三緘之志起居有節惟聞珮玉之聲應對無詞不吐如蘭之氣君至於此崇其意重其義命女史以書之為楚宮之故事

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王起與文衡欲舉為第一嫌其與賀拔甚為友密令所知給令絕之而拔甚造門左右給以他往敏中躍出見賀曰吾可以一第負素交耶遂不得首舉宣宗初拜相左傳楚文王滅息以息婦歸生堵敖及成王未嘗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詩為婉淑女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君恩指楚下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行云暮為行雨神其能此北山上有望夫石傳云昔有貞婦送其夫從役至此山立望其夫化為石已而莫其背無之跡也每色賦眉如翠羽張尾詩齒如瓠犀注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此大整齊也易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又古人之辭

唐

卷四

唐

古

寡詩靜女其姝耶女子姓秦名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拒之其詞曰使君從南來馬立踟躕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西歸如向曰買大夫親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車射惟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遇故夫周南采芣之詩言室家相和婦人無事賦其事以相樂也絲蘿蔓草采而為繅喻婚姻之相託也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結了暗指息婦已生二子也雲夢楚水名章華楚臺名家語孔子觀周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漢武帝宮人麗如吹氣如蘭周禮女史掌王后之禮

庭燎賦

王起

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朱燎以具舉列彤庭而有輝助彼王明可燭於夜色叶茲睿哲引曜於宵衣

信乎令典有作舊章不違以上當其冠劍鏤鐫環珮昭晰我戎爭赴肅肅就列聽玉漏而未央仰紫宸而初發珠旒將出方爛熳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以上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昭耀雜佳氣之細縹騰輝於鸞駕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羣以上昭昭彰彰紫氣紅光聲明曄曄百物熒煌觀炎

唐

卷四

唐

古

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瞻之謂焚裘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於周王以上金缸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發彌盛華衣燦爛以相鮮猛虞攬擊而交映以上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以上則知統四海朝百辟屬夙興勤夕惕佐盛儀而有待惜流光而無斂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望而畏之契天威之咫尺彼燿火秦舉神光漢觀何足示來儀之容呈入觀之績以上則知我皇立人之程為國之經旂泚泚而威遠鸞鐙鐙而可聆

萬宇又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以上

王起字舉之元和中釋褐校書郎至武宗廟進尚書

左僕射唐大綱也周禮註曰地廟也一云在地曰祭

執之曰廟皆所以昭衆爲明又云植於門外爲大綱

獨於門內爲庭祭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天子百司

恒以物百枚縹束燎之今用松葉灌脂詩庭燎之光

禮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春秋合諸國天子大布

北庭星也禮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西布王階形庭

注帝居也宵衣未明求衣也庭中設火以照求朝

之臣夜入者故曰令典晉起注曰成和八年有司

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詔命當

由舊章冠劍環佩皆早朝百官之儀備張衛謂水轉

渾天儀制口以玉此吐漏水入兩甕石爲夜爲晝

漢官分職紫宸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應劭漢官儀

周冕與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真白珠各

十二故曰珠旒兵器五刃總名兵人所執曰仗唐制

殿下兵衛曰仗又唐儀衛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

爲五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間外號爲內仗別

禮太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又保氏養國子

以道乃教之六藝二曰六樂雲門大成大韶大夏大

護大武也鸞駕之行文班也熊羆之族武班也晉書

晉武帝時有獻雉頭裘者上曰異服奇裝典制所禁

焚之史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

流爲鳥說文衣龍衣也唐鍾相也刻猛獸攫擊之狀

以爲足詩鳳興夜寐易夕惕若左傳齊桓公曰天威

不遠顔咫尺周禮司燹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

焚萊則有刑罰焉泰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封畿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洞冥記曰漢武帝

以升鼎騰白鳳青鵠爲扇以淳樞油之和照於

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詩其旂淠淠又

八鸞鑄庭燎之詩所以美宣王也

姮娥奔月賦一升天中氣 蔣防

昔姮娥服仙藥於俄頃指陰靈以馳騁嗟人世之如流

覺天衢之何永於是疎身翳翳月凝冷振振鏘佩雜

珠露之珊珊雲帔花冠渡銀河之耿耿以上伊立志之

有恒果躡景而可憑出乎寥廓愛此清澄企予望之想

蟾蜍之下視進吾往也軼埃壚而上升以上且夫碧虛

望而自致清質瞻而不墜天迴而音塵已沒風落而芳

華微至往而不還誰謂與子偕行仰之彌高執云不我

遐棄以上窮究輕舉圓明映空遺九族於脫屣冀孤輪

之處躬獨往孤高若集蓬池之上潛來烟霧如分執扇

之中迷晶皎亂瞳融神明合榮德通想泛金波詎假琴

高之鯉將搖桂魄寧因禦寇之風以上冥眸容規規

皓質乘飛廉兮竦踴迫望舒兮寥廓初疑粧以臨鏡形

影猶分終類冰之在壺輝華相失故得享年代之悠久

與乾坤而齊立以上明明配日高高在天對陽鳥之升

降伴孤兔之昭宣滿時而玉貌和光難分皓皓虧處而

蛾眉共麗不辨娟娟以上燭若通輝迢然絕俗想明眸

而下鑒金玉鈎而傍燭閨中結恨感予於三五之時笛

裏傳情聽我於關山之曲以上俗韻豈伊異人學道全真湘

波之妃洛浦之神曾不足繼其芳塵以上俗韻

姮娥奔月見別註姮娥奔月見別註姮娥奔月見別註

河也埃壙塵也移天子傳河也埃壙塵也移天子傳河也埃壙塵也移天子傳

待金波廣與記琴高善鼓琴待金波廣與記琴高善鼓琴待金波廣與記琴高善鼓琴

入月中有桂故云桂御也入月中有桂故云桂御也入月中有桂故云桂御也

也飛廉使奔屬六帖日中有三足鳥也飛廉使奔屬六帖日中有三足鳥也飛廉使奔屬六帖日中有三足鳥

有精積而成獸象死在月中搗藥有精積而成獸象死在月中搗藥有精積而成獸象死在月中搗藥

昌三五十五夜也樂府有闕山月入橫吹第七曲昌三五十五夜也樂府有闕山月入橫吹第七曲昌三五十五夜也樂府有闕山月入橫吹第七曲

物志堯二女娥皇女英為舜妃後死為湘水神物志堯二女娥皇女英為舜妃後死為湘水神物志堯二女娥皇女英為舜妃後死為湘水神

洛水為神

唐

唐

唐

雪影透青帷賦以光彩輝映 蔣防

顯爾旋紫袖如夕發因潔朗以勞微遂虛明而內影懸

是以洞篇翰鑒毫芒委太山之姿喜乘時而瑞聖就三

冬之業期利用以觀光叶况復紫袖增輝輕紗闌影釋

居中之茫昧致藏用之所在霏微兮太素初分晃朗兮

窮陰既收映草玄之客類姑射之神仙隱談天之人疑

環渾之真宰叶凜凜寒色融融暮幃縹緲纖耀簡牒連

輝墮曉而微月將入幕歷而輕風乍霏叶故得百氏旁

窺萬流仰鏡稽古昔資典詠動銘管而有助含章對楊

唐

書而無非浴淨益以攷其幽默不獨事其緇映契莊周

之理虛白自生微大禹之文光陰是競叶俾夫夕可以

忘寐臚可以罷寢煥乎而不藏於密昭然而盡取諸離

清炎分寒氣方壯髮髯分晴雲欲披澄筆海之波瀾皆

為練色耀書林之杞梓盡作瓊枝叶是能燭前轍影往

哲時觀謝賦想堯廟之繁盛載觀曹詩歎蟬蛸之掘閱

稠詳夫理同委照處異在陰比然膏之功益簡助繁日

之務愈深必將修詞以進德實勤考古以觀今叶所謂

用晦而彰韜光有曜祛絳紗之闕速發素王之肅戶期

潔白以無虧庶研精平千古

發如指帷也六出多雪也故劉義恭亦曰遇五見六
出以爲瑞東方朔傳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易觀圖之
光居中藏川者惟處也楊子雲草太主莊子堯見堯
姑射之仙肌膚若冰雪齊郊衍晉談天郭璞江賦正
渾之未凝言潭池之氣也縹緲細快審函也作日簡
版曰縹緲月出光也縹緲縹緲西京雜記揚
子雲懷銘提契謂以銘刻於縹緲以名符簡昔微陽
士之書銘管銘書皆取白義莊子虛室生白大禹借
寸陰老子不寢則知天道易聖人以此洗心越於
密邇取重明之義縹緲美玉皆有此光彩流越謝
惠連雪賦初便娟於屏廡未榮盈於帷席詩麻
衣如雪馬融傳施絳紗帳授生徒素王孔子也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九城廟外觀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入之

政教朝萬國之侯王以上而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

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霤啓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

二牖左个右个爲季孟之交分上下同法天地之奇

偶時也六年之初孟春之首有截而至無歷而走將欲

交正於成王之命所以立辟於周公之手洞八閭以臨

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

物於前後以上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

位與群臣而不以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

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鷺立諸男

應門之西而鶴望以上戎羹金木之戶外蠻翟水火而

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朱

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節豹韜抑揚而相偕以上肅肅

沉沉鬱崇壑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

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宸而南面知萬國歸心

以上於是鎬金石揚律呂動填篳振柷敔儼若思而山

立悄不言而雁序一拜一起嶽拊而齊傾舞之蹈之雷

望君與而

同哉
坎坎

壓刺賊槍

卷九

—

儀仗也國

以周德力興遠
燹入貢爲頌

•

摩訶般若

卷四

五、

遠次舉奏

珍士之潔兮殊衆可珍。猶尚於藝俗殊衆可標於歲貢。

儼援引而不遺。願舉白之一送。以上
春狄。運斗極。壤星散。爲雄雉。鶴羽不能遠。飛高不翅。
大善。閼故曰介鳥不處下澤。故曰原禽。魯魯也。詩
魯。魯。淮夷。史。周成王時。交趾有越。委氏三譯而來。獻
白雉。抱朴子。白雉有種。南越尤多。按地城。圖今之九
德。卽古之越。案也。蓋白雉之所出。成王所以爲瑞者。
實其所自來之遠。明德化所被之廣。非謂此爲奇也。
靈寶。靈星。使之贊言。白雉也。在思賦。閉以離龍。離王
龍也。馳星。使星。馳也。韓詩外傳。顏回。吳門。見一
天。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
呼馬爲一匹。詩。曹風。麻衣如雪。禮。雉門。天子應門。秦
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武帝改爲大鴻臚。王莽
改典客。東漢復曰大鴻臚。禮。雉門。天子應門。秦
守介不食者。又雉曰疏。周禮。上執雉。鄭玄注。取其
守介不失。儀禮。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禽

歷朝賦卷四

書

書

太阿如秋水賦。以如彼秋水。容色爲韻。賈餗

蕭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窮其原則三尺成狀。
銳其底如百尺無蹤。可以照魘。魅。鑿形容。涵空而表裏。
泓澄。詎私毫髮。騰氣而風雲。慘淡如隱蛟龍。容韻。原其
極良冶之功。出洪爐之采。薛燭增。駭風胡。聘視千里。萬
里之斜。漢耿耿。方。年。八月。九月。之洞庭。沉沉。似深淺。
難測。精光不死。磨越。砥。疑。穿石之泉。淬。芍。溪。如。貫。河。之
水。氣。晶。熒。而。不。息。質。瑩。徹。而。難。比。流。影。耀。金。精。之。上。涯。
浹。皆。空。涼。颼。鳴。玉。匣。之。中。波。濤。不。起。水。韻。上。韜。映。無。盡。矣。

歷朝賦卷四

書

書

虛不居。澄曉映。黯清渠。俯視則孤光溢。目橫鏡而一帶。
澄虛旁。臨挾刃之徒。疑開別派。近映腰金之士。似躍游
魚。比練之流。奚匹容舟之所寧。如以上其文也。流而無
極。其清也。掬之不得。短長如任器之狀。蕩漾有盈科之
則。似無雲之溪。瀉徑挺其形。如落木之江湖。深沉其色。
以上龍泉非偶。巨闕難儔。蓮影如植。龜文若遊。星綴明
珠。孰辨懷珠之浦。環分圓月。終疑映月之流。泊乎霜露
冷。天地秋。繇是彰。勅。敵。决。究。譬。故得名。溢古今。聲流遠
邇。解晉鄭於紛若。掃機槍於噤。發予一智。乃於胸中。其

精如此彼

賈誼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累官至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稱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
也越絕書楚王使風胡子之吳見于將之越見區冶
子干將使鑿茨山洩其鋒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
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晉鄭國而求之不得與師
國楚於是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
卒迷或流血千里晉鄭之卒頭舉白又太阿劍色如
秋水照照整容言其明也吳越春秋秦客薛燭相
劍越王允常以劍示之薛燭曰沈沈如芙蓉生於
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木之滋潤其色
煥煥如冰將輝見日之光斜漢別見洞庭湖在湖廣
岳州府王褒聖主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模
木澤其鋒越砥飲其鏐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此
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劍之始也或曰葛天盧山
下木也金精月也鎮項有二神劍在玉匣中時作鳴
嘯豫音記雷煥至豐城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

卷四

唐

主

開之得二劍唐車服志文武職金給隨身魚天授二
年改佩魚爲龜三品以上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
銅中宗初復給以魚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孟康曰
龍泉宮西平界其水用淬劍特堅利龍泉名取於此
吳越春秋曰越王聘區冶作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
湛盧三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連影劍之光也
郭元振詩瑤琨匣裏吐蓮花魏都賦劍則含章飛景
龜文龍藻漢書音義長星亦曰機搖妖星也莊子諸
侯之劍以智
勇士爲鋒

天上種白榆賦

代不凋爲韻

薛逢

象帝之先種白榆於自然布歷歷之眞實遍高天之
天攀折何因杳在寰區之外陰陽不測永無凋落之年
以上徒觀夫夾帝座以分行直天街而互對婆娑乎
道之側蔭映乎端門之內匪據險以稱關詎臨戎而設
寨星槎去日曾莫問其短長鶴駕來時又不言乎年代
以上易古今烟濃霧深當空耀本向日舒陰攢柯於
貝闕之前圓光藹藹倒影於瑤池之上紫彩沉凝以上
輪囷既出於中台假塞亦臨乎上將分土明得地之勢

卷四

唐

主

編珠表連理之狀或全或缺陋蟾桂於月中莫往莫來
鄙蟠桃於海上以上美素英之規規狀列錢之離離
弱雲疎玲瓏露垂崇朝而顯氣常積永夜而玄風自吹
以上發端既異於乾行成象固殊於縣有曲直之號徒
爾斤斧之虞則不聲始則叢丘墟依培塿與槎枿混枯
朽歎頽齡之日既不殊桑充燧火之時焉能異柳不凋
夫如是又安得越漢排霄含芳振條擁靈根而萬古長
爛披素葉而千霜不凋以上所謂向晦而明終天而覲
衰榮不繫乎寒暑運動罔差乎經歷榆之壽分誠六椿

之莫敵

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有薦達知制誥者通判
 珠富國忌之乃出為巴州刺史稍遷秘書監古樂府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白榆寄星也史記帝座一
 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漢書天街在畢部間街南
 中國街北新也黃道別見天官星占太微者天座也
 南端門間十星分爲左右掖掖關在永平府撫寧縣
 隋伐高麗山臨榆關即此史記秦樹榆爲塞以却匈奴
 奴在陝西延安府綏德州拾遺記堯時有巨浮屠
 西海樣上有光若星月係浮四海十二年周天名貴
 月桂又名桂星樣有仙樓息其上又桂陽縣號仙土
 後化鶴上郡城樓以爪觀樓依三城郭是人民非三
 百甲子一來歸十洲記王晨大遼君治藥官貝闕集
 仙集西王母居嶺山左帶瑤池石環翠水史記中宮
 文昌星下有一星名三台上台中台台下台又文
 昌六星一曰上將周禮保章氏以土辨九州之地

應制賦

卷四

五

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尚書中候五星若編珠西
 陽雜俎月中仙桂高五百丈謫仙吳剛常斫之樹創
 隨合十洲記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盤曲三千里下
 有鬱壘神荼以食因鬼名曰蟠桃漢武內傳王母降
 漢宮侍女以玉盤盛蟠桃七顆母自啖二以五進帝
 帝留核母問用此何帝曰欲和之母笑曰此桃三千
 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春秋元命苞三月榆莢落漢
 書漢鑄榆莢錢詩臨有榆淇範木曰曲直淮南子時
 則西日垂景在樹端曰
 桑榆樺栢大椿別見

日賦

王棒圭

杲杲太陽昇白扶桑既移晷而高下亦候時而短長其
 浸也天地爲之黯色其出也遠近爲之生光及夫春景
 初動寒威始歇煦百川以水開暖千林而花發行乎赤
 道應其朱明煎綠潭而水沸爛青雲而火生於斯之時
 誠可畏也既而暑退涼進烟歸霧返懸淨影以悠揚度
 斜暉而晚曉送秋景之已末屬冬陰之方盛融晴雪而
 曠明暴晨霜而溫映於斯之時誠可愛也故能明以成
 象高以臨空有形必鑒無幽不通在七政雖擅其長照
 萬物不競其功抱三足之靈鳥挂五彩之輕虹魯陽揮
 戈而三舍漢皇握鏡而再中曜凝霜而輕白帶飛霞而
 淡紅誰復知其動靜安能察其始終徒美其委質上浮
 流光下濟不擇好惡不遺巨細葵藿向之傾心旂常畫
 以增麗匪杖策之能及豈長繩之可繫至若螢火聚燃
 魚燭並熾明月高映繁星遠列爭散彩以炫晃競騰輝
 以照晰見白日之一臨總光沉而影滅則知赫然作色
 無物不懼溫然爲容有情皆斂終而復始既明且煥自
 非造化之至精焉能作羣生之壯觀

詩吳吳山日爲翠陽之宗故曰太陽山海經曰人
荒之中湯谷上右扶桑日出處舊曰溫日溫日煦夏
日行赤道朱明見別註左傳曰趙衰冬之口趙盾夏
之日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也月令曰涼風至晚曉
日落貌楚辭曰白日晚曉其將入兮臘明溫映皆日
之光也明以成象易曰懸象著明又曰日月麗乎天
尚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曰日月五星也日
居首故擅其長尚書考驗靈曜曰日有九光光耀四
極萬物得其炎精而生長不自居其功也靈憲曰積
精成象象成爲禽火鳥三足表陽之數春秋元命苞
曰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淮南子曰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反三舍
風俗通曰文帝爲代王及徵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
文帝十七年新垣平言侯日再中居頃日却復中於
是改元其心向日曹子建求通視之表云夫莫舊之
傾葉太陽雖不迴光終向之者誠也梁李鏡遠詩長
繩不

風不鳴條賦以天下和平則如此爲調

陳章

風之起兮不觸而行條之應兮有動無聲
穆然靜理於承平輕搖而曉露初滴暗矣而春鳩轉鳴
入楊園而若舞拂花徑而如迎平上寂兮冥兮自南自
北其去莫止其來可測方紫仙樹萬年之影稍垂垂愛報
聖時五日之期不忒長養資於皇化沉潛契乎玄德似
有心於松柏之內上下依依類無言於桃李之間往來
默然則韻嫩葉隨轉柔莢共舒殿絲光於空際惹紫影
於春餘聽莫得聞訝繁柯之茂爾視之不見驚蠶夢之
拊如如嶺倏自邇而通遐俄起彼而集此順八方之候
若有若無調四序之宜時止則止此謂由是輕纓偃草
細不揚波異秋吟之樵木同春扇於微和均習習之容
寧比夫空谷而至絕蕭蕭之響誰謂其高臺則多和韻
散漫千林翔翔九野修通匪亂於疾徐薄暢必齊其高
下含其元也亦類於人焉靜以化之乃符於王者下韻上
片煙靡驚於厚地羣籟皆息於晴天對翩翩之鵲鳥任
雪雪之鳴蟬感之深殊桂鳴於秦樹害乎物鄙禾偃於
周田我國家化將時茂德與風傳竹見傾梧之後棲儀

鳳於君前以上

陸鐵陶周公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西京雜記上林苑有萬年長生樹論衡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桃李不言別見芽之始生曰黃呂氏春秋東北風曰融風東方曰飈風東南方曰景風南方曰薰風西方曰巨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方曰厲風北方曰凜風易緯冬至廣莫風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清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閭闔風立冬不周風史周公相成王越襄氏重譯來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詩習習谷風莊子空穴來風拾遺記崑崙山有社塵風莊子注風吹萬物有聲曰籟詩鳴蜩嘒嘒周公居東三年大風拔木禾盡偃

歷朝歌卷四

唐

聖

漢官人誦洞簫賦以清韻爲韻黃滔

王子淵今誰與倫洞簫賦今清且新麗藻上聞於天子妍詞遍誦於官人名價有茲寫札於御牋彤管風流無比吟哦於貝齒朱脣以上新斯賦也述江南之翠竹生彼雲谷甘露朝麗瑞烟晴撲殷斤連取於貞勁雙律乃知其蘊蓄既而植物惟一集工惟獨九重帝子能聆於玉韻金聲兩掖佳人爭致於瑤篇繡軸受授相從形開終宮始喧喧而歷覽旋一一以精通十二變悽不唱驚歌於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風萊於春風以上官莫不習

歷朝歌卷四

聖

殿嘶魂巫山破夢應教墨客以心死獨得紅粧之口濕時時桂席驚飄舞雪於羅衣往往蘭臺誤下歌塵於綺棟以上韻于時閒趙瑟寢秦箏駐雲雨咽咸英非春而御苑花新富夏而幽蘭景清如鸞人人以詞鋒而願吻雕龍字字於禁署而飛聲以上清泉噴香喉雲靡綠豔豈貫珠之歌同調同如簧之言別韻遂使霞腮觸處不吟純扇之詩樂府無人更重蔡侯之引以上韻斯則琴賦與笛賦奚過才子獲才人詠歌懣物之能有是屬詞之道如何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

商詎啟秦娥以上賦方今天鑒求文詞人畢用有才可

應於如后工賦足流於嬪從洞簫之作今何代無誰寄

當時之吟誦以上誦

漢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嘗作洞簫賦元帝為太子時愛褒斯賦命後宮貴人誦之殿中皆落禮記歌樂如貫珠玆使仔作就扇詩古樂府有笙篴引稍康作琴賦一千餘字四句言琴瑟雖工不及子淵此賦為元帝所重也

唐詩
卷四
唐詩

漢官

五色露賦以上應為韻

白行簡

惟上天之陰陽至誠感通靈波聲吉能分五色之異以

候一時之出祥風翔乎茂草瑞景降乎朝日玄黃雜錯

綴玉樹以相鮮丹紺交輝映金盤而乍失既能偶聖以

呈祝寧有普天之不幸以上字韻飛液花塢流光蕙圃青

瑩玉綴燦爛珠吐露藥訝仙童捧來潤石疑女嬃欲補

花禽拂著宛如陳寶之雞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士上

土當其金烏戢耀玉兔騰光夜寂空知警鶴衆輕猶

未為霜豈辨彰施而披棘尤分雜錯以沾裳滿林嶺而

唐詩
卷四
唐詩

實駿過蓐昔而錦章自然鬱為天祚慶我皇唐何必徵

畢勒之言以為國泰驗吉雲之說乃辨時康以上嘉其

風中煜燿空際浮燦綴瑤草以紛敷法庭柯而照灼彼

漢漢刺其感嘆此湛湛歡其宴樂徒用與其詠歌會何

觀其交錯以上樂韻未若含瑜表德耀采逢時乍綺分於彼

或星合於茲為陰陽之淳粹作花木之葳蕤喜氣慶闊

徒虛語耳雲光出水曷足方之以上韻是知天降休祥聖

為明證淡汪濊之淳澤得文質之善稱天何言哉國有

感而善應以上應韻

月令章句。露降液也。五經通義。和氣精液。潤萬物。其說吉雲之風。露著草木。成五色。露晞。惟天陰。下民初學。記李德林為甘肅。賀表云。魏明仙掌。見無靈。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恩從。祥風翔。哉。淮。露。斯。匪。陽。不。喻。白。虎。通。露。之。異。者。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金。絲。即。承。露。盤。見。別。註。子。夜。歌。花。鳥。蝶。雙。飛。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有。芝。田。遺。國。青。瑤。光。明。彩。舞。飛。揚。記。節。第。八。月。日。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問。之。云。赤。松。先。生。取。以。明。日。忽。不。見。女。媼。氏。鍊。五。色。石。補。天。漢。書。泰。文。公。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光。若。流。星。集。於。祠。城。若。雄。雌。其。聲。殷。殷。野。難。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焉。貢。徐。州。厥。貢。雉。土。五。色。風。土。記。鶴。性。警。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清。有。聲。則。鳴。月。令。章。句。釋。為。露。結。為。霜。書。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拾。遺。記。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異。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侯。月。露。為。藥。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詩。野。有。蔓。草。又。零。露。漙。漙。漢。又。湛。湛。露。斯。喜。氣。慶。關。雲。光。出。水。俱。別。見。

歷朝賦精

卷四

唐

三

氣賦

張文

若夫氣之為物也。寥廓無象。中虛自然。激混沌而為地。蔚蒼蒼而稱天。其下降也。日月星辰著矣。其上騰也。山河樹木生焉。虹橋隱於雲際。層閣浮於海邊。聖人遇之。而為主。道士餐之。而得仙。紛蓋松而吐露。擁鑑柏而生煙。若乃變化於體。包含萬類。結慶呈祥。敷榮表瑞。翳春榮而綺靡。籠秋絜而枯頽。噴朝霞而共丹。騰晚靄而孤翠。觸途無限。遇物相因。扶心體而為命。運手足而為身。九關用而頻覲。六腑通而谷神。朦朧虎岫。曉龍津。重輝寶於太子。五色彰於異人。出春陵而表颺。度函關而浮真。既霏微以蒼蔚。復蕭索而輪囷。象圓光於淺暉。指碎影於微塵。爾其素籥無窮。塤篪異態。乍舒乍卷。如顯如晦。罕養懸匏。虛驚聚籟。或散漫而成羅綺。或胎彰而為黼黻。昏曉樹而沉沉。窅遙峯而藹藹。至若噓精吸液。含風吐雲。拂鮑肆而均臭。疑靡曄而共芬。和柱臺之壘粉。雜舞閣之輕裙。汎蘅皋而鬱郁。襲桃徑之氤氳。有色可見。無聲可聞。助鸞杯之桂醴。添鳳俎之蘭蕪。芳艸難名。雕肝不測。隨致動靜。與時消息。聚散無定。盈虧獨全。

其織也。入於有象。其大也。出於無邊。憑太虛而作宅。終造化而爲年。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惟恍惟惚。玄之又玄。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虹蜺蜺橫亘如橋。簡文詩曰。飛蜺橫月。令雉入大水爲蜃。天文志。海中自蜃氣爲樓臺。食之得仙。指蜃氣也。魏收詩。古松圖。蜃新。柏寫。蜃峰。虎丘山。吳王闔閭葬此。以三千魚腸。殉金氣。化爲白虎。踞其上。故名龍津。卽延平津也。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氣在焉。咸寧中。吳王孫。延平津。出寶劍。二劍。一與華。一自佩。煥卒。其子持劍。延平津。出寶劍。煥星重。海重。潤史記。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色雲。此天子氣也。劉裕嘗遊竹林寺。對臥講堂。上有五色雲氣。漢光武生於春陵。有望氣者。

唐

唐

唐

凡氣生哉。鬱鬱蔥蔥。度兩關。見別註。郭微。氣之輕也。蒼蒼氣之盛也。天官書。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往氣也。滿岳賦。河濱之寶。有曲沃之懸。飽焉家語。如入鮑魚之肆。麋獸如小麋。臍有食。飽也。薛皇見別註。勝靈盛作也。相如賦。盼靈布。鳥又左思賦。景福盼之。典作言。福如蟲羣。起也。惟狀元氣也。見漢五行志。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又玄之又玄。玄衆妙之門。又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光。

光賦

甘子布

原夫陽之化陰之融。功斯玄理。斯妙故。沉凝者。顯象。清貞者。流耀。惟茲光之煥。燭闕重昏。以臨照。夫其明滅。歷定虛無。罕測道。川神氣。功作夜方。寄方同。以分影。逐玄黃。以變色。鑑無隱而不彰。狀雖空而可識。類至人之虛已。同日月於玄德。若夫丹鳥。啓旭。形輝。麗空。藻晨霞。而飛綺。照晚。鸞而生紅。發菱花於玄鏡。轉蕙葉於清風。故其神物成燭。呈形披景。逗幽隙而露纖埃。漏疎林而分細影。從盈空而不積。雖駿奔其如靜。言日之光。至如銀河。披璣金。風送清孤。同上。魄飛鏡。流明沉露。文而委淨。浮水浪。以搖輕。雖視之若溢。而攬之不盡。以上言亦有。鳧燈焰。吐蘭紅。彩發煙。奪銀燭。輝凌練。月破錦幃。之宵晦。假瓊壁之餘。晰以上言。况復玉關。秋燧。紫塞。涼烽。開暗空。於千里。徹夜宮之九重。代羽書。而謁警。登飛檄。而齊蹤。以上言。終且夫遇蒙則戢。因通則揚。乘物無朕。適變無方。大則彌於紫籥。小則細於毫芒。寧雨露之不潤。匪寒暑之能傷。歷衆妙而校德。固莫善於斯光。想貴和於時。叟咸稱。係於紫莊。悟燭無之見。獲誠暗投之不滅。

唐

唐

唐

鏡茲道之用拾乃君子之用藏

鏡喻光明照耀也至人處已取易謙尊而光之義丹
鳥日也旭朝暉也彤赤色也燭光也菱花魏武帝鏡
也楚辭光風轉蕙陰氣也詩終風且晷金縢秋風
也飛鏡喻月也唐有金龜鏡紅亦燈也楚詞蘭膏明
燭故曰蘭紅燈說文禪帳也玉關在沙州班超上書
曰但願生入玉門關古今註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紫
故名烽燧見別註羽書徵兵之書軍中有急插以雞
羽言如飛之疾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吹
不竭而不知其所出此之謂葆光葆藏也鄒陽
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
投人於道莫不投劍相盼

歷朝賦補

卷四

唐

單

土牛賦

陳師道

非宋

惟土作稼維牛配坤將底法於旧賦故作形於國門其
聽也非喘其視也非奔協東風之表慶仰南畝之司存
戒期於彼發令於此知出者之在衡見觀者之如市三
之口可以于耕四之日可以舉趾積小大之畢修標遠
近而稱美為德不殊建功能大思負輓之無盼登蹕山
之有害會是獨立農夫成集非芻蕘之是仰登輶策之
云及辟而且角異魯國之山川花以為蹄同漢朝之井
邑若乃擇元辰司上春塗泥萃丹腹陳牛從繩今則正

歷朝賦補

卷四

唐

單

人從物兮惟新既牽之而不復亦繫之而克馴其儀可
采其跡難改奚中正而不倚若將行而有待假使粵俗
多方武侯專思或封泥作兩或刻木成器五穀以之惟
豐三軍以之不賈徒見機而有作匪應節而有利豈如
我以牛為名以土為質示節畝之早晚驗播植之舒疾
在天成象望北陸而分區在地成形近東郊而候律百
王傳而靡替九扈司而弗失等農祥於程度祈帝籍之
克寶

洪範土爰稼穡易坤為牛漢書丙吉問牛喘史記田
單用火牛奔燕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詩假藉南

試又三之口于耕四之日舉趾言三陽之月往修田
器四陽之月舉足而耕也古詩奉牛不負觀左傳牽
牛以蹇人之田書時乃務麥洞冥記元封三年西域
大秦國獻花蹄牛同井已言入漢之非里也書惟其
塗丹覆廣州記鬱林郡有石牛歲早土人殺牛以血
和泥泥其背則雨止其背則晴諸葛亮傳出山兵所
伐魏造木牛流馬運糧易不計食北陸北宮牛女等
宿分屬之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又律中
太簇左傳少皞正也九氣為九農正冠民無淫者
也冠止也東京賦農祥晨正房星月令耕帝籍

歷朝賦格 卷四 唐

聖

仙掌賦 以指掌極瞻峩然秋碧為韻

喻 鍊

行。盡。煙。蘿。仙。峯。隱。嶙。今。高。掌。巍。巍。無。得。而。踰。扼。金。方。之。
險。固。不。言。而。信。指。秦。地。之。山。河。我。觀。其。最。屈。削。成。峯。
岑。遠。踰。幹。開。元。氣。剖。破。凝。碧。五。千。餘。仞。今。似。假。扶。持。百。
二。之。都。今。如。能。指。割。每。勢。瞻。望。徂。秦。適。洛。之。人。誰。可。攀。
援。駕。鶴。驂。鸞。之。客。碧。韻。勢。比。捫。天。形。標。一。拳。旁。臨。而。萬。
萬。無。際。直。上。而。曉。曉。克。全。稍。謂。動。搖。帶。晨。光。而。耀。若。如。
同。拊。擊。聞。石。鼓。以。轟。然。以上。然。韻。可。以。引。羣。生。麾。八。極。孤。標。
承。露。之。狀。想。蓄。拔。山。之。力。霽。雨。飛。盡。見。毛。女。同。掌。上。之。

歷朝賦格 卷四 唐

聖

人。嵐。岫。叢。分。封。連。峯。為。握。中。之。色。極。韻。勢。孤。聳。於。巖。巖。
形。不。類。於。纖。纖。坼。煙。霧。以。斯。出。控。關。防。而。可。瞻。夕。清。而。
丹。桂。輪。低。疑。將。褰。佩。畫。短。而。六。龍。駕。逸。似。欲。攀。髯。以上。
擊。攫。難。窮。規。模。酷。似。菰。苔。剝。綠。以。盈。握。葛。藟。斷。青。而。繞。
指。因。罅。裂。以。成。文。偶。嵌。空。而。脈。起。齊。大。道。之。悠。久。挈。坤。
維。之。綱。紀。以上。有。客。西。遊。時。當。稟。秋。始。憑。軼。以。遐。睎。惟。
攀。雲。而。寫。憂。吾。聞。太。華。中。立。黃。河。西。流。有。巨。靈。兮。受。天。
之。命。擘。奇。峯。兮。裂。帛。斯。柔。故。得。一。帶。束。引。致。洪。濤。而。直。
注。千。尋。西。峙。標。異。跡。以。長。留。以上。况。乃。豫。鎮。稱。雄。秦。城。

是仰沉潛之右臂斯見示化之前蹤可賞豈非大壯皇
都制遐荒而示諸堂以上

太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為西岳也上有仙掌
崖華山為西上之鎮西陽金故曰金方太華山壁直
上如削成西京賦巨靈頽頽高掌遠蹠岳岳作力之
貌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丈周迴二千里漢書秦得
百二言秦地險固以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華山
在豫雍之交故西而徂秦東而適洛也華山記山頂
有石鼓常聞其鳴承露別見史記以下之歌曰方拔
山兮氣蓋世列仙傳毛女名玉姜隱華山體生毛遇
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北有連華峯視諸峯為最高
漢書黃帝采首山銅為鼎鼎成有龍胡縣下迎帝騎
龍上升小臣悉攀龍鬚而號西京賦注華山對河東
首陽山黃河流二山之間昔木一山巨靈以手擘開
其上以足蹋解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華山掌

唐書

卷四

唐

唐

形首陽山跡具存周官豫州
鎮山曰華山始皇踐華為城

瑞樹賦

李德裕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
於上國貞葉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寔變黃動江潭之
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鵲
雖由是棲息雖同沾於雨露竊自得於彫飾終獲譽於
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幹造化之玄力思
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陰靈之
不測逮乎霜飛文閣風落秦川金莖妙見於朝日玉樹
清葱於露天我方壺之翠鳥引靈沼之清漣上蔚檉松

唐書

卷四

唐

唐

下秀蕙荃艷朱草與屈軼辟紫芝與賓連靈卉畢植而
嘉橘在焉翠葉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煜耀闔風
之珠樹粲然香若團於野露色凝炫於江煙既而大官
獻新奇果列筵非厭包之自遠何非陋之莫傳樹隱方
塘比丹萍之初寔盤耿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鄰孤臣
謬陳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猶霑可口之味弁食不割竊
愧嬰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改於霜雪
永酬恩於天地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幼而神俊憲宗
賞之坐於膝上以舊補校書郎武宗立召為平章尋

即位奉間太極殿與日罷為平章後歷至崖州司
 戶參軍而終此賦序略謂上賜幸臣等朱橘各三枚
 蓋因所植也橘踰淮為枳由地氣不遷今近太陽
 有朱橘之珍樹于錦火之超躡星散為橘青柚橘賦
 日之休光張華詩橘生湘水側漢書江陵千樹橘吳
 都賦翡翠列果以重行莊子為難非橘樹不止古詩
 橘柚垂嘉實乃在深山側閩君好我甘橘自蜀離館
 文同文王之圃秦川在陝西金華玉樹別見方壺在
 渤海東仙島也南都賦其本則樹松枝櫻桃香草生
 溪邊似石蒲而無春荃草之香而柔者即蘇屬尚書
 故實文命成得後又在官則朱草生郊瑞冠子聖王
 之德下及萬靈則朱草生史楚時有草生於庭侯人
 入朝此草即屈而指之名曰屈軼焦氏易林文山紫
 芝長生和氣王以為寶白虎通賁連木名王者繼嗣
 平明則生徐植橘詩照耀金衣丹天漢圖氣兒別註
 山海經崑崙北虛上有珠樹漢宮儀太官供食書厥
 唐

包橘柚錫貢張華橘詩非西人莫傳家語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東觀漢記
 明帝宴羣臣大官進櫻桃盛以赤瑛盤羣臣月下視
 之皆笑云空盤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王進橘晏子
 并食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吾聞之人士前瓜挑不
 剖橘柚不剖史光武以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
 乘馬榮乃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
 唐

盆池賦

以積水盈器如

浩虛舟

達士無羈居則創奇陷彼陶器疏為曲池小有可觀本
 自挈瓶之注滿而不溢寧逾鑿池之規池韻原夫深淺
 隨心方圓任器分玉甃之餘潤寫蓮塘之遠思空庭夕
 曙通宵之瑞露盈盤幽潭無風一片之春冰在地器韻
 觀夫影照高壁光涵遠虛潛窺而舊井無別號影而汗
 緯不如雲鳥低臨悞鏡鸞之縹緲庭槐俯映遮月桂之
 扶疎如韻是則涯浹非遙漪瀾酷似沾濡綫及於寸土
 盈縮不過乎瓢水蘭燈委照以珠動紈扇搖風而浪起
 唐

沉蛛絲為羨魚之網深抵百尋浮芥葉為解纜之舟遠
 同千里水韻想子泥滓無染泉源本清盛之而細流不
 泄鼓之而圓折長生蛙穿而別派潛通想漏卮之難滿
 雨落而古痕全沒知小器之易盈盈以上及夫岸灑灑以
 初平水汪汪而羅漲藉雲分白璧之色映竹寫圓荷之
 狀光翻曉日誰謂覆而不臨底露青天孰假戴之而望
 以上至若煙靄沉沉莓苔四侵方行潦而不濁比均堂
 而則深遂使好勇之徒暗起憑河之想無厭之士潛懷
 測海之心以上故得汲引無勞泓澄斯積環纖草以彌

澈泛流萍而更碧沙洲連一畝之地山翠接如拳之石

悠哉智者之為心聊視之而自適以上

陶器謂盆也率瓶小器左傳雖有率瓶之智書滿而不溢玉盤井也舊井見別註禮汗尊而杯飲鏡鸞見別註漢書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淮南子江河不能實漏卮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史記戴盆何以望天客難以蠡測海

摩訶賦 卷四

唐

畢

明光殿粉壁賦以上奉早朝儀

樊鎬

粉潔白兮壁宏壯白者取潤色於明光壯者取雄居於君上成巧人之手澤起漢皇之心匠凝雪彩耀氷狀展施居際謂分照於如日之君冠劍朝時欲和光於為鹽之相上叶茲殿攸起不無所因寧在於白亦以象真守靜舍虛上以隣貞明於千年之主保純不汚下以範恬淡於萬國之臣煥北極而開瓊室激南風而生玉塵月桂低檐失瞻暉於午夜御柳垂砌惹紫色於三春春叶則知粉壁之道齊乎玄造達上下而明明通晝夜之杲杲日昇之後慰天勤而暇遲夙興之時副聖恩而瞻早信可大而可久實永堅而永好早叶懿夫榮雖待盡飾不至驕挺業岌以莫變洞閣華而自昭可使楚客具瞻羞持練而稱獻荆人仰止恥懷寶而來朝朝叶豈止光動玉戶氣射金屋秋露懷慙冬霜自伏蛾眉夜侍意瑤臺之已升玉顏曉臨若瑞雲之相逐而已哉快叶觀夫匠匠鑄鼎音迴環廣袤濃潤交翕浮華相透處處莫蔽通四目之數求含明必光受百官之草奏雖奢儉不失精研克構終未可小桂椒為獫狝滋芽叶英為泥叶居安撫極抱

素常寧色不喪其久已生於虛白白能受采真一及於
丹青^叶意漢皇立則未足為模我聖作範寔謂殊途象
為壁今則搜材於豫章之器代其粉也則聚賢於堅白
之徒以張皇二儀為光明之殿以照耀四海為粉壁之
隅故錯薪從楚安輪以蒲是得趨於金馬希便維於白
駒^叶

西漢有明光殿尚書奏事之所坊人塗墁之工展施
見別註家語陶唐就之如日曹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風起誰言非玉璽崇崇山有瓊華之室何遜詩時逐微
帝記長公主指女問武帝口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
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楚客獻練以楚地練佳也臣匠

唐
周繞觀峻島光潔貌書明四目古之宮中以桂椒塗
壁取香燥也史記茅茨不剪莊子虛室生白禮白受
詩彭越錯薪言其楚漢武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
申公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
門因名金馬門詩皎皎白駒繫之維之

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顯止前驅得}王啓

漢祖還鄉今鑾駕光臨沛中父老今留連潸然憶故舊
於干戈之後敘綱繆於旌旆之前白髮多傷鳳輦顧停
於此日翠華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叶昔以羣盜并興
我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神武日聞於舊里今則秦
楚勢傾鼓鼙聲止聖代而陽和煦物元首明哉暮年而
蒲柳傷秋老夫耄矣^叶然而黃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
風馳天仗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問里一則以義重君
臣隆準龍顏昔是故鄉之子捧觴獻壽今為率土之民

申^叶乃曰陛下創業定傾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効星霜
屢逼窺泗水則淒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色眷戀難
盡沉瀾易得昔日望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賞酒之家
堪驚默識^叶帝乃駐天步遂人心戈矛山立獵虎烟深
草澤初興雲動而蛟龍奮翼鄉園重別烟空而鸞鶴歸
林^叶深時也親友咸臻少年并至縱兆民如子恩更洽於
故人雖四海為家情願深於舊意^叶往事如觀流光若
驅望幸誠異攀轅則殊交遊既阻於秦時堪悲今昔聚
庶正忻於堯日自恨桑榆^叶已而雙淚盡垂一言斯歇

請沛為湯沐之邑實臣懷死生之願是使萬歲千秋香

冥無恨願

鑾鈴也。以金為之。持衡銜鈴於轡上。動則有聲。故曰鑾鈴。風箏。天子所乘車。翠華。天子之旗。蓋。騎鼓也。顧。後之曰。蓋。天之姿。望。秋先零。言年商之易。乘。車蓋也。天子之車。以黃繒為蓋。項羽。國漢王。紀信。乘。子車。黃屋左纓。以誑楚漢書。高帝為人。隆準而龍顏。準。鼻也。龍。額也。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泗水。自沛縣。達徐州。始皇使人入水求周鼎。於此。苦陽。屬徐州。高。祖常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又。常從王媼武負。賣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青如虎如龍。堯日見別註。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日桑榆言遲暮也。高祖與沛父老。宴樂酒酣起舞。以沛為湯沐邑。

裴將軍劍舞賦

喬 輝

將軍以幽燕勁卒。權武窮髮。倬游。桑。禽。山。竭。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開。闢。獻。功。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悍。騰。鼓。以。鑾。鼙。十。伎。度。武。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潛。水。隄。沙。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桑。夏。蒸。蕪。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耀。赫。戎。旅。節。八。音。行。八。風。奮。兩。階。之。千。羽。公。於。是。乎。貝。冑。朱。紱。而。作。色。虎。裘。錦。褱。而。攘。臂。抗。袂。威。飄。銳。氣。陸。離。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奏。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鸞。揚。翼。

爾龍襲鋒。隨指顧。鏑。應。回。翔。取。諸。身。而。聳。擢。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光。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哦。虎。咆。搖。鹿。角。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歎。風。落。而。雨。來。累。愜。心。而。應。手。爾。其。陵。厲。清。淨。絢。練。覓。絕。青。天。今。可。倚。白。雲。今。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飾。至。乃。天。輪。宛。轉。貫。雲。迴。環。光。冲。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雪。濤。如。飛。雲。山。萬。夫。為。之。雨。汗。八。份。為。之。慙。顛。以。千。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翻。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兮。荷。旆。電。走。兮。彤。

庭辟辟陰明變見雲王雄獵將鬼神無所遁逃豈豈異

不足費慨嗟夫蘭子之 夜未雄仲由之自衛其

舞未工豈若將軍為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師

將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亦以宣忠

臣之力丁曰先洗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我秦今

率土來賓焉用輕裙之妓女長和之才人天子穆然詔

伶官黜鄭送者使觀乎百容教舞者仰觀乎兵勢

傲楚結風發揚節金節將軍之劍舞古木之制

將軍劍舞天下壯觀弱髮不之地場何

國宮門也 大日 廣鐘樓之

以 堅厚可自 鼓李斯傳樹雲

鼓 如笑人謂水出 龍西禮天子省

作樂 而八風 羽於兩

見美也 其 也 所以 禮也 禮也 禮也

丁解也 於 之 舞 詩 父 楊 漢 雲 起 龍 驤

鏡亦 也 明 也 鹿 也 劍 行 射 牛 斗 見 別 註 大 言

賦長 劍 倚 大 外 木 華 賦 狀 如 天 輪 轉 展 而 激 轉 貫 索

雙劍 非 貫 索 是 也 荷 影 背 赤 色 蘭 陵 老 人 有

劍而 古 之 弟 子 固 以 劍 自 衛 乎

歷朝賦格卷五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輯

見 奴翼來阿泰閱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日曬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

此一機十步一閣廊腰綰迴

關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

橋以波未雪何龍復道行空

西東歌臺煥燁春光融融舞

丙一宮之階而氣倍不神嬪

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終為秦

絲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

概臨也雷霆乍驚宮中過也

也一册一容盡態極如縵立

者三十九年燕趙之收藏韓

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

一旦不能存輪來其附鼎

儒旦滄升

儒曾孝升

杜牧

校訂

鑑玉石金塊珠璣棄擲遷延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
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勢奈何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嶽之
材架梁之椳多於千楹上之紅如釘頭多於在庑之
栗柱瓦繚參差多於千脚身之帛練直欄櫺檻多於
之於郭管絃囂囂多於市人之言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戊卒呼函谷舉楚人一
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

愛六國之人則通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秦
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
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阿房宮秦始皇所建極其侈後項羽入關焚之火
三月不絕六王韓趙魏燕齊楚也凡盡也唐牙高聳
若鳥之啄也屋心如鈎屋角如翼也長橋度渭有如龍
峰房天井如蜂房水涵水為萬也長橋度渭有如龍
形長道間道也在空中行如虹之彩繞繞車聲始皇
在位三十六年宮人有終身不得一見者以鼎為鑑
以玉為石以金為土塊珠璣瓦礫見秦人視珍物為
賤物也此文末段純用議論不合賦體但前幅鋪張
聲韻故不可廢

溫洛賦以天上何言 鄭宗哲

惟上天降厥瑞瑞著於川惟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
盛德之應矣化清洛之溫然當短至之時景為察列及
順變之際應在淪漣以上散彼皇明受茲靈貺矣獨喜
於和氣乃潛感於深浪遂使清冰不戒於洲渚之曲白
露罷凝於葦葭之上狎而甄信溫溫以異流迥而觀亦
滔滔以難量以上爾其發自山名會於河濱其外也皎
今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夏蟲不凝失輕冰於曲渚秋
鴻欲去戀微暖於通津豈止玄覽不昧呈祥有因以上

則彼淺深窮茲浩渺方將表瑞氣於澄潔豈獨激巨浪
於昏曉揭厲之輩謂祈寒初失於波中游泳之倫疑蒸
風遠至於天表以上若夫德至則應天且不言就其深
則酌之不竭變其性乃即之也溫狀真宰為鑑於其底
意鄒子吹律於其源以上彼火井之焚煌湯泉之滂鬱
徒及時於四氣寧善利於萬物以上德之感其感良多
水之瑞其瑞維何方將吹簫之共禦忽猶鼓聚之相和
霽日初懸似陽燧之藏深瀕紅霞不散若除火之在空
波以上何韻方今地不藏寶天世瑞聖茲水也有時而溫由

一人之德盛以上

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山易乾鑿度帝盛德
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為五色黃龍朱
道牛馬及有奉和受圖溫洛詩短至冬至涼列之
也賈駿也洛建風動水成文也詩兼葭蒼蒼白露
霜後漢李尤洛銘曰洛出熊耳東流會集溫則無冰
故夏蟲不凝鴻乃陽鳥故懸膝不去莊子今一以天
地為大爐劉向別錄燕有谷寒不生穀鄒衍吹律而
溫氣至蓬生黍故名黍谷與苑臨邛有火井恒溫時
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併於魏而火滅秦記
云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疾消病藥
武故事驪山湯初始皇初不火至漢武又加飾焉
莊子子游曰地瀆則泉涸是已人瀆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鎖子禁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以銷銅鐵
取怒者其誰耶淮南鼓囊吹捶以銷銅鐵又陽燧見
日則然而為火海賦陰火潛然
禮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新賦卷五 唐初

貂蟬冠賦以製冠取清

侯洵

冠表朝容飾崇工製示勁悍而貂文既緝彰清高而蟬
翼斯綴所以發宰臣之盛改武弁之弊配紫綬而增華
入黃樞而轉麗製以上突爾將戴翹然可觀綵輕毛而絲
絡關微殺而花潑引維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為貴分動
搖之影誠誠夫居危如安麗則無挂新而莫彈彩列如
星衛公何榮於會弁用常謁帝齊相賦唯於濯冠冠上
所以類鼠咸收如蟾必取示威無假於鵲戴呈巧豈矜
於鵲聚影麗華簪光聯垂組乍臨天陛澤鮮而日照如

唐初

濡時受王言質薄而風搖自舞都舊規於却敵笑遠適
於章甫貂之貴誰憂換酒於晉臣蟬之清是用加金於
漢主取以上故能堅逾鐵柱妙奪玉纓非不足之時狗尾
何續從有綬而用蜎甲如生柔而輔曲潔以從輕灼灼
而自為首飾爛爛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者食潔居高
貂者內溫外悍盡佛斯在齊光不散發令姿於綴者王
何以尊藉舊葉而珥焉金張益煥以上將進賢而並美
與交讓以相資承柱後之名是表裏無違者冠侍中之
首欲使人皆見之以上道光漢册事含秦賜冠乎斯用

之以明義以上

董巴與服志蟬取高飲清和取內勁悍外溫潤漢
官儀冠蟬冠侍中中常侍服侍中侍左常侍侍右又
侍中冠武弁大冠加以文飾者又綬者有所承象也
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百官表丞相金印紫綬黃
宣徽服三葉不徒官達前傳王莽居攝于掌璽而黃
門侍郎三葉不徒官達前傳王莽居攝于掌璽而黃
之萌日三網絕矣掛冠東都門奉家浮客於東王
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詩克
耳務榮會升如星此衛人笑武公服飾之語也禮晏
平仲齡衣濯冠以朝服屬漢也宋謂之蟬也禮晏
謂之蟬蟬衣濯冠以朝服屬漢也宋謂之蟬也禮晏
子城好聚蟬冠伯也羽林左右冠皆冠冠冠冠冠
也三禮圖却敵冠前廣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衛
士服之章甫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
儒服賦孔子對曰丘少昂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

卷五 唐

章甫之冠淮南子魯人善制冠徒於越而大固以有
用遂於不用之鄉也晉阮孚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
劾帝以之與服志侍中加黃金貂附蟬為文貂尾為
飾蟬冠以鐵為柱法冠也六典御史大夫則鐵冠朱
不以彈之蟬冠也左傳楚子玉自為環弁王纓晉
趙王倫篡位至於奴牛所役亦加以爵位每朝貂蟬
冠生時人謂之貂蟬冠不足為尾也李百藥詩清心
後陸士龍蟬冠服以玄冠增成首飾李百藥詩清心
一飲露宋書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
為侍中又張安世子謙自宜元以來並為侍中與
志進賢冠古稱布冠備自宜元以來並為侍中與
三梁卿大夫尚書中二十石以下至博士兩梁東觀
漢記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與人對述見之甚喜
與偕入宗廟令冠交讓立衛交之位杜後漢書冠
也亦曰惠文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昭歸首
前指冠尾奈越趙
以其冠賜近臣

聽歌賦 應翼王教作

謝 假

君王以政陳務閑披翫餘日闢華軒以遐想臨風庭而
自逸於是屏青編收縹帙忘榮翰輯雅雅瑟情廓志遠慮
靜神謐於時目下梧宮陰清有吸鮮雲始發光風初弱
餘霞未歛殘虹猶見玉璫既陳蘭肴乃薦登龍閣而騁
目臨曲池而游吟於是微趙公命齊倡助瓊珎出蘭房
橫寶釵而耀首靚鉛華而飾粧低翠蛾而飲色睇橫波
而流光聲欲申而含態氣未理而騰芳乍連延以燭燮
時頰控而抑揚始析宮以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韻

卷五

於離扇散輦座於畫梁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艷逸
顧盼容與其繁會也類春禽振響而流變其徵引也若
秋蟬輕吟而曳緒似將絕而更連疑欲止而復舉短不
可續長不可去延促合度舒縱有所聽之者慮蕩而愛
忘聞之者意悅而情紆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歎曰夫樂
者所以通神明節情欲和天地調風俗觀往代之遺風
覽前賢之軌躅莫不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以
為深誠君子以之自易于是放鄭衛引鄒枚臨廣苑涉
崇臺肆東平之樂包天下之才盛矣美矣優哉游哉

橫波目也。幽蘭激楚。古歌曲。鄒枚。鄒陽枚乘俱梁孝王賓客。漢明帝問東平王曰。王在國以何爲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甚重之。

觀舞賦 應魏王教作

謝 偃

惟欽明之昌運。應靈圖而嗣籙。紐三代之離衡。正千齡之差朔。可以治定制。禮可以成功。變樂實磐石之攸寄。固維城之斯屬。欣微生之多幸。濫高選於名藩。列通籍之渥惠。永置醴之殊恩。晨曳裾於東閣。夕侍宴于西園。於時霜氣歛。霽夜景澄。廓雲撤。竹臺煙銷。連閣流月。華以照耀。間星文而灼燦。巖桂偃而未凋。宮梧紛而就落。於是羅薦周設。黼帳高舒。露凝珠網。風清玉除。燭浮輝於綈幕。燈籠光於綺疏。爾乃咀哇聲揚。激金石奏。絲桐理。奇調間發。新聲互起。促宴洽而忘疲。歡情暢而未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曳綃裙。今拖瑤璫。簪羽釵。兮珥明珠。擢纖魯以孤立。若卷旌之未揚。紆修袂而將舉。似驚鴻之欲翔。退不失倫。進不踰曲。留而不滯。急而不促。絃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姬進。鄭媛俱前。對席齊舉。分庭共旋。乍差池以驚接。又颯沓而鬼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妍。似兩艷之同發。類雙花之偶鮮。進止合度。俯仰若一。節綏則顧遲。唱速則迴疾。殊姿異制。不可殫悉。若夫金翠的皪。細綺參差。方

鳳背言錦之文也。晉書石崇錦步障五十里。崇官衛尉典略。孔子反衛見靈公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漢官典職。尚書郎入直中官。供錦被。漢書上拜朱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唐制職者 卷五

唐朝

七

海人獻文錦賦

以珍物時來以應君德為韻

李君房

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水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以上於以獻之愛彰至德非同。悅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啓。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遙寫蜃樓之色。因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以上當其形縷方織。鳴梭靜聞。絢霞光於陰火。綴綃藻於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弄杼斯成。既呈妍於泉客。垂衣可仰。欣有奉於明君。以上君德啓瑞

緘而駭視。方霧縠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燦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固將寶其所異。孰能識其所以。投熾焰而靡燎。為灰濯清流而不濡於水。以上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圓來。臨虛庭而障倚。俯洞戶以屏開。蝶翻翻而誤起。鳥耶珠以驚迴。以上來韻物無情而自感。化有乎而斯應。以文為貴。寧同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以上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何麗京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永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以上既而煥彼文章。作而黼黻。方可重於遠人。寧

有識於玩物以上

海人。倭人也。亦名閩客。泉客。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耕。寄寓人家。賣鮫。臨去。乃泣珠。於盤。留遺主人。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納。淵客儼而垂珠。璅璅。屈成。樓臺。將雨。即見。望之。毋碧。隱然。如在。煙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輒吸之。而下。謂之。屈機。今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即此。亦謂之。海市。除火。卿雲。見別。註。筆談。紅霞。下。潤。飲。兩。頭。皆。垂。洞。中。詩。來。獻。其。琛。國。來。即云。來。別。見。卷。伯。詩。變。今。變。今。成。是。貝。銅。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拾。遺。記。員。騎。山。水。盤。長。七。尺。黑。色。有。鱗。屑。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纖。為。文。銀。入。水。不。濡。入。火。不。爛。列。仙。傳。閩。客。植。五。色。香。草。有。五。色。蟻。集。其。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藏。焉。至。盤。時。有。一。女。夜。至。助。客。養。蠶。得。繭。百。二。十。次。大。如。髮。

唐書

唐書

唐書

登吳嶽賦以崇鬱險固永

周 鐵

吾嘗文職將北。驛遊極西。觀吳嶽之孤峭。計羣山之莫。齊由是。邈崖谷。遠攀躋。入雲霄。出虛泥。既臻頂上。用視。天倪。雁塞。殊小。峨者。甚低。以上。蓋以氣壯神扶。雄標。國。祚。揖白帝。今不見。抱皇城。而自固。嵐光擁翠。拓開霄漢。之心。岫色。橫空。鎖斷。戎卒之路。以上。嚀。噪。旁。疎。岩。堯。上。干。碧。草。春。含。清。風。夏。寒。遙。瞻。魏。闕。迥。立。煙。嶺。疑。超。洞。府。謂。在。天。壇。中。隱。深。溪。日。月。之。光。不。到。外。連。層。阜。龍。蛇。之。勢。斯。蟠。以上。當其區宇正寧。氛埃初見。覽造化之宏制。嚴乾坤之設險。開水縈紆而線走。隴山。刻。堯。而。螺。掩。西。鏡。劍。閣。霜。地。表。之。千。鐔。東。瞰。蓬。萊。為。波。間。之。數。點。以上。冠。徵。衆。嶽。式。並。隆。崇。彼。皆。受。封。於。百。代。此。獨。不。視。於。三。公。森。笋。立。以。削。成。寧。慙。太。華。黯。雲。凝。而。化。出。豈。讓。維。嵩。以上。況乎萬仞凌虛。千里倒影。虎踞華裔。鯨吞鹵境。登。巖。持。壁。廻。巖。列。屏。扞。絕。域。以。增。臨。固。中。原。之。甚。永。以上。直使以禮賓九有。仁服八荒。辟賢以為輔弼。宅道以作。封疆。亦須假我嚴衛。兜我巨防。靜藩垣於都邑。遠隔閭。於氏羌。以上。吾唐重其功。崇其鎮。爰升成德之號。用補。

極天之峻。小儒是以竟日與感。抽毫賦韻。登詠畢兮。歛
琴指長安而後進。以上

吳嶽在陝西鳳翔府隴州。爲西鎮。上有五峰。莊子。和
之以天倪。注。天理自然之分。荆州記。馬塞。北接梁州。
岷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至此。矯翼幾度。故
名雁塞。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兩山相對如蛾眉。自峨
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周千餘里。白帝山。在四
川夔州。王莽時。公孫述據此。稱帝。以殿前井中。嘗有
白龍出。因自稱白帝山。亦以名。皇城。卽唐長安城也。
嶓嶸。岷山。並山高貌。山小而銳曰嶓。汧水出隴州。漢
開縣。隴山亦屬隴州。嶓嶸。聲且長貌。劍閣。在劍州。北
三十里。兩岸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故謂劍閣。鐘
劍鼻也。蓬萊山。在海外。禮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
三公。山海經。太華之山。如削成。詩。崧高維嶽。扞衛
九有。別見。隔閭。扞格不得入。
也。詩。自彼氏老。又峻極於天。

唐詩集 卷五

唐

十

聽秋蟲賦

李子卿

時不與兮歲不留。一葉落兮天地秋。况白露之夜遙。聽
陰蟲之啾啾。且鳴因夜急。思以秋苦。始趨趨而緣階。轉
嚶嚶而入戶。輕颼颼而韻合。殘溜冷而響聚。隴水咽而
應然。峽猿啼而何取。由是知悲秋者。自此生興。感物者
因茲爲主。則有三年逐臣。千里遠客。鄉路何處。君門且
隔。吟淒淒之風。秋臥江皋之煙。夕道旅愁。聽鳴蛩四壁。
欲解寒衣。蕭然淚滴。婉好恩薄。義猶辭。葦永巷秋深。層
城夜淺。涼月斜照。明河近轉。塵清瓊釣。珠簾不卷。秋聲
四入。曼睪雙泣。長樂歌鐘。悲來莫辨。香衢甲第。趙李經
過。霞擁繡軸。風調玉珂。高堂引滿。醉舞婆娑。永夕之樂
孰知。其他清露醒後。遠砌聲多。瞻視凝聽。傷如之何。去
歲良人遠。征絕域。錦書欲寄。翻翻鴈翼。不語朝紡。含顰
夜織。其那空閨。悲鳴亂。逼欲夢。翻驚方愁。更憶腸絕。聲
聲門前。月色貧士失職。寂寂下幃。蘭葉風敗。苔痕雨滋。
覽鏡而玄髮。背白拂塵而素衣。已緇柴門。日曛。擘拂茅
茨。展轉孤枕。偏驚故時。念懸鵲之正。做恨躍馬之將遲。
何必葉落。自長年悲。且蟲之聲也。無端人之聽也。多緒。

唐詩集 卷五

唐

十

詩要要草虫超超阜蚤超超躍貌嘍嘍鳴聲秦川龍
水鳴咽道人聞之思鄉古詩龍頭流水鳴聲鳴咽遙
望秦川肝腸斷絕三峽多啼猿古詩猿鳴三聲人斷
腸屈原被放行吟澤畔姁姁辭鞿別見曼珠目晴也
趙李趙飛燕李夫人之族屬阮詩行遊咸陽中趙李
相經過錦昔卽蕪若蘭寄纖錦趙文事陸棧詩京洛
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懸鵲衣破也曾子懸鵲百結莊
子之二重又何知

卷五

君朝

本

七夕賦

失名

若夫銅儀改候。金氣迎晨。驚飛灰於素管。送流水於清
晏。聽涼風之唳響。視秋露之凝津。月蒼蒼而上桂。風蕭
蕭而吹筠。步廣庭而延佇。仰層漢而馳神。惟暮序之靈
匹。仰良宵而展會。息龍杼於仙機。駕羽檣於淺瀨。耀九
微之華彩。澄八極之氛氲。儼翠鳳以翔鑣。舉丹蜺而振
旒。籠霧縠於雕輦。疊雲花於綺葢。舟容裔於水濱。駕逶
迤於煙外。若乃仙娥侍轂。玉女承駢。羸簫後唱。洛鼓前
揮。囊九霄之雲幄。曳五色之霞衣。珮搖星而玉振。扇掩

康朝賦情

期

来

月而執飛陵紫宮而沉景曠各黃道而騰暉始徘徊而
好密契旋阻而情違悵此夕之行盡恨前秋之未歸悵
宵光之不駐絃晨露之將晞於是蚪水移箭魚鬪驚鑰
槎客河低針樓月落分一筵於俄頃解雙袂於今昨河
漢忽其無梁秋期杳其無度銜別緒而惆悵對離居之
寂寞思纏綿於曉雞情縈繫於歸鵲浩長歌於耿介弔
孤影其焉託歌曰悲莫悲兮離別長怨莫怨兮私自傷
歛橫波而向秋野垂玉筍兮沾羅裳歌響既畢恍然如
失獨盈盈兮一水間空望望兮三秋日

銅儀古有渾天儀之法至漢耿壽昌始鑄銅為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金氣秋令也天文志候氣之法竹為管葭葦為矢為室三重布緹加律氣至灰飛靈匹指牛女也漢有藻龍繡走龍錦故曰龍桴淮南子為龍填河成橋渡織女故曰羽橋漢指天河也漢武每七夕掃除宮掖燃九微燈淮南子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鑄馬街外藏也蘇旂也嚴秦姓秦女弄玉吹簫成鳳故曰鳳簫浴神賦馮夷擊鼓天文志北極五星皆在紫宮躔躔也漢書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周禮華壺氏懸壺以水沃之水漏人下器中設箭為刻箭浮為準壺作軒形故日軒水魚鑰取魚不暝目能守夜也槎客見別註荆楚記婦人七夕以彩結樓穿七孔針橫波日也王節淚也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觀農賦

失名

歲起於東丁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農強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簪樹蒲葉抽籤繞出鳳城疲道路之攸徂迴瞻鵲野知耕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緝溝塍成刻鏤耒耜交橫煙雲輻輳人沮溺而為伴水鄭白以分溜一稔六穗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意室家相歡揮鉞去莠築堰澆陂野餉曉持於斜徑奇本鋪幕荷於肩輿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腰鎌而乍承黍策杖而時看且人生存勤動則不圓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覆濟時敷播植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鳩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裏農為二俾彼甫田習夫不利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贊雍熙無辭艱難服先嘯之歆誠皆當儲時救黎民之阻饑九年殷憂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迹忝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詣學恐貽賁於樊遲

春屬木居東故春耕謂之東作孟昶勸農詔望杏樹耕鴈滿勸農書日中星鳥注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方朱鳥七宿朱鳥即鶉火野分野也秦田間畦埒史記韓聞秦之好農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

鄭國說秦令鑿渭水自中山西接瓠口為渠溉田漢書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渭水經渭中袤三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北里地名其永六種見管子註漢楊惲詩田彼南山蘇轍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為其田義仲宅岨夷洪範入政一日食甫田大田也儲高也時衛也堯大水九年詩千斯倉萬斯箱

卷五

唐

李

金在鎔賦以金在良治求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燭耀騰精乍躍洪爐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金觀其大冶既陳滿籛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睢睢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以上况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得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顯為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請就于將良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以上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易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論治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求謂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未顯易若動而愈出既踴躍以求仲川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以上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行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以上士有鍛鍊誠明範聞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鎔亦庶幾於國器

器韻

范仲淹字希文。徽州吳縣人。嘗以天下為己任。在仁
宗朝。出入將相。多所裨助。謚文正。說文。銘。鐘。器。模。範。
又。銘。也。董。仲。舒。傳。天。上。之。化。下。之。從。上。猶。金。之。在。
銘。惟。治。者。所。為。書。金。曰。從。革。莊。子。大。冶。鑄。金。金。剛。躍。
曰。我。且。必。為。鐘。錡。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漢。書。韋。賢。
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白。帖。淮。南。有。雙。南。
金。方。丈。山。舊。有。池。池。中。泥。百。鍊。成。金。其。色。青。能。照。見。
鬼。魅。書。六。府。三。事。兄。治。六。府。金。木。火。土。穀。也。左。傳。
夏。方。有。德。貢。金。九。州。鑄。鼎。象。物。注。九。州。之。牧。辨。錫。軒。
較。鏡。也。干。將。別。見。禮。良。治。之。子。必。學。為。農。國。語。范。蠡。
乘。輕。舟。浮。五。湖。勾。踐。命。工。以。良。金。為。其。狀。而。禮。之。春。
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東。漢。管。寧。與。華。歆。共。鑄。
萊。地。見。金。鑄。揮。劍。不。顧。世。說。陸。士。衡。文。如。沙。揀。金。往。
往。見。寶。折。語。藏。金。於。嶺。巖。之。山。以。寒。語。邪。之。路。洪。
範。五。行。四。日。金。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傳。
子。荆。南。麗。水。之。中。生。金。莊。子。以。天。地。為。大。始。

卷五

宋

手

四海以職來祭賦 以天下之職能 孔武仲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常。一。人。之。奉。祭。祭。四。海。以。來。王。肅。
爾。駿。奔。各。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王。韻。
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匪。崇。高。之。勢。尊。其。親。也。既。
重。假。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宁。教。流。當。世。本。至。
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祭。韻。時。
也。六。服。而。內。諸。侯。至。前。同。姓。異。姓。今。各。奉。玉。帛。大。賓。大。
客。分。迭。承。豆。遵。並。來。享。以。悅。懌。咸。待。祠。而。吉。獨。造。此。廟。
庭。鏘。八。鸞。於。外。屏。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韻。擇。於。

卷五

宋

重

大射則賓自得賢。誓以常刑。則臣無廢職。辨其吉禮之
掌。同厥驩心。之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遞見。居多
振驚之容。承命勤修。皆有和羹之德。以上。職。誠。以。報。本。反。
始者神聖之美。教尊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在盛王之
顯。若格。縣。宇。以。承。之。故。爾。各。備。上。服。並。承。約。軹。所。以。周。
廟。常。陳。美。羣。公。之。肅。肅。湯。孫。致。饗。詠。列。辟。之。祁。祁。之。韻。
眾。莫。聚。於。侯。方。尊。莫。尊。於。君。者。大。邦。小。國。今。至。自。畿。外。
美。味。和。氣。分。寔。於。堂。下。共。承。上。化。參。德。遜。於。前。書。各。盡。
臣。恭。協。祿。將。於。大。雅。以上。夫。盡。九。州。之。力。致。五。福。之。膺。

殊免爵於西漢與貢茅於召陵以極精禋之意用全孝
養之能薦壯惟時推至誠而茂對執膳有序贊大事以
靈承以上能領以上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俗於蠻貊下感
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龍親賢同慮幸丁亨萃之時孰
不驩虞而來助以上

說來學來王又駿奔走左廟又肅謹順相又相予肆
祀漢書禮九卷上康遠地則堂高注康側隅也易王
假有廟正字君位也吉通入鸞別見詩以洽百禮禮
記天子將祭射於射宮中者得與於祭詩振鷺章言
祀宋二君助祭其容貌修整也書若作和美爾惟盛
梅易而而不驚有乎顯若約數以及東也嚴密堅固
也詩約數約數則領至止肅肅美辟公之微也商頌
來格祈祈言助祭之衆也漢武帝時列侯以令獻金

康朝獻精

卷五

宋

手

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色者半以不敬也辭者
百六人左傳齊和公伐楚黃之曰爾可也茅不入王
祭弗供無以縮酒楚使屈完如師師次召陵詩於蔦
廣牡相予肆祀左傳祀有洗爵茅上天子大社以五
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
方面土並以白茅授之

周以宗盟賦

以周以同姓爾
周王室為韻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枝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治
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祿其祚大形勢於諸侯以上
自昔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物被豐功世美文武尤
其業成康繼其軌奚承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任先
宗子協圖夾輔之勲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址以上天
邑中奠侯封外崇大邦小邦今我所錫壤伯父叔父兮
汝其懋功率國勢於寢盛萃民風於大同膺永德以當
天子嗣以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以上有褒服以

康朝獻精

卷五

宋

手

華其躬有金路以優其命寶王分賜服膳均慶所以等
異諸臣恩先庶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曆之期詩大其功
茂著維城之詠以上豈無異姓與之朝昌豈無列辟與
之贊襄推本而治尚親則強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
阜康忠厚一時重本枝而相輔儀刑百世壯基緒於章
光以上至如魯衛之所分邢茅之所附衆列邦壤一寧
國祚歸然磐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兵革並收禦
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為藩之固以上魯夫木之植枝
茂者幹必大木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緊爾列辟輔予一

王秦室浸微蓋削五侯之壤漢邦未善徒恢七國之疆
以上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國五十兮比如犬
牙之制年七百兮縣如瓜瓞之質方今宗也盛而國也
強跨基圖於周室

以上

后稷周始祖公劉后稷之曾孫自西戎遷於豳此基
也天邑王畿鞏固也奉聚也晉天文志韓星傳軫兩
旁主王侯左轄為主者同姓右轄為異姓周禮中車
掌王之五轄其二曰金轄又以膳服之禮親兄弟之
國漢書周過其曆秦不及期詩宗子維城蒼青也
帝王之籍也周以木德王故曰蒼龍周姓那蒙小
國磐石寶號皆言安同也五侯謂五等諸侯素以未
封同姓故易敗亡七國吳楚趙膠西膠東皆用齊南
此漢所封同姓也恃強專恣後遂有昆蟲之患史記
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漢書高帝王子
也

歷朝賦

卷五

宋

五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左傳成王定鼎於
郊鄴卜曰傳世三十曆年八百詩綿綿瓜瓞喻初小
後大也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以聖人以通天
地之數為韻

昔先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曆用明於大紀考星咸
白於初躔合三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
數無愆以上天上有善談藏於前志因太初創曆之首述
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
啓閉有日以紀平分至臘離弦望也於此而為正晦朔
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惟
君審幾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
後順修於時利以上地況夫曆為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

歷朝賦

卷五

宋

五

基推精履之至妙豈深思之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晷
於儀帝舜則義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
準厥二氣乘於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
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以上若乃
辰集於房乃窮於紀孟陬既窮於月建攝提亦隨平杓
指國將正朔以為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節元之
書今著於彼子正寅之正今見於此可以察發欽於未
然定舒慘之所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五分治以明
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以上且夫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

屈原廟賦

蘇軾

泛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叶但覽江上之重山。
 兮。曰維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家千里。
 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叶未悲夫人固有一死兮。
 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不決兮。俯千仞之驚濤。
 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
 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以遠遊兮。又豈不能
 退隱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
 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叶平苟宗國

蘇軾著 卷五 宋

之顛覆兮。吾亦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導
 余以上訴。歷九門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叶未
 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惺惺乎中浦。叶未峽山高兮
 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
 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
 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叶未屈勉於亂世而不能去
 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璽兮。雄刀謂子爲非智。
 計。惟高節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可與。叶未進
 國去俗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

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

反。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蘇軾字子瞻。眉州人。老泉長子。弱冠博學。雄視千古。
 舉制科。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謚忠惠。屈原名
 平。郢人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
 其能。共譏毀之。王放屈原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遂自
 沉汨羅。而死。遺宮。屈原宅也。江陵志。屈原故宅在姊歸
 鄉北。有女婁廟。據云石尚存。襄王立。復聽謠言。遷江
 南。離騷曰。濟沅湘以南征。死無以爲墳。謂葬江魚腹
 中也。離騷終章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吾將
 從彭咸之所居。原乃楚之同姓。故曰宗國。九門。九閭。
 也。楚辭。何故懷瑾握瑜。又初秋。蘭以爲佩。空船。峽在
 歸州。明月峽。西陵峽。亦卽在夷陵。歸州。楚臺山。昔楚
 襄王建臺其上。楚辭。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

蘇軾著 卷五 宋



病暑賦

張耒

吾將東走於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拂曳兮。
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慘慘多悲風。邈
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
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
隱晦。披間闔之清風。飲黃流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挿余
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
而樂骨何異。避喧之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
乎北荒兮。飛雪屑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

塵朝賦

卷五

宋

雷

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
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
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
矧空廬之秋早兮。甚龜蜩之踞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蝸伺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斬竹。得
飽食以安寢兮。瑩枕冰而簾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于煩酷。

張耒字文潛。楚州人。少儀秀偉。弱冠有文名。尤長騷
賦。官起居舍人。生黨籍家。貧郡守欲為置產。堅謝之。
雅與蘓軾兄弟善。此賦之作。喻虐政也。名山志。泰山
五嶽之東嶽也。泰山記。其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

餘蠟。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崑崙山在西北。纔
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水經注。崑崙為無熱丘。離騷。吾
令帝閭開關兮。倚閼闔而望予。黃流黃河也。莊子。海
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枚乘上吳王書。曰。
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
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北荒大荒之北也。楚辭。
北方不可以止。些。層冰峨峨。飛雪千里。
些。易曰。高宗伐鬼方。莊子。窮髮之北。

塵朝賦

卷五

宋

雷

大禮慶成賦

張耒

維宋六世王申仲冬將有事於南郊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轡建虹霓之修竿兮麗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流馳騁六師雷建萬乘初海沸以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潤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千箏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神嬉靈豫醉爵飽俎

歷朝賦卷五

宋朝

李

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時降于宗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忠我文人瞻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而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霽陽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祗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飾兵旣遠逶迤運雲流而日行兮又洵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施翁赫故霍兮攬羣龍虎而亂鵬鵬雄驚懾威而震伏兮采良化禮而肅清池威弧踐天戈兮固已想滅出尤而折攬搶執飛廉囹圄羊屬之有司兮義和磨刮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履綦傍觀似玉

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於是皆都城望帷宮郊垌坦其地述今場圃既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聚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顛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抱而曳凝神變之歛成今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棧飛甍闕桐洞崩屹壁酸股之睨眩目之極唐洛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斲漫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官之費何啻衣一國驚寢之蹕既震洶壑之聲威寂微齊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窺客天

歷朝賦卷五

宋朝

李

大禮

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欽走伏神警鬼愕望舒騰精以燭霄今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醴五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齋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燦燭龍近為朝陽遠為融風赫赫職職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祲衛布協氣下浹音為樂和形為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維香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烟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荐牲豐隆奔馳而仰騫

張耒字文潛宋學士與蘇軾交善太乙天之貴神商
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宋自玄祖至神宗共七代故
稱七聖祐宗廟藏神主室崇尤撓拾俱星名飛廉風
神商羊鳥名見則大雨執之固之吉天晴無風雨也
紫微勾陳亦是名陵殷駘目言立而殷較望而目眩
也唐都洛下閤漢人能斧曆法名班魯班倭古善製
器者甲夜一更時也藝備也望舒月也玄冥冬神靈
應鼓名干癸庚燎也萬炬燭也熒惑火星黃流灌地
降神詩瑟彼玉瑤黃流在中白質之獸騶虞蕭聲之
鳥鳳凰豐隆風神祝融火神宋時天子郊祀則有大
實故曰實出千庚思流百川柔祇地祇郊天社地同
一時也文通言宋祖配天

仲冬之夕客有扣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禱
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
子盍併之語未卒庭戶肅然稿葉蔽蔽驚鳥疾呼怖獸
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翼土囊之暴怒掠
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欽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
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辟屋礮擊巨石操拔喬
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
鼓千尺之潏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沓落崩崖
崖崩墮指卷五宋
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騫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
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
於一蹙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
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啗酒漿羅列
勞來僮僕懼定而悅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之已折補
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闕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
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
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
昔之飄然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

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嗟。呵。曾。不。足。以。振。物。而。施。之。
二。蟲。則。其。懼。鵲。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
惴。慄。亦。爾。汝。之。相。楚。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四。
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性。耀。眩。
求。彷彿。之。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豈。
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蘇。過。字。叔。黨。東。坡。第。三。子。歷。官。鄆。城。令。通。判。中。山。府。
皆。有。政。績。宋。視。亮。曰。嶺。南。有。變。風。蘇。作。時。雖。犬。馬。之。
不。寧。過。隨。父。過。嶺。故。作。此。賦。南。越。志。慶。風。具。四。方。之。
風。也。故。題。字。從。具。從。具。者。非。左。傳。楚。昭。王。時。有。雲。如。
衆。赤。鳥。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
身。乎。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左。傳。六。

歷。朝。賦。卷。五。宋。
揚。起。飛。過。宋。都。士。裏。衆。寡。別。見。所。騎。風。師。陽。侯。水。神。
史。文。帝。曰。昔。有。爲。我。言。起。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我。每。慨。意。未。嘗。不。在。鉅。鹿。昆。陽。在。南。陽。府。葉。縣。南。
光。武。破。王。邑。王。尋。於。此。暗。也。莊。子。鵬。之。徒。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
者。九。萬。里。大。塊。噫。氣。別。見。

貧女賦 并序

吳 激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偃。蹇。不。得。志。因。讀。史。記。咸。甘。茂。貧。
女。分。輝。隣。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大。鈞。之。塊。北。兮。敷。動。注。於。八。紘。茲。女。蹇。其。居。貧。兮。乃。
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并。空。展。
轉。其。寤。寐。兮。寬。惕。惕。如。有。驚。顧。瞻。不。之。不。備。兮。支。墻。屋。
之。歎。傾。印。鼠。跡。於。牀。塵。兮。網。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
完。兮。又。機。杼。之。無。聲。漂。寒。風。之。中。人。兮。咸。促。織。之。宵。鳴。
拂。敗。衾。之。殘。蠹。兮。舊。鏡。黯。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

歷。朝。賦。卷。五。元。明。

里。一。

髮。髻。之。縱。橫。拈。竹。筐。之。素。縷。兮。歲。欲。澀。而。不。行。亦。何。心。
於。組。紃。兮。况。驚。驚。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耿。寒。燭。於。
孤。檠。誰。哀。吾。之。窈。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
兮。奚。裳。衣。而。藏。匿。矧。梯。風。而。沐。雨。兮。身。乃。罹。於。荆。棘。忍。
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蠶。織。欲。一。眩。其。盛。年。兮。縱。粉。
黛。而。無。色。兔。鑽。完。與。踰。垣。兮。謂。吾。淫。之。爲。惑。庶。容。德。之。
可。全。兮。雖。凍。餒。其。奚。卹。彼。隣。姬。之。纖。巧。兮。日。視。粧。以。登。
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挿。翡。翠。之。搔。頭。騁。茲。心。之。娛。冶。兮。
學。趙。舞。與。齊。謳。佩。堦。蘭。以。求。媚。兮。祗。怨。曠。之。懷。憂。信。怙。

寵以取樂兮。盡風夜於余。獨飛瓊觴以嬌醉兮。秉銀燭而懽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爲謀。細娛肆其可。玩兮。重柔漢之贈。爲予心於溝水兮。恐年華之遲暮。甘蓬萊而不耻兮。豈蛾眉之見如且絕世而特立兮。遠傾城而弗寤。通蕉萃之或并兮。縱效顰而罔顧。紛采彼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誰慕。繫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兮。獨不撫乎婢妾。利道秉與滯德兮。豈年登而帝饑。儻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裘之足爲。慨茲道之愈遠兮。指古

唐詩集

卷五

元朝

聖

二

人以自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爲詩。詩曰。有美人兮。東隣子。耀金珠兮。列統綺弄。姿飾鬢兮。匪桃李。今朝爲春風兮。暮則流水。日妍日醜兮。云誰之使。見肘决腫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金星生塵。固榮艷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夫陽春。北。廣人貌。八姑。即八方。藍縷衣。破敝也。左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茂針同。客色。婦德。婦容。不難。碧珠金。翅。鳥口。沫所成。出大。秦。國。曹。補。美。女。篇。珊。瑚。間。木。難。盛。頭。以。玉。爲。之。婦。人。首。飾。古。詩。金。雀。王。孫。頭。蓬。葆。即。蓬。左。傳。雖。有。鄰。妻。不。棄。蕉。萃。金。雀。王。孫。頭。蓬。葆。即。蓬。金。挑。婦。事。詩。彼。有。遺。棄。此。有。滯。德。伊。寡。婦。之。利。曾。子。家。貧。提。襍。而。肘。見。納。履。而。踵。失。

修竹賦

趙孟頫

猗猗修竹。不卉不蔓。非艸非木。操挺特以高世。交瀟灑其拔俗。葉深翠羽。幹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千畝渭川之曲。來清麗于遠岑。娛佳人于空谷。觀夫臨曲檻。倪清溪。色侵雲漢。影動連漪。著雲夏集。綠霧朝霏。蕭蕭雨沐。嫋嫋風披。露鶴長嘯。秋蟬獨嘶。金石間作。笙竽雜吹。若乃良夜明月。窮冬積雪。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意奉太古。聲沉寥次。耳目爲之開。餘神情以之怡悅。蓋其婉秀。碧梧託友。青松蒲柳。慚弱桃李。羞容歌。簞簞于衛女。

唐詩集

卷五

元朝

聖

四

咏淇澳于國風。故于猷吟嘯于其下。仲宣息偃于其中。七賢同調。六逸齊蹤。良有以也。又况鳴嶽谷之風。化葛陂之龍者哉。至于虛其心。實其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宗室。入元爲翰林承旨。詩文書畫冠絕一時。妻管夫人。子雍。亦善書畫。古詩。冉孤生竹。托根太山阿。與君結新歡。絲附女蘿太史公貨殖傳。渭川千畝竹。衛詩。簞簞竹竿。以釣于淇。王子猷愛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晉籍康阮籍山濤七人爲竹林七賢。李白孔巢父六人爲竹溪六逸。貴帝命伶倫取嶽谷之竹。爲簞其聲。合鳳鳴。費長房學于壺公。公授以竹。扶筇而歸。投杖葛陂。化爲龍。龍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

臥褥香爐賦

陳樵

廣宵宴於上春兮蛾眉紛其仰坐。錦筵舞散引連吹罷。歌殘綠玉之盃。笙煖茱萸之火。月轉華房。缸花暗墮。芳襟微解。男錢半妥。衾聯畫褥。飲紫霓絳。蜩蚋蟬。英蕊紛披。連溫屏之屈膝。卷華幔之參差。空翠忽其滿堂。今集衆芳之菲菲。若薔薇薦芬。沉榆効質。又若龍腦在燭。丹螺獻甲。漢壁捐椒。楚芳委機。奪藉蘭之蒸蕙。醒醉花之病葉。博山倚席。蘭苗生寒。薔薇白濯。豆蔻湯乾。香從何來。來無定源。藻綉叢中。不火而然。香生弱縷。五色非

卷五

聖

煙援衾拂席。銀黃可鑑。動如丸走。止與輪停。觸鈿函而不轉。環綬笥以如縈。拂綺襦而緩引。當白澤以留行。左右周旋。芳塵不驚。金燼無迹。芝印長存。花將銀鏤。鑿隨金校。么鳳低回。繆龍夭矯。鈿花爭麗。雀翹分藻。映紅玉之春嬌。共瓊枝之晨照。晝隔却寒之簾。夜近綠衣之鳥。寒依熊席。溫隨犀簾。初辭露竹之几。旋遲五明之扇。共君合歡之綉被。藉君象牀之羅薦。外惡方以玩世。今中石心之不轉。均茵席而莫吾知。今謂方心其如面。內仁外義。千載金言。彌動彌靜。聖哲所敦。願以小人之心。腹爲

君子之心

陳樵好衣鹿皮。自號鹿皮子。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優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運四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於被褥。故以爲名。東信集。盧女黃花之枕。張家碧玉之杯。古樂府。黃燠生清。蓋黃燠則字正而聲清。趙故必用。火炙之。李賀詩。沉香火。燠黃燠風土記。茱萸。檳也。九月九日。無色赤。說文。俗謂帶男錢。壓髮。低垂。藏生色也。楊雄集。翠虬。終窮之將。登平天。必登身於蒼梧之淵。蜩蚋蟬。曲。見。題。星中。倫作金。紐。屈膝。屏風。海錄。碎事。張道陵。母。見。題。星中。以薔薇香。授之。威而有孕。封。神。記。黃帝。列。珥。玉。於。蘭。蒲席上。然。沉。檀。香。西。陽。雜。俎。龍。腦。香。出。於。秦。國。樹。高。八。九。尺。圍。可。六。七。尺。葉。圓。背。白。結。實。如。葇。荷。香。即。木。中。脂。乾。脂。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婆。律。香。其。絕。妙。者。曰。梅。花。龍。腦。脂。故。能。別。見。楚。詞。俊。又。克。夫。佩。蘭。又。蕙。香。蒸。兮。蘭。藉。醉。鄉。記。飲。流。謂。睡。賦。者。爲。狂。花。睡。者。爲。病。

卷五

聖

葉呂大臨。攷古圖。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回。環。說。文。芙。蓉。未。發。爲。蓀。舊。五。代。史。周。顯。德。中。占。城。國。獻。薔。薇。水。十二。鏡。其。表。以。貝。多。葉。封。之。云。得。自。西。域。以。酒。衣。裳。雖。飯。而。香。氣。不。散。飛。燕。外。傳。飛。燕。浴。五。藏。七。香。湯。合。德。浴。昔。卷。湯。帝。曰。不。如。旋。好。體。自。香。鈿。函。鈿。合。也。禮。婦。人。短。衣。古。詩。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朝。野。食。載。韋。后。之。妹。號。七。姨。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公。鳳。即。李。德。裕。所。賦。桐。花。鳳。也。小。於。燕。巢。樹。花。飲。露。花。落。不。知。所。往。一。名。倒。桂。子。一。名。收。香。日。收。香。藏。之。羽。間。夜。則。張。翼。散。香。住。極。馴。好。集。美。人。叙。上。雀。翹。髻。飾。也。西。京。雜。記。飛。燕。與。女。弟。昭。儀。並。色。如。紅。玉。楚。辭。流。吾。遊。此。春。宮。兮。其。瓊。枝。以。繼。佩。杜。陽。雜。編。同。昌。公。主。有。却。寒。蕙。衣。劉。勰。也。拾。遺。記。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西。域。所。獻。紫。熊。罴。人。以。指。彈。席。而。墮。風。入。室。洞。冥。記。陳。勣。國。獻。文。犀。角。表。裏。有。光。因。名。文。犀。脂。中。有。影。亦。名。影。犀。繼。以。爲。簾。如。錦。綺。之。文。古。今。註。五。明。扇。所。作。也。古。詩。客。從。遠。方。來。

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鸞爲合歡被梁魚客作傷
離以象不離米簡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詩吾心匪
石不可轉也蔡邕協初賦並席調良左傳梗陽人有
獄以女樂斯魏獻子問汝寬二人因食進諫曰願
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焉狀而已注言我小人
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如此無過貪也

龍虎臺賦 至順癸酉會試作

劉基

猶歟太行之山呀雲霧霧結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
臺厚乾軋坤魁羣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犖森岡巒而
拱衛其勢則崑崙駸駸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效因而踞
峙蒼龍蜿蜒而屈盤狀昂首以奮角枕幾興而雲屯其
北端則居庸岷嶺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煙立鐵駿
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視則漲海冲瀾飛波洗
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密邇睇三山之可通
彼呼鷹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瞻望鴟曷足逞其雄
若茲臺之不事乎皮築而靡勞乎土功也想其巖峯
嶮巖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壑獻其幽秘歸邪
護其光景何嵩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通光
道於上都揭神京之外舉匪松喬之敢登羗乘輿之攸
止也至若四黃既駕鹵簿既齊方玉車之萬乘蔚翠華
之萋萋載雲罕與九旂光彩絢乎虹霓山祇執轡以廣
道屏翳洒雨以清埃胡發軔於清都夕駐蹕於斯臺明
四日以巡覽沛仁澤於九垓珍軒轅之梁甫屑神禹之
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慨愚生之

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視斯臺之壯觀敢不慕乎
頌聲遂作頌曰傑彼神靈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
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爲臂滄海爲腹崇臺巖岷
虎以踞之羣山龍從龍以翼之於錄帝德與臺無窮於
隆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偉鸞駕爰止天子萬年以介
遐祉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朝中進士官儒學提舉明朝
歷官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諡文成龍虎臺去燕京百
里在居庸關之南右接太行地勢高平如臺背山面
水每歲駕幸上都爲往還駐蹕之地以其有龍盤虎
踞之形故名號龍臺高八尺廣四丈其地有龍虎
驤駟虎怒龍動與龍動我陽德殿賦龍鳳文之號

應廟碑

卷五

明

臺

一統志居庸關在燕京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夾峙
一水秀流關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爲險要說
嶠高貌駁鳥溪海別見與地志西王母言巨海十洲
人跡稀到瀛洲其一也山海經海中有三神山蓬萊
方丈瀛洲也劉表好鷹犬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今記彭城西南有項羽戲馬臺劉宋武帝嘗九日登
之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殿名星臺二臺廣廣山度貌
迤邐連接也巨臺別見首書歸那如星非星如雲非
雲或曰星有兩赤星上白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
者詩四黃既駕五經精義車駕行利儀雙道謂之齒
橋玉車翠華別見然世獨斷天子前驅有大旛雲罕
大旗名九旒別見爾雅凡虹蜺出也鮮盛者爲雄曰
虹蜺者爲雌口覽山祿山神也屏嶺南面也一統志
梁父山在泰安州東南一百十里軒轅所封禪者會
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禹穴至今猶在陳涉世家始
皇自以爲關中之區金城千里李太白
賦輒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削規

奉制撰蟠桃核賦

宋 廉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開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
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
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
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迴銀燭未掩畫屏斜映
啓承華之秘殿盼瑤池而神驕忽王母今還臨託青鳥
以傳命鬱佳氣之葱龍覩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
霞觴屢傳蘭辭吐分襲人縹袂舉今高寒紫雲之輜駟
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幃乃濯翠鬋乃出桃實

應廟碑

卷五

明

臺

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爲刀割蜜神
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僊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之
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倚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
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
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匪陶而凝藉五行之亨
壽資六氣以流形鄒鄒犀之脆薄並玉寶之堅貞瓜之
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折存半壁之品煥俯貼金
盤巢蓮之蒂仰承玉露常滿之梧銳首聳今尖岑豐下
楷今墜星衆鐵壁背文之籍一窗暈面色之顏荷盤

欲展蚌印未肩滅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緯如生函內
好之隱約開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今顯象寶章綢繡
今金明鳳鹵鸞同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瀾氣於
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楫
類益今巴閬斑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聘詭辨之
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
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
高擎望鸞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窕苦白日之易短今
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今悲秋風於茂陵矧

歷朝賦情

卷五

明朝

臺

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
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履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
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
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
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入兮草
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
重輕此所以草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卒曰桃
有核兮大如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
見崑崙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尊禮樂爲冠今仁義

作綴蕭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來兮幻說清千秋
萬福兮永長生

宋源字景濂金華浦江人用大臣薦以布衣爲翰林
編修不肯就明太祖徵爲儒學提舉致居注歷翰林
安置茂州卒於養州年七十二元委餘編載弘武乙
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
龜鶴雲氣之象後鑄庚子甲申月丁酉日記命學士
宋濂爲賦前漢孝武記元鼎元年汾陰得寶鼎其文
陰禮樂志天地百祥藤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乃祀汾
雍獲白麟一房五蹄又芝生甘泉宮九葉金色綠葉
朱實夜有光作芝房之狀以薦郊廟漢武時西海獻
鸞膠迴強所以膠續之終日射不斃帝大悅瑞應圖
大漢二年月支國貢神香凡三枚狀如燕卵帝付外

歷朝賦情

卷五

明朝

臺

庫後長安大疫宮人多得疾使者請燒香一枚以辟
疫氣帝然之宮中病者皆起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
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漢武內傳王母降漢宮侍女
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厚白蟻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
母一實非下土所植也青鳥王母使也紫雲輻輳王
母所乘之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設座大殿之上以
紫羅薦地幡百和之香然九光九微之燈以待王母
麻姑壇記王母平嘗過吳門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
問使頭即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指似鳥爪天有
文章而非錦綺纈纈補行酒曰接侍以來東海三爲
桑田蓬萊水又淺海中將復揚塵乎宴畢乘雲而去
金盤與蓮之器未詳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
常滿盃受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宴夕出杯於
中庭以向天比明而升已滿杯汁甘而香美斯實靈
人之器猶狹長也樂記注肉璧之內地如璧孔也合
線核之縫也龜鶴核中所結之象寶章所刻十字也
幽冥錄巴國人收兩大橘如三斗益剖之有二叟對

其身長尺餘曰此中之樂不減商山化為龍而去史記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建章甘泉兩宮名銅華仙掌別見宣和宋徽宗年號鼎湖別見宣和遺事青華帝子神霄教主徽宗自號也喬松屈軼堯黃並別見

思親賦

王 稗

仰蒼旻之冥漠運玄化之渾淪何賦授之殊致或偏頗而不均撫予身之薄祐慨此生之多屯豈造物之見斯將受命之匪辰歲越在乎稚齡倏棄捐乎嚴君曾志學之未逮已過庭而無聞寄眇眇之弱植托微微之孤根灑血淚於枯柏結哀號於愁雲痛蓼莪之既深幸菽水之可樂調古甘於滫瀡移餘粒於藜藿躋積雪而衍生新層冰而鱗躍奉慈訓之溫恭承懿範之柔恪雖罔極之莫忘固終養之有託急景不息芳年易徂曷致三釜曷賁重墟恐令名之不振使先猷之弗舒奉堂上之明命離膝下之深娛迺辭故里迺游名區薦紳是從冠蓋為徒構麗藻於淮浙觀清光於皇都朗節矯以遐奮蜚聲韓其旁敷嗟功名之蹭蹬慨日月之居諸處遼離以自適與憂憤而長俱盼丘園之雨寂聽桑梓之雲腴忝膏逸其弗逮溫清俟其久疎豈初服之難返念夙業之已淪感風樹以浩歎閱燧燬而長吁至若青陽布和絳景騰美風揚柔飈日轉華晷雖行樂而何歡恨承顏之非邇朱明啓節南薰奏琴早散佳寔樹瞻芳陰枕

其孰理襟邑鬱而莫任。饗露宵零。嚴霜晨被。坂遠菱。關空摧。雁哀哀。以翔霄。葉蕭蕭而隕地。林此日之苦。思激往年之餘涕。玄冥臨御。重陰固寒。蕭條微塞。陷落。鄉關。日翳光而弗耀。川積凍而成乾。伊天意之猶慘。豈。物情之能歎。矧予懷之含痺。固觸景而增酸。撫四時之。推移靡一息之停。緩年既迫於喜懼。日宜較乎長短。指。白雲之在望。緬丹丘其未遠。迴歸風而效誠。藉流月以。寄款倘微榮之可養。固遠游之焉敢。閔于祿以辭親。曾。為吏而踰險在往哲其猶然。可吾儕之不勉。誓至恩之。學。明。

少。期。期。餘。生。之。無。乘。持。寸。草。之。微。心。報。春。暉。於。未。晚。嶺。設。祭。以。報。本。鳥。反。哺。而。効。慈。彼。蠢。蠢。之。細。物。亦。靈。明。而。有。知。察。妙。理。以。彌。威。曠。大。觀。而。遐。思。悵。意。長。而。語。短。聊。學。翰。以。陳。詞。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翰。林。特。制。奉。高。帝。命。招。諭。雲。南。奮。義。死。節。至。正。統。六。年。贈。翰。林。院。學。士。賜。諡。文。忠。其。序。略。曰。天。台。陳。君。微。初。幼。孤。事。母。盡。孝。壯。歲。遠。遊。所。寓。之。室。因。名。曰。白。雲。著。思。親。也。內。翰。黃。先。生。既。為。白。雲。之。辭。復。造。斯。賦。焉。狄。仁。傑。傳。仁。傑。登。大。行。山。見。身。薄。枯。風。殘。離。孤。苦。多。也。吾。親。舍。在。其。下。古。樂。府。自。惜。哀。父。母。生。我。劬。勞。樹。子。多。也。吾。親。舍。在。其。下。古。樂。府。自。惜。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多。也。吾。親。舍。在。其。下。古。樂。府。自。惜。

內。則。慈。以。旨。甘。又。修。澆。以。滑。之。家。語。子。路。曰。昔。者。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菽。水。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後。遊。楚。橫。梁。苗。匪。列。鼎。而。食。飲。食。菽。水。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野。雪。荷。生。新。冰。簷。雪。三。宗。王。祥。孝。感。事。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莊。子。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而。吾。心。悲。重。城。重。泉。也。贈。賈。固。預。也。詩。曰。居。月。諸。又。維。桑。與。梓。禮。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祈。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冬。溫。而。夏。清。家。語。丘。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在。楚。詞。仍。羽。人。於。丹。丘。今。留。不。死。之。苦。鄉。親。祭。魚。別。見。譚。子。化。書。烏。反。哺。仁。也。

學。明。

集

龍馬賦

羅汝敬

有神物兮叶坤之貞符乾之靈合秀月窟橋品東溟
駭北兮統質蒼龍兮降精方其震電條燦風雨晦冥
星馭兮移次川后翕兮效禎匪渥洼之異產信榮河兮
同徵有耆耋者氓載肝載頌愛告於邑愛陳於庭於時天
開黃道雲駐霓旌聖皇穆兮當寧百辟儼兮盈廷諸福
畢至奇祥沓呈乃瞻乃顧乃瞻乃顧乃登臨處今同列
瑞象兮偕行旅玉獅兮爲友耦祥麟兮作朋恍兮已之
遭遇仰金鋪兮長鳴肉腰環礪兮玉甲精榮首昂渴烏

卷五

明初

集

兮尾掉長鯨蘭筋權奇兮鳳臆驍騰臥則蚪伏兮動則
雲興聚河洛之文背絢麟屬兮縷膺耳批竹兮錐車蹄
踏鐵兮風輕五彩燿兮霞綺隅目睽兮長庚澄匹練兮
雪花凝混驪珠兮流霞頽元氣氤氲兮瑞霜蒸雄姿倣
儼兮馴不驚朝飽玉山兮珍粒夕飲太液兮清泠神竦
赤墀光瀟繡楹方阜曾不能以得其彷彿韓幹安能以
貌其容形爾時聖皇篤天之祐宅是兆京禮玉帛兮交
錯將圖丘兮告成爾乃載駉法駕七就繁纓寶鞫銜玉
錦鸞棲瑤躡浮雲兮御天巡六位兮時乘彰聖德兮合

清寧兆萬世兮昭文明臣乃載拜手稽首而復爲之歌
曰龍馬兮翩翩神變化兮合自然雲爲黃屋兮風爲聯
熊熙蕤臯兮相後先奉時巡兮周八埏永樂昇平萬萬
年

明永樂十八年山東諸城縣產龍馬賦于朝汝敬爲
此賦頌之易坤卦利牝馬之貞又乾爲馬詩駉北
三千里星爲天駉漢武帝時涇水山天馬伏後
龍馬見于涇河侯也駉處仁獸其形白虎黃黑文
間駿玉甲渴烏長鯨蘭筋鳳臆皆駉馬狀天馬志
似龍精權奇伏義時河馬負圖背上有奇文杜少
陵咏馬詩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九方爲各相馬
唐時韓幹善畫馬大格繁纓七就七厘也

卷五

明初

集

龍馬

麒麟賦

夏原吉

惟我皇之明聖兮。膺天命而御極。環六合以爲家。統四
夏而混一化洽。殊方仁覆。萬物和氣。所鍾。積祥疊出。而
仁瑞之獸。所以復獻於今日也。爾其滄海之濱。瑞氣勃
鬱。玄枵降精。二儀合德。榮光燭天。輝耀赫奕。山岳爲之
炫映。江海爲之溢液。百獸爲之奔衛。萬靈爲之拱翼。而
麒麟於是生焉。豐骨神異。靈毳瑩潔。震明龍首。雲擁鳳
臆。星眸眩兮。焜耀迴文。燦兮。想睇牛尾。拂兮。生風。膺身
動兮。散雪。蹴馬跡兮。香塵接蹤。鋒肉角兮。玉山貫額。步
無蹄。踰必中規。而蹈矩。聲無咩。闕自協商。而應律。固不
犯乎。陷阱。亦豈傷乎。生物。是以不奮而威。不猛而烈。虎
豹見之。遁藏。犀兕遇之。辟易。封豕巨豨。雖悍戾而誰羨。
麋鹿豺貉。顧旁午其何益。彼漢庭之角端。徒自誇其美。
而渥注之神駿焉。能與之匹。茲實聖世之奇瑞。匪有資
於人力。此所以海隅島嶼。不敢自逸。乃梯山而航海。於
以獻於中國。於是離遐。遐道。滄海。越重譯。聖帝京侑之。
以方物。達之以至誠。匪惟效職於王會。蓋將昭德於聖
明。於是時也。天門洞開。袞龍在御。瑞物既呈。祥烟斯布。

卷五

明初

五

散精彩於彤墀。濯儀文於甘露。或昂首而欲馳。或跪起
而欲舞。重賸載顧。百獸歡欣。曰。惟此獸希有之珍。昔在
軒轅。曾一來馴。暨周成康。郊藪是臻。歷千載而及茲。乃
有感於皇仁。越期歲而再至。寔前古所未聞。是宜播之
聲詩。勒之金石。著盛治之無窮。延休徵於莫極。願微臣
之剪拂。親盛美而愉。愛稽首而獻賦。頌聖德於萬一。
夏原吉字維禎。涇陽人。成祖初。進士官至戶部尚書。
贈太師諡忠靖。其序略云。永樂十二年秋。萬刺國來
朝。獻麒麟。今年秋。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其形色與
前獻者無異。麒麟瑞物也。中國有聖人。則至今兩歲
之間。而茲瑞祥至。寔前古之未有也。臣職奉地官。屬
類盛美。謹拜手稽首。而獻賦。微祥記麒麟毛蟲之長
聖朝賦者 卷五 明初 本

歷朝賦卷六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註

姪

大業恂若

兄 鳳翼來阿叅閱

大干九煙

枝訂

九華山賦 稍節

王守仁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啟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于坤軸。孰構奇于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于遂谷。掬金沙之清潌。凌風雨。平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于深宵。歷朝賦卷六 明朝 天鑑

沿東陽而西歷。餐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聳其繆。謫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屢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老于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斜梯拱辰而北盼。瞻遺光于拾寶。緇裝迂于黃袍。休圓寂之幽。倚鳥鳴春于叢篁。和雲韶之鸞。鸞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碧雞噉于青林。鵬翻雲而失皓。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于豐葆。淙淙而落。蔭飲猿猴之捷。校憫子京之故宅。欸知微之碧桃。弄玄珠于赤水。舞千尺之潛蛟。開仙掌于嶽嶽。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蹀躞。壽見泰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于隆敷。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罷。皞鹿麋羣遊于左右。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水壑之洞簫。溪女厲晴龍而曝木。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謫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于層霄。雖長處于窮僻。乃永離乎塵囂。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于風泡。亦富貴其奚為。猶榮華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

雄傑于蓬蒿。再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
之。嗷。嗷。已。矣。乎。吾。其。飄。風。震。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袖。
搏。鵬。翼。于。北。溟。釣。三。山。之。巨。壑。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
之。雲。璈。呼。浮。丘。而。友。子。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于。碧
落。共。太。虛。而。逍。遙。辭。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
九。華。之。矯。矯。兮。吾。將。于。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攪。兮。念。鞠
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九華山在池州原名九子山唐李白遊其地見九峯
秀色峭拔如青蓮花故易以今名山有九十九峯
烟森列紫翠萬狀葛洪杜荀鶴羅隱杯渡俱嘗隱此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歷官兵部尚書以功封新建

卷六 明倫

伯爲明理學名臣從祀孔廟嘗遊九華賦此詩
卽池州無相化城俱寺名諸仙卽李白山中有李白
草堂鉢盂蓮花至展旗俱峯名九節菖蒲服之可以
成仙石船七布靈龜俱峯名文殊螺髻言峯之狀
黃龍僧菴白鷗鳥名長尾而白豈菴草木也流泉曰
漸猿猿連臂挂而飲泉故曰猿狖于京知微俱古人
玄珠赤水別見崇壽寺名白木黃精茯苓俱藥名湓
忽然也底豈喧雜聲池水上浮蓮薛木槿花朝開夕
落歟吹衆口聲浮丘仙人子晉別靈王太子成仙去
勾曲三茅卽三茅真君秦始皇時兄弟三人葉官學
道俱爲神仙

弔屈平賦 并序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
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
蕙椒酌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嶒兮嚴又
下壘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峽崎紛糾錯
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湏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
谷谿衍兮迢寥寂猿啾啾兮吟而熊羆嗥兮虎交蹟念
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魑魅遊兮羣跳

卷六 明倫

嘯。數。出。入。兮。爲。纍。姦。尤。族。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
官。兮。于。蘭。爲。滅。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
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今
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名。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
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瞻。故。都。兮。獨。延
佇。君。不。還。兮。鄢。爲。墟。心。杳。鬱。兮。欲。誰。語。鄢。爲。墟。兮。兩。嶂
亦。焚。譏。鬼。連。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愷。若。可。復
今。排。帝。閭。望。遺。跡。兮。渭。陽。箕。伯。兮。其。祥。以。狂。艱。貞。今
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肝。中。憤。激。今

中道難勉低回今不忍澹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謾兮謾
喙衆狂穉今謂壘揚已爲魁爲魅兮爲讒膝委壘視若
鼠兮依賴有泚壘忽舉兮雲中龍薪曉露兮颺風橫四
海兮倏忽驅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濟
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曉局亂日曰西夕兮沅
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壘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
知我憂

湘壘謂屈平篇中凡稱壘者皆平也下叶音戶予去
聲于蘭楚懷王弟上官大夫皆嫉平者九疑山名舜
葬此就重華兮陳辭即平騷中語彭咸申屠秋俱古
忠臣諫君不聽自沉于河屈平抱石投汨羅與二人

相類娥湘君馮夷水神君不還兮郢爲墟謂楚懷王
不聽平言而入秦爲秦所留以致郢都爲墟面喻亦
楚言楚亡而秦亦爲漢所滅也讒鬼謂嫉平之人其
罹囚以其子喻平也易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明叶音
芒遠忽也上官大夫謂平于楚王曰王使平爲草檄
平驕曰非我莫能爲平以是獲罪故曰謂壘揚已魁
魅膝委俱指嫉平者蘇旂通

東山草堂賦

李東陽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於故園涉泱泱經嶢嶢掃瓦
礫芟蕭菅葺草堂之舊構啓衡門之幽闕於時洞庭無
波萬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
高山大壑俯仰寥廓嗟吾生之歸來寄一感於今昨乃
進子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
郎曹北窮幽薈之墟南盡楚粵之郊講省凝日蘭臺麗
霄高居迴瞰遠絕塵囂而或江颿夜發星軺晨騶水宿
風餐冰行雪度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黔
之靡定寧足厭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暮
眉顰爲之莫展領髮爲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景
兮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
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基吾父締其規模據雲夢之名勝
攬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
松爲林種竹成嶼旁引煙霞上蔽風雨傷俗駕之猶滯
慨山靈之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
兮暫息聊斯堂兮容與欣壯雅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
於是散髮曳杖載游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

聞此樂孰多。人生適意焉。其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擁而布章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戶外者，其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此中。吾不歸兮將安從？又曰：少而行兮老則歸，脫繡服兮被荷衣。今吾故吾兮，何是非人不吾識？今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而識之以告知者。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坐膝上，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正德七年編修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正德七年

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諡文正。其序略曰：吾友劉先生時雍，居華容之東山，山麓有舊址，疑昔人壘樹地。先生少時為草堂一區，出入仕途三十餘年，每欲歸而莫得遂也。比以戶部侍郎得請歸，將草堂居之。予見其動績開望，焯焯在人耳目，又能先幾勇退，皆予所不及者。因託客語作東山草堂賦，決滌大水貌。嶺峴山銳而高也。詩：衡門之下，可以栖遲。華容縣在岳州府有東山峴，秀麗連亘百餘里，古松夾道，驛路經其中。又有雲夢澤，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漢官職儀尚書省中，以荆粉塗壁，畫古賢列士，故曰畫省。又御史臺內掌蘭臺秘外習諸州刺史漢書：梁不黔詩：王事鞅掌，荆門山在大江之南，衡山即南嶽也。百官志：御史有緹衣，直指出討姦猾，大獄。楚辭：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朱槿賦

李夢陽

司陽兮炳烈，涉秋兮逾熾。覽逝兮中蘊，游物兮掄志。建庭木之榮麗，閔含芳之不修。傾朝曦以擢華，夕景至而隕枯。伊賦形之靡移，諒天道而奚私。幸見標於哲典，厥登詠於刪詩。何有性而易遷，恒隨所而盤據。條荏苒而孔弱，葉繁陰而繁布。蒙薰風之拂披，爰修妍而運縹。既抽鉛以剖絳，遂希芬而效馥。濡溥露以膏頰，藉垂光於杲日。熨炎陽之靜彩，褒絕代之英質。態凝睂而遠損媚，若歛而復出。恍若流霞過茂，草爛若慶雲遊春。沼宛變

朱槿賦 卷六 明朝

竊窈窕，猶縹緲。或爾托文堂之隙，寓奉君子之榮輝。側朱陛以敷陰，競葵榴於赤墀。屈纖枝於皓腕，徵瓠齒而清歌。歎形微而寵重，屢回笑而增酖。天暮日夕，顏銷華落。辭高墊卑，飄蕩汎濶。檻塵池，綿撲簾，續幙或委空曲。或飛土苴，麗叢迴波，蹂躪坐隅。觴停鐙，昏主倦客煩曷履。無序折釵，碎鈿几席，狼籍命駕歸旋。於是棄腰擯嬌，愁女怨姬，出幽房步苔階。搖金扇，吟殿月掩團扇而涕零。徙長門而望闕，攀斯木以凝盼。掇寶萼而中熱，足將進而踟躕。立長廊之肅陰，軫蘭臺而首疾。咎增城而痛

襟思愴悅以攢內泗交頸而淫淫嗟容色之難恃慨懽
優而異營佩蕙芳以順委庶生榮而沒寧

權花生於夏秋朝開暮落掄抒也漢班婕妤賢而失
寵賦統肩詩陳皇后如閉居長門宮詩甘心育疾長
門賦登蘭臺而遠望今增城
班婕妤所居宮掖猶飛墮貌

卷六
明簡

荷花賦 何景明

曲池兮清波綠葉兮丹華叢生兮若也並蒂兮連葩爾
其耀靈株之狀綴綴兮搏輕荷而低昂呈紅顏以流華
今麗繁星之煌煌枝婀娜以承製兮娟清蓮而揚芳姿
微吹以披靡兮紛若纖羽之回翔倏烟霏而霧滃兮熊
隱約而凝粧蔽華月於鮮雲兮晃朝日之照虹梁乃若
遠兮益清近兮愈妍蘭皋以被緜映堤楊而聯娟垂
清房以綴珠結翠萍而連錢美曼如靜女翩躚若飛仙
恣意態之橫出匪擬像之可殫於是乃有蛟龍連袂或
或五貌傾名都香出洛浦往徽袿御輕紗操木蘭揭
舊莎赴中流而競擲遽體而揚波於是稱曰綠波揚
今清風會歌宛轉兮聲流囀花爲房兮翳荷蓋弗樂胡
爲今歲云邁又稱曰製綠菱兮爲衣把瓊枝兮餐玉蕤
夜已央兮風露微明河繁宿兮機參差心中樂兮樂忘
歸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八歲能文十五舉於鄉形貌
短少且秃笄也宗藩貴人爭負觀之所至人遮道弗
得過又四年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正德初劉瑾
用事謝病歸瑾誅以孝陵薦復除中書直內閣制勅
九年不遷出爲陝西提學副使居四年授撫歸抵家
六旬而卒年三十九爾雅荷芙蕖也又名芙蓉並帶

蓮花今之蓮花也。蓮花也。居注。泰始二年。嘉蓮一雙。花並實合。樹同。葉俱華甲。齊也。綵綵同。孫楚蓮花賦。齊紫星列。潘岳賦。柳柳承華。千夜歌。雲錦朱景。蓮花。平子賦。百蓮虹之長。梁蘭皇別見。拾遺記。漢昭帝遊。蓮池。有芙蓉。紫色。香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張籍詩。蓮葉出水大如錢。詩。靜女其姝。赤璧賦。扶飛仙以遊。遊洛浦。別見。劉孝威。採蓮詩。金葉木蘭。船。梁元帝。採蓮賦。綠房。今翠蓋。楊雄賦。靡靡荔而為席。今折瓊枝。以為芳文。選。扶玉。樊。注。香也。

蓮花賦 卷六

明朝

十一

白鸚鵡賦 并序

王世貞

鸚鵡純綠色以其喙紅黑為雄雌見鐵園山叢談而白者紅者五匹者最不易得北戶錄桂海志皆稱白者稍大於他鸚鵡冠有五羽若護華作輕黃色怒則張尾截如鶴外粉內蜜余從友人徐子與所見之果爾而靈慧秀俊依人可憐子與以余之喜之也舉籠以贈而徵一賦焉其視正平不能彷彿祝延年摩詰或差有致耳倚西域之慧羽稟金方之淑潤頻迦授以仙音孟虧錫其美胤倘瑤池之托質何青鳥之傳信冠擬護而三秀尾如鶴而偏俊若乃孕別雄雌分丹黑黑則片葉破霜丹則微苞坼白豈辨口之象人實靈心之天錫忽乎穿林閃銀梭之透機舒而飲泉儼螺腸之承瀝於是虞人怨恩以進羅射師屏營而却弩雖靡逃乎一日幸母損其片羽強傍徨而就食中掩抑而思上鬼焉獨處悄然私語彼越裳之遙使何異德而益依此醜首之下儔復質是而文非出入珠恩夷猶紫微感異夢於司空受真經乎貴妃爾其性含雅馴度絕驚怒皓腕增輝飛簪奪素璧人出則一市盡傾玉奴入則六宮爭妬何郎傳

粉以清言杞婦被縞而悲訴偶失身於且綱遂長辭於
林樾足何辜而見維翰奚妨而遭鍛嗟半菽之示恩均
輒潄以苟活顧壺冰以憐影臨綺麗而捫舌乃有謝豹
勒歸倉庚和歌聞音似友辨字則訛彼栖鵲之濯濯或
舞鶴之僂僂儼長翟之來魯郊非族類其奈何是以絕
念戒荒甘心謝庭藉玉樹以長棲顧瑤草而怡情啜三
危之澄漿飯九光之秀莖願得臣弇州之大鳥相與誦
聖瑞於千齡

頌迦西天竺國其祥清國孟虧未詳德恩贊助貌
一日言綱中之山周武王時越裳獻白雉鸛鳴多出
卷六 明朝

臨州故曰臨首所是文非言與粹也者異楊貴妃有
白鸛鳴嘗教之誦經衛介白哲而美出市則人盡曉
之稱口壁人王奴楊貴妃字何郎傳粉黛見前杞婦杞
梁妻莊子淵轍之魚得蹄澤可活鸛鳴得半菽而
生也子規啼至最苦處則連呼謝豹春秋時長翟入
魯見左傳三危山有臨蓋山海經弇州有大鳥色五
彩

愁賦

王世貞

搖落窮愁云何在心勞如蠶絲歷亂難禁又以膠漆黏
結不分沉冥晝晦鬱術寒雲七情之表五蘊之外別構
愁國金湯衣帶海輪何竭酒攻不解於是僕產樂土晚
繫愁庭出入愁伍寢食愁并朱顏向墨鬢髮移素中腸
陰容駢脅徐露降死尺寸厥生萬端撫府搏頰聊舉其
凡在昔齊桓初鞮燕儲未釋狐腋已空烏頭尚黑賄幸
姬今不顧望故鄉今長隔雞迫明而呷喔馬中夜而蜚
栗嶺關垂啓追兵已迫若乃荆卿既遺呂王若故刃隔

卷六 明朝

提囊屍分踞柱秦兵電發檄書星布君父怨譴國人指
臂遶左奚匿易流堪揭撫頭顧而非我知社稷之他氏
至如種季獻策三年不收然桂欲盡因鬼虛謀貂離披
而別體馬踟躕而異援鳴機轉軋憂金誰留榮將貴遊
辱與賤求爰有中廢長門追寵增成君恩一失六官見
輕玉皆絕跡銀井無聲明月含波春花欲假官車輕度
簫韶別殿空乞賦於黃金但沉吟於執扇又乃棄妻斥
女城思實公爰爰白兔超超草蟲鴛鴦瓦玳瑁淋空
滔戍不歸嘉書未返鐵嶺天逕榆關夢轉觀三星以何

多歎流。年之漸。晚其或中朝。鳳女遺嫁。烏孫。盛。羈。奇。溫。寧。盧。代。宇。服。匿。承。鸞。鸞。愜。緒。而。則。歌。言。吟。豈。我。之。金。屋。隔。縹。緲。之。玉。門。雖。托。情。於。黃。鶴。竟。絕。軌。於。南。嶺。載。有。王。稽。內。誅。安。平。外。畔。應。侯。奉。朝。明。主。典。數。一。士。謬。譏。沉。幾。先。見。欲。辭。不。可。覺。禍。難。遠。嗟。富。貴。之。履。危。仍。奇。願。於。貧。賤。未。若。屈。子。懸。腸。郢。都。削。跡。漢。沔。詹。尹。謝。笑。漁。父。鼓。枻。隱。宗。國。之。曾。紱。既。謫。夫。之。為。重。樂。衛。桑。之。無。知。觀。耿。雉。而。尚。鼎。抱。石。匪。遠。回。光。難。覓。及。夫。晉。祚。中。衰。司。空。被。羈。盧。郎。感。交。破。弟。為。詩。如。何。撫。枕。遂。異。聞。雞。

卷六 明

倚危。巖。而。清。嘯。撲。扶。風。之。妙。辭。雙。駟。駭。華。蓋。摧。城。百。鍊。鑊。指。七。尺。難。期。於。戲。梁。獄。重。關。夏。臺。累。樹。四。候。辭。春。兩。儀。偏。夜。雀。鼠。同。食。荆。棘。互。藉。貝。錦。滔。天。金。雞。香。放。功。成。不。賞。冤。極。何。論。感。飛。霜。於。六。月。遲。返。照。於。九。關。身。將。奮。而。俄。擊。聲。欲。舉。而。潛。吞。懼。於。垣。之。屬。耳。獨。默。然。以。銷。魂。辭。曰。秋。風。至。兮。愁。以。來。秋。風。逝。兮。愁。不。歸。愁。帶。長。今。無。可。減。愁。淚。枯。兮。不。沾。元。萬。古。愁。今。一。身。飲。祇。應。人。世。有。愁。稀。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北史金城湯池陳史陳後主荒淫附文帝曰

孟嘗君也。衣帶水不極之詩。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齊相。秦皇。追之。秦令。開。非。獨。鳴。不。啓。客。有。善。爲。雞。鳴。者。乃。得。出。關。而。追。不。及。又。燕。太。子。爲。質。於。秦。亡。歸。使。荆。軻。刺。之。秦。皇。環。柱。走。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柯。秦。皇。拔。劍。斬。軻。左。股。軻。倚。柱。而。罵。遂。被。害。於。是。益。發。兵。擊。燕。燕。太。子。匿。遼。東。行。水。中。燕。王。乃。斬。丹。首。獻。秦。秦。終。滅。楚。呂。王。始。皇。也。實。呂。不。其。子。故。名。蓋。季。燕。秦。秦。之。不。行。黑。邪。之。裘。敝。黃。金。百。鎰。盡。歸。至。家。妻。不。下。紵。不。爲。炊。陳。皇。后。乞。賊。別。見。班。姬。失。寵。擬。作。怨。歌。行。日。新。製。齊。統。素。鮮。潔。如。霜。雪。發。安。合。歡。宴。團。圓。似。明。月。出。入。懷。袖。中。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京。殿。奉。炎。熱。棄。捐。前。殿。中。恩。情。中。道。絕。實。酒。妻。趙。氏。酒。成。久。不。歸。乃。織。錦。爲。迴。文。詩。以。寄。之。秦。嘉。龍。西。人。爲。都。接。妻。病。甚。不。得。歸。以。書。寄。妻。漢。書。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

卷六 明

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李陵答蘇武書曰。羶肉。蔡。以。充。饑。渴。羶。毛。衣。也。穿。履。羶。幕。也。羶。武。傳。單。于。弟。於。軒。王。病。賜。武。馬。畜。服。匿。字。廬。按。服。匿。單。于。之。類。小。口。大。腹。方。底。金。屋。別。見。玉。門。關。在。陝。西。沙。洲。細。君。思。歸。作。黃。鵠。之。歌。范。曄。傳。王。詰。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二。人。皆。雅。所。舉。也。屈。子。屈。原。也。楚。三。卷。都。指。日。郭。楚。離。唐。尹。端。策。拂。趙。又。漁。父。楚。而。笑。鼓。枻。而。去。說。夫。上。官。大。夫。也。詩。樂。子。之。無。知。又。離。離。子。羅。尚。寐。無。恥。抱。石。別。見。司。空。劉。琨。爲。段。匹。碑。所。勒。盧。諶。贈。琨。詩。曰。中。夜。撫。枕。嘆。晉。書。琨。思。復。晉。室。間。難。起。舞。又。琨。爲。胡。騎。所。圍。乘。月。登。城。樓。清。嘯。城。樓。然。而。退。現。贈。琨。詩。狹。路。傾。華。蓋。駭。駭。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漢。書。吳。王。濞。欲。反。鄒。陽。上。書。諷。止。之。下。之。獄。夏。臺。亦。四。所。也。詩。妻。今。非。今。成。是。貝。錦。金。雞。別。見。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璽。忠。左。右。諸。之。王。繫。之。獄。行。仰。天。而。哭。六。月。飛。霜。九。關。別。見。詩。耳。屬。于。垣。

錦帶賦

李攀龍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翩翩逸麗。原當是賢。連交綬冕。英
俊之域。締好貂璫。景繆之家。三輔豪舉。五陵紛華。莫不
肺肝共瀝。意氣相加。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持觴埃
盡。投袂鵲起。浮遊近縣。適言千里。思美孟姜。在濟之湄。
神招魂。扼匪我。愆期。悲青春。今桃李。衰況白日。今西南。
馳握君手。兮淚愈。游。悵軒車。今來何遲。忽。嫖目。今調笑。
容。復易中。兮思。恣。移。絙洞房。羅幃帳。葵。爾。燈。酌。瑤。漿。桑。
間。詩。芍。藥。章。配。朱。顏。發。嫉。光。始。容。與。以。微。動。兮。體。陂。池。

李攀龍

明朝

七

而精蕩。類薄怒。以相難。兮。旋靡迤。而態暢。爾乃下裝金。
恣歡情。沉湎日夜。極欲所營。乍百草。今。豔陽。又。羣芳。兮。
素秋。胡。鴈。鳴。兮。憶。故。鄉。逝。將。返。兮。動。離。憂。幾。抗。軛。而。北。
發。重。嬌。狀。而。且。留。若。乃。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紛。
難。立。解。窮。待。則。趙。魏。焉。依。回。鑣。迅。赴。媚。子。頓。遠。羈。樓。就。
道。繾。綣。去。關。送。復。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隈。飛。雪。
掩。野。悲。風。北。來。收。血。相。對。洒。涕。銜。恩。妾。君。齊。右。君。家。薊。
門。慘。子。結。兮。蒼。玉。瑛。拍。余。佩。兮。贈。王。孫。於是願假須臾。
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幘。而。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

諸燕市之俠。國纓繡於輕。繫陸離之長。鉞容兮。遂兮。
鞞鞞獵獵。於是引如霜兮。并刀。削五色兮。紛。擗。乍若彩。
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鷗。鵲。兮。鳳。凰。羽。
翼。今垂。傷。令。黃。河。今。如。此。帶。置。懷。袖。今。天。地。長。女。如。東。
素。郎。亦。青。矜。雖。縑。思。之。乍。分。庶。離。緒。之。可。尋。羌。良。會。兮。
終。合。將。永。結。兮。同。心。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還延。痛一近。
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驅。征。輪。兮。不。顧。望。行。塵。兮。雲。巾。
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居。人。閨。掩。遊。子。馬。嘶。夢。
遙。遙。以。空。逐。形。恍。恍。以。長。駭。撫。此。物。兮。準。疇。昔。欲。往。從。
之。誰。為。匹。

李攀龍

明朝

七

李攀龍。字子鍊。濟南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提學副。
使。平。原。君。趙。公。子。孟。嘗。君。齊。公。子。皆。好。義。結。客。後。漢。
宦。者。傳。秦。漢。中。常。侍。參。用。士。人。冠。皆。銀。瑤。左。貂。明。帝。
改。金。瑤。右。貂。悉。用。關。人。漢。書。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為。三。輔。五。陵。別。見。北。齊。享。廟。歌。豹。報。南。國。鵲。起。西。歸。
詩。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又。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
乎。桑。中。娶。我。手。上。宮。又。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史。記。
齊。國。聊。城。久。不。下。宮。仲。連。射。書。入。城。燕。將。自。殺。又。秦。
攻。趙。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魏。魏。信。陵。君。求。如。姬。竊。
魏。王。臥。內。兵。符。救。趙。李。白。集。機。中。織。錦。秦。川。女。若。木。
見。別。

壽成阜王賦

盧 枏

梁孝王譙賓鬼國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也大王知壽然未知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戌之客剽工浮游田父跼踣黃冠玄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聿興殺酒矜設招致友生縛藻匪施滂稊無傾帷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會爲歡之幾何旋紛擾而伊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啓瓊珠之宮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恍忽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之士還坐駢至克乎後庭炮翠麟脯霜鯨宴素日張金燈樓皓腕之驚袖映繡柱之鴻筍調採蓮之艷譜發遏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驂白鸞躋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類分曹投博飛觥舉白促席交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漣然後飲罷肅容悄然言別揚於離館迴鑾東閣此所謂大王之壽非夫凡民所得擬也王乃釋位就相如坐以酒

鵬相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盧枏字大振北直涿縣人明世宗時國學生有才藻以敏晚獲罪邑令繫獄後得釋有蟻蟻集行世主化玄虛也見道德經象樓象非龜屏龜甲屏風霜鯨鱗肉白如霜雪分曹投博分儔類爲六博也舉白舉大白也金虬水漣言天將曙漏聲竭也

壽成阜王賦

明朝

盧二

登釣臺賦

宗臣

恭承帝命以商邁兮。拜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限百草兮。何芳杜猶非其襲人。聯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嵒嶙。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宿莽搖落而變衰兮。予又安得問夫白蘋。予將懷椒糈而傲臆兮。焉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歎以抗行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表是黼黻之虛以章兮。孫獨愛夫羊裘。焱鴻鵠之高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杼橐兮。羌獨偃蹇以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恍惚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達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大沉寔。孫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兮。夕稅駕於江汜。有君如此其忍負兮。孫豈忘親於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羹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忍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卷六

明

三

下。令。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跡。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者。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可。爲。委。予。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驥。長。虹。以。爲。衣。兮。拾。清。露。以。爲。垢。託。微。誠。於。浮。雲。兮。孫。其。攬。璫。華。而。遲。予。聖。美。人。而。不。見。兮。若。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歸。來。乎。山。中。吾。與。女。嬉。以。遊。兮。宗。臣。字。子。相。興。化。人。舉。嘉。靖。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司。歷。文。選。司。稽。勲。司。員。外。出。爲。福。建。布。政。司。參。議。遷。按。察。副。使。督。學。政。其。序。略。曰。予。聞。嚴。子。陵。舊。矣。丁。卯。秋。以。參。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嚴。臺。爰。申。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豈。君。聞。歌。而。來。哉。嚴。光。字。子。陵。光。武。少。與。之。同。遊。學。及。卽。位。子。陵。雙。姓。名。而。隱。帝。訪。之。言。有。夜。羊。裘。釣。澤。中。者。以。安。車。玄。纁。迎。之。三。徵。而。後。至。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今。嚴。州。以。此。得。名。所。屬。桐。廬。縣。七。里。離。卽。子。陵。釣。處。一。統。志。富。春。卽。今。富。陽。縣。有。富。春。江。爲。浙。江。之。上。流。楚。詞。敘。霜。降。而。下。淪。兮。草。芳。草。之。先。爲。釣。臺。在。嚴。州。府。城。東。五。十。里。石。瀨。嚴。陵。灘。卽。七。里。灘。謝。靈。運。詩。曰。汎。子。陵。瀨。想。屬。任。公。釣。楚。辭。夕。搴。洲。之。宿。莽。又。懷。椒。糈。以。要。之。又。芳。與。澤。其。雅。孫。孫。香。草。楚。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史。記。武。丁。夢。帝。寶。以。長。躬。使。人。以。爲。彼。此。求。於。天。下。得。傳。說。嚴。築。於。傳。嚴。命。以。爲。相。又。呂。望。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下。曰。非。熊。非。貔。所。獲。霸。土。之。禮。果。遇。望。與。語。大。悅。載。與。俱。歸。卒。興。周。又。韓。信。彭。越。辛。就。烹。醢。勃。韓。侯。周。勃。也。史。

卷六

明

三

記綈侯誅許昌權傾五霸
囚於請室挂冠見別註

歷朝賦卷六
明

三

白兔賦

姚 溱

赫皇明之昌曆。啓聖人而馭宇。紹皇王之丕圖。振陰陽
之宏紀。象三光以垂照。順五行以立軌。照鴻醇於昊軒。
匹休光於姚姒。放勳襲其欽明。早龍宗其豈弟。仁恩衍
而橫流。義聲馳而遐靡。煥米芻以弘文。遵彝常而崇禮。
洽德於陶明。敷茂化於遠邇。覽隆古以獨驚。楊徽烈
以齊美。三靈協而符慶。百順秘而來視。或吐秘以表貺。
或孕奇而薦祉。紛嘉禎之備集。兆至和之所委。邈西蜀
之上游。蟠龍鬱而爲圖。育異兔以馴伏。匪川澤之能藏。
陋中山與東郭。何凡品之足方。美冠倫之仁獸。傳郡國
以騰章。凝皓輝於西陸。披素彩於少商。瞻蓋淵兮融魄。
威玉衡兮流光。昭明照兮朗祀。應單闕兮歲陽。毳如絲
兮皎皎。眸若珠兮煌煌。璧月滿兮露渥。箕風入兮桂芳。
物與時兮競爽。聖帝都兮開祥。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爲樂。耀珍璫於玉房。配純雉於越裳。躍昇平之華囿。
儀清穆之朝堂。朕翠華於上苑。棲朱艸於中唐。寔彼麗
之爲族。亦旣繁而孔庶。駭降質之特殊。乃呈姿以托貯。
驗以瑞應之圖。稽以古今之法。采之里俗之謠。訊之筮

龜之喻往紀之所渺聞先朝之所未遇察金柔之有微
章皇風之廣馭庶事敏而惟康高年逸而有舉既不振
乎文英復遠哉乎兵戍占以類而相從嘉協氣之充祚
臣工見而翔泳需四域以同豫觀令契而應符信龍德
之常天恒遜美而弗居屬皇情之乾乾存寅畏於崇駁
切兢惕於臨淵紛華敷而不御嗜好至而莫遷道既隆
而愈恭精已勵而尤堅辨教急於儒籍審勞逸於農阡
敦德業於久大民聲畏之幽玄游高明兮浩浩履中正
兮平平願升歌以頌德從八風以相宣茂本支以百世

命乎景以萬年
明
白

明世宗時四川蒙自見于崇壽剛以獻姚沐為賦頌
之中山東郭皆產見之地西陸少商俱屬金色白曲
禮見日明時太歲在卯為單閼舜時西王母獻白玉
琤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翠華者天子之輦中唐中
庭也丹書教勝危者吉急勝故者滅救等教子日人
勞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平平叶便便

梅賦

徐渭

孤稟矜姱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曲屈留連野水之
烟淡蕩寒山之月蓮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
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杪數英
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龍遊而張甲編條
聚腦白鳳戢以流翰珮玦續紛何啻凌波之子肌膚綽
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取艷以冷而為妍縕香
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影橫窗雕然山澤素魂麗
璧忽爾輝媚託使將傳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
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
於冰絃乃有巖居之徒溪飲之老桓褐黃冠龐眉壽考
跨蹇策筇熱漿烹藻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
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
騷作記當其處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
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心暢神洗鬱破滯又
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九歲能屬文為邑諸生大試
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聘為幕客兩次獻白鹿
表皆出其手世宗稱善茹射之由別見吳陸凱與范
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子瞻題詩曰折梅

達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
 塞上角曲有梅花引羌笛曲有梅花落琴譜有梅花
 三弄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天寒日暮憩
 於林酒肆旁見一美人淡粧素服芳容襲人因與扣
 酒家飲一綠衣童子歌舞久之起飛乃在古梅花樹
 下上有翠羽啾噴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東嶽在工
 山縣其地梅花最繁渭管觀之

歷朝賦

卷六

明朝

七



牡丹賦 稍節

徐渭

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為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
 以頡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陂堤上
 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藹亭榭
 之載營大宇曠霽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
 王孫威游龍于流水遠茲葩而密坐藉芳艸而芊芊威
 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紛承日華朱含露雨
 群帶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
 于羅幃郭君擁翠被于江渚當其百藥千芽照耀朱霞
 綠葉紛紜望之轉盼若儒生之授學列女集于終紗迫
 夫背戶迎牕上下憂簪二三作隊嬌嬌愈解飛燕進女
 弟子遠條夫人扶玉國而朝天錦舞重掩擅心飛屑柔
 頻夜殷怒苞曉笑宛婦姑之反唇似相稽而無說則有
 若盛時合春諸娣從韓姑以同歸嫵焉周襄漢主放宮
 人而憎別風薦小興雨委微溫楚妹舞歌于章臺陳后
 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慎妃橫通座之勢紫侍黃
 佩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昂婕妤好當逸熊于上殿或
 翹而望處子窺宋玉于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

極態遠不盡。如天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殊可罄比而殫論。

唐時武后遷牡丹于洛陽。牡丹之種始貴。漢書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石崇為衛尉。鮑叔牙最。多楚辭。楚王弟鄂君。泛舟新波。越人擁棹而歌。漢南都太守馬融。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趙飛燕進。女弟合德。於漢成帝遠條。漢官名。唐明皇時。楊貴妃。姊虢國夫人。同泰。韓二國夫人。人。胡。賈。詒。治。安。榮。婦。姑。不。相。得。則。反。屏。而。和。稽。詩。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武。帝。陳。皇。后。如。帝。放。之。長。門。宮。慎。夫。人。漢。文。帝。姬。帝。寵。之。坐。席。常。與。皇。后。並。袁。盎。却。之。于。謝。班。婕。妤。事。漢。成。帝。帝。欲。與。同。羣。婕。妤。辭。却。之。漢。元。帝。同。馬。婕。妤。入。上。苑。熊。逸。出。至。帝。前。婕。妤。恐。傷。帝。以。身。當。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東。隣。之。女。乘。垣。而。窺。臣。者。三。年。矣。

卷六 明朝 主 世 廿

畫鶴賦 徐渭

朱冠縞衣。四池玄綠。鐵脰昂尻。金眸夾臆。長喙易清。圓吭聞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驚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瑤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輶。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淚華。誰其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砥筆和鉛。微精石巧。或磅礴而解衣。亦熒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穎而希冀其玄妙。則有翩然以臨。對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橋審。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掛瀑。一雙語燕。忽驚行。麗孤雪。兮。毳毳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翰。亦將嘯而引吭。賦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鶴者陽鳥也。生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頂赤。潔白如雪。玄綠黑毛。爲緣飾也。說文尻。腫也。春梁盡處。是也。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古今注。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金石錄。鶴銘在焦山下。列仙傳。鶴珉。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鶴止城樓人。或

甲子之鶴以爪攫機板似漆書云城都人民非三百
翅長欲飛乃銕其鬬舒翼反顧殊似懷婉道林曰
既其凌霄之姿豈肯終爲人作耳目玩養成翻放飛
去小說有客言志一願爲揚州刺史一願多貨財一
願騎鶴上揚州一人曰吾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翟伐衛將戰受甲者
皆曰使鶴世說陸機臨刑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機入吳人故云吳儂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
一史後至儂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使人視之
則解衣槃礴贏君曰是真畫者也永嘉郡記青州九
里中有雙白鶴年伏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
在耳多云神仙所養一統志黃鶴樓在武昌府黃鶴
磯上世傳子安乘黃鶴過此又云一老翁飲酒此樓
以椅皮畫黃鶴一隻嗣後遇來飲者鶴輒自舞致飲
者甚衆後赤壁賦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蹇蹇張
羽貌名畫記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蹇蹇張
筆點素因就以作蹇蹇以爲真蹇蹇手蹇蹇之

歷朝賦精

卷六

明

三

五色雲賦

屠隆

五月既望遵湖而西驅車高原飲馬空陵娟娟者湖秀
絕而孤綿亘千里映帶城隅沙長水明沉陽浴鳧青浦
照人綠波平鋪乃稅駕於河滸弔昔賢之遺跡余欽斯
人今高瞻俯大湖而歎息歎息自天俛仰今古何彼卿
雲爛焉以巨迴合翦映曠日微吐蔽天者半厥色維五
厥狀瑰麗玄黃雜組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
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綃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
之顆或如秋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澹修眉之連蹇呈

歷朝賦精

卷六

明

三

治態而婀娜又如萬花競開百鳥齊飛奇姿窈窕秀色
離披威鳳之彩葳蕤錦鷄之翼差池屑屑霏霏纓纓
襍粉乎若纈纈乎若髦又如仙人製錦借色雲君濯彼
天河五彩成文丹霞失麗明星載昏長天紺碧遙光深
靚羣山並朗回浦獨映芙蓉相鮮下燦紫葍大物矜炫
變幻靡窮乍散乍合若淡若濃廓乎若啓宵兮若濛嗟
此華瑤雕彼太素神乎巧我天孫所如何文章之綺靡
恐大帝之是怒疇驅真宰泄秘抽玄東壁獻圖丹甲命
篇揆河漢以布彩走五星於毫端振藻耀日鴻思寫天

彗妖虹而直上捫列缺而倒懸。洵天章之巨麗。何人工
 之能為相如。么麼子雲無奇。錦心莫吐。彩筆藏輝。雕龍
 刻鳳之技。黼黻藻火之形。莫不銷其文彩。遁其精靈。金
 闕洞開。高敞玉樓。丹青錯落。棟宇雕鏤。閣道玲瓏。列仙
 出遊。引以瑇瑁。夾以華輶。霞裾成削。環珮相糾。紛朱幢
 而建紫蓋。崑崙七寶而雜琳球。朗焉翕絕。六合晶熒。繪山
 川。絢日星。掩關門之紫氣。奪霞標於赤城。有爛其光。曄
 曄其英。王母之所不能謠。羣臣之所不能廢。是誠乾坤
 之瑞而國家之禎。

摩朝賦 卷六 明

三 五

居隆字緯真萬曆丁丑科進士初為青浦縣令後遷
 禮部說文雲山川氣也京房易飛候視四方常有火
 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宋符瑞志離雲自成
 五色滌水涯也詩坎坎伐檀寘之河之滌兮尚書大
 傳舜時虞雲現歌曰卿雲爛兮糺糺綬兮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白虎通主者銳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禹
 貢禹錫玄圭通俗文勸飾曰珂杜甫詩與在驪駒白
 玉珂神農經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
 生五色雲芝鮑照詩遠食玉山禾宣室志婦人自稱
 肥人絳綃一端胡人償之千金連蜷曲貌婀娜美貌
 拾遺記員嶠山冰蠶長七十黑有麟角以霜雪覆
 之作繭長一尺織為文錦後世效之染色絲織以為
 錦楚詞雲中君雲神也星經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
 圖書之秘府也河漢別見列缺電名李白集心肝五
 蟻皆錦結耶囑與傳談天衍離龍與章元旦詩刻鳳
 蟠蟠凌桂郎書經注蕭若谷形取其斷也敵為兩已
 相背取其辨也蕭本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張衡
 賦蟠別與而曲也今古詩益鼓送革輶關門紫氣別

見天台賦赤城霞也而建標陽天子
 王母鵬羽王於瑤池之上白雲論

摩朝賦 卷六 明

三 五

玉壺水賦

袁宗道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水焉問於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摠情子其抽秘思騁妍辭俾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虛丈人三巡而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水並潔於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幽風發詠於凌陰璞或獻於楚山井或鑿於凌雲賜重宣室值倍連城或不礪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珍玉號貞栗水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於石刻器成壺以虛而受用當其無伴巧周

星朝賦

卷六

明朝

玉壺水

璚琦奇夏朔於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疑大荒雪滿沙塞鴻驚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輝輝而內瑩遠而望之若太陰團圓升銀海迫而察之若沉瀣洗朗浮金莖若夫朝開霽色旭日瞳矇光射水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燦燦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羲馭已沒光凝水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煒煒可鑑毛髮若乃置於殿廡列諸明堂彩襲龍衮色耀黼裳琬琰陳今韜輝弘璧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主俎靜閑用昭潔祓式供清燕間觥觶之璀璨添拒匱之泔淡又若依

星朝賦

卷六

明朝

玉壺水

玉堂近紫庭軸映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脩焉遠關闔之塵至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祗錦席兮炎蒸夫何借龍皮之病不用冷蛇之紫釋肺腑之塵執愜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隋珠失照趙璧讓妍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艸之可擬豈寒狐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囑止及夫戶庭然已寬然具體乎閭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已濯魄於瑤瓊亦何必躡足於峻嶒也稱引既已再作而爲亂曰玉匪水兮空復守貞水匪玉兮未離滓塵木假玉以爲用兮玉含水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曙於水壺之德矣乎微子鴻辭則水自貞孰章厥美矣於是命觴飾腊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數

袁宗道字伯修湖廣公安縣人萬曆丙戌科
翰林古詩清如玉壺水言清且潔也山海經龍首山產玉而風詩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望舒月也義駁月也周書顧命篇弘璧琬琰在西序觥觶皆酒杯也縮酒以降神者白龍皮爲觶可以却邪夜光璧明月珠隋侯救蛇蛇啣珠以報

招寶山閻兵觀海賦 并序

米萬鍾

皇帝膺錄之二年歲在玄默閏茂月大仲辜予謁直指
傳公於句章時公適大閱水陸並舉繼之以夜登招寶
山臨濱海余及海道洪君從公顧謂余賦之余謝不敏
敢拜嘉命賦曰

歸墟之濫溟渤之瀾胚渾太清頻洞森漫徒觀夫陰火
弱流之倏怪寒裔炎微之鬱盤浙若無而若有託異隅
之片干爰有鉅鎮越在灌門前襟搏木後枕四明安期
留島而境迥任公蹲特而波神邇徐市之窮島望龍伯

歷朝賦補

卷六

明朝

三

之遐濱其忽荒與陬墮實窮垠吹封狐而嶸雄虺時嗣
攫而甘人是用斥以重椒之警警以均服之振窺偵室
其鏘要害扼其津羌小腴之蠢動馳羽檄之紛續妖纏
白草霧慘紅巾桴青徐之鼓宿山海之屯諒遊釜之終
糜既嬰嬰而震隣維哲人之長慮甚老謀於壯事緬七
伐之止齋將一鼓而作氣萃跼注之君子蒐兜鍪之介
士帥以丈人董以大吏諏剛日以戒期余趨蹌而御至
荷異數於御戎屬右韃以憑軾奉樽俎之清燕摩壁壘
以揚勵昉水續陸質明迨昧甫觀其水閱則邛然足以

賦矣其閭也樓櫓如烟芒櫓刺天蘭綺齊榜儲胥衛焉

匪飛梯之岌業每三休而躋巔屹中艘以建闕翼傍艦

以開甄牽勇剽然心算精妍三老競奮五兩高騫軍聲

震而海水爲之沸風濤擊而士氣爲之軒轅背擊兮雪

旂亂魚眼射今日羽鮮張歛之勢迅奇正之機圖洵良

工之使馬儻沒人之忘淵固宜恬波來越裳之譯安瀾

迴楊僕之船爾乃執訊明威頒勞歸喜命駕崇丘拜節

高趾臨招寶以揮航掩浮歛而次背周四瞬以無際但

連天之積水鯢鵬化於一兮日月經乎波裏神惝恍以

歷朝賦補

卷六

明朝

三

招寶

中疲目睜眙而近眦視俯營窺蠹旄纛之懸管餘艘侈

戰戰之比條如葉以如薺失京坻之前擬肆詰朝之再

閱嗟水德之靈明朝湧山其懷襄海展鏡以虛澄蓬壺

若可親朝夕爽其恒嚙切堂分噴漂瀾門軌今濡輪逮

波委而瀾翻爰撻金而奏角轉青舫之泳鳧列縹壘而

命鶴雷厲炎舉鏐綴擢擢五色方引千花錯錯乍魚頰

而烏舒忽風卷而雲落率然之首尾應驚奮之羽翼合

弓擬挂於若華駕將鞭乎蛟鯉沸蜩雲天雁譁廣莫襍

縣驚矯以避風馬銜閼風而逖壑迄振旅之銜衛奄謐

感而恬漠忻暮戰之同朝待燔燼而繼作留餘照於魯
戈嗣前眺乎宿諾直瞰落伽傍睨三萼指虎蹲之將將
辨蛟門之嶽嶽何飄飄之帆影點微茫於天末已而揭
蟻酣昏傾烏黯夕列幕莽蒼視之同色款一燧之高麗
龍萬燈而併出蛇蟠明虹之飲天矯火龍之聲始矩列
以幕璋旋規隨而效壁散似燭分聚若鱗翕惕暮夜之
有戎開一面以延敵變差五而勝全踰丙夜而功訖推
廓略昭上下情憐若夫討而訓之以敵愾摩而勵之以
聲實多筭勝而少敗石城內而律吉師以和克勇以方
摩朝賦幣 卷六 明朝 聖元 郭金
立此罔昭日星以提命窮殺攢而不置者也荷使君之
天挺真虎躍而龍驤蔚文昌於紫極森武庫之清霜理
琴絲而立斷控函鼎而弗恆擬手中之僕姑墮天上之
機槍審折膠以立威資省汎以立防余小子之厚幸瞻
赫於頽行聞鼓聲以軒翥佐折衝而慷慨傾耳泛昆
明之水凝神聘金馬之鄉商鳥號之肉好析夏服之楷
良運籌決勝此焉已覬嚙矢磨盾作檄竊欲附其末光
頃標校之惕威實頭顱於烏航魄已掃於先聲去卒摧
夫後殃悉俘而獻之闕下斯亦我武之惟揚行洗兵於

鯨海會刷馬於龍荒華膺節鉞烏奕旂常期斯言之不
武庶斯遊之不忘
招寶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明時宿重兵衛侯於此皇
帝謂明憲宗玄默閣茂歲在壬戌也句章即寧波歸
寧海也寧波在東南應八卦之巽方灌門博木四明
皆寧波境安期生仙人入東海任公子居東海以脩
為餌釣得大魚脔牛也徐市方士為秦始皇求仙藥
童男女入海不返龍伯國人最長大舉竿而釣得六
轡封孤大狐雄雌巨蛇喻倭人海冠重槓干城之寄
左傳均服振振均同也武事上下同服振振盛也
窺偵探事之人元時江淮寇起號紅巾賊將擊之
捷基教也收警不怨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註伐事
刺也擊刺不過六七不欲多殺傷也附注戎衣兜鍪
武士之胄易師卦師貞丈人吉乃老成之人也曲禮
外事以剛日謂甲丙戊庚壬也號弓袋也左傳楚子
玉請戰于晉日謂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視之助始
摩朝賦幣 卷六 明朝 聖元 郭金
也質明擊明之時蘭綺刀戟之架三休躋巔言飛梯
之高三息乃升也擊音堅三老持舟之長五兩雞毛
囊雞毛五兩挂于篙以其所向辨東南西北之風王
維詩魚服射波紅子貢曰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羽人
善羽水者越棠別見漢武帝時使揚僕為樓船將軍
伐粵浮海而東也騰胎駭視狀張帆紫船纜之棹詩
小雅如京如城言其高也檣操音潮渺山上也危錫
皆喻船操音火開多也檣操音潮渺山上也危錫
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若華海上之木礮應
海鳥馬銜馬首一角而龍形則鳳沒匿也謠處無聲
也魯侯與敵戰天將暮魯侯以戈揮日退三舍宿
謀前約也落伽三夢虎踞蛟門俱海中山揭蟻傾烏
足為蟻方王登閣王丙夜半夜也憤怒也左傳諸侯
敵王所憤而執其功實軍實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
勝易師卦師克在律否賊直言出兵以紀律不善則
商也左傳師克在和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穀

檜。洞。謂。也。檜。與。鑽。同。滕。王。開。序。紫。宅。府。衛。王。將。軍。之。
武。庫。恒。仕。也。僕。姑。箭。也。檜。槍。足。名。冬。寒。可。以。折。膠。想。
威。嚴。也。蘇。軾。赤。色。皮。服。詩。蘇。軾。有。與。以。作。六。師。顏。行。
雁。行。也。樂。記。聞。鼓。擊。思。將。帥。之。臣。見。明。令。馬。別。見。烏。
號。弓。名。夏。服。矢。名。鳴。矢。矢。之。先。發。者。

歷朝賦卷六

明朝

聖子

招室

別賦

陳子龍

漫漫長道悠悠我心揚舲極浦總轡荒林與子言別
然哀吟仰視浮雲倏忽難尋我有旨酒慨慷酌料況秋
風兮渡河又落日兮在野葉蕭蕭而羣飛泉淙淙而始
瀉指寥廓於翔鴻愴悲鳴於去馬覩徒御之紛馳傾芳
樽而不下含別緒兮孔多欲陳辭而難寫於是攬祛徒
倚執手踟躕會當去我頃刻相逾聽車音而絕響望轡
幃而載祖悅懷人之極目愧送子之賤軀掩金鏡而罕
御理瑤琴而常孤仰明月之迅逝悵重關之崎嶇言念
歷朝賦卷六 明朝 聖子 別賦
古昔誰與爲比至若祖道浙江歌驪易水擊筑漸哀舉
杯數起入虎狼兮不復還威馬兮誰能理信事君兮
無二心憤國讐兮慚壯士獨臨風以唏噓成攀轅而莫
止乃有河橋送客灞上辭人奉使隴外之官漢濱念殷
勤於京洛忽散漫於風塵嗟官局之有守欲輸飛而無
津陳嘉核於錦幄寫繁奏於陽春日行暮而款款車遵
道而憐憐又有唱敵避讐遠適異國隱漁艇於江南築
高臺於塞北望舊里兮天涯遇故人兮相匿近將別以
起舞臨交岐而置食託黃鵠而神傷撫瓊枝而歎息至

若○廬○江○少○婦○文○園○小○姬○思○方○膠○固○義○當○乖○離○痛○寶○珎○之○
 既○賜○出○金○屋○而○長○辭○陳○后○長○門○之○賦○班○姬○統○扇○之○詩○一○
 朝○失○職○相○見○無○期○瞻○鸞○聲○於○咫○尺○慨○音○徽○之○永○遠○更○若○
 漢○武○好○武○絕○域○稱○藩○賜○美○人○於○朔○漠○嫁○翁○主○於○烏○孫○夏○
 積○雪○今○天○山○春○無○草○今○玉○門○莫○不○變○乎○變○色○悽○然○歛○魂○
 收○紅○顏○今○白○髮○掩○青○塚○今○黃○昏○思○金○堂○之○縹○緲○念○鴛○侶○
 之○嬋○媛○又○若○妾○居○北○里○君○戍○交○河○夜○飛○白○羽○朝○負○凋○戈○
 迷○鳴○沙○之○異○響○捲○陰○風○而○震○波○悲○傳○寶○女○望○斷○秦○娥○寄○
 文○章○於○縑○素○託○流○怨○於○織○阿○問○邊○烽○之○未○靖○悼○玉○貌○之○
 歷○朝○賦○卷○六○
 明○朝○
 三○
 二○
 宮○麗○質○邯○鄲○名○倡○皎○皎○顰○顰○盈○盈○道○傍○解○離○佩○今○贈○君○
 子○折○芳○馨○兮○心○內○傷○則○有○煙○林○花○墜○平○草○長○青○驄○蹕○
 蹕○紅○袖○徬○徨○遠○與○君○別○各○天○一○方○飄○搖○分○袂○香○若○參○商○
 嗟○夫○別○何○年○而○不○愁○愁○何○年○而○能○散○隨○羣○遊○於○麋○鹿○壯○
 遐○征○於○羽○翰○苟○兩○心○之○不○移○雖○萬○里○而○如○貫○又○何○必○共○
 余○幃○以○展○歡○當○河○梁○而○長○歎○哉○

陳○子○龍○字○臥○子○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至○給○諫○有○
 文○名○楚○評○橫○大○江○今○揚○李○陵○別○藉○武○諫○仰○視○浮○雲○
 馳○祛○袂○也○榜○轡○車○中○錦○也○送○子○以○賤○軀○亦○李○陵○詩○比○
 平○聲○趙○王○勾○踐○入○臣○於○吳○羣○臣○祖○饒○浙○江○荆○州○入○秦○
 賓○客○饒○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而○歌○饒○古○別○詩○烏○馬○
 事○別○兄○嘉○核○嘉○奔○伍○子○胥○奔○吳○楚○追○騎○至○隱○漁○人○舟○
 中○李○陵○降○何○如○後○登○高○臺○望○鄉○焦○仲○卿○為○盧○江○府○小○
 吏○其○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背○不○嫁○武○帝○以○江○都○王○
 馬○相○如○為○文○園○令○長○門○執○扇○別○見○漢○武○帝○以○江○都○王○
 女○為○公○主○嫁○烏○孫○王○昭○君○嫁○單○于○死○後○塚○草○常○青○故○
 稱○青○塚○寶○酒○妻○織○迴○文○詩○以○寄○大○曹○操○卒○後○命○伎○登○
 銅○雀○臺○秦○樂○尚○食○漢○武○帝○葬○茂○陵○王○盤○魚○燈○皆○塚○中○
 物○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應○璫○詩○召○南○抱○衾○
 與○崎○李○陵○別○藉○武○諫○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歷○朝○賦○卷○六○
 明○朝○
 三○
 二○

妬婦賦

陳子龍

楚襄王時下令國中有不好色者予千金封以百里之縣令尹願以燕見因自稱曰臣幼生貴族長秉國政田宅具備廣有姬媵中選麗都姿態確靚粧首明逸心氣和令纖穠應圖疎密無定善嬌極妍宜人情性然臣外尚方嚴內守貞正誦習師承微繩前聖治容莫聯清歌不聽惡其妖蠱一旦驅屏又嘗奉使道經江皋宛有淑女緩步山椒色采奇艷芬芳飄飄玉輝始濯蘭風乍交知臣貴客解佩相邀陳詩微笑令人蕩搖是日薄暮輕

明

麗蕭蕭空館岑寂庭遺翠翹臣凜高潔厲聲以譏驅車進發晨抵郢郊臣相三主何求不得遣斥倖儒陵拒邪色以此坊民請封臣國時宋玉在側進謂王曰胡令尹之面欺大王也夫嗔悅美好憎厭醜凡入之情也捐靡曼而不御棄窈窕而不錄此有所制也臣與令尹里閭同處微聞閨闈厭婦奇妬年及衰耄既疥且瘡面若槁葉體若敗瓠手若蛇腹足若腫樹不解絃管惟淫是務耽耽主君無聞朝暮防閑密緻恐有他遇封識臆揣發蹤妬嫗伺主出入察主言語小有燕私臆發憤怒惡

聲嘈嘈譁歎達驕道逢少不得回顧歌筵綺席沒齒難與淫刑御下顏狀其倨呵笑穢雜鞭撻無度酷用炮烙輕逞刀鋸截髮剪面亟毀修姱窺囊啟篋雅善搜捕奴僕噤口閨室恐怖羣巫紛若性好呪詛祝鬼厭勝水寵之固威攝主君愧汗僇仆紅顏流離蛾眉永剝終身奉禁不敢一忤夫邪佞入而賢才損嫉妬昌而婉孌饑令尹所遇誠為可悲政當詰於大王棄嫖母召還南威賜帝休之木末葛藟之詩而顧隱情矯飾張詭辭拂逆好惡撓亂是非願大王之弗信也楚王曰善哉諷

明

矣於是視朝出令陳陝有司愛命公卿各舉所知發賢者罰遺逸者歸賜玉貝璽官至執珪

此賦體也女之美惡喻士之賢不亦醜女妬美猶小人嫉賢山椒山足也坊民表正下民也疥病瘡也槁葉枯葉也敗瓠易爛也虎視眈眈也帝曰逐免非法也之謂無道也妬婦之刑處下以刀畫面日勞怨美也少壯無用也嬖母古醜婦也楚王愛妃帝休木婦人佩之不妬詩則南有樛木葛藟之詩也楚王能遠下而無嫉妬之心書語張為幻

歷朝賦楷卷七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註

兄 鳳翼來阿參閱

男 儒星譽升

校訂 儒晟曙升

上林春燕賦

尤 侗

露露丹城。萋萋紫苑。日照秦樓。春生漢殿。撫淑景之暄。
妍望華林之慈情。觀其羽之差池。有于飛之燕燕。若乃
蒼節啓焉。青鳥司開。寒鴉已散。賓雁將迴。烏木乍染。素
翼如裁。花前早至。社後頻來。度海風而宛轉。遇朔雪而

徘徊。思營巢于金屋。願卜宅于瑤階。並唧泥兮鳩鵲。觀
羣咏草兮鳳凰。臺擇一枝而爰處。繞三匝而無猜。避人
之憎。綴幸託體于高樓。于是微露班。襟斜拖紅縷。畫
棟低棲。雕梁軟語。掠芳草之池塘。穿珠簾之院宇。闌柳
絮之輕風。夢梨花之夜雨。尋錦水之鴛鴦。伴金籠之鸚
鵡。鸞鵲以同歌。蝶翻翩而交舞。彼戴勝之降桑。及鳴
鳩之拂羽。雖應令于田間。未委身于天府。美鸛鵒之逢
時。傍官牆而容與。寧嫵媚以依人。惟翱翔而投主。寄
君王之廡下。敢辭勞于羈旅。遂乃遺音下上。弄影頽頽。

細響。鳴戶顛倒。衣案既宛。頸而雙宿。漸將離以共行。日
柝茶而蓄租。防鷺鳥之見傷。憂漂搖之風雨。長栖遲于
帝鄉。庇連雲之大廈。食天厨之稻粱。用恩勤以繫子期。
報德而不忘。勿墮巢于幕上。豈啄矢于地。陽願留瓜于
椒。寢還遺邪于玉筐。含赤書而獻瑞。叶金德而呈祥。陪
鵲鵲于靈圃。和颺颺于高岡。雖小鳥之何知。庶婉美于
帝江。豈止魯侯有喜。衛女于將幻。作仙人之履。親成神
女之粧。飛形石于零陵。馳名馬于紅陽。者哉。

詩郎風燕燕于飛。若池其羽。選詩金波。麗鵲鵲莊子
鵲鵲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魏武帝詩月明星稀。烏龍

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月令玄鳥至之日。后妃
高禘以祈子。又三月鳴鳩拂其羽。燕勝降于桑。燕
也。鵲鵲詩。予特茶予所蓄。稅言鳥之爲巢。其
也。左傳。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于幕。上。啄矢。踰陽。趙飛燕。姁後宮有子者。輒殺之。
故時有飛燕。啄皇孫之謠。留瓜。椒。寢。言瓜。屢。縹。縹。于
椒。室。遺邪。玉。筐。卽帝。譬如。簡狄。吞燕。卵。生契。事。周。文。
王。時有赤雀。含書之瑞。帝。江。鳥。名。善。識。歌。舞。詩。魯。侯。
燕。喜。父。之。子。于。歸。遠。于。將。之。零。陵。有。
石。燕。風。雨。則。飛。名。馬。有。紅。陽。紫。燕。

帝京元夕賦

尤侗

美哉。帝里大矣。皇都巍然天府。邈若雲衢。環九州以星拱。俯四海而羣趨。控三關之險阻。包八輔之膏腴。卜萬年之寶曆。肇一統之輿圖。考王制以肇建。順月令而分數。駕蒼龍而首出。命青鳥以先驅。乘春陽之淑麗。啓品物之昭蘇。栢上元之天慶。遊良夜之康娛。綴昇平之景象。萃靈秀之珍符。耐乃五城鼎峙。九門洞達。六宮綿連。三殿高揭。一人所居。後世開闢。千門萬戶。周廡間設。辟紫微之在垣。森衆宿之羅列。御鸞輅於青陽。應條風之獻節。陳仙仗於龍樓。懸華鏡於鳳閣。仰萬燭之輝煌。驚六鰲之飄颻。陽大補於閭閻。傳黃柑於閭閻。望雄雉而光搖。披螭頭而香結。過歌管於紫雲。迴舞衣於明月。河。君王之有道。與臣民而同悅。內則長信長樂。昭陽上陽。兩宮燕喜。萬壽稱觴。前星方耀。麗日重光。佩環進御。椒蕖揚芳。借聽玉漏。前銀鉦遙看。綵閣忽架。虹梁巢玉樓之翡翠。宿金殿之鸞鴛。奏瑞笙與錦瑟。奉宸遊兮。未夫。爰泛舟於太液。時步輦於長楊。坐宣室而迎溫。慰甘泉而納涼。命金吾以放夜。喜元宵之正

長外則金馬掖門。石渠策府。鳳閣鸞臺。槐廳棘宇。調羹政事之堂。簪筆文章之圃。兜鍪絳灌之儔。貂珥金張之伍。盤結綬而彈冠。皆析圭而紆組。居則三戟在門。動則兩驂如舞。幸休沐之優游。對春明而容與。折梅東閣之林。踏雪西山之壑。張九華之珠燈。難雙龍之寶炬。或載酒而流觴。或吟詩而揮塵。或盤馬而呼鷹。或投壺而催鼓。招珠履於玳筵。列金釵於繡戶。探宮闈之綿綿。開蛾兒之栩栩。千香樂兮。公侯盡往。觀乎士女。至如場開九市。路廣三條。五方羣聚。百貨俱備。飽藏陸海。福臻神皇。此摩肩而擊轂。彼攜手以聯鑣。競驅馳於五夜。暫偃息於三朝。造白粥以享祀。煎紅餅以招邀。結銀花於火樹。擊鐵鎖於星橋。燒蜃脂與豹髓。蕙草與蘭膏。幻千影與萬影。祇取勝而增高。施卉紉與魯編。鋪蜀縵與吳綃。燎茶餅於簾箔。雜羹羹於瓊瑤。皆幕天而席地。若繪野而繡郊。傍東牆而擲筭。聚南垞而吹簫。過旗亭而索酒。入里社而蒸穀。戲鮑老之傀儡。弄假師之妖姦。歌踏春之士女。欲舞袖於弓腰。湔衣裳於溪水。願度厄而除枵。遊紫姑以問卜。亦嬉戲兮逍遙。別有蕭寺。葉林丹房。紫

結縵衣以白蓮爲徒。黃冠以赤松爲伴。諷靈寶之妙經。
 供伊蒲之香飯。焚百和以降真。燃九微而常滿。昭王臺。
 上曳五色之繽紛。文相祠邊。麗十光之宛轉。黃皮鳥弋。
 共稽首於裝街。白鹿蒼麟。盡來儀於上苑。庶矣富矣合。
 萬國以攸同。唐哉皇哉。比兩京而更遠。於是天子覽。
 封畿之翼翼。玩民物之熙熙。喟然而嘆。茫然而思。雖殷。
 豐而示儉。恒居安而慮危。念稼穡之艱難。恐風俗之奢。
 靡。深惟無逸之訓。三復豳風之詩。祈穀東皇之月。升香。
 太乙之祠。載耒耜於保介。畊籍田而躬推。觀西園之刈。
 穫。恤南畝之耘耔。俾農桑之樂業。庶庠序之咸宜。將息。
 馬而論道。乃稽古以修辭。訪圖書於乙夜。勤誦讀於萬。
 幾。揆天章於雲漢布。王言於綸絲。搜幽人於巖穴。
 資黼黻之彰施。憫兵戈之未戢。修文德以來之。舞而階。
 之干羽。齊七政之瘡痍。調太平之玉燭。方展端於春時。
 期。永年以億世。神丕不之鴻基。

昇鼎山。海天津。爲三關。順保永。河真順。廣。大。八。郡。爲。
 八。輔。月。令。孟。春。之。月。子。駕。蒼。龍。漢。建。章。宮。千。門。萬。
 戶。殿。傍。直。臨。日。周。廡。正。月。風。日。條。風。列。子。海。中。仙。山。
 有。五。天。帝。命。巨。鯨。十。五。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
 代。龍。伯。國。有。大。人。一。釣。而。舉。六。鰲。天。子。賜。人。民。合。樂。
 聚。依。口。醺。開。元。遺。事。上。元。之。夕。傳。黃。柑。於。禁。中。維。尾。

官中羽扇。天垣帝座。前有星爲太子星。佩環。即婦人。
 詩。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鸞。太液宮。池。長。楊。漢。宮。
 宣室。漢。帝。受。靈。之。所。甘。泉。亦。宮。名。唐。時。燭。夕。金。吾。不。
 禁。夜。行。金。馬。石。渠。鳳。閣。鸞。臺。皆。詞。臣。之。館。周。禮。三。公。
 立。槐。下。九。卿。之。下。班。臺。武。臣。冠。絳。侯。周。勃。漢。公。
 金。張。金。日。磬。張。安。世。三。戟。門。前。列。戟。容。與。者。從。容。爲。
 樂。也。公。孫。弘。爲。相。開。東。閣。延。士。北。京。城。西。有。西。山。宮。
 蘭。殿。兒。皆。燈。戲。詩。于。胥。樂。今。杜。審。言。燈。夜。詩。火。樹。銀。
 花。合。星。橋。鐵。鎖。開。蛇。龍。同。其。脂。可以。燃。鐵。指。按。笛。
 日。振。唐。開。元。時。號。開。蛇。龍。同。其。脂。可以。燃。鐵。指。按。笛。
 能。爲。木。人。動。走。歌。舞。如。生。春。時。婦。人。浣。衣。水。邊。云。能。
 除。厄。又。經。夜。號。迎。紫。仙。始。以。同。一。年。休。咎。口。進。社。僧。
 社。赤。松。子。古。神。仙。靈。寶。經。道。士。所。誦。伊。蒲。桑。門。之。儀。
 百。和。香。名。九。微。燈。名。燕。都。黃。金。臺。昭。王。所。築。文。和。祠。
 卽。文。文。山。神。五。色。十。光。皆。燈。黃。皮。鳥。弋。外。域。名。菜。街。
 四。爵。之。館。漢。武。帝。祠。太。乙。爲。後。人。燈。夜。之。始。七。疎。日。
 月。五。星。天。下。太。平。爲。玉。燭。左。傳。展。端。於。始。乃。正。月。也。
 唐。四。

春柳賦

尤 何

於時春日遲遲春草萋萋望園林之鬱鬱見楊柳之依依垂長條而踞地聳芳幹以迎暉絲飄搖而拂帶翠滴瀝以沾衣一百五日之雨膏柔枝如沐二十四番之風信輕絮將飛爾乃露圓初開禁林乍煖苔綠侵階花紅鋪檻移星宿于天街布葦蕤于帝苑未央宮裏萬束高籌太液池邊千章低偃繞雕欄以扶疎映漣漪而宛轉殿前之碧玉光齊臺畔之黃金色滿傍月觀而霄瑩承露盤而晨法催牙管于鶯簧藏烏衣于燕剪三眠三起瘦分南國之腰一笑一顰青入東君之眼于是翠華風駕彩仗高張豫遊綺陌小駐蘭塘玩綠翹之弄影愛素縷之含香掃八分之螺黛舞三疊之霓裳牽弱線于玉輦糝飛花于羽觴雖草木之微質得奉侍于君王幸垂恩而攀折賜園帶于朝堂比青菁于中社效奉奉于朝陽况復尚息興懷來思起慕靈和想才子之姿永豐探詞人之句陶潛門外堪招隱士之風亞夫營中常式將軍之櫓豈如種向隋堤折從樊圃墮谷連岡章臺塞路登瀛岸而傷離過金城而憶故繫馬杏花之村

維舟桃葉之渡攬河柳與澤旄對人柳而却步試觀周雅莫歌采杞之詩倘入漢廷願奏長楊之賦

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立春後有風二十四番名花信風二十八宿中有柳星故曰移星宿于天街碧玉池名黃金臺名漢武帝造仙人承露盤漢宮中柳一日三起三眠楚王宮中多細腰女詩青菁者在彼中池又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奉妻妾離離暗暗靈和殿前植柳數株武帝嘆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永豐坊有柳元白為之詞陶潛門前栽五柳周亞夫屯軍細柳營隋堤曲楊市行宮汴水濱數株楊柳不勝春詩齊風折柳樊桐狂夫舉鞭小雅防彼北山言采其杞漢楊子雲奏長楊賦

卷七

國朝

春

柳

鵲鵲貴酒賦

尤 同

於時司馬相如馳歸成都家徒四壁囊少五銖粟云鳥
有帛曰子虛草垂石井埃沒繩樞綠琴廢軫青案閒書
還看麗室寂寞紅裙山眉罷掃雲髻慵梳頭先欲白顏
不勝朱捐放誕之風流瘦柔弱之肌膚相如於是獨立
噉吁四顧躊躇解鵲鵲之裘提鸞鷟之壺從陽昌以沽
酒就文君而稱娛曰甚哉貧賤之傷人也昔予出蜀中
行天下車騎雍容衣冠閒雅劍擊風歐筆排屈賈蓋業
及乎列錦合組而志存乎高與駟馬奈何一官落拓萬

聖朝賦卷七

國朝

本

事連連長職荒棘曲突承塵已固窮夫君子乃波及於
佳人飲巫雲於蓬鬢感湘水於布裙份因紅而多淚蛾
雖緣而長羣翟公之門惟羅雀卜子之衣若懸鵲幸之
秋胡之金取益少婦愧無曼倩之肉歸遺細君然而與
子偕老宜言飲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惟有公子
留姬以絕纓田家孳婦而拊缶况問居以端憂可稱觴
而上壽盃號蓮花酤名楊柳暈芙蓉之面啓櫻桃之口
但思濡首何辭見肘笑牛衣之空泣喜犢羖之尚厚彼
厚于男女同席可飲一石今相如夫婦攜手豈不能飲

聖朝賦卷七

國朝

十

一斗乎文君聞之低鬟微笑合睇如失遂擁頭以嬌啼
還飲巾而掩泣曰嗟乎長卿貧耶病耶嗟乎長卿時耶
命耶以長卿遊梁園則鄒生枚叟無足誇以長卿立漢
廷則東方吾丘不能加胡為塗窮四海門掩三巴烟寒
土銼輓脫金車鬱青雲之意氣濯白雪之才華范叔一
寒至此馮驩何以爲家且妾生名門居秘宇金穴銅陵
玉樓珠戶五鼎成列兩驂如舞飾翠鉅與鸞釵曳楚統
與鄭紵嚙抱布之衛姬陋分燭之齊女杓立鵲鵲杯擎
鵲鵲醉耐鸞黃葡萄馬孔長舉白而飛觴間引宮而刻
羽今乃脫衣換酒黽勉自苦方觸緒而興悲何解悶之
足語也吾有奇策可以禦窮君贈妾以一盞妾報君以
千鍾遂驅車而入市同賣酒于臨邛

鵲鵲西方神鳥長頸綠色似雁其羽可爲裘司馬相
如曾以此裘質酒與文君遺問太史公相如列傳家
徒四壁立漢武時篇五銖錢二分五釐爲一銖馬有
子虛言無有也亦相如賦名卓文君眉黛如遠山面
如芙蓉陽昌酒家相如同時人風胡歐冶古善鑄劍
者屈臣屈原賈謐也相如嘗言爲賦當合綦組以成
文列錦繡而爲寶又嘗題橋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
此橋而突寵烟囿也翟廷尉罷官門可羅雀卜商家
貧鵲衣百結東方曼倩社日賜肉曼倩侯同官不至
先割肉歸以貽細君曾子家貧提襟見肘王章貧賤
臥牛衣中與妻對泣相如省着饋身饌與保儲漆器
于市以沽酒淳于棼封齊王曰州里之飲男女同席

三

尤
侗

十

今今同盡獨感慨兮何求

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門白馬黃金臺燕昭王築酒城
百花洲鬱林縣錦帆徑吳王遊處古樂府有白紵
歌宋玉賦此大王之雄風也高唐神女朝為行云
暮為行雨周齊四征不庭李太白詩姑蘇臺上烏棲
時又只今惟有鷗鷺飛伍子胥諫吳王曰吾見衆庶
游于姑蘇錫市難處館娃宮香水徑皆近姑蘇吳夫
差時童謠梧宮秋吳王愁伍子胥曰
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吳其爲沼乎

國朝

國朝

馬賦

宋徵輿

宋子與其徒棲於原澤之中時淅淅霜降高四覽俄有
蜚雁翩然成行而南已而翰音自天嗚然甚哀宋子聞
之告其徒曰鴻雁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昔齊桓富有東
海心猶感之斯其自得之時也奚爲哀鳴哉夫千里一
舉毛羽豐也冬夏易處時地便也雖維有義貞於禮儀
也是以賢侯嘆焉大夫贊焉其徒曰善哉子之論斯鳥
也何不頌之宋子曰唯唯嘉良禽于北垠惟橫絕之六
翮感青陽之剛姿稟玄水之令德戒羽翼于既成將四
海而朝夕當秋節之屆期乃奮心于南國踐嚴霜而命
侶凌清風以率從欲稅翰于崇山復矯掌乎雲中惟是
淮南木落衡陽草青秋水瀾瀾石磯磷磷鳴鶴心千萬
里乃翩然而來賓朝飲蘭池之白露兮暮容與于方塘
時拂儀而漸陸兮俄肅羽而翔翔惟落影于清波
敢希謀于稻粱循中肯以相衛懼雲羅之高張悲不鳴
之就烹嗟虛弦于孽傷若乃羈雌失雄離羣獨處毛羽
摧頽流離中路涼夜悲鳴有類長慕被蘆葦之蕭條嘯
風皇之激楚似亡國之遺臣等離家之棄婦則物類之

可哀微禽之失遇者也。至于漢苑上林，沘池淇河，延亘百里，水鳥是都。軒軒來集，亦文啓符。公卿進觴，天子作歌。相斯鳥也，爰嘯匹而招朋，或棲林而舞治。懷此都之好音，伺君王之色。笑浮太液之澄湖，嘯瓊臺之芳草。懼君恩之不終，恐失身於萍藻。俄谷風之自東，驚衆禽之鳴春。慘故鄉于天末，希冥冥于青雲。既軒舉于中途，復徘徊于故林。嗟洵美而難居，矯倚志以遐征。于是辭玄鳥于江南，委青蘆于塞北。咽涼氣于窮荒，謝春華于中城。幸繳矢之偶遺，免刀鋌之見辱。懷中澤之餘恩，望秋風之載肅。荷弋人之無慕，雖去來而焉辱。願養君之曲池，恒鳴舞以自揚。庶雖雄之匹居，慎羽儀而自足。

宋徵輿字上木，雲間人。癸未進士，仕至都御史。易漸其鴻漸于陸，陸當作遠，雲路也。杜詩君看隨陽鳥，各有稻粱謀。四羣夜宿，使孤鴈延夜以防羅弋。莊子山木篇：莊子遇故人，故人有二鴈，烹其不鳴者以供莊子。漢昭帝有池，鴈歌小雅：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古語：鴻飛冥冥，人何慕慕？纂取也。

卷七 國朝

七

南海子校獵賦

沈世英

蓋聳天地之亭育也。春生而夏茂，秋肅而冬殺。故草木有枯菀之候，毛羽觀氄革之節。聖人出焉，順時令，握權衡，寓武事，露威靈。于是乎蒼苑苗獮，待乾豆賓客之經烈。山既遠，遐哉邁乎其詳，不可得聞矣。若夫成湯好田，是弘解網，岐陽石鼓，舉柴以壯陳寶之時。獲其雌雄，孟諸雲夢，霸業以崇古君。后莫不候豺祭，筮戊午，窺鳴鳳之巢，而探麟趾之府也。豈以樂利獻是雄心哉？亦以順時而布武也。

卷七 國朝

七

七

我國家之受命，實靈旗之誕揚。掃長鯨于熊耳，經火德以騰驤。乃卜幽都，光宅河朔。背姬以爲次，開海以爲絡。匪以藝故，乘便蓋同。漢之繼秦，履上游而制六幕。正陽之南海子，對焉神阜，迴匝墟落。蔥芊其陽，則有平原廣阜，嘉材甫草，飛走之所交棲。卓犖陸地，兼其所有。其陰則有幽林綠垣，虎落龍穴，杳眇而不可究。結加以朔氣，驚沙悲風，積雪于旁。則穿象海，帶環流，神龍游其裏，石鯨跳其湫。有若昆明太液，可以採蓮芡，發權謳于中，則馳道周。

廬離宮別館。侈若上林。鬱似西苑。金刃之柳。大谷之梨。綏山桃實之天天。葡萄千丈而離離。文梓神桑。膠葛而蔥蒨者。不可殫稽。乃有渥洼之駒。長樂之雀。越裳之雉。條枝之鳥。珍禽奇貨。貢于殊方。畜于天府者。繫繫不可紀極。斯實具圖之雄觀。華物之藪澤。

天子乃以仲冬。亥月。命羽林七萃之士。設罝羅。陳畢罝。列重銀。驅黃耳。西秦戴獫之技。瑯琊射雉之手。上谷按鷹之校。三楚扼虎之侶。莫不距躍三百。曲踊

國朝

七

南唐

三百。風發而燧舉。于是乎下玄堂。駕駟鐵。清蹕除道。以稅上苑之野。是日也。木落霜平。草枯鳥疾。朔氣漫漫。彤雲將密。乃使北宮東郭之徒。張彌天之罝。校橫金之罝。縱而獵之。鵠血調其弓。毒藥傅其矢。鵬鵠淬其鋒。飛鸞利其趾。連騎競逐。不知西山之日。將指爾乃。掣電流星。風毛雨血。箭不單麗。鏃不虛發。翔天逸地之倫。紛紛焉。枕藉數百里。繚繞而相接。于是屬車狼籍。計獸割禽。有酒如泥。有肉如林。餘巧未展。血債典更絕。郊野方臨。馬苑紅

陽追風。青萍絕漢。東縱西橫。壹發無算。則有孟賁。烏獲之士。接飛鳥。制奔駟。上下山坂。出入澗溪。以自賈也。猿公不及避陽侯。不及肆鯁魚。失其形變。鵬墮其臂。又有文學掌故。託乘後車。目識龍鼠。心駭兪兒。博徵畢鸞。辨及服狸。思含毫以染翰。且載筆而躊躇。越日而復獵也。忽有陰靈之氣。自東南飛。飄乎滂。驚鴻之旗。乃召詹尹之徒。伏而筮之。其占曰。風山之蟲。獲其雄狐。非龍非龜。致遠之符。乃下蘭林。馳原圃。憑軾而觀焉。則見犖猱突車。異姿當前。騰孥萬狀。嚼鐵銷鋌。依飛所不及刺。提騎所不及旋。

國朝

七

南唐

天子曰。何獸也。博士曰。獬也。乃命壯士。合圍漫山布野。親抽金僕而射之。正中其脰。衆皆再拜而賀曰。昔黃帝之狩。得其大首。乃封鯨鯢。朝羣后。今獸骨之專車。其馴維南飛之兆乎。于是獲鮮齊山。催呼動。撾射虎。以爲輶。斬兕。以爲甲。集翠。以爲裘。斷骨。以爲戟。曳柴塵。而蔽天。蹴金丸。如落雪。心搖目望。而不知其所。節士怒未已。尚逞肅殺。乃突有一物出。

管仲告齊桓公曰
亦屬俱漢武帝時瑞物

卷七

四

年

南海

于林間騎從辟易聲似角端期門犀首尚思鐵馬
天子獨廻顧曰吁此上天之慮我以黠武戒我以蓋物
遂樹騶虞之幡絕靈輿之鼓偃貔貅之旗回驪駒
之馬弭節而旋左歌右舞奉辰牡于烝祭賜羣臣
以大酺于是陽律將轉嚴氣漸消物不疾蠶人不
瘥天文德光于盤鼎武治炳于招搖然後掩豹房
閉熊館設翡翠之帳抱蜀而處廷臣觀其事之盛
而足以垂遠也方將侈之以異于黃竹之事遂著
頌以獻白征鳥厲疾兮玄武斯張順時行狩兮王
鸞鏘鏘山川修貢兮毛羽縱橫叶音及時廻蹕兮
勿敢禽荒感茲異類兮鰥至鵠翔用登梁父兮告
厥成功叶音白麟亦鴈兮何足輝煌
亭有生育也龍星堯典鳥獸龍毛鳥獸希華毛豐
日龍毛落曰革烈山氏之時茹毛飲血石鼓周宣
王田獵詩陳寶二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露月令
祭獸然後田獵宜王吉日詩吉日維庚吉曰庚午
乃田獵之月也六韜六令也此明漢宮池太液唐
宮池麟骨茂密貌條支國有大鳥重銀黃耳俱大
名鷁鷁血浮刀劍其利飛燕紅陽俱良馬各青紫
期門犀首武騎名靈輿即靈龍詩秦厥奉時辰牡
疾騶物生騶亦也見左傳招搖北斗星各抱蜀者
祀祭器而居也周穆王至崑崙賦黃竹之歌鏘此
呂魚鰥比翼鳥古聖人東轡西轡至乃可封禪此

漢姝賦

陳廷會

楚襄王好色。下令於國中曰。有能獻寡人以美人者。封以萬家之都。錫以駭雞之犀。於是州侯陽陵君之徒。各馳騁乎鄢郢四境。得佳麗。玩好。習音者。納之後宮。襄王見之不悅。曰。楚國大矣。廣矣。人衆夥矣。色盡于此乎。寡人茲不好色矣。是時景綰侍側。進而言曰。州侯陽陵君之屬。皆大王之嬖幸臣也。矜妍而恃寵。妬勝而伎功。何肯爲王殫心畢力。以求蹴牙冶容乎。臣聞天下之美人。皆稱楚國。楚國之美者。皆稱漢江。漢江之美者。皆稱南齊之姝王。曰。有是哉。其都若此。試爲寡人狀之。景綰曰。唯唯。夫何名姝之。杳兮。今表娉嫖於漢陽。邁迅衆以殊制。今體便娟而獨揚。逞靡顏而舒艷。今耀朝日于扶桑。羌髮髮而曲眉。今目曼睩以騰光。腰纖巧而若鮮卑。今肌嗽潔于雪霜。唇丹唇而發皓齒。今似蘭茝之吐芳。形中豐微度。台修短。南威孟姬。不得稱善。然是姝也。雖未御輪約而新寡。踐盟守貞。敦書說雅。屏棄膏沐。慮不苟且。大王誠有意幸憐之。臣請爲大王往諷之也。楚王于是降高臺。前稽首。資以黃金。勞以旨酒。景綰乃發。駕鄢

漢姝賦

卷七

主

都南浮漢口。訪于南濱之姝。遣守問姬而說之曰。楚王聞靜女體質婉嬋。比德閑好和中。惠心流盼。昭婉粲然。微笑解釋。窈窕故使。景大夫歷江抵漢。結轍以迎。靜女願靜女勿拒之也。且夫楚之後宮。都麗不可勝詳。采丹砂以飾版。雕玄玉以成梁。裂翡翠以結帷。簇珊瑚以爲牀。被青雲之奇服。曳白蜺之名裳。有辛製味。儀狄薦觴。齊謳巴舞。間奏迭倡。篋象棋。相羊洞房。蘭膏明燭。差池夜光。王又幸憐愛女。則必屏秦娥。退衛姬。黜趙女。遠燕妃。入則專席。出則相隨。靜女豈拘鄙節而不食此極樂爲乎。漢姝于是聞言。怡恨。涕泣橫流。因稱詩曰。鼓桂權兮。泛中洲。皇天何辜兮。我命不猶。吁嗟漢女兮。不可求。景鯉遂歸報楚王。楚王聞之。顏色立變。宋玉迺前曰。臣固知景鯉之欺大王也。夫楚之漢江。實近臣里。南濱之姝。臣識厥舅。臣嘗聞其體貌。惜憶嬌施。莫擬。故使人盛宣大王。玉聲諷其父母。漢姝不應。拒而矢死。臣知其不可強。故不以齒也。夫姝且不臣之許。而許鯉乎。且夫蟹可以敗漆。鼃見膏而殺。桑蠶遇果。螺而類其子。橘踰淮而化爲枳。此物性之不堅者也。兼金煉而愈剛。江河

漢姝賦

卷七

主

目下而東行冬青寒而葉不萎黃此物類之不可移者也故誼士不以時違而改節貞女不出見靡麗而失常大王雖好色又安能以漢妹充閒房哉楚王曰善于是亦不罪景鯉

陳廷會字際叔杭郡岸文學駢雜通明雅見之而駭故名州侯陽陵君皆襄王發幸盛也景鯉襄王臣號牙嬖嬖與美貌南威孟陬古美女稱巧親迎妻御輪三周婉孌靜好貌詩月出篇倭人條兮舒窈窕兮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篋傳簪也楚詞招魂篋也相羊徜徉也怡悵悵悵也情懣懣而善也嬌毛嫱施西施漆入鑿汁則化爲水桑蠶仰蟬蛤果螺無不取桑蠶入穴呼之七日即變成其子椅大如小不可食椅踰淮化枳見周禮考工記兼金者百鍊剛金冬

青樹遇寒不凋稱萬年樹

卷七

國朝

三

三

哀賦

丁彭

極目窮秋原野黯澹陰風慄慄帝用斯赫人世胡尤切恒紛來構此百憂僕本羈人感時則畫草木變衰天地異色俯仰曩賢傷心一轍觸緒哀生纏綿曷極有若西楚按劍羣雄屏息阡卒城南漂血雕北嗷啞裂肌龍奔獸踣迨夫鴻溝始割秦宮乍燒楚歌悽動良雖怒號舉舞裾於蛾眉舉扛鼎於鴻毛乃如咸陽騎龍豔姬遠聘黃屋云修玉几難勝踏霜露而夜闌撫金牀之若背但見洛水彌長欲渡愁送爰有齊相好客錯颺披襟結勒已難勿頸明心千秋萬歲墓拱成林閔亡邑於俄頃終限涕於雍琴至若慶卿報讎酣歌燕市倪笑田光目攝葦子奮臂強羸帳飲易水長虹暴流馬角全起擊筑無聲灑血千里更如陳后生妬中廢長門瑞結軫寶匣塵昏平陽近寵永絕承恩冷梧楸兮井幹墮明月兮層軒聆車音之徑度比桃李以無言詎若烏孫下嫁初辭鳳苑玉珮長牽變與莫挽驚穹廬之夕昏悵離宮之秋晚託黃鵠以裴回去紫臺而不返則有孤猿夜嘯羣鵠齊啼誰爲此聲杞梁之妻援琴一鼓聽者增悽嚴城欲

拆○滿○水○爲○泥○况○復○洛○陽○少○俊○憂○毀○長○遷○浩○浩○湘○流○弔○屈○
沉○淵○威○飛○鵠○之○集○舍○悲○播○落○於○早○年○主○人○將○去○何○時○可○
旋○遂○若○羊○公○荆○南○出○守○窮○攬○川○原○極○命○峴○首○覓○鳧○焉○依○
徒○嗟○身○後○墮○淚○如○縈○名○渾○胡○有○至○於○遭○世○流○離○無○如○仲○
宜○身○羈○楚○國○目○斷○秦○川○征○輪○膠○轉○戎○馬○駢○填○旄○青○袍○今○
塵○結○蔽○白○骨○兮○草○芊○登○高○樓○以○送○遠○迴○瀟○沔○而○潛○然○若○
夫○步○兵○沈○湮○簡○脫○世○超○抒○嘯○巖○谷○振○響○高○梧○山○河○若○邈○
長○臥○酒○壚○嗟○太○行○之○失○路○每○返○轍○於○窮○途○更○或○孤○臣○去○
國○戍○客○懷○歸○聞○人○傷○別○棄○婦○辭○韓○此○人○但○覩○愁○雲○匝○起○

卷七

國朝

哀賦

破○鏡○忽○飛○亦○復○填○膺○墮○鬼○扼○腕○露○衣○若○乃○金○堂○圯○羅○袖○
散○歌○臺○曲○沼○夷○爲○莽○灌○靡○不○擘○景○欬○歎○撫○時○追○歎○已○矣○
哉○春○華○歇○兮○繁○霜○催○繁○霜○懷○兮○白○日○曠○日○復○日○兮○滯○素○
髮○夕○何○夕○兮○滯○黃○埃○人○生○適○意○能○幾○何○孰○不○徬○徨○踟○躕○
橫○涕○泗○而○增○哀○

蓋○憂○傷○也○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人○于○新○安○城○南○又○
與○漢○高○祖○戰○于○睢○北○雖○水○爲○之○不○流○雙○臂○勇○悍○貌○史○
記○信○陵○君○傳○晉○鄙○雙○宿○將○項○羽○與○漢○高○祖○和○割○鴻○
溝○爲○界○項○羽○焚○阿○房○宮○又○兵○敗○至○垓○下○聞○漢○軍○四○而○
皆○楚○歌○遂○遁○作○歌○曰○時○不○利○兮○雖○不○逝○又○羽○力○能○扛○
鼎○孟○嘗○君○問○雍○門○琴○歌○爲○之○隕○淚○慶○卿○卽○荆○卿○荆○卿○
與○蓋○孟○論○劍○蓋○孟○目○攝○之○荆○卿○刺○秦○王○白○虹○貫○日○燕○
太○子○丹○質○于○秦○秦○不○許○歸○誓○曰○烏○頭○白○馬○生○角○方○許○

歸○太○子○質○款○高○漸○離○準○統○和○荆○卿○之○機○平○陽○公○主○
者○爲○子○大○得○幸○漢○武○帝○後○立○爲○后○漢○武○帝○以○江○都○王○
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公○主○悲○歌○有○十○頌○爲○
黃○鵠○兮○歸○故○鄉○紀○梁○之○妻○哭○夫○家○城○崩○水○涸○飛○鵠○
鳥○也○賈○誼○恐○壽○命○不○長○有○鴈○鳥○賦○膠○嶺○滯○塞○也○
北○哀○諒○南○登○瀾○陵○岸○回○首○望○長○安○阮○籍○好○酒○長○臥○
邊○又○遇○途○窮○輒○哭○而○返○破○鏡○半○月○也○古○詩○破○鏡○飛○上○
天○

卷七

國朝

哀賦

秋濤賦

朱之棟

爾。迺。白。漱。司。辰。素。商。紀。節。露。冷。發。蘭。雲。濡。列。柏。十。里。噪。
其。寒。蜩。九。阜。翔。夫。驚。鵲。秋。既。盛。月。方。盈。川。原。曠。景。物。澄。
王。孫。降。止。客。子。遐。征。登。樓。感。興。總。轡。移。情。爰。駕。言。于。江。
浦。倚。寓。目。于。廣。陵。原。荆。浙。潯。亦。名。漸。江。導。自。天。都。介。于。
越。邦。派。異。濫。觴。之。源。要。歸。巨。壑。之。宗。叶音夏后。航。而。首。
頽。秦。王。渡。而。心。憊。睨。烟。渚。以。迷。漫。驚。水。波。之。回。瀾。諦。倚。
伏。于。方。輿。候。盈。虛。于。陰。律。肆。九。秋。以。大。壯。丁。八。月。而。怒。
發。條。忽。百。里。澎。湃。三。峽。勢。甚。滔。天。觀。者。傾。國。方。其。楓。林。
沿。岸。葭。莢。連。疇。浙。浙。微。風。宛。宛。長。洲。沙。邊。飲。犢。石。際。眠。
鴈。舟。子。揚。舠。而。欵。乃。姬。人。濯。素。而。夷。猶。豈。變。幻。於。須。臾。
遂。鼓。蕩。其。洪。流。于。是。金。祇。整。御。素。霓。揚。旌。雲。色。晦。浪。花。
生。白。浪。起。青。山。平。木。越。海。門。微。越。一。痕。及。夫。激。水。遂。集。
迴。旋。駭。奔。鱗。穴。既。入。鯨。宮。欲。吞。漂。沙。則。沫。聚。碧。哭。石。則。
湍。噴。鬼。神。鯢。山。嶽。流。根。天。地。合。昏。日。月。為。昏。故。始。而。
望。之。疑。蛾。眉。皓。齒。綃。縠。之。行。恍。恍。繼。而。狀。之。儼。素。車。白。
馬。帷。蓋。之。張。其。隱。躍。也。游。鱗。浴。鷺。之。廻。翔。其。徐。來。也。飛。
花。舞。絮。之。飄。颻。其。層。湧。而。登。至。若。銀。臺。瑤。闕。之。輝。煌。其。

卷七

國朝

二

旁。攬。而。紛。拏。如。霜。戈。電。戟。之。縱。橫。叶音王噓。吸。神。驚。冰。泐。
扶。桑。叱。咤。陽。侯。凌。厲。天。潢。弭。節。固。陵。之。口。高。厲。胥。母。之。
揚。紆。徐。嚴。瀨。之。磯。溯。洞。桐。君。之。鄉。光。怪。出。沒。莫。知。其。京。
叶音光侃。議。紛。綸。嗟。同。望。洋。仰。瞻。太。虛。難。窮。物。化。緬。彼。秋。
濤。實。甲。天。下。詎。鴟。夷。之。式。靈。匪。強。弩。之。能。射。洵。東。南。之。
璋。觀。可。翰。墨。而。虛。借。秋。風。徐。兮。秋。水。清。秋。江。霽。兮。秋。月。
明。登。高。望。遠。兮。人。各。有。情。為。問。洞。庭。木。落。何。如。浙。浦。潮。
生。此。蒙。莊。所。以。達。化。而。枚。叟。所。以。移。情。也。吁。嗟。乎。春。去。
秋。臨。匪。今。斯。今。極。目。通。川。振。衣。高。岑。浩。浩。江。流。以。寫。我。
心。
此。賦。發。唐。江。秋。潮。也。廣。陵。亦。有。潮。然。其。怪。盛。不。及。錢。
唐。白。藏。素。海。俱。言。秋。時。浙。江。原。名。漸。江。天。都。徽。州。也。
錢。唐。江。源。出。于。徽。州。縣。縣。懷。懼。也。秦。始。皇。至。錢。唐。江。
望。水。波。惡。不。敢。渡。後。從。狹。處。渡。至。會。稽。潮。與。月。相。應。
月。盈。則。盛。月。虛。則。落。故。曰。候。盈。虛。于。陰。律。潮。盛。于。七。
八。九。月。而。八。月。尤。大。欸。乃。音。韻。謂。漁。人。歌。聲。金。祇。西。
方。之。神。素。蜺。湖。初。起。狀。海。門。在。海。寧。縣。界。俗。名。錢。子。
門。縣。石。相。擊。聲。因。陵。胥。母。俱。江。近。境。嚴。潮。即。七。里。潮。
桐。君。之。鄉。即。桐。廬。縣。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盛。以。賜。
夷。皮。衣。之。江。其。神。不。沒。隨。潮。上。下。故。人。稱。潮。為。胥。潮。
吳。越。王。錢。鏐。築。捍。江。堤。忠。潮。擊。岸。遂。以。勁。弩。射。潮。潮。
避。而。西。唐。乃。成。莊。子。有。秋。水。篇。故。乘。七。發。中。亦。言。廣。
陵。之。為。

卷七

國朝

黃

秋濤

上林春燕賦

彭孫通

美上林之巨麗。擅漢苑之芳菲。萃九天之淑景。蕩二月之清暉。草成茵而萋萋。香生樹以霏霏。攬韶光之在望。見彩燕之交飛。爾其翠袖繽紛。紅襟容裔。紫綺裁裳。玄雲剪袂。翔不干仞。來踰萬里。警霜露以言歸。隨陽和而自致。雙棲玳瑁之梁。並集珊瑚之砌。既乘候以知幾。亦託身而得地。若乃聯辰未屆。社日初臨。綠楊簾幕。紅杏園林。泛崇蘭之曉吹。飈微雨之春陰。啄芹泥之清潤。寒蕙幌之深沉。拂差池之妍影。弄呢喃之好音。喜故人之

卷七

國朝

三

無恙。傍舊壘以重尋。至於綠水銀塘。游絲芳樹。冉冉殘英。依依落絮。乍高。今乍低。自來。今自去。受風。今欲斜。蹴花。今如語。惜綺節之漸頽。對流光之將暮。似展轉以含情。向斜陽而欲訴。豈如借樓閣之花。託質瑤宮。芝田蕙圃。藹日光風。陪瓊林之游。讌穿玉樹之青蔥。憩藻房之婉孌。度珠綴之玲瓏。掌上呈姿。並矜舞態。似頭比玉。低颺歌容。彼夫列柏之鳥。搶榆之雀。翠羽翩翾。雲衣綽約。彫籠閉而長閒。金彈飛而乍落。雖飲啄之自娛。何樊籠之足樂。詎若鳥衣艷色。大厦重圍。樓游畫棟。翔集花祠。風

恬巢穩泥。暖雛新祀。高祿而迎候。扶玄鳥而司分。天假之以毛羽。人貯之以連雲。與遷鶯而並起。長流玩於芳春。

客行貌洛神賦。載雲車之容裔。三月三日。修禊之辰。崇蘭高下。之蘭杜子。美詩芹泥。沾燕嘴。又輕燕受風斜。又燕蹴飛花。落舞筵。甘泉賦。玉樹青蔥。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趙官人。玉釵化爲燕飛。去漢御史臺柏上有羣鳥棲宿。莊子。鸞鵲笑大鵬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月令。玄鳥至。后帥鸞御。祀高祿。以祈子少昊氏。以鳥紀官。玄鳥司分者也。

卷七

國朝

上林春

大西洋國貢黃師子賦

并序

邵遠平

獸有獅。亦曰師子。亦曰狻猊。亦曰白澤。殊名一種。不可詳考。其色黃。間有青者。蓋西域之獸也。

今天子聖德洋溢。澤及遠人。於是大西洋國遠在萬里之外。君臣嚮化。望風慕澤。爰遣使臣。貢黃獅白鸚鵡各一。鸚鵡雖珍禽。白者尤貴。然隴山羽族。或間有之。未稱奇詭也。若獅之來遠矣。千百年中。耳目僅遇。自非

皇威遐被。聲教訖於幽荒。無從致此。雖越裳之雉。西旅

皇朝

卷七

國朝

七

之葵。何以尚茲。乃不揣庸蔽。而賦之。其辭曰。

維聖一十有七載。德教加乎重譯。西光曜乎月窟。東震耀乎日域。仁風衍而外。驚誼方聳而遐。赫披王會之昌繁。接梯航而絡繹。極絕徼之麗舉。誇幽荒之轍跡。昔者龍馬負圖。出自風皇。飛黃伏阜。隆於軒帝。熊皮當大禹之辰。麟趾振成周之際。自漢以降。帝籙罕昌。間得珍獸。遂號嘉祥。般般騶虞。白質黑章。龍鬚宛宛。麟形煌煌。大宛之馬。黃支之犀。園題赤首。修項朱蹄。殊形誦詭。倣儻環奇。變幻恍

惚。不可端倪。雖逸倫而絕規。猶鬚髯乎恒姿。乃有

猛義鬚鬚。師子是名。既奮迅以躍武。亦遊戲而通

神靡。耳目之能。及渺衆慮。而徒凝。或疑其幻。或訖

其靈。聿稱名於譜牒。亦歸像於圖經。稱文康之家

狗。爲妙光之所乘。爾其異號。後貌。殊名。白澤。鈞牙

鋸爪。鐵首。銅額。金精之剛。毛羣之特。帝德遠而來

賓。賢人見而始出。

聖朝重熙而累洽。南交輸其珍賚。西旅貢其賸布。白狼

槃木之鄉。黑齒金鄰之部。若崩厥角。伏弩先路。建

皇朝

卷七

國朝

七

師子

格澤之長竿。設金貌之廣座。於是身熱鼻飲。緩耳

頭痛之域。四載之所未經。二亥之所莫識。窮髮之

國。建德之區。是有國土。口錫刺加。絕域殊方。三萬

有餘。界絕罔鄰。天末是居。長老驚相告。三年海不

波。中國有聖人。我土則那。爰自彼疆。及於他境。岑

峯蔽虧。紆餘嶮峻。彎崎之坂。臨礪之嶺。既谷伏而

雲迷。亦巖棲而風勁。乃命馬人。龍戶。精夫。舛徒。之

倫。布弋。設罟。蒙盾。負竿。袒裼。觸蹶。踞蹠。盤桓。杖鎖

鉤。而張罟。跨雲羅。而壯觀。扼猛噬。於雄窟。圖枳落

而突棘藩徒觀其天骨雄龍星眸騰上拉虎吞龍
裂犀分象茸毛斗鉅飛輪電閃剛鋏不磷霜爰不
樂喜則尾掉怒則齒齖混蒸合於僧伽凝都梁之
近遠至其體發露肅威感風稜朝發越裳踰玉
門哮吼月氏翔躍崑崙拔地軸凌天根駭浪急騰
虹掀方趨迅而捷疾將懾息而驚覓孰徒搏而陷
羶凌重嶺而若奔雖中黃與育獲且縮胸而誰言
非

皇威之震叠寧弭帖而遵轅於是麟輻罔鼻纓絡龍簪

卷七

國朝

聖

獅子

彩鵲浮江雲輻蔽岡輳八轡而入貢超百獸以來
王擾馴觀魏靈圍康莊牝牡伏彩奮神揚虎子
僵於北山龍伯遜乎西荒供玩乎甲乙之帳奠安
乎申未之方靈威標怒焱旅凋牧狡兎忘其撲朔
巨象遺其棒木矧全力之可撓卽餘光其曷觸逆
百斛之驢潼失千里之馵足寧止筋絕絃琴吼翻
林木臥而蠅不敢集其尾踣而豹不敢食其肉將
使天吳遏其神窮奇息其芬銷兩間之兵氣錫四
靈之遐福然而明王德被義正仁育不貴異物不

寶殊族神靈所至懷柔輟服誦種恠類駭懼慍
枯貳貢於疏屬之山勢支祈於胎簪之濱矧茲僊
醜盪胸鼎目廟不可以奉犧牲御不可以供騂服
爾乃置藁街之邸委上林之園資其膏以療疾圖
其形以禦寇無供役於耳目任優游於林藪與隴
山之雪衣亦息機而需味詔古人與衆胥懋遠臣
之勞疚使者再拜稽首永誓來享與來王樂

天皇之萬壽

大西洋國在海西距中國三萬餘里一名錫刺迦
國獅子似虎正黃色有額彩尾端茸毛大如斗月

卷七

國朝

聖

獅子

成王時萬國朝貢故汲冢周書有王會篇伏義
姓故曰鳳皇時龍馬出河飛黃如狐背上有一鳥
之書三千歲黃帝時見禹貢梁州貢熊羆羆
皮周南詩麟之趾振振公子司馬相如封禪文
般之獸樂我君臨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般般雜
也又宛宛黃龍與德而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大
宛國出良馬黃支國出犀牛俱漢武帝時事國
國額紫鬣猛獸畜獵貌交殊皆薩帝時事國
家狗獸布出西南外國漢明帝時自狼犢木等國
稱臣奉貢身熱鼻飲暖耳頭端俱西南外國焉
四獸謂小乘舟陸乘車泥乘轡山乘樹章玄覽
安西南東北之地以知里數那安也慈合都梁
出西域獅子日行五百里故曰馴發越裳踰玉
門中黃夏育鳥獲皆古勇士龍鍾國人最巨撲朔
兎走狀見木蘭詩天吳九首水神窮奇古惡獸
負之神黃帝往格於疏屬山中水母支無旒堯
時焉水患禹禱之於淮泗獅子油可療癩疾盡其形
可以辟邪龍山雪衣白鬣黃舌人象俱掌外

城之官如
今通七

禹貢山水圖賦

邵遠平

芒芒禹跡。畫爲九區。奠山川之經緯。開河洛之苞符。仰
泰虛而崇寥廓。運妙有而宰虛無。融爲淵瀆之精。結爲
巖阜之墟。王百谷而弘水德。紀兩戒而合辰樞。受命乎
蒼水之使。探奇乎銀字之書。披圖經而臥遊。識脈絡之
井如。溯禹功而美德遠。誠劉子之知言歟。爾其績始隨
刊。功由敷土。邇神靈於洪荒。連平成於上古。巨靈綴二
華之掌。支祈鎮四瀆之鎖。環天柱之崑崙。配帝居於懸
圃。梁弱水之滌溪。躡不周之逶迤。叶音杜載本紀而萬古
之禹。稱神誌山經而百物之奸。可視乃考。周天而畫九
州之野。正躔度而定十二次之辰。由坤靈而識乾象。拔
地軸以轉天輪。壽星當乎兗鄭之域。大穴屬於豫宋之
濱。背齊值元枵之次。幽燕爲析木之津。徐魯以降婁分
野。揚越惟星紀是因。弁衛則姬訾居亥。梁益則實沈當
申。在雍秦而鶉首。薛錫維荆楚而鶉尾。是經大梁爲冀
州。而占趙國。鶉火屬河內。而主周民。天與地沓。除舊布
新。曠然荒遠之紀。燦然譜牒之陳。於是因天經地。尊時
分流。爰掎拔乎五嶽。乃竭涸乎九州。鑿龍門以爲巨闕。

因鉉功以制上游北條則河濟所經歷涉山靈迴岍岐
之地乳撐底柱之神門小有周迴於王屋清池層宮於
析城太行為天下之脊關天井而固五行梁岐壺口汾
漳所經陰終陽始恒嶽脊冥乃超大河踰南境西傾寒
馬之山石鼓朱圉之勝熊耳非積甲可齊鳥鼠藝黃花
之盛磅華嶽以引流荆三峯而成峻高掌之幻長存遠
懸之奇誰竟躡陪尾桐栢之塗遶少室嵩陽之境是伊
洛之分流亦渭淮之通徑南條則漢江來蜀派遠流長
漢水自來嶧冢華陽地踰三澁水繞滄浪栢盤根於大
別竹掩翠於三湘東匯為澤彭蠡豫章江則雪山松潘
五月猶寒九江洞庭蔚為鉅觀疏浚沱潛而既道經雲夢
以盤桓由衡嶽以迄廬嶽自岷山而來章山此江漢之
統紀表南戒而出其間若其或出胎簪或源南谷或流
冢嶺而地符用生或導積石而天苞以出弱水環炎火
之山合黎陷鳴沙之石南中點翠而山蒼西葉涌珠而
水黑侯餘波之入流沙盡舉空而在大澤天於是錫夫
宛委之章帝於是刻夫延喜之玉三事克治正德利用
而厚生六府孔修水火木金與土穀施焉祠上帝於北

河聚山精於井絡視元德而會昌錫神庥而降福祇官
之餘烈今存漸被之經營可復圖書惟寶翰墨為告綿
神理之可辨非繪采其誰踟昔者堯宅平陽舜推蒲坂
惟有夏之安邑去唐虞其非遠雖任土而作貢猶艱治
平原臨與賡衍若夫崆峒涿鹿之墟軒后阪泉之戰猶
冀土之興國越後代而獨善考夾右於碣石控河海於
三面歷億載而作神京豈周漢唐宋之可美蓋天地之
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是故鍾長白以為其廓鑿闢而成
宇建析津之名都乃大啟夫寧處觀山勢之榮廻視川
流之飛舞轉漕於東南之區屹柱乎西北之旅末臣揚
乾平
聖朝蓋實以嗣徽於大禹
禹登衡山過赤嶺示男子自稱蒼水使者授以治水
之書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劉子至河頽嘆
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華山始令有巨靈
神擘而分之河乃中過至今有手掌足跡之形支無
所別見崑崙山最高天之柱也上帝居在懸圃不周
山名禹治水時伯益作山海經九州謂冀兗青徐荆
揚豫雍梁十二次即壽星大火元枵之類星紀斗牽
牛斗為日月五星之所經始故曰星紀秦穆公夢遊
釣天上帝醉之以酒錫以鞶首之地北條南嶺諸山
水盡見禹貢宛委即會稽山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
因明治水之理禹治水功成天錫玄圭刻曰延喜之
珍禹貢賦台德先不距朕行言敬我德以先天下天

下自不遠也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亦見禹貢長白
醫無閭皆幽州山

元宵花燈賦

邵遠平

芳春伊始。望舒成輪。椒花製而獻頌。彩勝剪而遊人。當
團圓之三五。喜庶象之維新。是日也。天懷豫。睿慮收。思
遐古。進侍臣。調萬幾之餘暇。息一日之勞薪。曾未稽乎
曩哲。倘游豫以和民。諸大夫欣然應詔而進曰。惟上元
之令節。爲鵲火之正中。望祭插柳以成俗。迎神膏肓以
相通。太乙祀神於漢代。昏至明以方終。周有常生之自
照。焚鳳腦以荷蓋。秦有五枝之青玉。樹百華於咸陽之
宮。漢武有芳茂之然。戲龍威於紫闥。燕昭有霞舟之獻。

卷七

國朝

四十

坐通雲而耀空。自古聖者而後樂此。胥人和而時豐於
是。發聖號。需鴻綸。賜普天之醺。樂合億兆而同春。張千
門而列萬戶。分會六宮與九嬪。渾雕題與鑿齒。分進衢
陌以同塵。炙椒蘭而行煙霧。分陳角觥而戲魚龍。雲母
殿中含花萼。以的燦。葵蕤。幔裏隱翠羽。以丰茸。窻藏明
於壁粉。柳助暗於陰濃。屏風舒於屈戌。行障掩於芙蓉。
乃有四照連盤。百枝同樹。金支交映。秀華回互。動鱗甲
於鯨魚。焰光芒於鸞鷟。人連袂。金星斗。窻燈啣輝。分形
影。度蘭燼。紛搖蕙。理如霧。乍九光而並明。時雙花而連

温。黍。復。登。之。是。助。冀。千。齡。兮。萬。禩。長。得。奉。乎。聖。君。

望舒月也。根花擣花于酒。劉夫人有。椒花頌。彩勝。輝人所戴。像生花。俱正月事。張和也。勞。義車軸也。荷。最食物。知爲。勞薪所。炊。漢武帝祀太乙之神。燭炬甚盛。後世張燈。始此。雕鑿。武。俱。前。雙。角。魚。角。力。技。藝。射御之。戲。魚。龍。曼。衍。皆。樓。戲。唐。詩。昇。風。金。屈。戌。吞。刀。吐火。西域。幻。術。跳。躑。舞。舞。組。之。戲。觀。齒。齒。背。老。人。也。杜。審言。燈。夜。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南。粵。王。獻。漢。高帝。珊瑚。一。株。高。八。九。尺。枝。柯。千。餘。謂。之。火。樹。

炷月競爽兮重輪生燈發藻兮並珠競莫不願脊背之

未央留芳華兮無斂叶音歌擊壤兮星前分餘明乎席

布別有吞刀吐火之術跳繩弄丸之臺巨浪浩渺神山

崔嵬仙凡總會戲豹舞鮐煙火宵形而幻化霹靂激

而轟雷建戲車以倒投樹修旃而還材於是衆變盡心

醒解歡情未極太康是戒日未至乎心中旋蹕驚以言

邁命直廬以周衛飭羽林以巡界鯢齒鮐背之徒相與

歌曰望翠華兮繽紛飛龍兮如雲聆鈞天之廣奏聞

覆郁之氣氤披星橋兮雙闕睹火樹兮晴熏既祈殺以

秋懷賦

詹鍾玉

當夫商飈薦爽玉露零寒天澄澄兮如拭水瀟瀟兮迴瀾况閒雲兮乍起更夕焰兮未殘煙嵐萬狀岩壑殊觀既紛紅而駭綠亦飛翠而凝丹時則中懷感而蕭瑟悲緒觸而關壯夫憤焉失志寒士俗其不歡至若洞庭始波瀟湘欲雨迢遞如秦關關別楚去故國而長征瞻佳期而出祖素乘甫張清尊乍舉心迴薄於還車神飛越於歸櫓雖盈盈其可卽顧脉脉而不語悵別一時愴懷終古若乃遙天騁望極目生愁觀兼葭兮未采驚菡

昔兮先秋期佳人於南浦懷帝子於中洲望滄波之渺渺恨江水之悠悠願一見之何期欲往從而遊游莫不馳神杳靄慨想風流迨夫日落平蕪涼生几席暮靄空而翠幙張天香度而朱屏隔顛倒衣裳寄情刀尺望夫君兮不來恐傍徨而竟夕聽蟲聲之激楚增愁思之絡繹既傾耳而動容亦震心而蕩魄或乃蘭缸微暈寶鴨餘烟清霜滿屋明月在天埋機杼而悵望聽砧杵而堪憐則有眼波橫溢眉月連娟宛柔情之默動復清淚之潸然聲隱隱兮擣衣石畔憂忡忡兮織錦機邊至於羅

幌。淒。清。錦。衾。零。亂。宵。柝。動。而。寒。生。嚴。更。警。而。夜。半。悄。無。
 言。今。意。不。明。若。有。人。兮。聲。相。喚。獨。剪。燭。而。微。吟。羌。不。寐。
 而。長。嘆。痛。消。息。之。沉。沉。慨。信。誓。之。旦。旦。亦。有。懷。人。塞。北。
 寄。訊。隴。西。懼。形。影。之。相。失。怨。關。山。之。不。齊。寂。空。房。兮。悲。
 鴻。雁。驚。孤。枕。兮。啼。莎。雞。獨。旦。之。愁。如。織。深。閨。之。夢。欲。迷。
 腸。斷。倡。樓。之。女。竟。消。蕩。子。之。妻。若。夫。衛。宿。長。楊。營。屯。細。
 柳。信。隔。回。雁。之。峯。軍。進。飛。狐。之。口。五。更。而。催。鼓。角。乙。夜。
 而。傳。刁。斗。控。角。弓。而。錚。然。視。刀。鏖。而。恐。後。蘆。管。吹。而。鄉。
 思。生。悲。紆。起。而。鐵。騎。走。固。已。傷。白。首。之。征。夫。泣。紅。顏。之。
 思。婦。至。乃。清。宵。耿耿。長。夜。寥。寥。仰。見。星。河。之。轉。遙。暗。銀。
 漢。之。高。萬。籟。寂。其。無。聲。寸。衷。忽。爾。蕭。蕭。飄。蕩。離。霜。而。亂。落。
 木。無。風。而。自。號。曾。擲。落。之。關。心。覺。寤。言。之。徒。勞。何。况。吉。
 士。與。思。獨。人。動。目。宮。徵。變。兮。中。林。風。聲。起。兮。空。谷。乍。聽。
 颼。颼。漸。聞。謖。謖。集。百。端。之。慮。於。三。秋。攬。萬。古。之。懷。於。一。
 掬。意。境。為。之。蒼。涼。形。神。於。焉。蕭。穆。願。息。念。於。烟。霞。恍。置。
 身。於。丘。麓。固。不。禁。俯。仰。而。情。深。寤。寐。而。思。服。也。吁。嗟。乎。
 茂。林。兮。蒼。蔚。高。山。兮。崔。嵬。物。經。秋。而。必。變。秋。已。逝。而。不。
 回。惟。精。神。之。寂。寞。與。光。陰。而。去。來。豈。幽。人。之。噫。氣。盡。湮。

卷七

國朝

聖秋懷二

鬱。而。不。開。愁。上。天。而。莫。寄。憂。下。地。而。難。埋。悲。美。人。之。遲。
 暮。獨。顧。影。而。徘徊。誰。能。無。言。而。坐。懔。悵。有。戚。而。不。傷。懷。
 者。哉。

層。鍾。王。字。去。於。杭。郡。庠。文。學。尚。聽。涼。風。也。玉。露。白。露。
 也。蘭。丘。壁。名。寶。勝。香。爐。也。莎。雞。即。蟋。蟀。詩。唐。風。子。美。
 亡。此。誰。與。獨。旦。塞。北。有。飛。狐。口。五。更。分。甲。乙。丙。丁。戌。
 乙。夜。二。更。也。劉。現。被。敵。圍。現。吹。蘆。笛。敵。人。流。淚。散。走。
 詩。召。南。有。女。懷。春。吉。士。謗。之。世。說。新。語。李。元。禮。謾。走。
 如。聞。勁。松。下。風。李。詩。迴。薄。萬。古。心。損。之。不。盈。悔。

聖秋懷三

國朝

聖秋懷三

平蜀賦

潘耒

湖皇王於前烈偉捷伐之鴻謨奸無鉅而弗剪兇
無遠而弗鋤靈發聲於豐隆星耀芒於威弧鯨吞
舟而就斯蛇搏象而見屠法春生與秋殺有霜落
而露濡必武功之遐暢乃文教之誕敷惟我

皇之聖仁席天地以爲量王道履以平平天門開其蕩
蕩彼么麼之小醜敢盜兵而衝抗類射天以彎弓
似逐日而投杖蛙處以陸梁螳當車而倔強依
嵐箐以爲巢憑崖谷以作障巖巖梁益實號金城

卷七 國朝

聖

國關蒼荒山開五丁劍閣梯空以懸度棧道循絙
而上征天井盤迴而窈黑地網綿絡而縱橫水以
虎牙赤甲爲咽喉陸以龍門鹿頭爲門戶挺一戈
以當關非萬騎之能取遭天光之分耀有艸竊以
偷處曾六合之一家敢走險以旅拒雄虺九首苞
蘖三芽傳烽巴閬築壘褒斜驚百城於風鶴變一
軍爲蟲沙初屯蜂而聚蟻旋鬪鼠而戰蝸思明殪
於河陽少誠殲于淮表彼逆孽之遊寇若枯莖之
待掃何醜類之唯斯尚橫距而肆爪倚嶂嶺之千

重開天險其可保

皇赫斯怒整我六師招搖爲戈參伐爲旗審制勝之在
將料奪險之用奇拔虎臣於行間建高牙而授之
曰汝進寶觀貅如雲東趨關中毀其重門曰汝畏
棟突騎風雨西走陰平扶其後戶分道交攻奇正
相權或倚或角動於九天惟東軍之號騰凌七盤
而徑度奪朝天之巖險葭萌空而不戍分勁旅爲
三行令異道而同赴摧堅陣于甘城斬雲梯而餘
怒積甲齊平錦屏投鞭斷平江路迨禁旅之薄城
斬門關而奔驚克渠焚于窮後逆黨禽于脫兔蓋
崇崇籍籍鈴甲面縛者不知其數西師卷旆以橫
邁据密樹之重關出間道以擣虛儼鸞吳而林攀
爭白水之隄塞破鐵門之屏顏忽浮馬而渡江張
赤幟于菁山朝耀兵乎江浦夕嚴陣乎縣竹訝天
兵之飛來俄攻心而潰腹開錦城之戕我堅降幡
之一幅收奇功于浹辰若風雷之迅速捷書並奏
飛檄交馳鋒不再淬矢不再披剗勁寇若振槁舉
名都如拾遺

天子乃升紫宸之殿。讀露布於彤墀。千官集平闕下。望天顏之怡怡。莫不鼓舞。讀頌曰。盛哉乎武功。振古未覩。茲也。惟此劔南。代有反側。聖山燒棧。便同絕域。若漢室之討公孫。晉氏之斬李特。宋主之擒燕。縱唐宗之誅劉闢。皆用堅攻。瑕以順討。逆風行。電掃罪人。斯得然。猶水陸夾攻。首尾並擊。傷損將士。窮竭兵力。彌歲淹時。僅而後克。未有不頓一兵。不折一戟。駭若發機。震若霹靂。旬月之間。廓清西極。如今日者也。

卷七 國朝

天子將將大將將兵。既得龍驤。復有營平。師以和而後克。功惟斷而乃成。規萬里若指掌。故無戰而有征。夫蜀國者。滇黔之維首也。蜀平則破竹無前。建瓴直走。蒙詔亡魂。貴筑不守。將遂定。卽覽畧。健爲基。冉駹收沈黎。簡巴淪之勁卒。與彭濮之銳師。浮血。悍。飲。馬。瀘。溪。我。唱。爲。鐺。點。蒼。作。鐸。置。翠。葉。榆。圍。掩。蒙。樂。伐。銅。鼓。之。碎。旬。詭。金。馬。之。騰。趙。血。鑿。齒。以。鏖。鋒。膏。戮。偷。以。染。纓。然後前歌後舞。班師而還。受成。

廟社薦功
皇天包于戈以虎皮。却走馬以糞田。沛曠蕩之恩。下復除之。

詔與萬姓相勞苦。哀波氓之無告。拊摩瘵瘠。長養凋耗。勸耕課桑。興廉舉孝。蒸斯人於太和。羣詠仁而昭道。基隆平於萬年。襲三五之休號。豈不盛哉。遂作頌曰。天錫智勇。爲君王兮。神武不殺。誅猖狂兮。運籌策。來自廟堂兮。任屬賢將。齊鷹揚兮。天戈一麾。除機槍兮。遂

卷七 國朝

清大熬克鬼方兮。長御遠駕。包八荒兮。刊山表柱。垂無疆兮。
昔者。巴。賤。也。小。也。商。王。武。乙。爲。華。彘。盛。血。傳。射。之。焉。射。天。後。雷。震。焉。父。逐。日。校。枝。屬。而。死。龍。蓋。上。古。開。蜀。國。之。君。五。下。泰。惠。王。時。五。丁。開。山。以。通。蜀。道。經。索。也。虎。牙。赤。甲。龍。門。虎。頭。皆。蜀。地。名。應。大。蛇。也。風。鶴。符。堅。爲。晉。所。敗。關。風。聲。鶴。鳴。皆。蜀。地。名。應。敵。盡。沙。周。穆。王。征。徐。偃。王。一。軍。變。爲。蟲。沙。史。思。明。吳。少。誠。皆。唐。叛。將。招。搖。奉。伐。俱。星。名。蜀。天。寶。前。皆。除。白。水。鐵。門。江。油。縣。竹。亦。蜀。地。名。決。辰。一。句。也。公。孫。述。據。蜀。光。武。平。之。李。特。據。蜀。爲。桓。溫。所。破。蓋。繼。爲。劉。裕。所。擒。唐。憲。宗。一。西。川。節。度。使。劉。闢。反。高。崇。文。平。之。晉。王。濬。爲。龍。封。將軍。漢。趙。克。國。爲。營。平。侯。此。喻。王。趙。二。將軍。也。案。詔。雲。南。地。貴。筑。貴。州。地。卽。

贊德焉。典瑞先穆巴。論以漢解柯。遠漢與。情。地。照。若。山。在。雲。南。葉。榆。象。樂。俱。在。雲。南。銅。鼓。樓。人。所。擊。之。樂。金。馬。漢。宣。帝。時。見。蜀。郡。縣。商。解。倫。俱。充。時。惡。歌。鳳。揚。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德。倫。妖。星。見。方。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表。柱。馬。授。平。文。趾。立。柱。為。漢。界。

卷七
國朝
聖
五
野
制



平漢賦

清未

粵稽皇王數典考墳紹業承統守文之君或英明而沈毅或恭儉而寬仁休風駿烈厥亦有聞若夫彌綸造化整頓區宇經世以文戡亂以武除凶殘若風霆沛德澤如膏雨巍乎遠哉首出之聖書契以來曾不數視惟國家誕膺休命

列聖重光宅中國大臨馭萬方

皇上克聖覽聰嗣續膺服早成兆民平章百族威暢德

敷義潤仁育煦之以春陽潤之以霖霖方銷兵以

鑄鋤希還醇而反樸屬者五緯遺氛三辰餘沴國

丁小厄天亡醜類乃有三藩之事以勤我

聖帝惟三藩者滇南為魁大廣與閩一苞三葉駢幹連

根實

先朝之宿將亦勝國之通臣諒豺聲而鷹眼非羈繼之

能馴

先皇帝大度軼乎漢高漢仁邁夫宋祖念其搏擊之勞昇以惟益之所高牙大蘇作藩南土蓋將以威蠻制

餘壯干城而扞疆圉何圖爵極而亢寵過斯驕招
士馬之雄富與土地之殷饒殺生操於幕府除拜
擬於天朝聚宵小爲淵鼓流金錢如波潮無懸雍
而不潰有厝火其必燒
皇上明燭未形智周無象金鏡在懸太阿在掌與其滋
蔓而難圖不若消萌於方長爾乃發

啓

神謨因乞休之陳請下撤還之

詔書俾移屯於遼海卽樂土而安居將保全乎勳舊匪

國朝

卷七

平漢

二

弓藏之可虞蓋爾渙渠敢行倡逆忘夾葉之寵榮

背

累朝之恩澤矜百戰之餘勇謂人寰其無敵規豕突與

鯨奔遂白頭而作賊裂眚一呼其從如雲朝弓毒

弩十萬爲羣既席卷夫湘江復虎踞乎夔門將北

向而爭利勢滔天與燎原閩廣之兇以次干紀毒

虺雌雄長蛇首尾其餘反者蝟毛而起西綿隴岷

東絡海澨鄜延之郊荆襄之鄙震聲者三方驛騷

者萬里甚漢室之滂雄同唐家之安史彼敦峻與

景全何克鋒之能擬惟

皇神武不震不驚恭行天討赫赫明明發雲臺之鎧仗
整岐陽之旆旌丈人長子維城磐石之宗以爲將
帥中黃虎賁射聲飲飛之士列乎屯營於是親畫
成規密授方畧旣攻心而伐謀亦擣虛而批卻堂
堂聲罪之辭裁我賞功之爵踞鞍而猛士色飛騰
檄而凶徒膽落

天子之兵無戰

帝王之師萬全不逐一壁之利不陷一城之堅其守也

國朝

卷七

平漢

二

靜於九地其攻也動於九天是使劇賊挫鋒梟雄

失氣矢如雨而不得射戟如林而不得刺鼉騰躍

而技窮虎咆哮而力弊賊衆有魚爛之形官軍成

破竹之勢遂乃平乘巴陵橫掩洞庭澧浦之餘腥

失水衡峯之草木皆兵逆臣賊子亡魂喪精血未

膏於王斧身先殛乎天刑亦越閭關大兵飛度士

女謳歌壺漿塞路叛臣面縛而來歸通寇倉皇而

失據蜃咽氣而消亡鯨跳波而僵仆彼孽孽之凶

狡信梟獍其何殊幽厭父以稱亂牙擇肉而恣睢

天戈臨而糜爛何煙臂之當車噬革面其已晚有
延頸而就誅若乃狐鳴鴟嘯之羣鹿疑狼奔之隊
尤來大槍之盜魁延岑彭寵之叛帥首鼠前却乍
叛乍臣者以千百輩莫不脫距摧牙沙崩瓦壞悒
尸疏屬之山傳首桃林之塞於是陰平夜走劍閣
朝通索橋度馬棘峽懸弓黔蜀之地悉定水陸之
師會攻徑盤江而檣脇踰蒼山而挾胸高壘焉城
長圍四築不頓一弦不亡一鏃嗟劉禪之駿擬與
元濟之窮威曾飛走其無路空椎心而慟哭竟駢
首以入函無遺種於函族於是八荒奠定六合無
塵梯航窮乎日窟譯盡乎天垠邊陲無鈴柝之
警而夏皆耕桑之民案弓脫劍一軌同文原夫三
藩之設歷紀於茲尼大不掉實繁披枝國勢爲之
衝決民生爲之瘡痍而今而後快然毒去霍然病
衰烟消霧剝天清日輝非
大聖人之威德何以及斯惟幾也爲能周天下之慮惟
斷也爲能成天下之務敬藩之議偉矣征於苟安
搖於浮言則莫能以果決難作而張皇舉成而姑

息則其能以速滅藩鎮之禍未有所底也
皇上以一人之智勇爲海內除大殘以八年之憂勤爲
萬世貽永安雖唐帝之戰丹水軒皇之克阪泉夏
后格有苗於兩階殷宗伐鬼方於三年絜功比德
未知其後先猶且謝鴻名而不居推大美而不有
彌謙冲以兢惕期保泰于永久肅乎歆器之或傾
禦乎馬索之將朽哀蒸人之疲勞念三星之在昴
遂乃發
德音沛
恩綸捐逋賦予貧民赦獄囚廣大仁優卹將士大資臣
鄰罷一切權宜之制與天下爲更新大圭禮
天特牲祭
廟望祀山川潔將禋燎極尊養於
兩宮增推崇之顯號馳展省於
園陵薦成功以昭告然後申明明象魏登飭官常百度具舉
四維高張天人協應儲休降祥甘露零庭朱艸豐
唐奏韶濩之樂舞襲山龍之文章故道與天地同
流而德與黃農齊光也日出作今日入息道平

今無反側旋乾坤兮

帝之則廣卿雲兮臣之職歌九功兮頌七德播永永兮

長無極

金木水火土五星爲五經歲星鎮星孛星熒惑太白
五星爲五緯三辰日月星也惟蓋孔子曰敵惟不棄
爲理馬也敵蓋不棄爲理狗也高鳥盡良弓藏韓信
語隴坻蜀中海濠閩中郭延在陝西荆襄在湖廣滿
惟漢叛藩安史安祿山史思明唐叛將敦義景全王
敦義峻侯景李全俱晉梁宋叛臣丈人長子易師卦
師貞丈人吉長子帥師維城詩宗子維城俱言藩
王與兵中黃虎黃射聲伏飛俱武騎各象虎象鳥食
城破饒食父皆惡鳥獸尤來大槍漢時賊各象虎象
龍皆叛光武劉縯吳元濟唐節度使以叛誅唐有
片浦之征軒轅職出尤于販泉歌器周廟器中則正
滿則覆馬索夏書予臨兆民寧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卷七 國朝

平山

詩三星在鬲言時亂物少也唐中庭也

平山堂賦

潘耒

伊茲堂之締構洵宏敞而寡儔超埃壙而特起控名都
之上游崇臺現其造天兮華榱鬱乎雲浮窮地勢於南
條兮見江山之相繆苞牽牛而絡婺女兮納埃風乎不
周招情悅於虛無兮眇仙靈之所留爾其託體則平岡
坡陁西走踰濠支阜屹立削成增高其面勢則宅岡之
陽居城之兌觀宇廻環林薄周被爾乃斬懸巖以累砌
規廣阿以築堂旁羅桂柏仰承杏梁飛宇周閣嶙嶙將
將風稜紛詣若迦若翔塗丹錯碧反景流光遠而望之
龍蹇參差象神山之出海見銀闕也仰而闕之祠禮貌
峩若射的之在空植箭栝也容兮如懸翠兮如冠霧翕
雲施不可乎得多房若乃踐平阜經長阪步廣除臨絕
巘瀏覽有無燭察近遠前瞻揚土之廣博兮原隰紛其
錯重綴麗譙於連星兮壯千雉之金甍天塹劃夫神阜
兮屬垂天之白虹連山迴顧乎秣陵兮蘊三茅之仙峰
左眺海陵原田每每然波瀾鹽利盡東海右瞰揚子銅
陵嚙曉卽山鑄冶吳淞以饒後巨浸之湯湯兮沐日月
於中央洩斗門於邦清兮轉軸艦於帝鄉泛博覽其

無。其。今。寒。跡。跡。以。相。羊。至。如。朝。光。絢。野。曠。色。桐。麓。晴。旭。
 澄。鮮。微。陰。黛。黛。變。合。一。瞬。態。窮。萬。族。長。楊。垂。絲。大。堤。水。
 平。美。葉。華。的。樂。芳。馨。怒。濤。漫。漫。於。曲。江。今。飛。雪。颶。瀟。
 平。蕪。城。物。無。隱。之。能。遞。狀。無。奇。而。不。呈。耳。目。為。之。滌。蕩。
 天。日。為。之。開。明。斯。誠。嘉。觀。之。巨。麗。海。表。莫。之。與。京。者。也。
 於。是。邦。伯。郡。牧。來。游。來。豫。與。節。停。騶。怡。情。遣。慮。賓。從。詳。
 雅。尊。組。有。序。究。觀。夫。土。風。之。清。嘉。與。民。物。之。阜。康。山。川。
 之。形。便。詭。俗。之。遷。注。調。燥。濕。於。嶽。壑。齊。六。轡。之。柔。馭。邇。
 興。遠。思。超。乎。獨。喻。其。武。大。夫。君。子。善。詞。能。文。比。才。曹。劉。
 歷。朝。賦。新 卷七 國朝 平山

方。藻。卿。雲。期。春。秋。之。佳。日。爰。整。駕。而。索。羣。參。萬。象。於。靈。
 府。山。玄。黃。之。續。紛。亦。有。都。人。士。女。嬉。春。競。往。稅。青。驪。泊。
 蘭。槩。采。蘋。蕪。寒。宿。莽。聯。關。河。結。遐。想。漂。泛。濫。沛。自。廣。至。
 如。遷。人。放。客。經。奇。璋。才。鬱。風。雲。乎。未。感。臨。岐。路。而。徘徊。
 現。獨。遣。此。羈。愁。今。懸。高。壑。遠。穆。乎。登。臺。悵。民。生。之。多。故。
 羨。天。地。之。無。涯。歲。月。忽。其。如。流。增。悵。慨。而。永。懷。原。夫。揚。
 之。為。土。也。襟。背。江。淮。綿。數。水。陸。百。貨。所。輳。士。膏。衍。沃。故。
 漢。代。疏。以。為。國。隋。帝。巡。而。築。宮。唐。藩。宋。開。承。修。席。豐。經。
 營。窮。乎。地。軸。雕。琢。極。夫。天。功。璇。臺。瓊。館。穆。若。神。居。者。蓋。

不。知。其。幾。而。今。皆。彬。滅。光。沉。山。移。壑。徙。際。天。黃。沙。覆。地。
 白。草。螢。飛。秀。麥。之。墟。鬼。穴。枯。桑。之。壘。惟。斯。堂。也。邇。日。隆。
 宋。著。於。歐。陽。遺。澤。在。人。勿。剪。樹。棠。五。百。年。乃。有。賢。牧。實。
 純。德。而。齊。光。考。圖。索。乎。故。址。新。夏。屋。於。崇。岡。華。不。侈。心。
 儉。不。陋。目。高。不。絕。陵。深。不。蔽。谷。不。勞。民。而。為。不。糜。財。而。
 足。形。勢。盡。東。南。之。美。風。聲。結。士。庶。之。愛。續。前。薪。於。無。窮。
 宜。可。久。而。可。大。嗟。宇。宙。之。幽。遐。今。惟。令。聞。為。不。湮。懿。德。
 若。大。車。之。載。今。文。采。輪。轂。而。使。前。或。鐫。功。於。銅。柱。今。或。
 沉。碑。於。深。淵。金。石。散。而。名。不。磨。今。孰。膠。結。之。使。然。披。竹。
 歷。朝。賦。新 卷七 國朝 平山

素。之。寥。廓。今。得。兩。嶽。其。曾。比。肩。承。休。風。而。結。撰。今。尚。有。
 述。於。後。賢。

平。山。堂。在。揚。州。府。城。西。北。宋。歐。陽。永。叔。建。造。天。至。天。
 也。揚。州。在。牛。女。分。野。西。北。風。曰。不。周。風。濠。州。濠。梁。在。
 郡。之。西。平。山。堂。據。蜀。岡。西。方。曰。兌。海。中。三。神。山。金。銀。
 為。宮。闕。箭。栢。言。高。而。直。杜。詩。箭。栢。通。天。有。一。門。龍。騰。
 高。樓。林。陵。江。寧。府。三。茅。山。在。句。容。海。陵。今。泰。興。縣。其。
 地。產。鹽。揚。子。江。名。吳。王。墓。在。句。容。海。陵。今。泰。興。縣。其。
 賦。下。吳。王。夫。差。所。鑿。曲。池。燕。城。俱。揚。州。曹。劉。卿。雲。曹。
 植。劉。楨。司。馬。長。卿。揚。子。雲。近。時。金。長。真。公。修。治。此。堂。
 後。有。五。百。年。賢。牧。之。語。鐫。功。銅。柱。馬。援。事。杜。預。鎮。
 荆。州。鐫。功。于。石。一。樹。觀。山。一。沉。漢。水。欲。使。後。人。知。之。
 不。忘。

歷朝賦楷卷八

西陵

顧豹文且菴鑒定

王脩玉松壑選註

兄 鳳翼來阿黎閣

姪

大成聖集

校訂

瀛臺詩武進士馬步射賦

序

汪晉徵

瀛臺者

天子京都之苑也。居宮之偏。爲國之閒。勤政之

暇時。臨幸焉。康熙十有八年孟冬之月。天下武

舉已登司馬何當殿試

歷朝賦楷

卷八

國朝

一 天鑑

天子御瀛臺親校馬步二射以定甲乙爰紀其盛而爲之賦其辭曰

維

皇清之受命際函夏之津寧尉侯一千南北車書會于

環瀛既揆文以泳化兼稽武而揚靈爰書升于司

馬遂拔萃于神京時當冬月律中應鍾草木易色

山川變容宜厲兵以講武矧選士而掄雄

天子于是乘法駕御玉蚪前皮軒後道游載皓月之珠

旗揭冠雲之華旂王侯執鉞公卿奉轡雲麾持蓋

太僕驅騶千乘萬騎雷轟電煜以至平瀛臺乃

名夏卿 命司射募人設帝虎賁環鎖關平原以

作塲廣廣臨以爲圖啓帳殿于壇林陳鉤鏐于蘭

凡標準既立正鵠斯陳伐雲鼙之鼓擬崇牙之金

爰進多士而詔之曰乘爾良駉操爾弓矢用校

爾材以徵厥勇爾其勉哉衆聆

上命咸拜稽首于是赫轡之夫如雲象弭之士若雨振

衣垂韃控弦抽矢屏息厲氣按部以俟迭騁衷與

騏驎今騰山子而服乘黃萃踰輪及駃騠今蹕道

歷朝賦楷

卷八

國朝

二

風而騶騶蹕蹕遠而望之煥兮若雲霞之耀朱日近

而睇之燦兮若錦綺之耀春江爾乃技士蹶張壯

夫俊健矍鑠鳥號之雕弓貫夏服之勁箭馳玉勒于

圍塲先左顧而右盼既啓控之克嘉復縱送之可

美歷三棚而不失驟四蹄而不亂神整暇而有餘

視秋毫而罔眩俯身而接飛猱一發而落高雁遂

命中而釋翮爲觀者之所嘆若夫中黃之侶責育

之徒扛鼎暴虎力疏材鹿駕幽燕之騶騁并冀

之駒駘忽疾雷之駭耳倏流星之過塗超霜蹄于

烟際振霧鬚于雲衢馬踠蹶而奮怒士儵然而
于矢不妄發中必洞堅貫傷葉于飛鏑穿蟻于
鳴弦爲萬夫之辟易亦千騎之爭先更有伏飛之
騎猿臂之英善爭奇而施巧欲凌衆而夸倫始韜
弦而却視若斂志以凝神既頓辮以角逐遂迅舉
而遐征方廻身以左發又右向以矜能謂白羽之
疊麗實奇技之可驚騎射既成步射復舉禮容樂
和旋規折矩士決拾以林立官唱籌而辨數衆耦
終而復繼九矢編而數具于是執射鳴弦志正體

唐書

卷八

國朝

王

直或中鵠而抗鏃或穿札而貫革或舍矢而如破
或飲的而準式飄風不能使之顛驚沙不能使之
逸陋如臯之射雉彷彿西之沒石想矍相之如堵
嗤三耦之不設遂使蓬蒙讓能飛衛遜巧顏高却
步養叔稱妙寓禮文于弧矢昭服猛于矯造信擢
俊之雄觀極奇材之各效

天子于是躋龍顏和玉色顧公卿大夫曰壯哉諸士如
熊如羆如虎如貔其視中雉之多寡以別等次之
先後羣臣頓首奉

詔稱慶而退爰系以亂亂曰於皇
聖辟能得士兮

躬臨苑牧以校射兮奇材角勇畢獻技兮弓矢既調身
便利兮良駒馳逐紛衛雲兮鏃羽破的無虛發兮
孔武且力邦之傑兮桓糾競進以禦亂兮文德克
彰武事備兮觀光揚烈永億祀兮

月令十月律中應鍾玉蟬以玉飾馬鏃勦如乳龍也
皮軒以虎皮飾中道游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
在乘輿前雲麾武將名坐上承座曰布周禮幕人掌
之禁禁輿所飾武將名坐上承座曰布周禮幕人掌
諭輪駟騶遺風騶騶俱良馬名詩抑磨控忌抑縱送
忘言射者之技中黃寶育皆古勇士儵然于勇疾

唐書

國朝

附

貌養由基善射中楊葉于百步之外飛衛善射能中
蟻蝨伏飛武騎齊麗春中也決拾鈞矢之具魯大夫
貌醜其妻不悅後如臯射中雉妻始笑李廣隴西人
夜行野中見不悅後如臯射中雉妻始笑李廣隴西人
于矍相之隅觀者如堵晉大夫聘于魯齊君饗之選
耦共射不盈三耦顏高魯人善射養叔即由基踏造
勇貌漢天馬歌
爾浮雲騰上馳

鳴鶴賦

毛奇齡

秋○中○臨○嶺○夜○半○荒○旅○街○無○漏○下○之○銅○巷○絕○統○如○之○鼓○嚴○
 霜○已○棲○牆○明○月○又○入○戶○吟○虫○嘶○嘶○林○馬○嘶○嘶○悵○清○秋○之○
 聞○寂○兮○悄○遙○夜○之○無○聲○悲○征○行○之○孔○過○兮○夢○還○歸○而○未○
 成○何○雄○鷄○之○臍○臍○兮○將○以○踐○乎○司○更○忽○延○頸○而○引○吭○兮○
 旋○促○距○以○奮○膺○遽○蹶○身○而○拍○肋○兮○振○中○宵○之○一○鳴○涼○風○
 於○以○下○襲○兮○繁○星○因○而○西○傾○動○嶺○人○之○不○寐○兮○意○徬○徨○
 而○自○醒○至○若○初○鳴○嗥○呀○庶○類○將○舉○躍○起○猶○聞○聲○繁○樹○裏○
 發○函○關○之○驛○客○警○司○州○之○主○簿○傳○餐○刷○騎○悼○嘆○燈○下○其○
 多○路○兮○聆○遠○壩○之○三○號○傍○衰○蘆○之○囁○嗟○兮○問○寒○蠶○而○咆○
 嗶○恍○草○間○之○遙○和○兮○類○車○下○之○相○設○但○前○途○能○戒○旦○兮○
 孰○美○夫○溪○江○之○伺○潮○爾○乃○嚶○嚶○喚○喚○因○風○長○追○咽○咽○嘶○
 嘶○落○月○未○幾○沙○際○蟄○發○林○間○宿○飛○路○凝○光○以○曉○鷺○人○辨○
 色○而○煮○微○煙○起○則○遙○山○復○冥○霧○平○而○濯○水○皆○低○盼○紅○輪○
 之○將○作○兮○看○丹○霞○之○漸○霏○閉○金○闥○之○綠○扇○兮○掩○山○寺○之○
 朱○扉○蒼○蠅○既○不○可○同○夢○兮○黃○鶴○又○不○可○與○棲○徒○聽○鳴○鶴○

以風發兮將躑躅其焉之

就○如○鼓○聲○見○古○樂○府○又○兩○頭○織○織○詩○臍○臍○臍○臍○初○
 鳴○距○鷄○後○雞○鳴○同○周○禮○鷄○人○臨○夜○孟○嘗○君○欲○出○函○
 關○秦○令○非○鷄○鳴○不○開○關○時○有○客○能○作○鷄○鳴○孟○嘗○君○始○
 出○祖○遜○為○司○州○主○簿○聞○鷄○鳴○與○劉○琨○起○舞○曰○此○非○惡○
 聲○也○下○叶○音○戶○政○呀○晨○星○雞○鳴○詩○鷄○栖○於○塹○秋○
 蟬○說○叫○呼○也○文○選○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異○物○記○有○
 何○潮○鷄○潮○水○上○則○鳴○孫○綽○賦○石○鷄○清○響○而○應○漸○絲○屏○
 門○也○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楚○詞○將○與○鷄○爭○食○乎○
 將○與○黃○鶴○
 比○翼○乎○

卷八

國朝

五

卷八

國朝

鳴鶴

登大觀臺賦

吳琬

吳山之麓有大觀臺。襟江背湖。羣山環匝。杭城勝槩一覽可盡。余讀書雲居精舍。秋日登眺。偶成斯賦。賦曰。巍乎高臺。聳霄漢而崢嶸。攬林莽而崔嵬。峰巒嘉峙。壑中開鳳山嵯峨。而翔舞雉。縹緲繞而縈迴。當若稽之多暇。值清秋之新霽。雨斷殘虹。霞凝晚綺。始拾級於山椒。終振衣於高址。睎大麓之生陰。兮雲溶溶於水裔。望澄江之洪流。兮日輝輝於沙汜。越山參差而羅列。兮勢蜿蜒其如龍。風帆出沒而往還。兮帆飄忽之飛蓬。海門湧洞而浮滿。兮金赭屹於波中。激怒濤而浩瀚。兮噫大塊而浮空。儼洪濛之未闢。兮萃萬水而朝宗。於是精移神翥。回而旋視。烟霏東嶺。雲歸山寺。瓊臺巉巖於中天。丹樓斐亹於都市。法鼓振而清梵出。歌鐘起而輶軒度。湖光晶瑩。兮林表明。夕霽微微。兮樵牧去。爾乃躑躅荒谿。倚徙孤亭。倚鹿豕。剪刈荆榛。羨飛鵠之冥冥。企仰鳳之泠泠。同嗒然之南郭。契無言之淨名。雖寓形於宇宙。等懷焉之天民。

杭城南有鳳凰山。於諸山之支脉。雄瑤城梁地。禮記。舊行篇。古人與諸今人與。居謝詩。餘霞散成綺。山椒。

山。吳山也。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水裔水涯。越山會稽。諸山錢塘江與東海通。念杭二山名在海寧境。海大塊地也。隱者呼吸也。潮沙為水勢迅激而淘沙壯大。禹貢江漢朝宗於海。梁丘文範法華經摩訶薩大菩薩摩訶薩。中日月歌鐘起。山上惟開松栢聲。品品時色。古語。鴻飛冥冥。兮人何慕焉。纂取也。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遊。子南郭子綦。客然忘我。淨名維摩居士。維摩經。一切無語言文字。乃為不二法門。太古有無懷氏。葛天氏。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歟。

卷八

國朝

人

大觀

燕子賦

吳綺

參差送遠下上于飛歲有期而必至主雖貧而亦歸惟
玄裳之羽族與春風而不違若夫臨秋暫去候社俱來
海外有留郎之國燕中有別友之臺五色朱絲曳仙人
之廣袖一雙白玉化神女之輕釵艷爭傳於洛種靈雉
侈於商祿爾乃喃喃絮月故故斜風輕衫一兩細剪雙
封楊柳枝高笑微翎之染碧桃花影重看小隊之粘紅
加以芹絲綠淺杏子黃初石氏歌臺髮雕梁以瑤琤王
家酒榭綴簾押以真珠羅學飛而未遠巢試暖而堪居
莫不來回兩兩去住雙雙留營學語共曉爭香顫簪頭
之碧玉長迷下蔡舞掌中之白紵薄醉彤陽遂使春事
興衰夕陽今古玉京塚上歎綠線於昏黃盼盼樓中恨
白楊之夜雨記六朝之巷名是烏衣入百姓之家夢誰
朱戶

詩郎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又下上其音王櫛泛舟
至海外入燕子國國君招為婿趙王宮女有白玉釵
一日化為燕而去商議即帝學妃簡狄祈高禪衣卵
生契事石崇王懷家最富珍瑁真珠指其宮也宋玉
登徒子賦嫣然一笑陽城迷下蔡趙飛燕身輕能
掌中舞居昭陽宮王京女名以絲線繫燕後女死燕
宿其塚不去閑吟吟唐節度使張建封妾建封沒盼
盼誓不嫁居燕子樓終晉王導子弟居烏衣巷劉禹

錫詩書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卷八

國朝

十

燕二

太湖賦

陳之羣

夫何巨澤之天闢兮控東南之上游。滙江海而蓄洩金。蓋千峰而載浮森瀚兮如在浪湧。空明兮如派天漢而乘舟蕩蒼旻之無壁兮謂白日如沒乎中流。紛萬族而效靈兮蛟龍盤渦而泛遊。仰神功于莫麗兮吾將思明德于千秋。以上總序爾其度分牛斗垣屬天市跨勾吳于絕域帶千鳥音越而千里粵洪荒之乍啓浩橫流于百川排濁浪于坤軸決衝波于遠天嗟生民之昏墊兮固水處而必顛何隨刊之所及兮障狂瀾于既翻鞭應龍使先

卷八 國朝

十七

驅兮又繼之以日夕相聚流之會歸兮疏沆瀣而爲澤錫嘉名以爲震兮永終古兮安極。以上言水紛既有此地靈今又重之以名山峙雙嶠于洞庭兮控東西而若連俯諸峰之羅列兮芙蓉七十而廻環洞何爲兮浪底徑何路兮波間。以上言山若乃微颺迅激巨浪橫興風水相搏霹靂喧騰疊嶺疑動斷岸如崩雨霽虹橋清秋光熠風腥麗窟白日陰凝由是考圖按景鼓枻登山伐異者咸叩搜奇者里觀或澹池而平遠或疎峙而噴吼或虎搏而獸伏或鯨立而龍蟠或連沙而聳石或倒水而驚瀾豈

獨林屋之竊竄入地縹緲之崔嵬刺天。以上總序乃沿曲徑入峯巒嘉事幽平林長隱松杉兮合翠紛橘柚兮參黃眺山屋之巋然亦閭里之成行夏木青兮湖風動冬雪霽兮松林展翔採蒼菁于南清拾岐穗于西場稍獵騎兮河嶽遙歸樵兮野航豈避秦之遺俗固宛在夫中矣。以上言湖中至若昔住橫塘今離南浦長編大篙布帆婀娜過若晉與姑蘇每三朝而三暮豈不畏夫天吳恐方舟而無路固逐末之必然蹇誰留兮中渡。以上言舟航往來及乎赤樹瓊樓花臺金刹雲霞兮沃蕩日月兮

卷八 國朝

主

迴薄既撲地而凌霄復鈞心而闢角下香氣于三天來鐘聲于萬壑鴈王登嶂而獻珠鹿女凌波而奏樂窮沙界爲祥河清遙源而競酌荷迷海之可窮或于斯焉而舍筏。以上言寺由是慕古之英威時之哲覽洪波之浩茫思古人之往蹟縱平波之連目蔽嶼嶠于連岑悲興衰之代謝涕橫墜以沾襟則有春秋吳越連兵結禍的背燁廢殷夜鼓列艦兮湖邊羽月兮茶烟擁帆檣兮天上提組樂兮雲端呼鸛鶴而爭集鴛鳥嶼之雙懸會登壇于泗上更致貢于中原曾梯航之無日忽消落于

何年以上言吳越若其消夏灣頭採芳徑裏流水碧波
涼風四起空澤鶯啼花開十里分雙崦于東西借五湖
之曲渚錦纜兮齊迴龍舟兮白來簫鼓鳴兮棹歌發歎
樂極兮生悲哀綠蒲長兮新節紅蓮生兮細陪望君王
兮不遠曾何假于良媒以上言吳王及夫會稽兵殲蘓
臺鹿上別殿兮香寒離宮兮月朗野葛兮冒階綠苔兮
生勝白骨兮憐青風號兮雨愴豈復知響屨之遊遨憶
包山之蕩往以上言吳善夫范君返國功名立奄忽
辭榮飄然一葉望金門而不見泛滄波其何極狎汀鷺
塵朝獻希卷八國朝
與沙鷗拾江離與海月羌履盛而不戒兮雖願忠其焉
得想角里之高風固斯人之遺則以上言范蠡謂蕙華
之旖旎兮曾無異乎衆芳苟遠逝之足適兮詎城闕之
難忘悼予生之遲暮哀時命之弗將洵五湖可終老兮
固將從前哲而相羊若夫想吳淞與閩越長服食而安
居葦裸壤之舊俗履波濤而不疑麗厥土于上中育人
文之與區斯固夏后之神德亘千載而長存同覆載之
高厚與流峙而日新孰能屈峰嶺與之衡高決流波與
之擬深者乎

太湖古震澤在蘇州常州松江嘉興湖州之界又名
五湖劉定公館河洛漢曰美哉禹功禹之明德遠矣
勾吳干越古吳越名禹治水有應龍爲之畫地太湖
有東西二洞庭山七十二峯林屋洞縹緲峰洞庭山
產橘最美天吳谷神幻心關見阿房宮賦佛經佛
見一鴈投地死曰此鴈王也爲塔葬之故有鴈塔有
仙人濯足於溪鹿飲溪水生女入形鹿是謂之鹿女
恒河沙界言世界之多羽月白羽若月茶烟望之如
茶言吳軍容之盛組練甲名鸛鷺三京賦鸛鷺魚麗
其張翼舒皆陣名越王滅吳耀兵淮泗致貢周王消
夏灣採芳徑在洞庭山吳王夫差與西施避暑處響
屨廊在蘇州靈巖山亦西施所居宮包山卽夫椒山
在烏程縣范蠡佐越王滅吳後泛舟
五湖不返裸壤在海外其人不示

塵朝獻希

卷八

國朝

十四

太湖四

峴山賦

朱嗣美

伊○屠○鬱○之○翠○嶺○獨○擅○勝○於○郊○隅○遠○平○湖○而○開○鏡○樓○長○堤○
而○覆○霓○何○山○右○而○眉○列○蒼○弁○左○而○肩○齊○後○翬○畫○之○通○映○
前○碧○浪○之○奔○趨○磴○屈○曲○以○若○斷○石○巉○巖○而○露○奇○聳○飛○閣○
於○峯○頂○匝○野○亭○於○山○碑○爾○其○遠○堞○俯○瞰○連○洲○而○臨○青○巒○
倒○翠○碧○樹○沉○陰○循○懸○崖○以○跼○步○漸○窈○窕○而○蕭○森○望○羣○峰○
之○烟○靄○夾○清○泉○於○淺○瀨○忽○孤○雲○今○歸○來○失○峭○壁○于○天○外○
蘿○蘿○絲○絲○分○成○帷○木○龍○從○而○曳○旆○蒙○絕○徑○而○噴○吼○捫○層○霄○
而○若○連○眺○江○飄○於○百○里○鬱○雲○樹○之○千○盤○大○壑○悲○風○飛○流○
塵○朝○賦○楮○
卷八
國朝
十五
欲○折○驚○崖○白○日○落○木○生○寒○橫○山○根○於○頽○岸○渺○浮○沙○而○絕○
漢○桶○複○嶺○之○嶽○崎○越○洪○波○之○凌○亂○阻○浮○雲○而○不○渡○迴○落○
照○之○高○懸○俯○千○峰○之○夜○火○歟○萬○竈○之○晨○烟○展○晴○霞○于○塔○
外○墜○明○月○於○洲○邊○若○乃○惠○風○解○鬱○遲○日○回○暄○王○孫○草○綠○
思○婦○半○眠○江○桃○灼○其○紅○入○岸○柳○蔚○而○青○還○則○有○五○花○之○
馬○七○香○之○車○蓋○翠○羽○以○蔽○日○列○錦○障○而○成○霞○金○盤○舉○今○
零○露○玉○樹○歌○兮○飛○花○至○夫○赤○馭○蒸○天○火○雲○燦○地○山○石○金○
流○江○波○曲○湧○翠○竹○森○而○干○立○黃○梅○紛○而○旒○紫○則○有○白○羽○
高○人○黃○冠○逸○客○藉○蒼○蘚○而○高○眠○蔭○長○松○而○抱○膝○藥○竈○今○

峴山賦

卷八

國朝

十六

峴山

山○間○基○聲○今○潤○側○爾○其○金○殿○乍○至○玉○露○初○凝○薤○花○含○色○
岩○桂○飛○香○草○藟○既○肥○張○翰○就○隱○蟹○螯○將○老○卑○卓○多○狂○恣○
釣○徒○之○烟○艇○飛○劍○客○之○羽○觴○及○乎○素○雪○飄○空○同○雲○暗○麓○
鴈○落○平○沙○鴉○棲○古○木○橋○上○今○吟○詩○閣○中○今○顧○曲○征○夫○舟○
重○而○收○帆○公○子○屏○寒○而○圍○幕○披○鶴○氅○以○尋○梅○帳○空○山○之○
古○屋○若○夫○虛○堂○高○敞○危○軒○寂○寞○檣○燭○燭○今○凌○雲○柏○森○森○
今○抱○閣○悲○往○蹟○之○猶○存○何○來○者○之○不○作○彼○石○窪○之○清○流○
為○高○賢○所○獨○酌○苟○康○泉○之○可○傳○願○乞○靈○於○丘○壑○緬○羊○公○
之○令○德○留○遺○淚○于○南○荆○何○茲○山○之○別○施○遙○千○里○而○同○名○
庶○芳○規○其○未○述○今○余○固○將○揚○舲○而○遠○征○
峴○山○在○湖○州○府○城○南○舊○名○顯○山○唐○改○今○名○峴○山○高○
貌○何○山○即○道○場○山○弁○山○一○名○卞○山○晉○書○張○湛○碧○浪○翻○俱○
在○湖○州○境○張○翰○為○齊○王○樣○居○洛○陽○秋○風○起○思○吳○江○草○
陽○帝○子○家○張○翰○為○齊○王○樣○居○洛○陽○秋○風○起○思○吳○江○草○
餘○不○仕○而○歸○早○卓○嗜○酒○嘗○曰○左○手○持○蟹○螯○右○手○持○白○
浮○沉○其○中○足○了○一○生○矣○唐○張○志○和○寓○湖○州○白○碑○明○波○
釣○徒○人○間○鄭○紫○誥○樂○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周○瑜○善○歌○人○歌○曲○有○誤○則○顧○之○時○謔○曰○曲○有○誤○
顧○王○恭○披○鶴○氅○行○雪○中○現○山○有○石○草○可○貯○酒○
適○之○頗○真○卿○嘗○依○此○今○有○崔○樽○亭○淵○裏○亦○有○峴○山○
羊○公○得○名○其○山○上○有○墮○淚○
碑○峴○山○遠○而○長○貌○

滕王閣賦 稍削

陳惟格

原夫滕王閣者地接衡廬天分吳楚漢灌嬰洗馬之城
晉殷美投書之渚南昌乃三江之咽喉洪都亦五湖之
門戶名藩旣竹木爲園愛子復芙蓉爲府徐劉應教依
稀江上之簾櫳潘左陪軒隱約樓頭之簫鼓然而千年
觀閣百代江山載嬌大去鄴子無還哀美人兮淚盡怨
公子兮衣單念繁華兮何極悲花月兮難言沿夫明季
之將衰也飛燕長安李花河北江陵之文武道消洛下
之衣冠運息千里白馬之軍萬騎黑山之賊倚弓於矟
唐肅宗肅 卷八 國朝 七
肅宗前繫馬於鳳凰樓側空餘玉樹之悲猶見金人之
泣繫結綺與臨春奚茲閣之如昔無何而 皇清永興
王燭初調吳明徹則投身周堽庾子山則辭跡梁朝韓
擒虎折衝軍壘溫子昇出入宮僚斥堠少烽煙之警士
女多清晏之謠妙選重臣用綏江服更征西以重望特
鎮武昌却太傅以名賢坐備姑孰領軍則秩擬儀同假
節則位崇左僕蓋我蔡公實以御史大夫出領豫章爲
一時名節度使焉時則四境無虞一軍多暇陶侃之姿
致慨懷羊福之標期儒雅瀚時襲而傷神頌景物而心

寫撫靈構於前人嗣神功於來者眷斯閣以裴裒獨蘊
情而瀟灑爰乃召輪般徵梗杵不煩將作之匠寧費水
衡之錢結驚鸞之窈窕窮舞鳳之嫵媚儼雕甍之宛爾
恍繡閣之依然伊左縈而右拂羗前紆而後旋爰乃朱
樓綳亘綺疏惹舊曲房窅窅高臺婉轉鑿桂樹之玲瓏
撰華簷之繡綵勢未整而欲斜狀將翔而又變丹青圖
畫有若神仙飾之翠羽錯以金鈿鸞鶯起於梁上玫瑰
生於棟間斜通閣閣遙接平原俗類數錢之市地疑種
玉之田田寶之居縹緲金張之宅蟬聯則見夫紅粧美
唐肅宗肅 卷八 國朝 八 滕王
女青驄少年商民輻輳錢貝喧闐呶呶畫角之聲江城
夜市歷歷紗牕之下秋水晴川一騎琵琶彈來檻外萬
家燈火照去闌前於是闌府叅佐之徒蟬翼翩翩丹輪
的燦輕俊則庾氏肩吾雕華則劉家孝綽飛羽觴而凌
亂眇長空而橫薄陪公譙於中天極勝遊於高閣維玉
管與金簫遂臨風而競作則有澄波噴飲洪濤渺茫江
名彭蠡湖曰鄱陽賈客黃龍之舳舻師朱雀之航蕩子
以華珠作機倡家以白玉爲橋西風起兮鳬雁飛烟波
冷兮菱芡長垂盡簾於江上擊雷鼓於中塘又若南浦

層巒西山崇嶺香爐幽邃以遠遁石鏡礪研而溟滓洪
崖虧蔽夫金梯匡廬隱現夫丹井朝暉無自匿之鮮玄
夜有長舒之景華樓與碧嶂俱懸綺戶與翠微相映爰
乃肆開朱闥盛啟羅幃玉顏既醉銀華未收幕府建終
臨高臺而懷古元戎豈靜列巨艦而悲秋思夫帝子旌
旂兮風流相賞山江文藻兮賓朋俯仰金粟長埋兮銀
蠶猶朗朱門寂寞兮淝池惆悵惟物華之如故兮悼斯
人之一往悲舞館與歌樓兮但長天之明爽思夫閻公
榮戟今都督簪纓子安詞賦兮文筆縱橫將軍愛士兮
塵朝賦書 卷八 四 三
少年能文藝林勝事今未座知名彼星移而物換兮見
水綠而山青悵賢王之臺榭兮想詞客之生平於斯時
也悲不自勝泣將何及王長史之登山悵眺極多衛叔
寶之渡江蒼范交集矧復羈人顚顛塞客參差何年泣
別幾度相思攀桃李兮三千里贈蕭蕭兮十二時目斷
揚衣之信魂消纖錦之詞又或王粲從軍徐陵負羽官
道致饑東門出祖參軍之供帳傾城都護之刀環極浦
別蛾眉兮在二八望龍額兮在三五更或妾家燕趙君
住河汾君憐紅粉妾念羅裙製豔曲兮未敢忘懷異香

今不忍熏抱衾裯兮獨宿冀砧杵兮相聞正復登高望
遠親物懷人倚危欄而躑躅臨複閣而遙巡公乃凭檻
而歌振衣而顧對景兮移情俯今兮弔古授簡鄒枚使
爲之賦賦曰飛觀鬱嵯峨平臺捫葛蘿翠恩還卻月屈
成正橫波金尊對應酒玉貌恰當歌絕殊三閣外秋雨
剪輕羅又曰千秋聞此閣形勝據名邦檻下芙蓉金樓
頭蛺蝶雙王侯不可見花月爲誰長朱欄七十二面
落空江僕本恨人遭逢苦辛潘岳騎省之年尚餘一歲
陸厥凋零之日已過三齡未躬逢夫讌會徒馳想夫風
塵朝賦書 卷八 四 三
雲王門養炬抽筆於茂弘之座謝家覽舉揮毫於安石
之庭遂乃終起而爲之亂曰滕王閣兮江之汜作巨鎮
兮奠方軌邦之人兮康且喜風俗醇兮政事美公之德
今在南紀長無極兮永終祀
唐高宗封子元嬰爲滕王建閣南昌府城都督閻伯
嶽九日宴客於此王勃爲序南昌府城東南有池舊
傳漢灌嬰洗馬處殷美拜像章宇都下縉紳有致書
者美悉投之水中徐幹劉楨潘岳左思皆縉紳王當
日詞臣戴媽去衛莊姜賦燕燕之詩送之鄒子國城
亦去他國梁武帝都江陵爲魏謝靈運之詩送之鄒子國城
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日盡矣晉
懷惠時洛陽城破衣冠盡徙江南魏明帝遷漢金莖
承露盤金人墮淚結綺臨春陳後主所建閣晉庾亮
爲征西將軍晉官糾領軍儀同三司假節統左僕射

漢官有將作大匠木衛主金錢官出山參詩
 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田實田蚡資嬰
 皆帝成香爐峰在府城東松門山有石鏡光可照人
 洪崖在府城西洪崖先生得道處匡廬山在南康府
 金東銀鐵俱列葬物王勃作滕王閣序時年少居末
 坐王長史歇嘗登山嘆曰邯鄲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衛玠渡江後形神憔悴賓酒妻獲惠為鐵錦祖文寄
 濟漢武帝時有龍額侯鄒陽枚乘皆梁孝王賓客著
 賦白馬黑山俱
 官明季流寇

唐詩集 卷八

國朝

三 王

看奕軒賦

陳惟松

若夫北垞靜深南榮簷甍透迤見茨之橋竊窺辛夷之
 館藤梢礙帽以難扶橘刺差衣而莫剪廬同諸葛門前
 之桑已猗猗家類王陽牆外之棗何纂纂花名黷忿以
 枝長竹號掃愁而節短何況宅區前後街距東西東方
 小婦仲孺賢妻壁帶則銀釭不異門楣則畫戟偏齊多
 子之石榴對結相思之嬌鳥雙棲楊子幼種豆之餘缶
 筆互響陶淵明采菊之暇棗栗紛携爰有桓家阿買李
 氏家師或挽鬚以問或繞膝而嬉膠東則五色之錦箋
 唐詩集 卷八 國朝 三 王
 競勞醴陵則一枝之花管分題洵可懷也于胥樂兮既
 乃眺長洲之鹿苑惆悵絕多張延尉之雀羅感愴不少
 田單之功名何在無意遊齊廉頗之慷慨猶存還思用
 趙燕丹往矣賈漸離為宋子家奴卓氏依然雜司馬於
 成都傭保大哀韓愈之窮鬼奪柳州之巧矧復三湘浪
 駭六谿煙迷田園烽火鄉關鼓鼙嗟巢燕而為燕歎觸
 簪其類燕杜老則堂無鷓鴣於陵則井有螭螭於是妙
 為寡歡情然不憚愛章斯軒聊云看奕然而寂寂虛堂
 寥寥短几既無坐隱之賓復解手談之器潛竄而不見

柯竊聽而誰聞落子幾同莊叟之寓言莫測醉翁之

微意嗚呼噫嘻我知其青世一龍而一蛇運或流而或

時彼賭宣城之太守者公豈其人而得基局於長安者

古寧無是耶先生不應欠伸而起亟令傳觴頽然醉矣

杜子美詩楚天巫峽半雲雨海鏡疎簾看爽氣軒名

以此南榮南簷也杜詩橋南橋北樹陰處尺迷諸葛武侯

成都有桑八百株王陽鄰家有樹樹陰覆之去其煩

古詩聚下何繁繁樹陰即合歡樹楊惲報孫會宗書

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仰天指而呼鳥烏問淵明責

子詩惟愛東與栗挽髮繞膝皆言子孫杜詩問事競

挽髮誰能即喚喝膠東王有五色箋江淹醴陵人夢

筆生花文思大進趙顏奔燕後輒思趙曰吾欲用

趙人荆卿友高漸離隱於宋子為傭保韓愈為送窮

文柳宗元為乞巧文雲南名六詔蠻人稱其若日詔

摩訶賦 卷八 國朝 辛

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

上易大壯四爻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杜子美詩

不將鵲鳴憫此陸生隱手談皆奕棋名樵夫王質入

山觀仙人奕不覺斧柯爛歸至家已數世矣醉翁亭

記醉翁之意不在酒言此亦不

在矣也杜詩道長安似奕棋

感舊賦

黃始

粵夫江南麗域海甸仙衢山旌玉穴水秀金區霞城暮

布錦路星馳當奕葉承平之後際繁昌生聚之餘斯時

也山郵不戒水驛無驚舳艫蟻附車騎雲屯劍佩雄于

天府冠蓋通乎上京西粉黛于燕趙郁俠冶乎齊秦珠

薨百雉錦帳千門歌城不夜花邑常春雜沓南皮之會

逍遙北海之津則有謝王華胄金張綺族寶島日煥珠

巾星屬並曳珊珊鞭爭驅銀轂過平陽之舊館愁衛尉之

新谷高吟落雲輕談弄玉芳筵肆陳流觴飛觴吹蠟成

摩訶賦 卷八 國朝 辛

薪揚椒糝星時而西園冶伎北里傾城城痕點月蟬影

堆雲入座抱雲和之瑟當軒撫明月之琴九華帳煖百

和香句疑龍城之貴主彷彿溼水之佳人羅襪陳于洛水

玉珮解乎湘雲或凌波而消夏或結侶而招春則有妙

舞紆回輕謳宛轉雅曲調箏繁音赴管選延年于北方

招善才于南苑臨月塢以吹簫坐風簾而索阮鳳叶樓

空鸞吟閣遠以至星明碧渚日盡紅樓重門三千兮洞

達黃塘十二兮夷猶聚鼓吹于畫鷁簇輿馬于芳洲尚

有繡腕華簪賦心才士雜坐徵歌揮毫覓句倚綠袖于

鴛鴦結紅絲于翡翠燈照星懸香煙沸迷玉漏以無
 聲挾金吾而同醉如此者亦何暮而何朝底幾哉將以
 年而以歲何意繁華未息搖落孔多漢寢朝州唐宮畫
 蕪歎江邊之玉樹市闕下之銅駝伯仁墮新亭之淚羊
 曇惻西州之歌笳聲茂苑馬影西湖訪瓊花之故址甲
 桃葉之寒波淮市春陰江濤夜呼臥荒碑于禹穴迷丹
 簡于仙都隋堤衰柳越沼殘荷離宮芳草蔓井烟蘿深
 臺月落野殿霜多粧樓宿馬繡幕巢龜鉦聲悲兮秋風
 苑牧馬嘶兮夕陽坡昔絃管之勝地今叢棘兮丘阿吁

歷朝賦卷八

國朝

幸

咸豐

嗟哉年華代謝天道何常觀山川兮陵谷感時序兮滄
 桑秦碑兮碣石漢殿兮朝陽駐朱顏兮白日留大藥兮
 丹房總千椿與萬若亦夕露而朝霜是以達士神悟哲
 人知藏齊萬化于渺渺等下慮下浩浩感富貴之易盡
 葆內美而難忘願超世以自立聊娛志以徜徉
 滇南有不夜城魏文帝為太子時與賓客議遊南皮
 孔融為北海太守愛客嘗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謝安王導金日磾張安世子弟貴盛唐
 詩遺和珅謝安王導金日磾張安世子弟貴盛唐
 以蠟代薪以椒塗屋蠅痕蟻眉蟬影蟬聲九華百和
 俱見前漢遺公主下嫁單于處龍城洞庭君龍女嫁
 涇陽君子牧羊涇水上過柳毅托之傳書洛神賦凌
 波微步羅襪生塵解佩即鄭交甫遇漢女事漢武帝

時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善才服阮三絃琴夷俗諺也楚詞君
 行曲罷長教善才服阮三絃琴夷俗諺也楚詞君
 不行今夷俗長教善才服阮三絃琴夷俗諺也楚詞君
 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
 中晉南渡後諸名士登新亭游宴周顗嘆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謝安居西州門羊
 曇常被其德後安歿曇不忍過西州門一日醉中過
 之後覺歌曰生時居華屋零落歸荒丘痛哭而去茂
 苑在蘇州西湖在杭州瓊花館在
 楊州桃葉渡在金陵省繁華地

歷朝賦者卷八

國朝

幸

咸豐

夏雲賦

汪森

景風司令。鴉火垂文。虹流精而散彩。龍爐氣而成雲。乘離德之方茂。炫朱華之既芬。方蔚蒼於朝階。又徘徊於夕廕。經一氣之回旋。任變化於蒼雯。於是乎屏翳戒途。炎精退宿。江風徐來。嵐影相屬。觸石藏崖。栖林映谷。若寸縷之方升。遂瀾漫于遠目。起萬籟而生涼。蔭千囀而交綠。若乃時雨既降。輕雷乍收。遠樹新沐。村烟上浮。散餘霞於天半。回返照于林隈。鳥孤飛而光亂。魚羣戲而影流。映藻菁于遥岸。寒木蘭于中洲。佇江皋而閒睠。何

夏雲賦

卷八 國朝

七

卷舒之自由。爾其為狀也。霏霏。紛輪困網。縹緲。今若合欽。今若分。今若錦。蓋之方張。沛今若三軍之就行。爛兮若赤城之建標。鬱兮若九疑之相望。杳渺兮若企三山於碧澗。連蜷兮若脂神御於高唐。至於魯馬秦人。周輪韓布。赤珠水波。迴環交互。既應時而徵奇。亦因方而改度。登觀臺而書之。按天官而推步。是以秋雲縹緲。而輕揚。春雲鬱鬱。而絲遡。寒冬慘而回雲。霰雪零而相薄。在四時之推遷。惟茲雲之磊落。影不族而能流。氣方蒸而已作。觀聚散於須臾。任往來于寥廓。萃衆形而難

夏雲賦

卷八 國朝

七

定似連峯之岸。寧缺者如洞斷者如壑。或嶺峻而坡平。或岩深而崖削。何昔人之咏歌。善體物而辭約。時則有避暑之苑。招涼之歌。雲廊水殿。茂林交柯。鼓蘭櫓。擊層波。望奇峰。鬱嵯峨。美人侍朱顏。醢按紅牙。揚翠蛾。聲繞繞而不散。思飄飄其若何。盼彩雲而難卽。恐歲月之蹉跎。此若夫。正練垂天。龍鱗變水。當陽氣之畢達。順發生之恒理。慰農望於三時。布恩膏于千里。譬燈澤于仁人。為蒼生而一起。况其非烟非霧。抱日浮空。揚五彩於丹陛。耀光華於紫宮。方四門之既闢。當九牧之來同。信太平之嘉瑞。正物阜而民豐。是宜効卿雲以作頌。並雅奏於薰風。

夏月風為景風。口在鴉火。詩蒼兮蔚兮南山朝。曉言雲氣鬱鬱也。屏翳風神。天官書蕭索輪囷。是謂卿雲。高唐之神。朝為行雲。暮為行雨。魯雲如馬。秦雲如人。周雲如輪。韓雲如布。周禮保章氏。二至二分。登靈臺觀雲物。以占吉凶。族聚也。杜子美詩。江雲飄素練。舜時卿雲見。舜作卿雲歌。八伯和之。

重新青浦文廟賦

陳堂謀

三江浩浩以奔解兮。惟吳淞寔導其歸。宜清淑之鍾雲。間兮激湖。又從而蓄之。涵聖澤以擴詞源兮。於由拳滙峯。邇之奇鬱。鴻筆爲風雨兮。揭道德爲綱維。肅冠裳而治禮樂兮。盡經師與人師。壇墀開於一水兮。赫然鄒魯之遺。當夫聖裔南來。官斯城家。廟公典寢堂翼。龔笙鋪以張。籩豆有飭。立高冢之嶢嶢。瘞文宣之法物。儼七壁而餘三。副簪環以什襲。邇闕里之精英。蚤憑依於是。邑迄乎有元。絃誦相宣。築博依操縵之室。增蘭臺虎

康熙庚子

國朝

三

觀之編四庫難專其繁富。五車因載以流連。署爲書院。藝藪文淵。談經者奪載憑之席。受業者分謝眺之壘。逮邑治之創立兮。爰贊宮之特建。當闢闢之中移兮。乃堂構之甫奠。茂宰蒿目以鳩工。左藏籌緡而乏美。規撫靈具。無徠松甫栢之材。悠緇彌堅。遶景福靈光之殿。曾未盈乎十紀。已摧頽之三緒。及乎歸昌協運。曜朗天晶。三雍臨而聖謨丕著。六經正而儒效胥成。湛龍江之曲曲。應龜兆之庚庚。鎖院奏羣英之入殼。臚傳首學士之登瀛。既地靈而人傑。合緣舊以圖新。是當起南榮之豁達。

星東壁之輪囷。雲雷登乎極杓。日月麗於杓。振卬章縫。益其符采。箕虞振其威神。天惠斯文。魯侯戾止。本見釋之家。登奮鵬程於帝里。方攬秀於來青。旋鳴騶於頽水。周覽宮牆。徐升廉陛。指陲陲之檐牙。目動搖之鷗尾。謂點點其何堪。笑欹斜以奚俟。論欬助兮多方。捐幣餘兮經始。爾乃更老銜命。矜佩致詞。感德音之下沛。眾邪計以相隨。匠石之來兮。巽熒主計之積也。紫紫宋腐。析梧皆豫章之妙選。橫檻奕拱。亦南澗之霜皮。懸以藻井。綴以芝栢。鴛瓦鹿磚之錯互。蜜礪平砥之撐撐。莫不縱橫

康熙庚子

國朝

三

重

合度用當其宜。由是外觀則嶢嶢乎礪。侔乎鳳翹。鰲戴之難以援梯也。內視則燦燦乎璚瑤。瑤乎霞繞。虹植之莫可臆窺也。右映湖光之澄澈。左帶江流之漾森。若杏壇獨峙而洙泗二水之護其藩籬也。於爍哉墉垣。既同淑氣。斯全樹千秋之道域。快四國之雄瞻。盼旌麾而來五馬。兆台鼎而集三鱣。育夔龍之按武。資鵠鸞之聯翩。於是同官倣奚斯之作。諸生詠魯泮之篇。我公則從容論道。揮塵臨筵。飲難老於東序。屈羣醜於西偏。詎非總優優之百祿壽。天子以萬年乎歌曰。溥彼江城。廟奕奕

今表正儒風鄰孔宅兮誰其新之二千石兮明明魯侯
實詞伯兮政廟三辰宏教澤兮不日成之煥金碧兮踵
美傳公布家法兮於邁從公頌無斁兮

青浦慧日寺側宋時有孔廟蓋先師三十四代孫
祿官游至吳所立元至正間里人章務因建貴院共
地明萬曆初遷邑治初建文廟後章務地今刺史諫
庵魯公行部至青偕始創因有斯殿高資三江號
入謝松江東江吳江晉陸雲間陸士龍故後人
名華亭為雲間溪湖在青浦雲間有九峯三洲漢書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聖裔指孔神宗時寺僧後張得
正壁三環二簪一藏之郡學孔神立家廟葬衣冠於
北此其真中物也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操
緩不能安弦四庫經史子集散漫漢侍中帝命與諸
臣談經不勝者奪其席憑奪人席數重高目幾日毛
然視也美矣徐之費魯須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景福

摩訶賦

卷八

國朝

三

重刊

浴象賦 并序

補

吳萬璿

馴象充庭所以表宮闕之壯容示威武於異域也
常以歲六月出宣武門浴于河士女傾都往觀
天子親臨城上建曲旒張翠蓋億兆之民瞻仰喜躍非
徒玩物適情抑亦人和俗阜海內晏寧之驗也既
留京師親見其狀乃作浴象賦其辭曰

惟師蔓之炎荒產丘徙之大獸繁族類於九真映
瑤光於列宿儼魁梧於盤况徠阜澤之廣固壯黃
門之鼓吹先驚駭以馳驟遇正旦之大朝與銅駝

摩訶賦

卷八

國朝

三

重刊

而先後際景運於皇清欣咸若之在宥受虎賁
之封號飼路馬之芻糗蓋將以揚威太微之垣示
武執法之右彰遐裔之率臣明一王之所守爾其
為狀也礪硯特詭山負巖移大踰兕虎力撼熊羆
四蹄柱立數斛並騎牙若巨腕鼻似尾垂方斯珍
異則貝齒同于瓊璐審厥殊觀則呼吸捷于取攜
於是金門初闢玉帛啟鎗萬國獻琛百寮列燭驅
爾前行被以朱轡白狼盤狐之君穿胸墜首之長
占星測海而至者莫不望闕色戰觀容心愕維歲

六月爰浴于河時雨初霽旭日耀波積塵思滯宿
 垢願磨乃出宜武之城剛向淵池而展止引頽聯
 綿被服穆纓或降于阿或飲于汜去偷縱羈投之
 瀾瀾始予以舒步繼騰躍而相倚水漲漫以迴
 激流滲漚而益駛鼻呀以吞吐背僊豈而突起
 乍噴濺以摩肩旋澆滴而激齒騰躍高崖汨沒水
 底揚沫雨施飛澌露委異狀紛拏殊姿兩詭魚鼈
 影逝鼉鼉穴徙翻雲漢而揚泥體離離以流視並
 舞馬而逞妍與蹲犀而競美都城人士炫服觀妝
 交臨玉沼共集銀塘儼旗亭之別館命巾車以徇
 祥羅衣飛雪團扇含光金羈的皪白馬超驥憑市
 樓以顧盼連上下如堵牆是時
 大駕猶未至也既而仰窺峻壁組拂練紆紫鬚環布曼
 胡前驅旗懸明月旛樹魚鱗玉虬騁于霞表繡幕
 俯乎天衢千騎雷動萬乘山呼
 天顏以登眺展日角之清臚遠覽畿甸近睽
 皇居范乎浴象之所與斯民而樂晉變態未極移渾
 就清暴以朗曜激以澄泓淪滄騰藉潭淹相傾乃

試水嬉更薦遞呈使拍膝而應舞命躑地而成聲
 彷彿莫之灑水效鼉鼓之乍鳴盡滅沒之逸景駘
 餘態之橫生况夫入握歲深遍精諸伎既習朝儀
 亦解人意似延首以承恩復稽顙而至地備虞庭
 之率舞效掖庭之陳戲
 天子乃返乎深宮悅郊廩之盈衍通醇化于上穹服旅
 葵之古訓薄駕車之陋風第以順陽氣而適物性
 馴異類而示大同豈徒供耳目之玩以咸
 聖賜而賁
 宸聰哉浴既畢日將軒車返馬旋風迴雨散悅縱目于
 瀛洲勝浮槎于河漢久目眩以低昂遂授毫而咏
 嘆
 宜武門在京師俗名順城門九真交趾地象多出
 于此春秋運斗極瑞光之精散而為象象能知地
 之虛實虛即不行故帝王車駕之前以象載輅朝
 廷列班之象食指揮千戶百戶之俸故曰受虎賁
 之封號象之四足如柱一象可乘數人詩魯頌元
 龜象齒大瑞南金象全身之力在鼻鼻雖巨而取
 物甚捷即芥子可以拾取凡階也白狼王在西蜀
 外徵使明帝曉獻詩頌德盤盤大首似外國行音尺
 局行步貌駛疾也露冕高貌旗亭酒家樂語歌舊
 釐狀曼胡粗率不理之貌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上林賦魚鱗之旖旎曼胡月之珠旗

唐也周武王時西侯貢笑
大召公作旅樊篇以識之

唐朝賦

國朝

事

挂劍臺賦 并序

程隆基

康熙戊午詣京師道經張秋遊徐君挂劍臺感吳公
子扎之高義遂作賦曰

歷張秋之城闢兮越河漣而南行步踟躕而周覽兮循
碣曲而孤征覩挂劍之崇臺兮陟徐君之幽宮瞻季子
之遺容兮企先哲之高風眇千金于一芥兮捐寶錫而
相從既心許而不渝兮寧存亡之異慘嗟薄俗之紛紜
兮指噉日以明衷曾瞬息之移時兮已反覆其心胸若
夫子之高誼兮誠曠世而難逢彼千乘猶舉以讓兮豈

唐朝賦 卷八 國朝

美

一劍之爲隆後人不習其深微兮遂以爲義薄于蒼穹
悵祠宇之蕭條兮蔽檜柏之陰森孤鬼縱橫而躑躅兮
遊童登壘而哀吟寒劍草之無從兮惡灌莽之相侵拭
豐碑而覽誦兮增千古之交情閱陵谷之遷圯兮惟芳
烈其彌存慕羹牆而拜手兮願頑廉而薄敦

吳公子季扎聘于上國見徐君有佩劍徐君愛之扎
心許徐君而不宣後徐君薨徐君已沒扎至徐君墓
挂劍于樹而去今有挂劍臺一在徐州一在張秋此
賦蓋遊張秋之臺而作也張秋在兗州府壽張縣東阿
兩邑之界城闕城曲也水岸曰碣季扎之兄壽夢三
人愛季扎欲立爲吳君恐季扎不受遂相約以國授
弟而不授于欲以次相傳及扎終不肯受進之延
陵沈約謝靈運傳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薄迫也

挂劍臺有草如劍形可憐心哉
詩小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歷朝賦林

卷八

國朝

垂

雙鶴賦

陸寅

伊羽族之羣飛兮獨仙禽之挺出。絢粉繪之丹青兮抱皎潔之素質。窮天步而高騫兮度層雲而逐日。哀人世之喧卑兮樂蓬壺之放佚。啣璫環之神芝兮繞婆娑之絳節。於是名傳賦頌形著圖經。遶東挾彈。緱嶺吹笙。攀鸞附鳳。金闕瑤京。被縞衣兮似雪。抗朱頂兮如焚。長頸難截。修趾高蹲。鼓翅奮翼。風舉星奔。俯乃朝遊湖海。夕宿峴閭。出入帝臺。翔翔雲上。呼吸煙霞。棲遲巒嶂。偶防患之未周。掩雲羅而氣喪。誠與人兮無爭。豈先幾之所

歷朝賦林

卷八

國朝

壬

量爰有輞川別墅。金谷名園。修篁翳地。灌木蔽天。飛甍鱗接。畫棟蟬聯。象瀛洲之瀉水。傲瑤島而爲山。游魚潛滑。好鳥翩翹。鳥欲棲而不定。鶯繞梁而自還。遂擲奇挾異。探幽標勝。調鸚鵡於雕籠。置猿猱於曲磴。彼白羽之仙姿。亦羈縻而委命。初偃強其未馴。漸優游而成性。感主人之見珍。願托身而輝映。雖混跡於塵埃。匪忘情乎飛揚。望碧霄而側目。奮玄衣以激昂。鳴九皋而聳聽。聲振厲乎帝閭。彼唱此和。徘徊躑躅。響出霄漢。音動林木。壓笙竽之曼聲。應咽啾之微族。若夫皓魄漸升。明河淺

素帳燈昏湘簾風度天籟不聞庭柯影布忽延頸以
長號慘神魂之非故又若晨雞喔喔戍鼓隆隆曙曉發
殘柝將終星搖搖而欲落月皎皎而常空抗聲一嘆悽
斷心胸至如暮雨瀟瀟寒風淅淅楓葉飄搖梧桐滴瀝
孤館閉兮無人濕雲橫而寡色觸目牽愁傍徨何極則
有孤臣隕涕孽子沾襟寡婦茹嘆流戍驚心斷遊西之
妾夢動楚客之吳吟雖望鄉塞下之管掩泣雍門之琴
曾未足以喻其哀音也於是主人曰士各有志物亦宜
然虎攀檻而欲出鷹擊韝而不前彼何辜兮羈束乃因

摩訶賦

卷八

國朝

毛

隄夫才賢試解縈而發穿觀萬里之鵬搏鶴謝主人引
領側肩應聲長嘖一飛冲天

鶴爲仙人之驕驥故曰仙禽釋節仙官侍衛所執丁
令威遼東人成仙後化鶴而歸蘇軾亦化爲鶴歸人
不識以彈彈之鶴歌曰我是蘇軾彈我何爲王子晉
仙去乘鶴立於縹緲山蓬萊方壺崑崙閭風俱神仙所
居之山羅高及雲故曰雲羅宋之問有別業在盤山
名懶川石崇園名金谷彈獸名如犬人面見人即笑
小雅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嗚呼小鳥聲南郭子綦
曰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天籟者風也唐詩打起黃
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莊周
楚病猶爲吳吟孟嘗君問雍門之琴凄然泣下齊威
王曰有鳥於此不
飛則已飛則冲天

浙江潮賦 補節

汪文禎

原夫陰陽始判五材並職習坎司功玄冥宣力河濟貫
乎東西江漢分乎南北洪流爲之趨下大海因而靡測
以是向之日逝而不竭者復吞吐于其域此百川之所
同也而惟東南之與爲衆流之極焉故昔者枚叔盛稱
廣陵之濤以娛太子之意盧肇泛言海潮之奇以愜
浪之勢是皆詳其所舊聞而述其所習視猶未盡夫宏
麗瑰奇之致也蓋亦觀乎浙江之浩渺而潮汐之時至
者乎惟茲江之所源經始浙安黃山作鎮蓄此回瀾浮

摩訶賦

卷八

國朝

毛

泓淵靜照徹萬端銀砂作渚玉礫成灘奇氣所萃周旋
鬱盤始扶輿而磅礴乃迅發而瀾漫浸潤乎欽墮宣饒
之域而徘徊乎富春天目諸山阻崇丘與峻嶺勢環拱
而噴吼峰巒爲之屏障巖壑表其亭榭蓋其所淵涵者
遠矣然後紆徐委折而襟帶于兩越之間爰錫嘉名而
比諸江漢以奠南邦而強其藩翰北連震澤之波西距
衡廬之幹提封四達疆邑百萬陰牛斗之光華按荆吳
之閭閻亦罔不稟潤乎江波而資其輪漣徒觀其土脈
之肥饒田疇之衍博綴若珠璣如繡錯支流別派津

潤。源。遼。草。木。之。所。敷。榮。田。禾。之。所。興。作。品。物。以。之。含。滋。
民。居。以。之。溉。灌。寔。茲。江。之。是。賴。而。大。海。爲。之。斟酌。故。當。
其。往。也。爲。之。慶。安。瀾。焉。暨。其。來。也。爲。之。稱。壯。觀。焉。非。濤。
非。浪。如。雲。如。烟。洪。波。匝。地。大。浸。稽。天。惟。九。折。之。湍。悍。激。
長。流。而。復。還。命。之。曰。潮。以。是。爲。百。谷。之。所。先。也。爾。其。如。
扶。桑。沃。蓬。萊。經。裸。國。浮。瀛。臺。裊。海。三。環。神。州。九。迴。方。壺。
羅。列。聚。窟。滌。洞。怒。鵬。振。翼。靈。鯨。鼓。腮。噴。薄。冲。融。于。杳。淼。
之。區。者。蓋。不。知。幾。千。萬。里。而。來。由。是。散。布。于。諸。川。而。爲。
之。潮。汐。在。浙。水。之。縈。紆。則。兼。受。乎。波。流。之。傾。江。惟。三。而。

歷朝賦格

卷八

國朝

聖

底。定。河。播。九。而。爲。逆。或。經。天。下。之。要。或。距。中。原。之。脊。然。
往。往。奔。騰。奮。迅。而。無。以。與。乎。曠。明。春。容。之。迹。越。有。南。江。
其。潮。乃。全。水。性。就。下。地。惟。東。偏。金。樞。之。下。顧。兎。常。圓。太。
陰。之。處。水。德。所。專。日。之。方。升。咸。池。在。前。衝。激。成。潮。盈。虛。
是。權。在。九。行。之。分。度。與。赤。道。而。交。輿。故。東。南。之。潮。汐。恒。
應。時。而。不。愆。納。大。海。之。全。量。當。陰。陽。之。節。宣。其。途。也。遠。
故。浩。瀚。而。無。邊。其。蓄。也。寬。故。浮。泓。而。倍。妍。斯。其。足。以。雄。
視。夫。他。方。者。夫。亦。地。勢。之。使。然。故。當。其。盛。也。播。空。蕩。雲。
霄。殷。電。作。疾。若。風。颶。銳。如。鋒。鏑。噴。玉。霏。珠。浮。山。聳。岳。冰。

片。橫。飛。瓊。崖。倒。落。氣。接。三。湘。勢。吞。七。澤。掩。赤。城。之。建。標。
威。會。稽。之。立。石。斯。足。以。激。志。士。之。悲。懷。而。鼓。壯。夫。之。魄。
時。而。退。也。恬。波。就。平。洪。濤。舍。大。曠。然。欽。迹。邈。矣。遙。逝。岸。
草。靜。而。流。芬。江。光。變。而。登。汴。瀟。萬。象。于。一。鑑。快。風。櫓。之。
如。矢。足。使。躁。者。情。移。貪。夫。知。止。蓋。雖。一。物。之。形。態。乎。其。
因。時。而。遞。變。者。亦。足。以。觸。景。而。情。起。而。况。四。序。推。遷。寒。
暑。屢。更。寒。則。凝。陰。飛。雪。若。屑。城。瑤。島。之。將。迎。夏。則。灝。氣。
橫。空。滌。炎。氛。而。羣。動。潔。清。若。夫。秋。水。時。至。羣。潦。沸。騰。金。
風。就。涼。素。陰。先。凝。天。漢。橫。斜。星。樣。始。乘。當。八。月。之。既。望。

歷朝賦格

卷八

國朝

聖

云。水。德。之。方。典。乃。四。時。之。極。觀。爲。天。下。所。共。稱。于。斯。時。
也。海。若。營。道。天。吳。前。驅。陽。侯。林。轡。靈。胥。就。途。蛟。人。獻。錦。
神。龍。吐。珠。金。支。翠。旗。何。有。何。無。聚。羣。靈。于。斯。候。若。彷彿。
焉。張。水。戲。于。江。隅。爾。其。鼓。洪。鐘。拂。巨。浪。逆。回。川。浮。息。壤。
日。月。驚。星。河。蕩。聲。喧。關。勢。沉。滌。沙。魚。候。時。鯨。波。欲。上。時。
則。有。鼓。勇。之。夫。弄。潮。之。子。翩。若。驚。鴻。迅。如。赤。鯁。衝。烟。梯。
浪。曾。何。惕。于。生。死。江。濤。爲。之。起。立。激。回。淵。騰。而。停。時。乃。
其。爲。狀。也。灔。灔。泱。泱。滴。滴。皇。皇。欽。兮。若。藏。奮。兮。若。張。沛。
乎。若。三。軍。之。臨。陣。仗。劍。戟。而。相。當。淵。乎。若。九。土。之。會。同。

設庭燎而未央。頃今洞。今若寶藏之森。陳懸。火齊之
焯。焯。焯。今。漫。今。若。天。子。之。上。林。而。名。花。琪。樹。之。成。行。心
神。為。之。震。撼。耳。目。為。之。飛。揚。于。是。乎。觀。者。填。咽。遊。人。羣
止。車。行。如。龍。馬。行。如。水。珠。簾。翠。幃。綴。文。綺。擁。鄂。君。之
繡。被。曳。春。申。之。珠。履。絲。管。咽。咽。笙。簧。貼。耳。若。與。波。濤。而
間。作。不。知。誰。怒。而。誰。喜。修。兩。越。之。繁。華。會。南。州。之。人。士
前。遺。簪。後。墮。珥。揚。青。蛾。激。皓。齒。酒。半。醺。歌。北。里。凡。可。以
娛。心。而。悅。目。者。又。不。知。其。凡。幾。則。信。乎。樂。土。之。為。樂。而
獨。擅。乎。觀。潮。之。美。且。夫。潮。也。者。陰。陽。之。權。衡。而。循。環。進
退。消息。之。機。也。合。乎。二。氣。通。乎。四。時。與。晝。夜。而。相。奔。肩
三。光。而。自。持。以。陰。為。體。附。陽。而。施。憑。氣。而。升。為。萬。物。之
動。以。為。用。靜。惟。其。其。滿。而。不。溢。行。無。不。宜。與。月。為。應。太
陰。之。司。與。日。為。程。朝。夕。是。依。故。夫。月。有。晦。朔。之。期。日。有
朝。晡。之。數。或。往。或。來。于。焉。為。度。視。幾。望。而。就。盈。迫。虧。弦
而。復。故。以。子。午。為。生。息。之。交。以。卯。酉。為。平。行。之。路。故。其
盈。也。蚌。含。胎。其。減。也。魚。腦。解。魚。毛。之。有。起。伏。鹽。鹽。之。有
盛。衰。此。大。氣。之。感。召。而。木。平。一。理。之。自。為。故。其。為。物。也。
浩。衍。洋。溢。仁。之。質。也。淵。凝。澄。徹。智。之。哲。也。屬。盈。就。謙。禮。

應朝獻

卷八

國朝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之節也。往而必復。義之發也。氣充而不遏。勇之決也。期
恒而不貳。信之達也。故曰。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則潮之謂也。夫豈有遺論哉。

應朝獻

卷八

國朝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金木水火土為五材。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易習
坎卦。坎水也。玄冥司冬。水神。枚乘七發。客稱廣陵之
濤。以起吳太子之疾。盧肇唐。人。浙江之源。出于徽州
黟縣。歙。睦。宣。饒。俱。近。浙。江。富。春。天。目。俱。杭。州。境。舊。天
與天相連也。海外有梁國。海外小海。曰。神。海。中。國。名
赤。縣。神。州。方。壺。海。中。仙。山。聚。窟。洲。乃。十。洲。之。一。禹。貢
三。江。既。入。東。江。松。江。安。江。也。九。河。有。太。史。胡。蘄。徒。駭
等。名。金。樞。額。兎。月。也。潮。隨。月。之。盈。虧。為。消。長。九。行。天
之。分。度。即。青。黃。赤。白。黑。九。道。三。和。七。澤。俱。楚。地。天。台
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會。稽。郡。有。秦。始。皇。立。石。海。若
海。神。天。吳。陽。侯。水。神。靈。符。即。伍。子。孫。吳。王。賜。死。沉。之
江。為。江。神。掘。地。上。能。自。滿。日。息。襄。三。軍。臨。陣。九。十
里。

弱柳鳴秋蟬賦

王修玉

康熙癸丑余遊汴城寓浚儀邑署西園時背夏涉秋久
客園廬愴然思歸園有弱柳數株每臨夕陽蟬聲高厲
憑軒而聽益感旅懷爰濡翰墨綴爲斯賦其辭曰
陟丘園以遐矚。攬林薄而踟躕。悵翔翔之弗廣。聊俛仰
而相娛。於是朱明辭夏。少皞司秋。商飈扇野。大火西流。
蜻蛚鳴而芳草歇。鶉鴉鳴而浮潦收。乃有依依之柳。鬱
鬱之枝。柔條猗靡。弱幹芳菲。含芳煙而成縷。颺輕風而
散絲。拂玉珥兮旖旎。映綺閣兮參差。挺渭南之嘉種。垂

塵朝賦

卷八

國朝

梁

梁苑之葳蕤。懷宣武之婉孌。想靈和之俊姿。是時日返
西隅。雲飄大陸。炎歊散除。涼颺迴薄。忽嘒嘒其蟬鳴。入
丘樊而集木質。高潔而遺濁。身輕揚而易翔。玄衣鮮而
離穢。纖翼疎而外明。既竿繳之無加。復螳螂之弗戕。
托形姿之眇眇。吐音韻之嗶嗶。餐高風而哀厲。飲清露
而遐長。聲已終而復續。韻微沉而又揚。雖無關於音節。
亦雅合於鏗鏘。驟而聆之。若孫登長嘯之振林木。徐而
聽之。若桓伊朗笛之叶宮商。於是河曲騁人。江南遊旅。
遇物驚心。悲來誰語。馳行李之蕭條。眇山川之修阻。聞

唧唧而增嘒。聆嘶嘶而延佇。瞻日月而思歸。愴殊鄉之
難侶。裴瑤琴兮不張。懷佳人兮獨處。慰離憂之無方。矧
微蟲之觸緒。感涼暄之異候。兮嗟時序之代遷。雖一物
之托體兮。亦造化之自然。昔鶯鶯之有作。予情恣於茂
先聊奮藻以摅懷。寓詠歎於斯篇。

塵朝賦

卷八

國朝

梁

爲公輔之器

梁少卿張衡詩。大火流兮草蟲鳴。蜻蛚促織。古農諺。
所植柳。茂大。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武帝見。益和
殿前柳。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炎歊。暑氣。辛。維。林
蟬之物。蝗。蟬。好。食。蟬。孫。登。善。長。嘯。聲。如。響。隨。音。振。林
木。桓。伊。善。吹。笛。江南。有。遊。笛。步。晉。司空。張。華。音。作。蟬

懷歸賦

王修玉

邁塵壙而遐征兮客梁魏之舊都遇故交而言歡兮美金石之弗渝歷炎煥而繼秋兮感歲時之易徂心煩惋而蘊結兮憫徒御之羈孤抗高懷而莫伸兮撫幽獨而愁予瞻九州之遠邈兮窘予步其烏如質輔繡於裸壤兮被寶璐而夜行視明月曰魚目兮雜砥砮於瑤琨亮孤棕之無剖兮思散慮而晨征乃景物之蕭條兮抑重予之憂殷野塊莽而無人兮蔽四隅之荆榛飄風悲而匿日兮驚沙起而摧輪黍離離於宮址兮麥漸漸於孤

塵朝賦

卷八

國朝

聖

城駭獸逸而索羣兮羈雌伏而悲鳴牧豎登隴而長嘯兮遊童躑躅而哀吟慨信陵之永逝兮復延想於溪腕世迭代而抄匹兮猶景慕其英名苟九原之可作兮雖爲御而猶榮望太行思驅車兮慮嶺阪之欽崎臨黃河而濟舟兮畏洪濤之奔馳顧巖險而憂憊瘁兮嗟驚馬之應蹟境寥落而難處兮事離離而多違望園中之瑤華兮何鱗鴻之見欺豈河山之阻越兮抑中情之弗怡心搖搖而靡息兮魂恍惚而思歸夢習連而忽返兮涕交下而濡頤登高臺而引領兮羨征鳥之南飛商飈發

而悵悵兮慨遊子之無衣雨瀟瀟而晝晦兮天將寒而布霜百草萎而披離兮哀衆卉之不芳焉難應候而悲號兮蟋蟀語於西堂蟬嘒嘒而猶鳴兮雁嘒嘒其未翔覽物變而歎歎兮感離緒而增傷彼威鳳之高鶩兮薄雲霓而相羊惟斥鴳之卑棲兮情甘靡於稻粱探予衷而朗鑑兮寧去就其無方苟趨趨而滯淫兮何行適其皇皇閱美人之遲暮兮徒經營於四方命僕夫而展駕兮予將返乎舊鄉陳微詞而寫臆兮輟柔翰而傍徨

塵朝賦

卷八

國朝

聖

註箕子過殷墟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涉彼童兮不與我言兮信陵君魏賢公子侯嬴信陵君客嘗爲信陵君策救趙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九原塚墓也詩我馬虺虺瑤華書札也賜難似黃白色斥鴳小鳥趨趨行不前貌此賦亦寓淩儀時撰

登城賦 并序

王修玉

乙酉夏

王師底定杭州。繼以浙東諸郡未歸版圖。日事征討。鎮撫大臣因嚴城禁。嗣後東南雖平。禁仍未弛。杭民不登茲城四十一年矣。歲乙丑。

天子詔天下浚修城池。我浙

大中丞趙公計費經營。繕雉堞。造樓櫓。不歛民財。不

勞民力。工作趨事。兩月而成。焜煌壯麗。勝於舊制。

且有登城之禁。縱民遊觀。一月。王因獲與諸子儒

歷朝賦指 卷八

國朝

庚

旦儒曾儒星儒晨循城周眺。憶今昔之盛衰感時。事之遷異。遂作賦曰。

登高城以遐矚。今歷形勝之名區。攬山川之繡錯。

今俯闡閭之交衢。水陸衝而輻湊。今緬錢趙之故

都。紛華叠其代變。今懿民俗之歡虞。爾乃仲冬寒

月。黃鐘紀律。曦暉尚暄。風威未烈。草木解而蕭瑟。

雲日麗而迴薄。由鳳山而振步。經候潮而縱目。駭

崇墉之嵯峨。兮呀萬雉之參差。層樓屹而瑰瑋。兮

飛甍翼而崔嵬。豐堂顯敞而施熾。兮洞闔璚瑤而

逶迤。爾其藻井曜日。櫺檻承雲。雕彩爛。爛丹碧。輪

幽青琳。鏤柄朱。韃綸。莽虬蜺。踰踞而蛇。蛇後。野。野

攫而斷。斷睇重。重楣而目眩。臨飛檻而神驚。悸而悲

之如。如神山之涌。涌乎瀛海。圻而望之。如丹霞之麗。乎

天。雲外有。有樓旂。參旗。蘭綺。虎。虎。之設。內有。有單。渠。鐵

幕。屈盧。步光之。儲臺。容千。騎。環。隱。萬。夫。蓄。武。備。於

文。德之。世。振。威。稜。於。熙。皞。之。時。既。而。徘徊。流。盼。紆

餘。周。覽。聆。市。墜。之。喧。聞。瞻。閭。之。雄。衆。宮。觀。岷。岷。瓦

於。崇。巔。府。署。糾。紛。於。廣。甸。簪。牙。儼。鴈。齒。之。雋。屋。瓦

歷朝賦指 卷八

國朝

辛

擬魚鱗之貫。峻閣飛。橋。旗。亭。歌。館。大。道。交。今。狹。斜

百。鄺。通。今。林。苑。車。馬。闐。闐。今。紅。塵。揚。絃。管。嘈。嘈。今

白日。晚。極。四。隅。之。豁。達。第。十。門。之。遼。遠。其。南。則。鳳

嶺。發。於。天。目。龍。山。峙。於。錢。塘。斥。鹵。煎。熬。於。菱。舍。帆

檣。迅。駛。於。胥。江。怒。濤。來。而。沙。白。晚。汐。落。而。煙。黃。想

射。潮。之。雄。烈。弔。故。殿。之。淪。荒。其。東。則。果。實。薤。蔬。之

圃。機。杼。紡。績。之。區。秋。菰。春。荇。縈。畦。繞。陂。柔。桑。修。竹

鬱。鬱。猗。猗。攸。攸。扣。角。於。隴。畝。漁。人。投。網。於。漣。漪。其

西。則。長。堤。伏。虹。平。湖。鋪。鏡。兩。峯。截。業。而。雲。標。梵。宇

環奇而霞映名園綺麗於山椒茂樹蒙龍於芳逕
沙棠獨鶯鵲首同行清歌沸浪疊鼓隨航芳杜依
汀而蒹葭水禽狎渚而迴翔其北則廣術肩摩莊
趙穀擊雞犬充盈冠蓋絡繹食貨列肆而阜陳負
販爭門而各入倉第溢於儲胥粟艘逾於露積眺
煙雲之相連指姑蘓於咫尺於是撫今追昔日瞻
心維當

王師之南下丁勝國之流離駝馬屯於郊野旌旆植

於江濱降王奉表百吏迎旗士女有壺簞之獻疆

座朝賦楷

卷八

國朝

辛

城

場無鋒鏑之悲

上雖神武而不殺民猶豕突而麋馳當是時也重城
盡閉道罕人行或登陴而愕眙或夜縋而亡奔嬰
兒棄於草莽間里廢於荆榛迨夫江東抗命連兵
戰爭耀戈鋌於沙渺震鼓角於江濤羽矢星激礮
石雷轟因戒嚴於都會止士庶之登城歷載祀已
四十未弛禁於斯民

天眷我

皇萬方歸命游晏江澄貢琛納寶

簡賢材之司牧爲兆民之攸虞既濬河而通舟楫復考
制而治城隍睥睨修而鞏固樓櫓建而輝煌寬登
城之罪戾許期月其翺翔於是垂髫總髻之童齒
危髮秀之與鳴珂飛綏之儒靚粧祔服之婦靡不
雜遝而遨遊頌賦而奔走慨江山之不殊美莊麗
之踰舊俛仰而悲喜生脚躑而詠嘆久嘉

聖朝之景鍊兮值累洽而重光舛戈甲於武庫兮銷烽

燧於海邦惟

中丞之懿績兮作南紀之金湯幸吾生之蒙祉兮適

座朝賦楷

卷八

國朝

壬

城

盛世之循良復少時之舊觀兮出闔閭而僂佯顧

擊輦以歌雅兮同斯民而樂康

唐末吳越王錢鏐南宋趙氏皆都杭州鳳山侯潮
杭城南二門名艮嶺城赤色瑋瑋文承貌藻井屋上
橫木如井欄橫柱頭斗也輪兩文貌貌參差旗上
貌青絲皆猛獸斷露青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貌
畫參星也蘭錦架兵刃之器虎貌貌貌貌貌貌貌
鐵幕梵燈眉盧矛名步光劍名吳王伐齊越王賀
以屏盧步光陸市間之遼馬有次序故曰鴈鱗魚
鱗排比故曰魚鱗鳳凰山自天目來龍山在鳳山
側片南鹽也菱合草合錢塘江沙際草舍前鹽吳
越王築江堤以强弩射湖潮爲之却宋故宮址在
鳳凰山兩岸南北二高峯山椒山足沙棠鵲首俱
舟船街燈俱衢路杭倉原在城北水樓亦在湖墅
愕瞻驚駭駭駭城而下日絕頽城相雜貌

西湖賦

王修玉

靈苑先生驅車上谷館於逆旅。逆旅主人逡巡而進曰。蓋聞天有垣市之分。地有南北之異。故終南泰嶽秦齊表爲雄鎮之區。震澤洞庭荆吳指爲瓊奇之府。若先生之鄉曰西湖者。名不臚於四瀆。廣不周於百里。浩翰無彭蠡之觀。委輸非海若之擬。胡乃圖書所紀。歌詠所傳。美之爲仙真之宅。稱之爲壺嶠之山。余雖未獲翱翔而登覽。竊亦聞夫游者之所言。謂湖山之蹟。仍昔而鉅麗之觀。遜前亦烏足爲東南之勝域。而標奇於十五國之

朝賦

國朝

卷三

間乎先生。慨然而笑曰。陋哉主人之言。夫未聞承雲晨露之奏。而謂世無鈞天之響者。不知樂者也。未觀毛嫵鄭旦之容。而謂世無傾城之色者。不知美者也。吾子蔽於聞見。困於方隅。亦烏識西湖之盛事。而與原勝國之遺風乎。請爲吾子陳之。是湖也。處都會之中區。據錢塘之上游。萬山峯巒環其隈。百泉沸涌洪其流。半壁阻以層城。三而縈以林丘。金牛光明聖之瑞。巨石纒秦皇之舟。白傅啟其芳蹟。蘇公紹其風流。由唐迄明。千有餘載。增華翫美。殫奇極麗。而後甲於九州。其爲狀也。淡淹漱

澹。淳泓。瀾。瀚。紺。碧。外。鮮。若。藻。中。亂。蛟。今。如。鏡。曉。今。如。練。蒲。稊。羣。歷。於。芳。洲。草。樹。蔥。芊。於。碕。岬。文。魚。潏。潏。而。奮。鬣。沙。禽。泛。濫。而。刷。翰。太。清。虛。兮。混。涵。溟。濤。澄。兮。淪。渙。三。千。頃。之。文。澈。常。明。四。十。里。之。清。淵。不。斷。爾。乃。環。以。兩。堤。通。以。六。橋。錦。塘。虹。伏。而。繚。繞。雙。峰。鼉。戴。而。岩。巖。翼。以。皇。湖。放。鶴。玉。蓮。湖。心。之。亭。臨。以。昭。虞。淨。慈。智。果。廣。化。之。刹。竹。閣。冠。於。孤。山。之。嶺。石。梁。達。於。魚。樂。之。國。浮。圖。瞰。湖。綺。疏。對。麓。園。圃。參。差。樓。閣。紛。錯。飛。碧。流。丹。塗。金。敷。翠。微。葩。若。朱。霞。之。爛。爛。的。燦。似。華。珠。之。磊。落。於。是。琪。林。蔽。谷。瑤。草。

延。陂。杜。蘅。薜。荔。宿。莽。披。離。布。繁。花。於。紫。逕。覆。弱。柳。於。金。隄。無。春。朝。與。秋。暮。常。靡。靡。而。猗。猗。王。雉。畫。鳴。鳬。鷺。夕。歸。鷗。鷺。對。舞。鷗。鷺。競。啼。鷗。翠。耘。風。而。頓。頤。鷗。鷺。逢。候。而。紛。飛。羣。啜。萍。而。渚。宿。共。啣。藻。而。巢。棲。是以。景。有。萬。端。色。非。一。狀。隨。時。變。遷。不。可。名。象。當。夫。青。陽。司。令。風。和。景。明。煙。嵐。凝。黛。雲。日。曄。曄。蘋。蕩。綠。而。波光。冶。桃。李。萌。而。花。氣。馨。雜。萋。萋。之。芳。苴。來。開。關。之。好。音。遊。絲。繁。於。綈。幔。舞。絮。積。於。芳。塵。玩。韶。華。之。駘。蕩。感。人。物。之。熙。春。及。乎。朱。明。代。序。西山曠朗。雨絲炎歊。風生澁潏。紅蓼溢於銀塘。紫菱骨

於烏榜水雲生而鷗鷺飛夕露滴而荷葉響漁人擊汰而垂綸舟子披蓑而蕩槳恍濯纓於滄浪儼觀魚於濠上至於清商屆節大火西流堤岸吐艷巖桂含秋蘆飛蕩鴈之渚鴈集蒹葭之洲月出而金波共照河明而珠斗俱浮望漣漪之無際樂吾人之泳游迨乎玄冬栗烈萬象蕭瑟枯木槎枒高峯嶺谷迎寒而抽黃林染霜而楓赤梅舒而孤嶼飛香雪霽而斷橋生白衍素景於歲闌炫奇觀於臘日是以前吳兩浙之豪驕旅宦游之彥大堤石城之女環臺金星之媛無冬無夏於焉遊譙

佩珊瑚之寶玦擁轆轤之長劍被錦屑兮陸離服華珪今絳綵蜚幟垂髻便嬛靡曼縱青雀而泛木蘭乘雕輿而馳紫燕陳金鼎傾羽觴瑯玕列玉豆芳山羞海珍充圓溢方燕都梁於博山燃蘭膏於璧缸鳴箏擲笛吹笙鼓簧清歌起而行雲遏妙舞陳而薌澤揚拾翠白蘋之側採蓮綠水之傍弄游潏於月夜賞蕙蓊於山梁渡西陵而酌蕪小過忠觀而憶錢王曜靈既匿繼以夜光一醉累日其懽未央斯湖中之佳麗洵爲樂今難忘况夫翠嶂千重紫邏萬繞泉石宵遶林巒窈窕北有赤霞寶

石秦亭法華之山南有玉岑風篁虎跑龍井之谷松濤聞於九里鯨鐘震於三竺靈鷲玲瓏而給衍韜光嶢峭而幽獨禪宮中天而樹旛仙臺依岩而馴鹿石著三生之迹軒題萬玉之額桂子落於香峰仙鼠巢於石屋理公入洞而呼猿處士棲林而餉鶴賓王賡句康樂翻經丹井標稚川之獨宿留仙之名仙姥採花而醞熟曇超說法而龍聽嶺際之石人揭孽巖中之玉女娉婷於是幽人曠士羽客高僧岩居澗飲振策凭藤挈山肴而携泉釀侶樵牧而友麋鹿葦煙霞之舒卷瞻彩翠之分

明圖暮修竹之圃鳴琴巨壑之濱爐烹新茗筐摘朱櫻春炊紫筍夏擷絲葦發游觀之逸興佐風騷之咏吟凡若茲者境殊物異山幽水澄周穆不能究其轍長康不能圖其形此前賢所以有十景之稱而坡公所以有西子之喻也彼夫天台巨壑黃山白嶽七澤五嶺二華三峽非無詭譎之觀靈奇之窟然而絕徼荒陬遐方異域陟險孤征褰糧累月舟行恐蛟龍之虞陸騎患虎豹之阨孰若茲湖覽之莫窮遊之卽至不費不勞怡情靜意之若斯也歟且子謂今之遜於昔者則亦有其說矣嘗

聞摺紳長老之言明世宗神宗之朝海內晏安抗民逸
樂西湖之盛樹於南宋余雖不及遭其瑰瑋繁華之狀
然目之所睹猶能得其髣髴復爲子詳之可乎蓋西湖
之所以爲美者不獨山水之明秀足以娛人而亦以園
亭花柳畫舸笙歌聲色妙麗爲之表飾而益壯也憶垂
髫之幼日當懷宗之初祀丁累世之遺休襲偏安之勝
事民逸豫而太康樂冶遊而燕喜自清波以至錢塘綺
繡延乎十里名園鱗次紅亭櫺比飛甍映葉畫檻沿流
從閣中而度閣復樓外而增樓珠簾卷而耀日金鋪啟

歷朝賦楷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王修玉編修玉字倩修錢塘人是編成於康熙

丙寅卷首恭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

闕里檜賦竹賦二篇次爲

御試葉方藹彭孫通汪霏徐乾學四賦均不入卷數其集

中所錄則由周末至

國朝康熙中凡一百六十七篇各爲之註修玉所自

作七賦亦附焉末又有李興祖梅竹二賦則刻成

以後所續入故題曰增選意其欲作補遺而未成

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

卷(一)

〔清〕儲欣輯

南開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湖

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河東

可之老泉三家集配光緒八年江蘇

書局覆刻康熙本)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總序

〔書影〕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

序曰唐宋大家之錄因也非創也余成童時讀諸書春秋四傳及先秦兩漢之文頗成誦先君子因授以八大家文名曰文鈔歸安茅鹿門先生所撰次也循序漸進至十八駸駸遍諸家矣口誦心維過所得意輒舞蹈不自制歎曰茅先生表章前哲以開導後學述者之功豈在作者下哉自後得昌黎全集讀之然後知韓之文無可刪因急求河東全集讀之其雅詩騷文於古無上而文鈔不載所載各體甚寥寥吁何其疎也自夫子定六經教萬世其後周益衰百家益雜出於是聖人之道由羣言而亂遭暴秦而焚至漢武帝而復凡此數百年間言道德仁義有孟子序史氏本末有司馬子長建武以後積七百年而韓文公出深造孟子陶鑄子長勒一家之言而柳先生輔之

然後貞元元和之文粹然後古號為文學中興是則韓柳者文章之宗尤八家之主也韓柳且疎他復何校哉由斯以觀雖曰表章前哲而掛漏各半適足以揜遏前人之光雖曰開導後學要所以錮牖其耳目而使之不廣者亦已多矣欲無遺議得乎雖然嘗即其選與其所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為經義計耳其標間架喜排疊若曰此可悟經義之章法也其脫深晦抑生造若曰此可杜經義之語累也其美跌宕尚姿態若曰此可助經義之聲色也經義以闡聖賢之微言諸大家之文以佐學者之經義所以之書一出天下向風歷二百年至於梨棗腐敗而學者猶購讀不已有以也特是天下有攻時文志在決科之人亦有成學治古文之人有攻時文取科第足了一生之世有攻時文取科第而非成學治古文亦無以自

立之世所謂取科第足了一生者歸安之世也今日聖天子在上欽明文思日月光華自非成學治古文之士雖取高第官近臣將何以備顧問承明試稱上崇儒重道化成天下意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其不可同類而並語之亦明矣予欲破學者抱匱守殘之見適當舊刻圖新於八先生文所錄加倍焉然其規模大段一奉文鈔為準而稍稍變通之故曰因也非創也嗟乎歸安初刻行世二百年梨棗腐壞而茲刻繼之其壞也度亦必俟二百年當是時詎無有人焉惜其壞而繼之者而茅先生嘉惠來學之德相延於無窮矣故唐宗大家之錄凡以為茅先生也即所錄加多亦如治水者前人導其源後人揚其波耳而豈有意乎為異哉故曰因也非創也至增入習之隱之似屬創見然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嗟

乎是亦因也是書門下十生校讎精到而商酌出入
往往起予又力贊其尊大人捐貲以公諸世者吳生
蔚起豹文也是為序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春王正月上元宜興後學

儲欣撰



凡例二十則

一文鈔不載唐賢賦及唐雅詩余并論次凡以士生天下文明之
會非前代俗學所得而囿也

一余每讀一家文集必求之史傳考及他書下至稗乘所載以想
見其為人即讀一篇必考究年月循其顯晦順逆之遇以窺其
所以言之意此困學之事不足為明達者言之然風雨淒淒雞
鳴喈喈斗室中得尚友古人之樂未必不由於此

一王介甫之文余再三欲斥去勿列大家既而思之以人廢言徒
足駭怪學者之耳目甚無謂然至答司馬諫議書之類言辯而

偽不可之尤余亟削之無所恤矣

一韓文收拾於門人柳文編排於良友惟六一公自選其文與前
人異故余錄公文一以居士集為主而外集之佳者附焉

一歐陽公唐書五代史自當另行蓋史而非集矣歸安撮錄其小
論何耶至如蘇文公審勢審敵自題幾策而添出論字今亟照
原本釐正之

一讀古書如治大田南菴而耕之不可耶曾南豐先生卒於元
豐而歸安評講官議以為為伊川發似并南豐史傳及家狀亦
未嘗寓目矣學者所當戒也

一輯評尊前人也然惟精當而妙於言語者始擬之故寥寥無幾備考便後人也然必艱深者始稍加注釋其易曉及彼此集中互見者槩勿注

一曾王之文並出經術而其人則有舜跖之別焉即如南豐之於半山始而交之舉動一不當則以書規之又著議以諷之規之不從諷之不喻然後漸疎漸外潔吾身而已矣半山得志威福在手南豐奔走外任幾十數年此必有排而擠之者南豐守其道弗爲變然亦不抗章激烈以敗夙昔之交而貽家門之危者外剛中可云兩得

一呂申公言曾某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余謂先生文章尚矣其行誼政事一如文章未易軒輊也自始任齊州即多可紀之績其後歷任皆然少時家貧困孝養父母誨育諸弟牟宰布肇並成立往往奔走數百里于當世仁者以給其費其行誼又如此申公之言誠出自申公乎抑荒唐之詞乎觀史者察之一西漢之興作者然生龍活虎變化莫禦司馬子長一人而已建武以後是氣萎靡貞元元和之間是氣復振廬陵之師昌黎也盡變其奇奇怪怪之詞而不失其渾灝流轉之氣眉山繼之縱橫捭闔無以加矣故詞氣並勝者唐文也氣勝詞者宋文

也夫氣勝詞似不若詞氣並勝者尤光燄萬丈也然文固以氣爲主

一昌黎作師說抗顏爲師由是奇材輩出若李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杜牧之奇矣至孫隱之而愈出愈奇宋初若王元之穆伯長蘇子美亦大有人也選大家而限以八得毋爲坐井之窺乎予不敢驟益姑以唐二家先之蓋韓李並稱所從來久若隱之經緯集揚馬之才若彼自選三十五篇精約如此故篇篇登載無一遺者

一介甫非六藝不讀非道德仁義性命之理不談一旦得君猖狂至此老泉談兵談刑標機權以爲說而行誼無毫髮之憾人咸疑之余謂荆舒劫持偏拗好同惡異之性往往見於其少年論說之中老蘇光明俊偉若引星辰望而知爲正人君子矣知言知人不隔一黍

一歐陽公喜於薦士而闇於知人使有呂獻可先見之明老泉先生辨竅之識豈復汲引安石在帝左右乎予讀辨竅之言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又曰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其譏切歐陽深矣

一東坡之文極言盡意潁濱之文渾蓄渾涵老蘇名士子說似亦

參其文以決之然設使英宗在位久不出十年東坡相矣東坡相即韓富歐陽之業相延於無窮而其身亦弗罹於魚網惡在其爲不免也世固有不幸言而中者勿以此爲必然之談

一東坡相則斯人有不遇之歎此宋室存亡之關也天也按安石囚首垢面眼多白眼目可憎而與神宗合若一人之身豈可謂非天乎或疑蘇王之用舍何以係宋室之存亡余曰易知也一極曉事一極不曉事耳極不曉事而秉國之鈞不亡何待

一文章序事難於議論夫人知之東坡先生議論從橫無敵似有天授而序事冗沓乃大遜於韓柳歐陽又卷帙太繁余欲檢先生禪喜文字及言神仙養生者入佛道士藏中至其內外制誥悉取精金良玉錄數十篇其餘青詞春帖之類一切芟蕪即可減得一半鄙見如此未知好古之士以爲何如也

一蔡子瞻岷奇偉士也於書無所不窺僑居廣陵予寓存園瞻岷數過予斟酌出入頗有將伯之助

一吳子尚木古君子也三十歲以前讀書砥行已而歷游天下名山大川定居維揚葺存園邀余訓子壻者三載見余是書大觀之且曰茅板漫漶不可讀得先生書行於世嘉惠後學不淺矣今竟捐貲鋟板成其志云

一文字眉目處用○精採用○斷截用┐頓歇用┐其卷帙次第悉遵原集無所紛更

一眉山而後作者不絕要皆淺近無他奇計古文之衰約略如漢建武至唐貞元矣物極必反意必有昌黎河東其人炳炳烺烺應運而生乎余雖老敏拭目以俟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目

後學宜與儲 欣同人錄

卷首

總序 四頁

凡例 五頁

韓昌黎集卷一

李原序 二頁

小序 三頁

本傳 四頁

目 三頁

賦 原第一卷四首

雜著 原第十一卷九首

雜著 原第十二卷十一首

雜著 原第十三卷十一首

韓昌黎集卷二

目 二頁

雜著 原第十四卷十一首

書 啓 原第十五卷十首

書 原第十六卷十一首

韓昌黎集卷三

目 三頁

書 原第十七卷十首

書 原第十八卷十首

書 序 原第十九卷十五首

序 原第二十卷十三首

韓昌黎集卷四

目 三頁

序 原第二十一卷十四首

哀辭 祭文 原第二十二卷九首

祭文 原第二十三卷十五首

韓昌黎集卷五

目 三頁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八首

碑誌 原第二十五卷九首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六首

碑誌 原第二十七卷五首

碑誌 原第二十八卷五首

韓昌黎集卷六

目 二頁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五首

碑誌 原第三十卷六首

碑誌 原第三十一卷五首

碑誌 原第三十二卷五首

韓昌黎集卷七

目 三頁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五首

碑誌 原第三十四卷七首

碑誌 原第三十五卷五首

雜文 原第三十六卷四首

狀 原第三十七卷六首

表狀 原第三十八卷四首

韓昌黎集卷八

目 三頁

表狀 原第三十九卷八首

表狀 原第四十卷六首

狀 補集一首

書 外集原第二卷四首

序 外集原第三卷二首

解對 記 外集原第四卷五首

制牒 文 外集原第五卷三首

柳河東集卷一

劉原序 二頁

小序 二頁

本傳 二頁

目 三頁

唐雅歌 原第一卷三首

賦 原第二卷六首

論 原第三卷六首

議辨 原第四卷六首

碑 原第五卷七首

碑 原第六卷二首

碑 原第七卷四首

柳河東集卷二

目 三頁

行狀 原第八卷四首

表銘碣誄 原第九卷五首

誌 原第十卷七首

誌碣誄 原第十一卷七首

表誌 原第十二卷三首

墓誌 原第十三卷四首

柳河東集卷三

目 三頁

對 原第十四卷三首

問答 原第十五卷三首

說 原第十六卷九首

傳 原第十七卷五首

騷 原第十八卷七首

弔贊箴戒 原第十九卷五首

銘雜題 原第二十卷六首

題序 原第二十一卷二首

五

序 原第二十二卷三首

柳河東集卷四

目 四頁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六首

序 原第二十四卷九首

序隱遁道儒釋 原第二十五卷八首

記 原第二十六卷五首

記 原第二十七卷六首

記 原第二十八卷八首

記 原第二十九卷十一首

柳河東集卷五

目 二頁

書 原第三十卷六首

書 原第三十一卷八首

書 原第三十二卷四首

書 原第三十三卷三首

書 原第三十四卷八首

柳河東集卷六

六

目 四頁

啓 原第三十五卷七首

啓 原第三十六卷五首

表 原第三十七卷五首

表 原第三十八卷十首

奏狀 原第三十九卷八首

祭文 原第四十卷十首

祭文 原第四十一卷十首

柳河東外集 附

墓誌表啓 五首

李習之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三頁

目 一頁

賦 原第一卷二首

雜著 原第二卷三首

雜著 原第三卷一首

雜著 原第四卷四首

雜著 原第五卷五首

書 原第六卷四首

書 原第七卷五首

書 原第八卷四首

李習之集卷二

目 四頁

疏 原第九卷六首

奏狀 原第十卷五首

行狀寔錄 原第十一卷二首

碑傳 原第十二卷三首

碑述 原第十三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十四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十五卷二首

祭文 原第十六卷六首

箴銘 原第十七卷五首

錄題 原第十八卷二首

孫可之集卷一

小序 二頁

自序 一頁

目 二頁

賦 原第一卷三首

書 原第二卷六首

雜著 原第三卷三首

雜著 原第四卷三首

孫可之集卷二

目 二頁

雜錄 原第五卷三首

雜著 原第六卷二首

雜著 原第七卷四首

雜著 原第八卷五首

雜著 原第九卷三首

雜著 原第十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一

蘓原序 三頁

小序 二頁

本傳 三頁

目 二頁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四首

論 原第十六卷二首

論 原第十七卷五首

論 辨 原第十八卷七首

六一居士集卷二

目 二頁

碑銘 原第二十卷三首

碑銘 原第二十一卷三首

碑銘 原第二十二卷二首

碑銘 原第二十三卷二首

墓表 原第二十四卷六首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三

目 二頁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六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七卷四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八卷五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九卷二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卷三首

六二居士集卷四

目 二頁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一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二卷二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三卷四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四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五卷二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六卷二首

行狀 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六二居士集卷五

目 三頁

記 原第三十九卷六首

記 原第四十卷五首

序 原第四十一卷五首

序 原第四十二卷五首

序 原第四十三卷三首

序 傳 原第四十四卷二首

上書 原第四十五卷一首

書 原第四十七卷六首

祭文 原第四十九卷二首

祭文 原第五十卷二首

六二居士外集卷一

目 二頁

論 一首

墓誌銘 一首

記 三首

序 二首

書 十三首

文 二首

六二居士外集卷二

目 三頁

書疏劄子 十一首

狀 六首

附四六表啓 十六首

蘓老泉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一頁

目 一頁

箴策 原第一卷二首

權書 原第二卷六首

權書 原第三卷五首

蘓老泉集卷二

目 二頁

衡論 原第四卷六首

衡論 原第五卷五首

六經論 原第六卷六首

蘓老泉集卷三

目 二頁

論 原第七卷一首

論 原第八卷五首

雜論 原第九卷十首

蘓老泉集卷四

目 二頁

上書 原第十卷一首

書 原第十一卷五首

書 原第十二卷九首

蘓老泉集卷五

目 二頁

書 原第十三卷六首

譜 原第十四卷四首

雜文 原第十五卷十首

蘓東坡集卷一

宋高宗勅贈太師誥辭 一頁

宋孝宗文集贊并序 二頁

小序 一頁

本傳 一頁

目 二頁

賦 原第一卷三首

論 原第二卷八首

論 原第三卷六首

蘓東坡集卷二

目 二頁

論 原第四卷十三首

論 原第五卷志林十一首

蘓東坡集卷三

目 一頁

策問 原第七卷二首

策 原第八卷十三首

蘓東坡集卷四

目 一頁

策 原第九卷八首

蘓東坡集卷五

目 三頁

序 原第十卷二首

記 原第十一卷六首

傳 原第十三卷一首

碑 原第十七卷四首

銘 原第十九卷一首

贊 原第二十一卷二首

表狀 原第二十三卷二十首

表狀 原第二十四卷九首

蘓東坡集卷六

目 一頁

奏議 原第二十五卷四首

奏議 原第二十六卷二首

奏議 原第二十七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二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四卷一首

蘓東坡集卷七

目 二頁

奏議 原第三十五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六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七卷二首

制勅 原第三十八卷三首

制勅 原第三十九卷一首

啓 原第四十六卷八首

啓 原第四十七卷五首

蕪東坡集卷八

目 一頁

書 原第四十八卷六首

書 原第四十九卷九首

蕪東坡集卷九

目 四頁

尺牘 原第五十卷九首

尺牘 原第五十一卷十首

尺牘 原第五十二卷八首

尺牘 原第五十三卷三首

尺牘 原第五十四卷一首

尺牘 原第五十五卷三首

尺牘 原第五十六卷二首

尺牘 原第五十七卷二首

尺牘 原第五十八卷二首

尺牘 原第五十九卷一首

尺牘 原第六十卷六首

尺牘 原第六十一卷一首

祝文 原第六十二卷一首

祭文 原第六十三卷三首

雜著 原第六十四卷二首

雜記 原第七十一卷一首

蕪樂城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四頁

目 二頁

賦 原正集第十七卷一首

銘 原正集第十八卷一首

書 原正集第二十一卷一首

書 原正集第二十二卷三首

記 原正集第二十三卷一首

記 原正集第二十四卷三首

序 原正集第二十五卷一首

祭文 原正集第二十六卷三首

蕪樂城集卷二

目 二頁

狀書 原正集第三十五卷四首

狀 原正集第三十六卷四首

狀 原正集第三十七卷二首

蘓樂城集卷三

目 二頁

狀 原正集第三十八卷三首

狀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卷一首

狀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一卷一首

蘓樂城集卷四

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二卷二首

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三卷一首

表 原正集第四十八卷二首

啓 原正集第五十卷一首

蘓樂城集卷四

目 二頁

歷代論 原後集第七卷三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八卷二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九卷三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卷四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一卷一首

序 原後集第十五卷一首

表 原後集第十八卷三首

祭文 原後集第二十卷二首

蘓樂城集卷五

目 二頁

雜文 原後集第二十一卷一首

記 原三集第十卷二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一卷四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二卷二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三卷一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五卷一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六卷三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七卷六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六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六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六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九卷三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十卷二首

試論 原應詔集第十一卷一首

曾南豐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一頁

目 二頁

論 原第九卷五首

狀 原第十卷一首

序 原第十一卷十首

序 原第十三卷六首

曾南豐集卷二

目 三頁

書 原第十五卷三首

書 原第十六卷五首

記 原第十七卷一首

記 原第十八卷三首

記 原第十九卷二首

制詰 原第二十卷二首

制 原第二十二卷三首

劄子 原第三十卷二首

狀 原第三十一卷一首

祭文 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哀詞 原第四十一卷一首

誌銘 原第四十三卷二首

王臨川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三頁

目 二頁

銘 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書疏 原第三十九卷三首

劄子 原第四十一卷二首

內制 原第四十七卷二首

表 原第五十六卷一首

表 原第五十七卷二首

表 原第五十八卷三首

表 原第五十九卷二首

表 原第六十卷五首

王臨川集卷二

目 四頁

論議 原第六十三卷二首

論議 原第六十四卷二首

論議 原第六十六卷一首

論議 原第六十七卷一首

論議 原第六十八卷二首

論議 原第六十九卷二首

論議 原第七十卷一首

雜著 原第七十一卷九首

書 原第七十二卷一首

書 原第七十三卷八首

書 原第七十四卷三首

書 原第七十五卷五首

書 原第七十六卷四首

書 原第七十七卷七首

王臨川集卷三

目 三頁

啓 原第七十九卷一首

記 原第八十二卷四首

記 原第八十三卷五首

序 原第八十四卷八首

祭文 原第八十五卷三首

祭文 原第八十六卷一首

神道碑 原第八十八卷二首

墓碑 原第八十九卷一首

行狀墓表 原第九十卷二首

王臨川集卷四

目 二頁

墓誌 原第九十一卷二首

墓誌 原第九十二卷三首

墓誌 原第九十三卷三首

墓誌 原第九十四卷三首

墓誌 原第九十五卷二首

墓誌 原第九十六卷二首

墓誌 原第九十七卷一首

墓誌 原第九十八卷二首

墓誌 原第九十九卷三首

墓誌 原第一百卷二首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目 終

原序

門人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
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
文與道蕃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子百史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蹕齋泣澄深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
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
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
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

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序

後學儲欣

欣年十五先君子授以韓文讀之躍喜二十以還剔釐訓故商量句斷抉發奧蹟唵繹指歸然後喟然而歎以爲韓之文富於海也溫故獲新老不忍釋於是以前先生全集擇善書者錄在淨紙裝成八本錦囊貯之不頃刻去離几席又錄詩二本別爲壹函云余惟先生門人李漢稱其師之文也曰日光玉潔皇甫湜曰長江秋注千里一放孫樵曰拔地倚天宋老蘇氏曰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此皆中心有得於先生而筆舌又能言之不可謂非知先生者然余又以爲他人知先生不若先生之自知他人之知先生而言先生不若先生自知而自言先生之言未嘗假象譬類也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云爾曰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可謂閎

其中而肆其外矣云爾而其言之尤切深簡要者則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嗚呼盡之矣學者求知先生之文求諸此而已矣何必李氏皇甫氏孫氏老蘇氏之言是訊乎又況不及李氏皇甫氏孫氏老蘇氏之智足以知材足以言而彼妄言之吾何爲妄聽之乎甚矣世俗人之見之陋也曰先生之文本之梁補闕肅夫梁所爲文具在也其於先生合乎否耶梁固賢者讀先生之文能不笑且排又薦達焉梁信賢者然止此耳今而曰先生銳意仰鑽卒以有立何其妄歟或曰然則先生之文何所本余曰本諸天或駭然變乎色余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周公孔子既沒處士橫而七篇作書籍燼而史記興自魏晉已降柔筋脆骨嫋然弄姿雅道塞絕而韓文奮發皆天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先生生於大曆卒於長慶是曰中唐由中唐而來千有餘歲此千歲中聰明才知豪傑之士思立言自見者靡不師先生猶夫百川學海不舍晝夜而漸至之學海至海是即海矣學韓至韓又一韓矣雖未至海猶有舟楫灌溉之資焉雖不至韓猶有規矩繩墨之守焉而不學海則潢汙行潦耳而不學韓則鹵莽滅裂耳嗟乎千年如是則自此而萬年億年以及天地日月無窮期之年其有不如是者乎無也則是雅道終不塞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曰先生之文本於天或釋然以退欣抑思先生之爲人也亦惟先生自知之而自言之其言曰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今日尚論古人者孟韓並舉齊首雁行而文如司馬子長無能爲役其又節然不可尚矣乎昔康熙癸未秋七月朔旦

新唐書呂黎先生本傳

宋歐陽脩宋祈奉教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會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夢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

新唐書呂黎先生本傳

一

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還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皇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

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謫語讟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

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謗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止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

新唐書呂黎先生本傳

二十

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犬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鏐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

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又幾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畱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

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甚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闊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 原第一卷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已賦

別知賦

雜著 原第十一卷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子讀易冠子讀儀禮讀墨子

雜著 原第十二卷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巧者王承福傳

五箴并序并題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雜著 原第十三卷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張中丞傳後序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

蘇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昌黎先生全集卷一

三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

書

受業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儲在文禮執 全校

汪 誠牧庭

賦原第一卷

感二鳥賦

賦佳而居極
高古

篇寫光榮所
以可感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

賦

一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
 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鸛鶴而西者號於道曰
 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
 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
 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
 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
 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會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
 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
 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
 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
 門而東驚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過潼關

層層較其
其妙甚

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遲余生命之湮阮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况策名於薦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怡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備考 愈東歸

貞元十一年公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東歸

馬先生集卷十一

二

蘇子美曰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

初慷慨以悲歌既而望古求配一歸于正公所以卒有立者此也六一居士摘其初辭不求其歸而曰羨二鳥之光榮悼一飽之無時居士非好詆也意在抑韓以伸李耳韓不大抑即李不大伸學者援以為口實則惑矣

復志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事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

王青考

馬先生集卷十一

五

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今謂青紫其可拾自知者為明兮故吾之所以為惑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聘焉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之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游以

躊躇假大壘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之滿笑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歎。今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閒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洿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

今之可望。

備考 隴西公

黃晉也

負薪之疾

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從伯氏以

南遷

大曆十二年兄會貶韶州公從之時年十歲

曲江

韶州治

中原有事

指朱泚李懷光反時

夫子

指董

輯評

朱晦菴曰此賦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晁無咎常取此

賦列于變騷

約吾心者志也不食而高翔所以復志也○居幕下如此他日居臺中居郎署居大臣之位肯勿既勞而食乎文公一生難進易退于此賦決之

閔已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巳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吞秦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備考 恒未安而既危

初佐汴幕未幾董晉薨公去汴四日而前汴軍亂繼佐張建封徐州建封又薨

前

修

見離騷謂前世修名之人也

志顏子之樂不能樂顏子之樂閔已一賦所爲作也亂詞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來。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既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為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關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轡。山礧礧其相軋。樹蓊蓊其相膠。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繇。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備考

歲癸未而遷逐。貞元十九年。公以監察御史。為陽山令。陽山屬連。連屬湖南。道湖南。支使楊儀之。

來賦以別之。又。有送楊支使序。

公四賦無奇字。無棘句。而其音節高下。騷也。其性情騷也。騷何以奇字棘句為哉。今并錄之。

微中府

雜著 原第十一卷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

禮粹五千言

斷制鐵定去仁與義語

易先生集卷一

雜著

七

束上引下
古之民四今之民六何其怪也教者八句申言之即

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役所云其民
上農工賈而
句法三變
上古之為
民者四即泰
漢亦然此古
之所謂供
應者也
鹿門其而
之謂古今
之變其
矣
上農工賈
之謂五
字句法五
關老

就前抽出體
要之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贖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史記賈誼傳獨理鬱其誰謂為之漢書作壹鬱壹鬱古蓋通用政以率其倦怠為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之人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

皇先生集卷一

人

關老

關佛

先舉其善處
引經而斷之
鹿門其而
段尤非

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過也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皇先生集卷一

九

據此以直
然謂曰孟
軻之辭愈
許多其鍊得
極精
明先王之道
以追之歐陽
本論之祖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行事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饒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
其可也

老子小仁義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見
老子上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見 見莊子
下篇 聖人不死 壯健篇

蘇東坡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

孟子醇乎醇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

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黃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

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

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

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守道曰孔子

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

佛骨表爭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天垂日月列星短永昏旦中之象義和一命載焉地具高山大

川土田物產之富禹貢一書載焉人食聰明睿智古皇帝王開

物成務之利原道一篇載焉天地人不可以一闕也故堯典夏

書已後得原道而三才備○浩乎渾成始終條理天造地設茅

鹿門云一下打破分明時論中一冒一腰六腹一尾何言之鄙

也愚按老子道德經異學所揚徽以前驅也張吾軍以臨之先

人有奪人之心此固已挫鋒斬將舉旗矣故列第一段周道衰

以下原二氏所緣起而蔽以一言曰怪古四今六正所謂怪非

朋條也為第二段古之時以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言

左衝右突戰如雷霆矣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一句掣轉數

擒數縱巖然而收止如風雨矣是則中權後勁為第三段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乃先生素志一篇結穴義異餘波即謂之第

四段可也某素惡夫後來者之倚撫前人也然以茅所云未敢

承命因詳說之如此

儲在文曰孔子六經孟子紹之孟子七篇原道紹之斯文之淵

源也

事類彙編
刀剪然此謂
大義存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
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二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
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
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二。不少有焉。則少
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
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
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
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
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
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
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
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寢寢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

補教

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習非不惡
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
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
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
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
異。

李習之性善情惡即雜佛老而言孟子性善祖子思韓子三品
祖孔子俱立于不敗之地

纂先生集卷一

雜著

主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

清聖利舉子

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卽萬物同體之說亦卽親親仁民愛物理一分殊之說發得如許雄奇公之文所以超乎子而贊乎經也西銘亦以奇勝無迂語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有是時也作原鬼○五原性原毀或先後時作餘四篇疑皆同時環偉特絕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任，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音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幸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

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前言取士勿以類拘，後言求才須早，楊之舒抑之與兼有孟軻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
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
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
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
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
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
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
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
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
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
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
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
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前人謂孟子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是矣看來公此論實出

孟子上○三代以下雖如堯得舜舜得禹欲舉天下而授之亦

不可行矣此天下爲公天下爲家之世所以截然不相謀而王
莽矯誣揖遜爲魏晉作俑所以不勝誅也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又、抑、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數、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有龍斯有雲猶有賢斯有位也却將龍必得雲說得閃鑠盡變

而以異哉一轉正結之公于遇合之際感慨深而自信篤如此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

皇先生集卷一

雜

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詳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

異荀子非和

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荀受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神農人身牛首太昊蛇身人面禹長頸馬喙仲尼之狀如蒙俱音欺方相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

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

皇先生集卷一

雜

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備

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一直說下而歸宿于不知老泉論齊之治不日管仲而曰鮑叔以此也嗟乎山林草澤中所埋沒將相之才者可勝道哉而四舉禮部僅一得三選吏部卒無成者亦同斯慨息矣

客主必于其
倫楊子曰孟
荀同門而異
戶論荀引孟
楊爲客所謂
倫也宋人之
誤荀則不于
其倫也

考其辭數句
荀子定衡少
增則品矣少
減則偏矣

公讀其大抵
爲取文亦簡
妙處源乎絕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
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
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子漢其存。而醇者孟
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
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鵬冠子

鵬冠子十有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
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
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
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儀禮

楚人居深山以鵬鳥羽爲冠。道家者流四稽曰天
曰地曰人曰命五至謂百已什已若已。斯役徒隸

漢然徒見山
高而水長

辨生十未學
此忠始與天
地相終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
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
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
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
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殺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
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
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司馬子長表序及諸論贊義安詞文。抑揚變化之妙。至矣盡矣。
班氏且莫能讀。願況陳范乎。嗟乎。子長而後。無復有如子長也。
子長而後。復有如子長者。吾于茲四首遇之。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

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魯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獲麟。以為不祥。仲

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昌黎按此作解。其于知不知之際。感慨實

深。

無乃自况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鳴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問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昌黎先生全集卷一

雜著

幸

慨切

水出乎水而
寒乎水而子
有篇已言之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以眼前事指點化誨使人易知頗與諱辨一律

昌黎先生全集卷十

雜著

末

墓神

讀書記

雜著

昌黎先生全集卷十
雜著
墓神
讀書記
雜著

進學解

莊起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去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行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佶其乙切屈求勿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整牛交切皆艱澁貌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能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

禪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平來前夫大木爲杗。杗星大
方莫耶。杗樑也細木爲桷。桷樑柱上附音椳闔居楔。椳闔居楔
二切。樞音咸。開在地謂之臬。即門梁也。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
業居闔牡也。徒點切。楔門兩旁木音屑。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王札出藍赤箭青芝。赤箭生泰山少室牛溲馬勃。馬勃蘭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
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子行荀卿守
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
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錄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
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平。徒安坐
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
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
賄之有。人計班資之崇。庠序已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
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杙杙也。楹柱也。杙音弋。而皆醫師以昌陽引年。欲
進其稀苓也。昌陽一名昌陽。稀苓音希。

孫可之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
句句欲活。如赤手捕修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

擗○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
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政謂此○茅鹿門曰。以怨懟
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屬之己。最得體。
其體自漢人來。其文則漢所未有。自此文出。而客難解嘲。賓戲
接踵。倣效者。于是乎絕矣。信乎其能超前而斷後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
示民遂或民始惑教有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
作遂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
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禁孽情飾淫
志枝辭琢正紛素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
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
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屹屹決不可暨原其始固
有啟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
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導其
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
乎天運官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此卽老氏之言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也陳言務去憂憂其難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
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
必高其柴樓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
峻其垣墻而內固肩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
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
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乎其
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
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
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資育之不戒事子
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
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
而備之曰在得人

近乎策矣又不可以策求之○漢策質宋策文宋策虛漢策實
此文在漢宋之間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入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半餒衣食餓母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麥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得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官卒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噫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大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

而厚饜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必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感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養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貧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

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治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易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離。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

知名箴

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

病無聞。病其瞽瞍。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痛。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公何人耶。五箴懸前。過必自訟。訟即速遷。希顏配孟。師表億年。

嗟余小子。質鈍萬千。壯志頗銳。屈首陳編。嚶嚶慕古。屢空晏然。漸老漸頹。含憂則眠。管茅塞徑。懷我惠荃。奚以斧之。蓋誦茲篇。

小人下達。執若所願。惟懼能奮。惟奮寡愆。古人既老。抑或宿筵。桑榆匪晚。為霞滿天。陋巷陶陶。風月無邊。彭殤一致。修身俟焉。

庶無罪悔。豈曰能賢。右余曩所題五箴後者。仍錄之以自儆。

後漢三賢贊三首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愛來徙居元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

事班彪家貧無書問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

門潛思論衡以修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

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謝夷吾上書薦克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

十餘乃作養性二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

潛夫論三述救之篇以救爲賊良民之甚其言甚明皇甫度遼聞

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屬門問屬呼卿皇甫名規爲度遼將軍解官歸

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謂規規卧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

郡食雁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求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

不如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高幹素貴

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于敗

以此有聲傲儼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

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干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昌言

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

生少許括多試檢原傳有一遺漏否○三賢皆著書並言而不遇

於世者范史合爲一傳公本其傳而贊之非贊也弔也

昌言先生集卷一

雜著

美

散序歌收平
鹿門云前排
後是抱前舞
戲轉如珠走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昶立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諱者當師
其意勿襲其
詞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
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事有舉世週惑沿流日甚者必談諧談笑使積迷之人自欲噴
飯則釋然解矣如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之類是也若但正容莊
語公與賀且不免得罪

韓愈先生集卷十一

諱

此也

高麗厚祿可
易而卒

史記張敖死
而人不憐

訟風伯

維茲之早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澆澆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賜烏之仁。今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醺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鏢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備考

誅奸諛于未死

刺權臣也。德宗貞元十九年春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實輩用事。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本意轉于掉尾兄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叶平聲遊于鄉校衆
 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
 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下塞上聳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
 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
 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
 垠於庫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垠音銀岸也

昌黎先生全集卷十一

雜著

昌

宋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
 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于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
 敢相問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
 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曰有爲議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
 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
 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
 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
 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
 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過於用之謂才堪其
 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口勉焉而不逮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
 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
 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
 於朝無宿舊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放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

昌黎先生全集卷十一

雜著

昌

此是一篇警
策處于私自
允見其議其
說之情于徐
自解路釋言
之意

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于於翰
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
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
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
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
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
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
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訕。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
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
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
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
視不惑。公正則不聽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
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
之謫我與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謫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
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

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猶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瑒釋言見國語
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同還于南公

及張署李方
叔凡三人

仕路險巇讒人交亂讀此慨然

纂先生集卷一

雜著

畢

張中丞傳後敘

萬象集
門訓作南
靈雲集
洲非之近
是其所不
故自足者
存者不
從前人所
故後人自
得也雖陽
戰則南
同外公作
而南無二
苦公同日
節而南無
故不詳此
苦子所以
其間也春
之法傳者
往來往徐
之問其間
見得將軍
事而其苦
著以傳者
法固然何
前提後提
按唐書南
者魏州頓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聞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毗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公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遁，通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斥人少微賤
為人所侮
云子承嗣歷
治州刺史則
而將軍因首
尼歷練而猶
根固如無足
理矣
柳河東亦云
萬二公之功
得二先生之
文表章論定
然後揭日月
而炳丹青此
聖賢家必
有存於人
而莫為之
者之可歎

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層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天神也志大
人物於侯事
想見其為人

自餘則無不
力

神嘗見高讀漢書謂高曰何爲久讀此高曰未熟也逖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高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高驚以
爲逖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高又取架上諸書試
以問逖逖應口誦無疑高從逖久亦不見逖常讀書也爲文章操
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逖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逖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
縛逖等數十人坐且將戮逖起旋其衆見逖起或起或泣逖曰汝
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逖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逖
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逖同年生月日後於逖呼逖爲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
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辨論序事豪恣滿意此正昌黎本色眼中筆下何嘗有太史公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威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
吾不知古始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
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軍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
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
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於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
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壘之禾
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千大君紀于策書
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奮肆矧嬖不知所如

華

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今此祥洵厥美今在吾王願封植今永固俾斯人兮不

司空威寧王 潭城也公作此頌時
年二十四第末第

簡微此作金
石之須從
此人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
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
羅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輪會闕郭溢郭既卒事其從
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
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
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
鬻童噉哺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
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蕪蕪爲大和神
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司司馬是謀乃作
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開渠渠因而飾
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
河之汴源干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
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隴童噉哺

汴帥劉玄佐子士寧也
代父自立畎遊無度 隴西公 董晉

非詩書之言勿言不知有漢

請名一段小
有敘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
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
清泉激發糞壤燔櫛駢櫛側師反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
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
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
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
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
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
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
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
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
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
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
自藍田入商洛涉浙瀾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
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蟻狹所家魚龍所宮極幽
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

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涉浙流河樓在作涉浙流將注浙音錫浙流之小在今有
浙川無以浙小得在今楚之浙也漢書所謂析酈者也
流在今郢州俱屬河東陽府

蘇先生全集卷一

雜著

書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貳。以鎮守邦
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
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
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太
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
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人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
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
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
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
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
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
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
來者得以覽觀焉。

蘇先生全集卷一

雜著

書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一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依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抱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說者立者人立者跪者飲者漫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林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鉞孟

魯先生全集卷一

雜著

畫

魯先生全集卷一

雜著

畫

簪笠筐篋錡金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復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閭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詳整白班史出筆力善變無施不可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案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督督音紫切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

屈下一字皆作

千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考異姑放移天子傳聞其處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

唐先生集卷十

雜著

堯

失職又一篇法更致余方有公事姑不可思

奇崛戰臨鬼神

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稱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念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詔以為當得窮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唐先生集卷十

雜著

堯

假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今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盡瓦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分別貌治之則已無

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
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
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
遊尚能爲公賦之

三王 王勃序王緒賦仲舒
爲從事時作修閣記

創格絕調

昌黎先生全集卷一

碑

本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
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
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
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
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
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
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復讓嗣爲
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
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
書歸氏

備考 科斗 亞名科斗書 叔父雲卿 禮部侍郎李太白 同姓叔父

擇木 杜八分歌尚 歸公 歸登 書韓擇木 也

公叔父有平淮碑公有平淮西碑家世文章讀之健羨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雜著 書 原第十四卷

鄆州溪堂詩

進士策問十三首

爭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太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書 啓 原第十五卷

與孟東野

答竇秀才

上李尚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



上兵部李侍郎

答尉遲生

答楊子

上襄陽于相公

上鄭尚書相公

上留守鄭相公

書 原第十六卷

上宰相

後十九日復上

後二十九日復上

答侯繼

答崔立之

答李翊

重答李翊

代張籍與李浙東

答李秀才

答陳生

與李翱

目錄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

雜著 原第十四卷

鄆州谿堂詩

陳后山云退之作記其
事耳今之記
乃論也蓋
乎此篇未
常不論然
是記其事尤
神而明之矣

序事入議
論

性接序事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
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
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
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
密始分而殘其師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
亦乘勢逐師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
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
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
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
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
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威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
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
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
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

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
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衆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
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
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莫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
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狼狠

食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
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

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兼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
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

堂公御琴瑟公賢賓贊稽經誨律施音試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賓
欣賓毗賓切詳也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
是床

備考始定東平 劉悟殺李師道青 三分其地 分鄆曹濮爲一道

道兗海沂 淄十二州皆平 幽鎮魏 長慶元
年幽州
客爲一道 馬公 沂密殘帥 元和十四年王升 幽鎮魏 長慶元
年幽州
殺觀察使王遂

朱克融四節度張弘靖是月鎮將王廷漢殺節度田弘正明年
魏博節度田布自殺史憲誠自稱留後徐將王智興亦逐帥崔
羣

皇甫持正曰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
能及矣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至見皇甫手帖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
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
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
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
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
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
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
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
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
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
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
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
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
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

爲此說者大
較由聖人之
後周秦初漢
之儒說禮亦
沿而襲之其
爲說無疑也
余向以爲以
應宋德漢秦
王諸道儒徒
不足爲何循
環之足云
漢宋儒皆能

求名不實
儒者之天職
而天下事所
以不可言
也然施伯曰
管仲天下之
才也公叔厲
也
儒者之天職
而天下事所
以不可言
也然施伯曰
管仲天下之
才也公叔厲
也
儒者之天職
而天下事所
以不可言
也然施伯曰
管仲天下之
才也公叔厲
也

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從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已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

魯先生集卷三

五

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平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

所事而友者為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鐫錄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

而正其易
故曰坤道
知也坤道
而永貞雖
龍其貞自
如改其
讀此未嘗不
太息也
楊炎也發亮
之害雅行唐
初祖唐調法
可以救之

老子無為自
化清淨自正
此固殆陰陽
其說

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
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
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
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
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
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

皇先生集卷一

七

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
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
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
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
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
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
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

冷妙

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
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問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
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
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
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
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公生平學問經濟具見諸策問中亦學者所宜熟復

皇先生集卷二

人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問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感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貧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

不言不去不爲祿仕

上句如萬山
中句起一峰
其意深矣
且其聲
自其聲

昌黎先生全集卷二

雜著

九

子俱子第一
段說雖對
之正其也下
三問三答乃
即問設伏提
綱去路之兵
後來作論其
如此獨難其
兵愈精愈愈
越耳

破時

論

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憚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問。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

昌黎先生全集卷二

雜著

十

命說亦
足用
而暢
至言也

以作論
而
之也

而與
名小人

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服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音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

皇先生集卷二十一

雜著

士

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亢宗不諫其心曲非當時士大夫所能窺而此論則日星明江河流矣後來作者爭相倣效踵緒日新而卒亦無以尙之

改葬服議

先詳葬經傳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小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關之類是也

皇先生集卷二十一

雜著

士

深通經術而
又參其時以
斷之

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本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皇先生集卷三十一

雜著

三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遐大之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寒賁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造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鬯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

皇先生集卷三十一

雜著

三

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在公文集最平常。若置他作家集。猶爲名論。舊注公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作。蓋崔虞部薦之。而見黜于中書者。中書盲矣哉。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率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祫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八、埋人情之
地宜
自當歸之
和分見
神上可藏
神之祭不
廢朱子言
切室百世
理之云恐
是一義理
與禮合否
泰之

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 七

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備考 獻懿景皇帝 唐高祖立四廟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日懿王皇祖曰景皇帝號太祖考曰元皇帝號世祖開元中乃詔眾議諸獻議七十五封獨顏魯公與公合官為獻祖懿為魯祖其後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

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興聖廟者玄元皇帝廟也事異殷周禮從而變此二句允可破除議禮家拘牽膠滯紛如聚訟之惑記曰禮以時為上即此也二祖之主雖未之及然前已云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室祫則陳于太廟而享焉辭不復出而措置自明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 七

太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
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
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
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
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
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
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
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
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
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
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
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

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通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
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
其殆庶幾乎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
是矣謹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議必以時
事之知改
其及上
是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
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
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
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
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
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
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
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
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類有喪者而其
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
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
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
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愈再拜

秘書

官名也或無書字
而以秘為人名
稅過制追服之
謂稅輪茵反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
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
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
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
人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
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
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聞親之老不自
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
學去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
蕃於是太學關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
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
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
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
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
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
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葛先生集卷一

雜著

三

結段以援引
權義證人又
隨手扣問若
不舉爲善說
者其妙

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
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此傳章法獨闢以仁勇許蕃以議論駕教蕃事太學諸生不
從亂他人作之不知何等矜張公只就問答中敎出分外精彩
于此尤見大匠

皇朝先生全集卷二

書

讀本節
可謂讀矣
又亦與李習
之不相上下

張籍第一書附

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
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詭譎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
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敎人使
人寢惑楊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
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
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
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
義之德以敎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
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弱乎異學而不由于乎聖人之
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
所痛也自楊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
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
於敎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蓋爲一書以興存聖
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
於俗器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
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
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

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楊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入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常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病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實爲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

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此書以人之難化。年之未至。自解故水部第二書力駁其說。

張籍第二書附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論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論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

韓先生集卷三

雜著

辛

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况有疾。疾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

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韓先生集卷三

雜著

夫

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楊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楊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機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慨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嚶嚶。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

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上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埃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來書欲公汲汲于所欲爲。而公告以不可汲汲。與不必汲汲者。是兩下針鋒相對。處獨慮患之道。水部見所未及其後。卒以佛骨一表。幾致顛隤。則公之慮亦審矣。

書啓 原第十五卷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主人 謂張建封 亡兄 雲卿之弟 于舍

答賈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林呂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于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助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情辭蕭瑟。與送區冊序。畧同。皆公貶陽山時作。信所謂愁苦之音矣。

上李尚書書

李賀集卷一

李賀集卷一
于此或有所
長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
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
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
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
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
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
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
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
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
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皚白天馴其心其
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
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
非啓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
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
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
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
阜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
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設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
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瞻茲盛美焉敢避不讓
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推關附會脫胎左國

上兵部李侍郎書

此其所
自得用字
之精尤可味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竟官凡二十
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
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
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
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
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
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
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
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
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
振之之力膏戚之歌矚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
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瓊
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
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馳騁之氣固而存之韓集中極蕭括文字學韓者尤須自其肅
括入

答尉遲生書

愈曰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人。人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集中凡論文書咳唾皆珠玉也有志者並宜揭諸案錄諸紳

見其意之
所愛
前篇下只
應其意之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善辭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朝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感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其自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黃金注 莊子達生篇以其注 其兄 此書各楊敬之湊之子 說中者 若乃以金注者昏 也兄謂詩之柳子所與 惠子

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蕭蕭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批目視口誦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

卷之三

元

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動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澎湃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澎湃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公所謂人耳而不煩者耶不無過譽然其文即在先秦盛漢非

李斯司馬相如不能作

卷之三

唐

平

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厭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當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懸歸。僂音俛音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啓皆西漢之文。余嘗怪他人選字擢句。以爲古。而其言甚俚。先生只用世俗公狀體。而爾雅如此。此治古文者尤貴脫凡胎。換仙骨也。

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屢知辱愛。伏念會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讒難。黜也。黜也。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

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
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
拜

此與前啓俱以去就爭之不讀二啓猶未失公之爲大賢配孟
而軼平楊也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禮

引詩風雅則
註即是公以
秦漢六朝
處

書原第十六卷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閣下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

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

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

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

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

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

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

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

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服捨此宜無大

此句括一部
昌黎集後人
而題文者
多矣未若斯
之約而盡
也

意爲說辭釋
所以止此之
意婉折悲壯

引洪範以解
自述

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懣。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遠。邇。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抑。又。問。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人。仁。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竄。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問。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問。上。之。設。官。

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問。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關。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巢。鹿。之。與。處。獲。狝。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問。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

文字通博達
以微引者曰
當推其以收
之使高者明
然其義文多
如此非獨劉
向

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悶悶通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實不必徧加
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
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
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
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
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千竊尊嚴伏地待罪愈再
拜

常駢四僂六時乃有此作六藝未墜文字中興卽此而決或謂

此特少作愚竊晒之

皇先生集卷三

聖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
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
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
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
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
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
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
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

取譬之快幾
其辨其爲五
子爲韓子矣

皇先生集卷三

哭

止不住止活
放接處一過
自覺此與上
下裏陽書將
求之而未得
二波同法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
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
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
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
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
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
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

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臨被者
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雜記或舉於管庫檀弓趙今布
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憾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
拜

以至情相感而不動宰相之庸惡陋劣可謂甚矣趙慄者陸宜
公引與共事嫉陸之寵以公所就裴延齡奸事盡洩於裴而逆
為之備固小人之尤而賈盧亦碌碌無可採也以彼其人望以
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于韓子失言哉

東先生集卷二十一

果

大波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
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
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
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
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
瑞應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
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
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
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
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
捉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
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
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東先生集卷二十一

辛

非孔孟自待
者不能言
幹迴只此一
句

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露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
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
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
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
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
還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
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楚也今天下一君

蘇先生集卷十一

聖

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
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
書壺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憊憊焉惟不得出
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第一書引經以告之再則陳情以感之經之所不能悟情之所
不能動此書直擊之而已義正詞嚴氣盛而法立

紹公同年

陳或作與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
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
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
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
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自念方當遠
去潛深伏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
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
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

蘇先生集卷十一

聖

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
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
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
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
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
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
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
有相問者為我謝焉

陳明卿曰士固有志公具此識何暇碌碌與宰相爭一官

哉

名言然世亦有專務于名數衆流之學觀多記醜以誇于人而
犯子夏氏小道不爲之議者蓋不少矣讀書必于五經百氏先
求其意義所歸其他以餘力及之力不足而止則庶乎其可也
此昌黎之家法也

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書啓

奎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
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
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
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
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
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
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
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
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
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
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
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
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
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

白厚一派模
真千古舉場
之辭能不類
俳優者幾

昌黎先生集卷十一

書啓

奎

人從善而歸
其辨

快意之至
古才而不遇
者讀之入人
快意之至

信或作伸

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
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
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簪
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
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削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冠誠足下相勉
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
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
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
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
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
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

易先生集卷二

書

易先生集卷二

書

美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公此時如大鵬翱翔乎千仞之上背負青天而與已競進
者皆燕雀也。故其言如此。余嘗以為書自前為報任後惟公此
書足與相當。馬悲韓豪其快一耳。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

李生書

李

之人。其言諄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

字字要思誠
合理與否
其功難
其入難
其出難
其必有所

立心關頭最
吃緊

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李生書

李

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荊公乃云。力去陳言。求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論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知言養氣和盤托出

昌黎先生全集卷二

書啓

堯

重客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白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昌黎先生全集卷二

書啓

李

昌黎先生與人論文。未有如前書之詳。且盡者待李生爲特異矣。知之深矣。尚汲汲于知而求待之異。故抑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華。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

昌黎先生集卷十

書

李

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言廢。有所能人。雖言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言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言與不言也。當今言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言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

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言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言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裴晉公所謂以文爲戲者。要此文自有妙于詞令。處宜領畧不在區區言字弄巧也。

昌黎先生集卷十

書

李

直以答作主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其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以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昌黎先生集卷一

書啓

李

此聖人所謂立也到此地位備難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與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親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利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謂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竣見焉

昌黎先生集卷一

書啓

畜

侃侃正言如臨師保

與李翔書

家以市知已
無入而思並
舉而十感知
其法切惟其
莫知所以愈
窮不可舍此
而人京也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知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汎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

謂天蓋高不
能不踴躍地
路厚不然而

口解

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惟喜。故事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昌黎先生全集卷二

終

愁苦蕭條之音。士君子不得志于時。陷于窮餓之水火。真有指其楚而樂其無室無家者。讀此能勿三歎。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 原十七卷

上張僕射

答胡生

與于襄陽

與崔羣

與陳給事

答馮宿

與衛中行

重上張僕射

與馮宿論文

與祠部陸員外

書 原第十八卷

與鳳翔邢尚書

爲人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

答劉正夫

答殷侍郎



答陳商

與孟尚書

答呂監山人

答渝州李使君

答元侍御

書 序 原第十九卷

與鄭相公

與袁相公

與鄆州柳中丞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

與華州李尚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

送陸欽州詩序

送孟東野

送許鄆州

送竇從事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皞下第

送陳密

送李愿歸盤谷

送牛堪

序 原第二十卷

送董邵南

贈崔復州

送張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

送楊支使

送何堅

送廖道士

送王秀才

送孟秀才

送陳秀才

送王損秀才

荆潭唱和詩序

送蘭州李端公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目

三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

書 原第十七卷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
 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
 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
 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
 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
 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
 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
 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
 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
 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
 其間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間命而奔走者好利者
 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
 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
 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開上下兩路
分說到底

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展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

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

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容

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

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

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

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

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曾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昌黎先生集卷三

二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

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骨氣稜稜○後半架空玲瓏足見先生爾日之文如川方至後

人沿襲幾爛可歎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

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

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

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

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

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

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

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因彼有所舍

昌黎先生集卷三

三

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

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

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

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惻惻若與家人語爲家人謀寒士得此當如挾纊

與于襄陽書

融山先生
此段最精
可為訓

府波抄

朝有人賢祿
使以易米僕
貧乏資乞憐
於人宰相之
罪也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
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
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
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
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
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朱嘗干之不可謂上
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
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過
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
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
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隲
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
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齟齬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

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二十八首如賜覽觀
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此書前半為做八股用爛其構扯不壞處轉在後半篇

與崔羣書

足下賢者
書之極下段

素其其賢
古賢者少已
下是既賢者
之不過而勉
之以始終無
怠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闡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多處開以開
筆爲東望

疑是正論

尺牘妙境長
公與少游書

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急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

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何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備考宣州主人

崔衍爲宣歙觀察使同列多君子見送楊儀之序

靈臺見莊子

敦詩之賢公心仰服故爾傾瀉無餘書中迴折最有味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生紙

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異是

四句雙環謝疊山云陳止齋作論雙關法皆本於此然公又從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嘗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懷懷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謗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慢致謗。不慢亦謗。所謂君子在下位。則多謗也。可慨已。又恐傷告者之意。且辨且受。悲憤中煞婉委。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僣。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肯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微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直截了當

真見道之言。司馬子長知此。胸中筆下。省却多少怨尤。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

客意極危鋒
正語曰不寒
而慄設制節
此段形容連
若五藏緊絡
云云其辭一
感心者幾何

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磨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啓示初筆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竅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作文固疎知者知而知者難遇直須百世以俟聖人耳彼一庸

人譽卽加喜一庸人毀卽加怒者斷不可與論著述之事。自唐而來又近千載矣其未有楊子雲如故而怪子雲者日甚一日也噫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陸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常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

詳略重輕可
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瀟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
 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章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
 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
 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
 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
 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
 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乾者。
 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
 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
 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
 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
 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
 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
 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
 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
 信之資。謀行之道。情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譏娛
 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
 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司貢士者 貞元十八年權
 修佐之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及第侯喜十九年劉述古
 二十一年李紳元和元年張後餘張茲二年相繼登第並得公
 力或云章紆即羣玉
 是所薦無一失者

書 原第十八卷

與鳳翔邢尚書書

邢君牙 御史使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洗洗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

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干戈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顧盼自蒙

為人求薦書

其間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日月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涸轍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即此亦可謂怪於文矣。老蘇木假山記。靈變頗似。

答劉正夫書

愈曰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

或問既曰是又曰異何也

昌黎先生集卷三

書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

口與人非而
人是則異
交是謂不說
手道則謂不
隨乎俗
提擯指點

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賢尊給事 劉伯

此書是立言宗旨答李翊是用工級次答馮宿是著書者究竟要歸本於能自樹立不因循如其級次而造之而其書之成至於實鬼神無疑俟百世聖人而不惑焉其爲大儒大文與詩書相表裏者撮矣

昌黎先生集卷三

書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踉蹌。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強。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總總。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虛懷降抑。莫非由中之談。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屬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入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察。

文灝如樊昌黎。極服膺推轂於此書。獨云爾。豈以其不利舉歟。抑陳之作。猶未能文。從字順歟。厥後商成進士。有文集十七卷。載唐志。倘亦聞公之言。而幡然一變者歟。

與孟尚書書 孟簡字幾
道最本傳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
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
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
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
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
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
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
智應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
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三

上言不信佛
下言助以不
信而排之

引時是上引
傳走下

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孟子雲云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
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始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
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
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
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
延延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
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
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
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三

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堤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公方以諫佛骨謫八千里外故此書淋漓悲宕盡出其意之所
欲宣

答呂監山人書

叶破
自和之謂明

公於山林草
野僑侮之人
據其野而美
實其強直如
此

愈○白○愚○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
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機○茂○之○美○意○恐○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
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
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
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
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
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
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
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鞵○率○然○
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
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
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
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抑極忽揚抑處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發得司馬子長之神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
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與實可尋，而
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動企豈以愈為粗有
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
感雖無節，概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
自悔各不敢默然。今既無由緣進，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
期待，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
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
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郎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達、父濟、識安祿山必
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
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
餘以救人之急。足下，微之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且
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按據史法一字不苟，前後章程尤肅，栗不知鹿門何故以婉媚

題之

書 序 原第十九卷

與鄭相公書 節錄慶以節錄與二

再奉示問。肯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類。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諸報。不宣。愈再拜。

備 鄭氏兄弟 東野妻兄弟

總提分序

舉到

與袁相公書 滋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思。有所試問。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儻。尚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情事畢景

生色

食或作用非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問有一人援桴鼓警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東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一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關

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將一州之牧

公綽觀察鄂岳時方討元濟詔發兵五千屬刺史李聽往公綽請自行詳之引兵渡江每

文亦有鐵馬金戈赫赫洗洗之象

中丞前書始於一變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蛟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噉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穎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能熊羆虎之士樁切畏懦蹙縮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一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

昌黎先生集卷三

手

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容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徵軍不若召募。公言之再三。必是當日事宜。而宋人行之不免貽害。雖前人良策。亦顧用何如耳。

與華州李尚書書

錄元和十年出
刺華州公同年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卽獲待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起。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易內貞外悔。大臣處外。忠君遠害之道。具見於此。真良友藥石之言。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長慶三年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制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懷○荷○臺○參○實○奏○云○客○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
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
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
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卽○怪○
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有又義同聖○君○使○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
也○俾○推○巡○緣○府○中○福○迫○是○實○若○別○差○人○卽○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
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
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照○察○

先寒後中章法嚴潔

送陸欽州詩序 陸修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
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
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宣使之所。察欽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
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
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
曰。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早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斂此大惠兮。施于
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

已人人之於
言矣又插天
時心日爲亂
四鳴能易
物否文不難
於奇難於確
也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古書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

自來此片是
日本入國文書
上古今合品
而尤當真被
熱言多四字
遮過了

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乎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

廣州

唐荆川曰牽合入天成筆力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

之

歷敘古來君作而以孟郊東野之詩繼之閃鑠變化詭怪惶惑具妙處公自言之矣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是也氣盛則宜後人有如許氣纔許摹倣他四十个鳴字

送許鄧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受一朝之享而沒沒思所以報王公大人何處得此接進之至而托之

茅許見字于公在內

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賄行不以頌而以規。

序專為于公重斂發趨勢規許如江水過峽而走下破竹至數節後無着手處矣畢竟贈于公是主規鄧州是賓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墨

送實從事序

踰。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瘴。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寶。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序。柴。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實。從。事。少。府。平。

備考貽周

首敘風土慰行邁也兼揚屬本朝最得體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尊。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備考三令節

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武公

欣然神往。公諸序有如風狂雲駭海濤山立者有如春和日麗波平不流泛濫鵲棹蘭橈目眺江山而奏蕭管於其中者可謂極文章之變而後之學者亦因其材質而取之可矣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之上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黜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

皇先生全集卷三

序

吳

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齊暉 兄弟六人登第者四爲時名相者暉也暉貞元十五年進士

皇先生全集卷三

序

吳

易科之其
附錄其也
而論之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覩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易先生全集卷三

序

幸

各片數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囁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易先生全集卷三

序

幸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治治諸本作湘盤之
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
以徜徉

結構意趣夫人知之所難尤在設辭歐陽蘇到此等處未免帶
俗所以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
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
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
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
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
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
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
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
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
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以不謝爲非而怪堪之亦不往也歷落中俱含訕諷

序 原第二十卷

送董邵南序

用班史語句擬錄之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於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愈先生集卷三

序

書

備考望諸君

樂毅去趙趙封以觀津號望諸君

屠狗史記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

此序惟朱晦菴得其意義，所歸謂是淡詆燕趙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蓋仁義出于其性者，肯日之燕趙而風俗與化移易，今之燕趙尚能如昔之燕趙乎？序中明明道破而劉辰翁茅鹿門乃有燕趙豪俊之云，何異說夢。

贈崔復州序

宋元家稿

劉熙刺史妙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愈先生集卷三

序

書

為于公言也又一贈法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此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倖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婚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餽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

皇先生集卷三

序

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備考贈處
見禮

選舉詳見進童子于道則仁人君子之用心

皇先生集卷三

序

儒行

斧剪

諸先生何謂
以應

國朝原道
為此也
而子文
詳見各
有條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
如其舉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楊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
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謏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美

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
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
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
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執傳之邪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

當也而原道
引大聖不及
致知格物謂
是無頭學問
豈通乎

夫獸處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
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公排釋老序多出奇此作獨堂堂正正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美

送楊文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李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卒

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費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

之善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上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何韓

俱出韓王安後俱唐叔虞子孫

陽公

城楊公也

堅卓○鳳鳴思太平也短篇中大文

大雅極高
之詩為奇
文

歐無英字

送唐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
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
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
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遏必
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磅礴猶混同也蜿蜒宛衡山之神既靈而
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
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
千尋之木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
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
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登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嘗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
於其別申以問之

排擊二氏之文總無一筆說煞真乃水銀潑地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肯
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
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向
何翹冀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
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
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
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
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
其行姑與之飲酒

醉鄉記王績著字無功
王通其兄也天子嗣位德宗即位
改元建中

直將醉鄉記抑揚開合評品一番竟似此記題後亦一奇也愚
按王通妄人著書擬春秋論語自比至聖公集中文字凡前人
著書立言者靡不齒及獨不及通而于其弟有不得聖人而師
之之歎意可見矣學者所當戒也

送孟秀才序

元和五年中
第永貞元年作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柳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其十月吾適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借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去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唐時通榜取人聲名最盛此序亦忠告也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序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頗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風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微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序

奎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野音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

以聖人之道
許與後生曰
當有此策勵

論定于此矣太史公亦嘗孔孟對舉而未有必然之說若宋人則因公所論定而尊之非宋人始能尊孟子也竊以此爲太史公惜爲宋人幸也然公雖尊孟子而于荀楊則曰大醇小疵于子夏商瞿則曰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真知灼見心平氣和

如此宋已後則不然于荀楊如見怪物焉於子夏之後輒遭檢點何心之不平氣之不和耶抑猶未能真知灼見耶悲夫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騷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服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竝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章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備考荆潭 荆謂荆南時裴均為節度使潭謂湖南楊憑為觀察使

章布憔悴之士非性能而好而能有立者亦鮮矣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韓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服弓衣也此謂亮矢插房舍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即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

昌黎先生集卷三

序

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其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

備考司徒公 劉濟也遊學京師第進士父怱卒節度幽州端公今相國李藩也

言無裨世道文雖奇不足尚也讀此及送董邵南序公之言所以奇而益醇久而益尊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三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序 原第二十一卷

送區冊

送張道士

送高閑上人

送殷員外

送楊少尹

送權秀才

送湖南李正字

送石處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

送鄭尚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

送鄭十校理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序

哀辭 祭文 原第二十二卷

祭田橫墓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祭郴州李使君

祭薛助教

祭河南張員外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

祭裴太常

潮州祭神五首

祭文 原第二十三卷

袁州祭神三首

祭柳子厚

祭湘君夫人

祭竇司業

祭侯主簿

祭竹林神

祭馬僕射

弔武侍御所畫佛

祭故陝府李司馬

祭十二兄

祭鄭夫人

祭十二郎

祭滂 李氏二十九娘子

祭張給事

祭女挈女

昌黎先生集卷四

目

三

第中題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 原第二十一卷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者，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翫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寫陽山之窮，非復人境，聞今黔粵間更有甚于此者。士或去家萬里，官于其上，尤爲黠然而銷魂。

摩高古詩無
金鑑版

著或作有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若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爲國笞羗夷。諸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

卷之三 雜著

二

裁擇未及期。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將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不倫之倫便
有狂態

江流難渡

此轉排疊
根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聃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殿者也。齊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鏘鏘。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卷之三 雜著

三

備錄
僚九 宜僚弄丸
見莊子

道及張顓公文。即與之俱。顓長史。顓于書者也。昌黎顓于文者也。其詭變大約與南華相似。

送使臣起法
謝禮得物

諸字上下屬
俱通

送股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
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
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爾勳於唐最親奉
職允諱丞相共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
不出餞酒半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刺七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
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
為詩以道其行云

備考三省唐有三省省長官刺刺和嶠刺促不得
惟通經人能真知輕重公他日使上庭奏毅然必行亦猶此矣

雖公所履倍難而史載開腸克汗驕甚情不為屈庶幾弗負經
術者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
門外張音竹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
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
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乎
泰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
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
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
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
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
世士大夫以官為家能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
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
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
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了語翻作不了語最奇

虛接

太史公贊曰
構得此惜矣

能爾此正得
其神趣
兩不知與奇
波也而波之
奇猶出人意
中此更意外

焉

俗子必以為
諱

舊

陸長源

權秀才無可
考公盛許其
文而其父其
人皆不傳可
慨也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下之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瓊怪之士。與規全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龍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陸長源

太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礎之父仁鈞也

貞元中。愈從太傅龍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譏。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

陸長源

七

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誅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脩。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選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備考

軍司馬 陸長源 從事 孟叔 周君 周君巢君下 或有巢字

共患難死生之交。久散忽聚。相對若夢寐。然此情至之作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
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澠穀之間冬一裘
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
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
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
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
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
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
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
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
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
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

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
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
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備考石處士

名洪字

寇聚于恒

王承宗叛
地本恒州

直爲兩下規切之詞而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法易
襲當思其襲不得者何在

七
此
一
章
自
河
一
章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
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
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
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
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
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
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
輩二縣之人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
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
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
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
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
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
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
拜公於軍門其為吾致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
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不數月連拔兩生發端一筆最著意最擔得勛兩觀溫生異日
立朝風采固當推處士之蒲梢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序

士

起法得大史
公神解

宋法

韓句

括才部山海
經

送鄭尚書序 鄭權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帥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帆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讎毒矢以待將吏撞擄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號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冠盜賊殺無風魚之蓄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

總求

舉一節而知
人賢可知
不在懸於羅
列也書其誠
權衡後世
可信公決不
作此語

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懷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備考

五府 嶺南節度治廣州邕管治邕州容管治容州桂管治桂州安南治交州 夷賈 夷州 賈州 餘皆國名

悉敵蓋韓文之極盛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一效

再效

從其議持其
議者雖從則
立效而猶持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關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賦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賞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今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固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躠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

者何心乎
之且合舉朝
士大夫之言
之

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備考塞下五城
東西中三受降城
朔方振武兩軍也

直序又一法守邊之利莫若屯田韓君材畧信可上繼營平而公文亦舉畫如畫

集卷之五

五

重其官以重其人
鄭僑志子
編本名滿

送鄭十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滿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鳥集生彙錄

序

去

贊鄭公文子
總其源流

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饒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書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嘒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北魏花王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慨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鳥集生彙錄

序

七

方且以入簞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音泰。中有胸臆。胸臆音泰。下語多此。此。因以爲名也。漢書胸音劬。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閣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共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備考

韋侯名處

和者

元名種

許名康

佐白名居易

此年

長慶二

年也

此亦公晚年作故氣厚而詞雄

卷之五

序

末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結古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鑑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兩齋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忘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頽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

詩文好勝用意過高者每愛此景

荒唐漫順
似漢方士樂
大公孫卿

公恐神仙信
如此序所載
則神仙之說
非妄矣結以
隱君子之說
仍不失其正

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問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動。擊。二子亦因遂坐睡。及覺。目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卽問童奴。奴曰。天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

卷之五 序

丰

行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詩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不值輪寫處。焉知懷抱清。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腕腕無別迹。脫華團團類天成。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旁有雙耳穿。上爲孤。

錦切

響。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鎚。可惜寒食糒。擲此傍路坑。何當出。灰地。餘也。無計離餅餌。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羹。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傍似廢較仰。側見折軸橫。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洩情。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鏘。全勝珊瑚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撓。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

必非昌黎自況而朱子疑其句法類韓豈韓稍加潤色乎闕疑

卷之五 序

三

可也

哀辭 祭文 原第二十二卷

祭田橫墓文

史記無不載
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
下揚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
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
鏑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關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邊
選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
然之義

光臨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亨

哀辭

三

歐陽生哀辭

歐陽生哀辭
知如次錯綜
橫放

再提起人解
怨意

歐陽生居閩越自曾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有
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
上國商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哀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哀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哀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
未幾皆化翁然詹于時獨秀出哀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
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
聞甚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
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
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
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
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友
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白道讀其
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
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
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
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存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今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仰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序則司馬辭則靈均皆師其意不師其辭者。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白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伋。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台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

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
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
懸邪。抑蒼茫無端而甄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
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烏虬遠矣。何日而忘。

離騷天問之變

卷之五

哀辭

末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
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
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
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拏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
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
貽。獲紙筆之雙貿。授以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族新命於衡陽。
費新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耐。航北湖之空明。觀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
嗽而竝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
之三殷。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
難。又授綽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
盞。雖揀作之殷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
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函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
交酬而送舞。奠單盃而哭極。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屑
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
而高觀。因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

卷之五

祭文

末

哉辭以爲侑尚饗

蒸雲梭錦與祭河南張使君文俱怪艷特絕而所述皆謫陽山事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三

可以怨矣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五

祭河南張員外文

彼說雖多
不能割却
內
謫達

唐人會飲以
詩記別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
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
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竝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
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入無挾自恃彼
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古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巖孫君飄
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克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酒君咷夜息南
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大觥頂交跼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
中作霹靂追程育進驅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
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
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
若枕臂歛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遂以我驂去
驂音蒙 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微我預在此與君
俱膽猛獸果信忠職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
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還音賄逢衡陽放酒
熊咆虎吼不存今章罰籌蠅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
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煩豕狗切不聲 鸛盤炙
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尻益 高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

昌黎先生集卷四 祭文

辛

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
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
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
僚戶歌僚音用還漣浦為人受瘞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
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寒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
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塋不撫其子葬不
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
功外若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河南張員外 名署事實並見
公所作墓誌

昌黎先生集卷四 祭文

辛

公詩魂艷讀此文如無詩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口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僂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祭文

三

潮州祭神文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猶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神如告人
應福無如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

祭文

三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閱人之不也歲且盡矣稍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剗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絃伯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常治疾歿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閱人之不

臺若磐若。答蕪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懸穀以登。人不
容。唯神之恩。夙夜不敢忘。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
酌嘉芳。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
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
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穀以成。織婦耕男。忻衍衍。是
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
饗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太湖之神。惟

韓愈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五

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蕃。各寧
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
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年穀順成。索
是神而祭。即
此禮也。

祭文 原第二十三卷

袁州祭神文三首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
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
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令。蘇寡蒙茲。溢罰謹告。

公文約六經
祭神諸篇並
注疏八章詳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
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
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
百姓可哀。宜蒙恩。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忘神。亦永有飲食。謹

韓愈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五

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
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
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於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投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菑子之中葉天脫駟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昌黎先生集卷四 祭文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獻嗚呼哀哉尚饗

備考犧尊青黃

百年之才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見莊子

服清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托慙慙懇懇宛如面談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蓄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衰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主

主與歸同音歸潔也明也詩吉歸為德韓詩作吉圭

昌黎先生集卷四 祭文

本或作三

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脩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齊莊真朴神必享之

祭寶司業文

又表大倫盛
中明無憾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寶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_聲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自視雖殷。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魏立

墓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五

哀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寶司業名年公嘗

三以詞雄兄常弟輩及年爲二先後登第

祭侯主簿文 侯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估。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墓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五

忘形之交誰不富貴數語其哭也慟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于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救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於人無媿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四

祭馬僕射文 名總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畿閩餽飢跋躓顛而不踈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鳴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制音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率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薨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盧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獻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四

備考 郭戎 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以總爲鄆帥 東鄉西廡 見鄆州谿堂記

平叙亦復光怪未沒尤哀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飲其遺服。櫛珥盤悅於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南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圖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今自存。丁寧耳。言忽不見。今不聞恭誰窮。今本源圖西佛。分道予。慙以妄塞悲。今慰新魂。嗚呼。奈何。今弔以茲文。

序文悲妄互見弔辭特絕騷鬼入腸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李漢父郡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承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於室堂。公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兄文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
號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
存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歛不摩棺瘞不繞墳
趨奔束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
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榮
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
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初兄宦王
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蓄及身
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
荒海隅天關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
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
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
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
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
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南南孰云
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
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暮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
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直述顛末而嫂夫人之賢公之沐其鞠養教育之恩而未及報
以為恨者昭昭如揭此與下祭十二郎文只是一真古今無兩

祭十二郎文 老成介之子嗣 起居舍人會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孀。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

此情只公說
得此耳

雖然已下兩
轉九不悲

祭十二郎文 老成介之子嗣 起居舍人會

者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殛長者。哀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

讀至此傷
日無悲風
四起

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其○居○歿○不○得○撫
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寔○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
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
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
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
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有泣有呼有踊有祭語有放聲長號此文而外惟柳河東太夫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哭

人墓表同其慘裂

祭滂文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
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
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思母之恩
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
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哭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與極慘極公
凡祭骨肉文
一當脫口耳
淚如傾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和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妾相豐端不見關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瘡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辛

祭張給事文

敬也見公
所冀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嗟咨御史關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梓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望利之踐虺豺發聲閭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譟譟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懸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壬

祭女孀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孀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四小
娘子孀子之靈祭女加女居二反嗚呼昔汝疾極或作值吾南遂蒼黃分
散使女驚覺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
家亦隨遣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
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
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
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
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
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昌黎先生全集卷四

祭文

五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四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

李元賓墓銘

崔彞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碑誌 原第二十五卷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江南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

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碑誌
原第二十七卷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

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碑誌
原第二十八卷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歿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銘詞與祭十二郎埒皆言有窮而情不可終○誌作於貞元十一年去公成進士三年耳文之嚴潔如此惟有今日之嚴潔所以有異日之閱歷學韓者不可不知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誠諧縱誕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既去職遂家於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置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

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
悲

崔評事實蹟只掌軍田一事其間疾弔哭俱借旁人襯托以表
其賢此一法也銘辭哀痛可以續騷

東坡全集卷之三

碑誌

三

解經經亡門
古而慨之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
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
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
者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
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
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
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姁五略本
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
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形
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
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
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
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備考 施父見左 施常見史記弟 繼爲博士漢宣 帝時延爲太尉順帝
然續見吳志然即朱然本姓 施續其子也志作續

屹如泰華去
天咫尺

仕或作士

簡法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開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畢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

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嘗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从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

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喪畢者俾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漢州漢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曰。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起案突兀雄偉表盧君亦以表宗兄也宗兄名會其二人張正則崔造也造爲大官志不屑及可識作文之體

昌黎先生集卷五

碑誌

七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所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獻欬感發。乘機應會。提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

或碑或專序
續後春秋經
出入史記樂
鄭賈侯等

碑

碑文

碑文

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

良。視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

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

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

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

十餘年。或碑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賸。既明且慎。終老無墜。魯陵

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碑誌

九

人知其暢耳。不知其可貴處。尤在潔此。正是善法太史公

簡括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

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

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

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

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

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題之女。男三

人。賦質皆旣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

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

昌黎先生全集卷三

碑誌

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

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

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

居喪。必有間侍諸弟。友以善教。館養殊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

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文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

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

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童年遇知天子。而後不大顯。以常調終。此公之所爲慨。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輟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卽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卽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遺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議於時身不得年又將九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備鳳翔軍帥

邢君

寫射咄咄欲活未知讀史記李將軍傳之快視此何如茅鹿門評云譽而諷余謂前務奇後益棄奇非德不恒也少氣高而年加長見事多則氣漸平耳誌正稱其進德處奚其諷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令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止叙宗親而其賢不揜女誌之規矩繩墨也

碑誌 原第二十五卷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榮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妻絕據此雖謂詩能窮人也亦宜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上頓太尉下
鎮河南尹
句通并據涕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瑄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名聲
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
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
諱肱爲號州司馬父諱繼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
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
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
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整屋令整屋音室施州刺史丹陽整屋施州
吏民至今思之娶榮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
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同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
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
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殯於堂也六年正月次
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
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
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
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
道於吾兄也今歷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

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
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少尹之位不爲賤矣歷十二官不爲無事矣前楊太尉後述乃
弟於少尹不苟叙一蹟不濫美一言此之謂實錄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欽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號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郭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

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遷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關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卽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欽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欽兵立不逼。銡命械致。

李林甫盛祀
嫡傳
符遠履心五
人爲所部九

賊走死不暇
民誼出迎公
抱扶以歸語
氣如是

仁人之詩讀其
利溥哉
爲御史書殿
光輝一人不
謂其出爲少
八陳施史二
史有廟有
顯

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

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賁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

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貝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

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開詣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

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請緩

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

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

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

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

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

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皋山下銘

曰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事恒出名上見當時知之者少也銘章深惜其年之不遐而時

人用之猶未能盡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襄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荃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楨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欽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開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中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銘可當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郎郎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使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郢州會新羅告所常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

淵源

紫閣山終南
別峰

古書以恤
人臣之私而
出猶有却之
者

小試

當時機臣誰
耶始指佐文

二事善議方
以官護庶民
時端已見
興利除害必
自節用聚財
始
有綱有目條
分縷析其後
宜宗問元和
循吏號爲第
一宰相周鼎
以升對且曰
升設四十年
老而政思如
升尚存四詔
史館修撰杜
牧撰升遺愛
碑即知公所
許萬一二實
錄矣

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
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
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
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財於山名陶工教人陶聚
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敢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
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界之財載
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
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
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
七里人去漂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
馬以不連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
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
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
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
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
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
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
絲毫實詔答李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

昌黎先生集卷五

碑誌

主

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
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
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寅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
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
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
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寅謀曰我公宜得直
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寅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
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慊音歉或作謙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
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難碑於墓前維昭
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太史公循吏傳至荀簡扶風繼之所撰次良吏治蹟和風時雨
感動千古恨不生其時武陽一志與前人比烈矣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愷。愷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炯。家破時。炯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炯旣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炯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募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喜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旣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鉢。鉢。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假師之土。妻銘曰。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

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不錄死節之子何以勸善官人者之過也銘辭如論集中僅見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盧補後吾胃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刻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瓊爲充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啟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瓊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簡法。不稱所銘者之可銘特表求銘者之真能子可銘而遂以銘良史氏不虛美如此是故有不言也言則必信

又法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謂子真生越
數字伯恭以
畢誅其子責
皇恭督

此母夫人似
當著氏

風雨損碑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
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大
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頴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
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後辟不肯
留後使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毅假使職獄平貨
滋息吏歛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
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
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
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為
歸無族親朋友以為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為本有文以為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
年吁其奈何

樊汝霖云子執規執矩必復並小字後名愔惲恪長慶後接踵
登第愔生台符惲生廷義復登第始則孤露流離繼乃家門鼎
盛賢者有後天施不爽矣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
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
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
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
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
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
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
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
是故舍我而從人耶仰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
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
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
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
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
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
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

前從葬謂
從先人兆次
而葬也其地
則河南河陰

廣武原楚茅
氏文餘於從
字音口難解
於此又曰不
詳由司職各
葬與葬情情

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
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
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
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
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
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
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
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君母
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戰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
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宰相李公甫
首尾止完賢佐二字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杜氏自戴侯幾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
後也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汴水之
陽其後世皆從葬汴水及正倫為太宗宰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
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為
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
司郎中卒贈少大理大理生虞為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史
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
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張建遂至濠州刺
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
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
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為給事
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
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
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既音之友
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既音
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
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為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無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於人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杜為大官然述其殺章實陸楚事則其人可知此昌黎公所不欲志者不得已念與遊之情以塞其母兄妻子之請然其辭只如此於此尤見史筆之嚴

昌黎先生集卷五 墓誌

三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

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褒四代而至翼公翼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開開元或開字句斷受賜更名書於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翼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眾翼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遷刺虔州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輅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翼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歸於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贊其城人不歲苦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賑饑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於左右權丞相善之鑒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累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

昌黎先生集卷五 墓誌

三

職卽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於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榮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啟慶自躬於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頌戒於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昇後承莫不率守有墓於原維樹在經以

告無期博士是銘

備考

受賜更名冀公初名劒客爲今考績最天下治行靈州副恭

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副恭觀察江西循州刺史哥舒晃反以

副恭兼嶺南節度使征之克廣州斬晃逐政序是一法亦節節見謹飭處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寬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璫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走入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珣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捺祿山捺奴葛切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

此大節非止
武功矣

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一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

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難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備考 用師於恒 恒成德軍也。王承宗自稱留後。從史服喪。因可中使吐突承璀以請起復。爲節度討王承宗。

突于 契丹勇將。北敵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黑水卽靺鞨。

首述廟享本末。次叙世族。次錄尚書之功。如衣裳。幅度。不可亂也。詩亦入雅。

也詩亦入雅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榮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懿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榮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京之戶曹參軍。公諱儼。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效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殞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

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卽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老而有功。

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姘娼之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埃。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曆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卽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賢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及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樂易風雅之人。致大位而不能久。公所悲也。

自梁元帝集卷五

禮誌

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

引例切當而
之。本原幽
而則宋大家
所窮目力追
而未能至者

自梁元帝集卷五

碑誌

三

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
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
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日維錫子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
尾神旗窈窕戰戰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
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姬德姬賢梁國是
榮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蒼龍祖考咸喜暨暨田侯禮戎容暨
暨音忌
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觀式時爾
祖爾思

皇先生集卷五

碑誌

五

備考父子繼忠孝

弘正父廷玠為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連兵
攻擊廷玠固守卒保全及田悅叛逆廷玠力
諫悅不悅乃謝病
田季安子
懷諫也田承嗣子緒緒
子季安季安子懷諫
不出憤鬱而卒

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田侯真其人矣此銘奉
詔而作故起一段全力注之而序田侯處亦簡重○周宣王時
詩為三百篇極盛公凡大著作輒欲追方叔吉甫程顥並馳而
與之齊

碑誌 原第二十七卷

劉統軍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洛州大都督劉公
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將反機於京舍於墓次機或作几
或作主故吏文
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
至葬凡所以較德焯之藥勤者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
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諡有幽堂
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

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繇公祖遷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
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公生
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
居為國暗於金噫馬界來告邊帥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彫
公山游寄單船論招折其尾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
琳之已還臥民里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
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決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
師公遂佐之蘇民軋敵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

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圖我許郭。新師不牢。助勦將通。公為陳方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遂至遁敗。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聲駕元侯。以勢自憚。復人居許。為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耆嬉遊。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其價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憊防斷不補。漬民於泉。臣耄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燭害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於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歛絕。絕許公鞭公驅去。馬以與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閔有加。極切。

昌黎先生全集卷五 碑誌

里

錫命為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秦聞悼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資。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韻其誌文。雅健可誦。

韓拉碑野雲
錦燭然

恐徐遂稱受
命也或恐字

句斷者非

二波光勝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

昌黎先生全集卷五 碑誌

里

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狹下窄。不足以揭虔安靈。而又梁桐赤白。彫剝不治。彫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黝昧就滅。黝音餗。深黑也。藩拔級夷。庭木禿缺。或作禿。缺。禿。缺。祈咎曰。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宗人鄉人也。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鑄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附時主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迫作誅刻示茫茫。

備考 柏翳 詳見 史記 駒王 記 章禹 見春秋 左傳 太末 卽姑蔑春秋時越地

子長多好奇也此篇酷類太史公嗟乎假設韓先生世掌天官抽金匱石室之藏本詩書左傳國語輯一家史籍較子長必加麗焉無不及也

皇先生全集卷五

碑誌

署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月。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讓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袁先生集卷五

碑誌

聖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剛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過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

雄詞集

袁先生集卷五

碑誌

吳

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望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藏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今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尚塞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鋼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通操。於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華州承管。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楸。其建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仰宜。以識以平。其巖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鑄劍肩膊。胎骨。切又音。虎胎音和。其樽玄清。降登受胙。於慶爾威。維曾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惟繫維以告之。

咏作廟也
咏孝也

簡勞陳太夫袁清塗申儒遇黃實太后好黃老以問韓忍不鋼

人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職罪鞠臚約臚臚臂節也胎脊

學益老詞益古劉辰翁曰文古文詩古詩而鹿門以荆棘字句

不可讀爲憾識見相越豈不甚哉

自聖先生全集卷五

碑誌

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
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
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
不離典訓之內目孺耳染補或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
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
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
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
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
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
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傲音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
以爲容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
地林巒洞壑音守條死要音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
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
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
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
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

非公孫

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猗猗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備考賓主違言

啟遷梓州郎吏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騎校

厚賂即日先已得詔矣使者給請視持歸以聞遂敗

引重在太尉之孫而歷官亦各以能自見

昌黎先生全集卷之五

碑誌

集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

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與官者皆事滋久愈

集

三

謹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為恩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於萬年縣落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塋京兆尹李儵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有螭音氏國實出炎軒蜀塗幸摯正妃之門孰與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官封繼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甲

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

茲石久載攸存

備考有嬌氏

少典娶於有嬌氏生炎帝黃帝見國語

蜀塗莘摯

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生高陽塗山

禹娶塗山生啟摯即太任莘即太姒

用典雅尊嚴之體洗盡從前外戚傳是大著作

昌黎先生全集卷五

碑誌

五

碑誌 原第二十八卷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皇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紹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開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割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

昌黎先生全集卷五

碑誌

五

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訓鎖鑰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噎烏結切媚不能出氣時觀察使辛京某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威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居使將國良國良王姓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

厚大小之職

不允不遺最宜玩勿被也奇字受時迫不暇思

總錄

既最其職又去其其大功

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
 印假為使者從一騎踰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
 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
 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
 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直畧職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
 吾故楚快切切廣濟切嶺切鋒蔡山切之切刺切斬之切黃梅切大切棘切長切平切一切音切柔切錢切活
 斬春切嶺切斬水切振切黃岡切笑切漢陽切也切又切音切夾切行切訛切漢切川
 還大膊切斬水界中切膊切也切披安三縣切拔其州切斬偽刺
 史標光之北山切隨光化切括其州切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
 鄉還開軍受降切隨光化切大小之戰切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
 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
 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
 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界宋圍陳西取汝潯東都王坐南方北向
 落其邪距賊死切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切昨切仄切革切大
 也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飲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究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

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彘將慎將鏐將潛伊慎王鏐李伯潛偕盡其力能
 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
 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
 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
 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
 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
 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

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齷其姦猖音猖也
 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音蹶
 切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曹絕復封曹王明生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二子俊傑
 初復封明少子俊傑為曹王俊傑為曹王俊傑為曹王俊傑為曹王
 傳傑子所傳傳俊傑傳俊傑傳俊傑傳俊傑傳俊傑傳俊傑傳俊傑傳
 為左右勾卒勾卒曹誅伍界伍界五人為伍伍相保也敗則十抽一推
 越猶言秦越越曹誅伍界伍界誅及其曹獲則分界其伍伍十抽一推
 十人取也也推曹解作解又讀如推解之推府令以推為未冠
 之稱俱未懷意此當如字讀十人中抽一可推者耳未知何如
 聖於史者也怪於詞者也其實左傳先申啟肱大股之詞與謚
 前此矣學者第弗考而多所怪耳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一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於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啟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蓬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及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踰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泰爲其衛曹參軍克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榆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關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御史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蘭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此子平書也
至今談者
川之然當日
已莫能傳其
法況今乎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父。憚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王相並去聲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差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秦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榮澤尉，信道士常生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鄆來輩

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旣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

學通五行仁及四門之孤寡李常容信傳人矣獨怪以彼其術

昌黎先生全集卷五

推人壽夭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而不以自推何歟豈推之而不自信猶冀不死歟抑推其可以長生久視而後竟非驗歟是則五行之書不如一夢之占之有徵也悲夫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

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碑誌 原第三十卷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相權公墓銘

平淮西碑

碑誌 原第三十一卷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

碑誌 原第三十二卷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待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擊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

碑誌

一

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間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諸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秘書郎遷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成德軍王承宗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或至垢字句絕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

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輟輟音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絲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商州爲子弟之賢公在幕下時所目擊者揚之不遺餘力其後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

碑誌

二

得罪即公有不忍言矣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與志銘同一嗚咽

以元

得此

卷之四

樹日錄心
其間思之

傷也。荀子廉而不劌，劌長。刀迎縷解鉤章棘句拍擢胃腎。拾音神針也。刺居衛切。鉢時桶切。

施鬼設問見屑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間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鄧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

綴齒蘭語有
不爲猶不爲
與美其正讀
與義同多財
也惟所執之
正是以不富
不施止昌其
詩而已銘意
甚曲折

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或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繇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平聲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昌黎先生全集卷下

四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仰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各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雅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即閑於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大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臯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興之女肩慶配良是似是宜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

則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空彼駭謂愈曰子知吾弟久敢屬以銘銘曰於古風襟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獨孤一代傳人文修整異他志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太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揆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旣與爲禮發書云云其末有復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日月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鬻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郟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太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墓誌

一

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旣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張建封子情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卽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卽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故當屬親故義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媼音何疾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疑疑有立

疑音
宜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爲銘

宕逸亦廬陵所乎追○御史觸宰相怒斯可云疑疑有立矣稱許不苟然宋時宰相但奉行臺諫文書明季閣臣與言官紛爭若水火又不可同日論也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墓誌

一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
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
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
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
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
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公常
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以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為環
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

墓誌銘卷六

碑誌

九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
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
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
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為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
闔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
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
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合望
公收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

少誠更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惡其

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更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

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

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

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

不宣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

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

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

督命即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

墓誌銘卷六

碑誌

一

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

人嗣子光祿王薄繼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樸直

忠厚便弓馬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

相與遷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以後人之

慶慶讀若光

未得官以前蹤跡嶽嶠序次歷落可喜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

或作之立

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

馬諱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

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

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

孝子。在不息。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黃。音世我聞南方多水

銀丹砂。雜他奇藥。煉爲黃金。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

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

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

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

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

南海馬。總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

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

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

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音新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

訊。來。世。還。墓。文。

其才可用其惑不可解文殆借以垂教而屬辭多闕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上。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管奉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而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闕語。縣令承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

氣不可犯

此風今日大
自通都大邑
尤劇其止解
部也全謂齊
官舍生而孟
官爲是上
八十何足其
自而之四
故生而堂前
以九者必多
矣。切然絕
正見放生妙
用

墓先生集卷六

三

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譟爲賀。改豐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

二事見前
舊之大例

墓先生集卷六

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嚙不肖。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刺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開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請銘於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墓先生集卷六

古

史記諸傳每以數字籠人生平。而其後千端萬緒。俱不出數字中。此傳神法也。然耳聞不如親接。所以衛霍李將軍及諸酷吏傳。尤丁公惟與張同。謫南方山。祖水險患難。相知故以方骨有氣。籠張生平而行蹟。一一應之如此。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溪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道字屬上亦得七關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盤屋盤音軒屋西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

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長上衛卒號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人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

李將軍明利
識大體可
為邊將法而
文持精采

論贊最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大

更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鐻鉏鉏鐻田器也鉏大鐻鉏大鋤也鐻音博鉏音鍊又音刪鉏鉏全斷陽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與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為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濠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陽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太傅之顯自其昭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惟岳叔惟簡奉母歸京惟岳敗傳首京師朝廷拘惟簡防伺甚密

李公鉅人也忠孝二字當之不媿公文出入司馬班氏自勒一家誌尾已加論定銘辭不大著意亦其體宜也

李公鉅先生墓誌

碑誌

七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年壽葬地及夫人子府並
均在前文一
法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巡巡遷遷造與公墳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翼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

李公鉅先生墓誌

碑誌

七

唐進士所撰

高品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買。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

數穗間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還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
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
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
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
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楊錫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人求於人。我以為之
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迹餽軍。遭護府界。去
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於茲有斯。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於

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

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良公
私諡也汪
陳鴻撰諡

此本張水部行狀而要刪之末一段則公手筆也。審栗雄挫上

坤孟堅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興。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
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從秦。
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主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
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
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原明相善。卒官
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皇。以忠孝
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

昌黎先生集卷末

主

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
見其顏色聲容。皆相為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
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
闕。章奏不絕。議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
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
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
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

可見唐時論
相以能不以

節人長德
以此改德

中文雜劇
明末

是不受
其害

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至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口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奉至。天子痾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嗟者于頃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頃之罪。既實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誦之。頃以不愛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求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以費不侍餘。侍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官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繫然服喪。來有讀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有。無或作次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

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備考 忠孝致大名 安祿山僻為幕僚。知祿山必反。伴死奉母南奔。祿山反。遂大有名。 詆訶浮屠

符堅命釋道安同輩權翼斥之

權公和平長厚故墓碑一出以和平之詞

皇先生集錄卷末

碑誌

三

平淮西碑

大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廢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奴豆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李惠琳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定易定張茂昭以二州

歸十致魏博貝衛瀛相田弘正以六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

命將

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子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李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烏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韓弘

功賞

職績

顯

功賞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李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李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李愬汝帥唐鄆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梁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子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子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肩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

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

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肩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自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卒已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齊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肩皆加司空公武以故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

此下龍飛鳳舞矣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爵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執居近土襲盜以往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有屢與師征有不能寇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撤符百隸怠官事以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子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顧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發郵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肩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頡頏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絹布始時蔡人禁不住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此大以
王承宗亦此
意所謂時不
可失也

惟斷乃成句
結盡其功下
天開出無邊
境界其詩孔
頡頏此碑當之

戮今肝而起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還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奔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矣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備考 三姓四將 自李忠臣陳奇至吳少誠為三姓李愬第一公文多片裴度題妻唐安公時曲陵雲先顏破賊于十八詠之詔唐公文命段文昌重撰

拔陵 雲棚

李義山詩曰句奇語重又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於乎盡之矣。詩話載劉夢得連柳子厚語謂韓碑兼有柳子使我為之直說用兵伐叛矣余以為此非劉柳之言斗筲者托之也直起帽起古今詩文各隨所用如文王之詩是直起大明首章便帽起豈得引文王之詩抑大明乎分明斗筲者坐井觀天腹誹韓碑而駕言劉柳可恨。吏部文章日月光即起前此大作手令改著一篇吾知子雲投檠長卿閣筆矣段文昌以駢四體六蛙鳴鵲叫之音易鈞天之奏真不識人間有康耻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

皇宋生金龜

手

形容曲盡其此不竭

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受感既進觀顧師降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簋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供石本神不顧享膏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破視冊誓

韓氏史筆如是其錄微

德刑缺一不

皇宋生金龜

天

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基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更以風雨自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音既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印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饈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蛇蛇音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與帆旗蘇旄麾飛揚騰謁鏡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登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胥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

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限。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公潮州以後文字至此乎辭不足不可謂成文談笑出奇偉鼓舞南海神辭足之效也辭必至此而後謂之足吁其難哉

皇朝先生集卷六

五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稷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稷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稷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皇朝先生集卷六

五

史鄴侯李繁至繁鄴侯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窮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猷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

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念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詩杜牧之曰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若孟子稱

夫子之尊莫若韓吏部

歐陽子以祭之大者必有尸而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蓋祭之略者然則韓子之言非歟曰歐陽子之所稱三代之禮也秦漢以來天子宗廟之祭不聞有尸南北郊亦無尸而春秋二丁之祭偏天下牲以太牢羊豕麋鹿明制舞以八佾至今仍之可謂極盛矣歐陽子之說合乎古韓子合乎今而廟碑則今之碑

皇先生集卷六

碑誌

三

非秦漢以前碑也嗟乎以古例今論說高廣而不切於事情者大較如此矣恐終之不在韓也獨韓言社稷位所不屋而壇而今南北郊亦壇而非屋於此不無遺議云

柳州羅池廟碑

皇先生集卷六

碑誌

三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間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猪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居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父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深悲

悲神也

幸而遂之也
上筆時疑有
聖人賜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損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雨旗度中流兮風泊

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

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發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杭稔克羨兮

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飲於世世

唐元咎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唐人用通俗語入文字自公始如宅有新屋步有新舡之類是

昌黎先生集卷六

畫

也然惟公能俗而愈雅耳此未易言也生為哲沒為神固有是
理而公益以悲柳州之一片不復故文與詩俱慘愴傷懷之音

黃陵廟碑

湘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

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

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

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

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

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

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

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

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

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

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

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

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

既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屬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桶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辨古書若別黑白。徐偃王廟碑奇黃陵廟碑正奇故雜拉碑

皇朝三才集卷六

碑誌

三

野正故掃盪羣書同為詣極之製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字彥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謁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領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眾皆媚承公嫉其為人正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繇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早甚人死公且

不兩貶矣
以致此

盡公室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
道迎。顧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
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
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詩。有古風。豈可以
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
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
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
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權酷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
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
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二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
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代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
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墮。有美
志其本。而泥古陳常。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
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扶執而漬。涵涵而停。雖爲華英。不矜不
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
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卽署。霽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
於權。以直友冤。敲撼挫捩。竟遭斥奔。外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
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
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獨郡。庸
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於洪。連滯攸除。姦訛革風。祿蔽於目。釋負
於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杭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
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竣。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
日遠彌高。

晏先生集卷之六

碑誌

宋

弘中文章忠直吏治基志錯綜序此碑一直敘兩篇宜參看而
直敘尤難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大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備備自將作偏武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或至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圖許求援於逸淮咱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逸卒三

柳摺張本

平外

皇朝先生集卷六

碑誌

受

其本通制號
以靜老
所請有聲有
不壞也

四

皇朝先生集卷六

碑誌

卑

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殲五亂於汴者吾苗裔而髮櫛之幾盡發呼然不一摘刈不足令震威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讒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作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鞬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

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綺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敎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克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鄭。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大執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金吾代將汴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

明所繫所係
非以計爲得

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綱將得其人。衆乃一。惕。與其。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礎其泉。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而緣。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鄭。鈕。三年而墟。橋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地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責何如。悠悠四方。既

許公偉人功宗元和此碑亦昌黎先生盡量之作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夷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文章汎濫停蓄為溪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四事

淋瀝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負重顧

集賢堂

詩

藉顧惜藉藉也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

君行立行立有節樂止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有抑揚隱顯不失實之道有朋友交游無限愛惜之情有相推

以文墨之意卽令先生自第所作墓志亦當壓卷此篇

墓志銘

卷七

四三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遷擢崇憲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安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以故起問閭張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郎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約生綽紹綽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附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墓志銘

卷七

四三

太支於今其尚存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以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
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手斂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皇先生集卷六

碑誌

聖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榮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
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
鄂州唐年今壽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
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
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
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
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衡
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衡五年復入爲庫
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
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
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
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
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琴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
不復顧問或分欸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
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至各自引退亦不
爲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
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

皇先生集卷六

碑誌

聖

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二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再鳴以文進塗關佐三府治謫厥蹟郎官郡守愈著曰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如遇義皇上人

皇朝先生集卷六

碑誌

兜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肩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黃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口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異福建使柳寬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寬在寬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寬使公攝泉州統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寬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寬意欲除總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寬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值免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寬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

歷衡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檢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

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僂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備考 達者四人 人丹俱刺史 放俱觀察使

長厚君子也。佐柳冕。棘棘不阿。却壁立萬仞。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六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碑誌 原第三十四卷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碑誌 原第三十五卷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挈壙銘

乳母墓銘

雜文 原第三十六卷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狀 原第三十七卷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大旱人飢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復讎狀

表狀 原第三十八卷

為韋相公讓官表

為裴相公讓官表

為宰相賈白龜狀

進撰準淮西碑文表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

碑誌 原第三十三卷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郎_音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漢義以家酬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

碑誌

一

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備考高陵

漢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義其子也

嚴潔凡作榮貴女誌者尤宜取式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

碑誌

二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深水利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運其至及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賢生於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依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造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奸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

所序師範見

贊

前
其詞論定照

以躬先之恂恂愷愷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序輩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序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聖愕旋河憤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書孔哀質於幽刻

墓先生集卷七 碑誌

四

備考 后緡竇逃 見左 聖愕旋河 趙簡子殺 實太后好黃老 實為丞相嚴道

銘辭熟事錄生最奇崛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
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
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
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
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
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
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貧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
而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

昌黎先生集卷七

碑誌

五

與相見幾為人守節清芳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
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
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
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違於正者無所
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
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
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通夫積功歲為四
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音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

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

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貢錢至二百

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與可同之稅始至有閱貨之

燕犀珠玕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

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

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

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

兒者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

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

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

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

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

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

死百無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

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

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

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

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

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載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世。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獨詳嶺南之政。而于言容桂用兵事尤詳。余按公自潮州還所。赴黃家賊事宜。首尾兩條悉與孔公合信。乎賢者所見畧同也。蘇文忠云。典事首禍之人。其誦尤重其裴陽之謂乎。公昌言于狀。而此志復揭之。垂戒章矣。銘只世二字。而渾渾無涯。出信聲之士。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遷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

先生不尚以文章詩入然能承此四守其大類得

惟堅貞剛廉絕同官之匪人皆嫌而不與而所以友獨賴所以可也

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

蔡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

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二公所至輒先

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

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會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祖諱景

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

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

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

昌黎先生集卷之七 碑誌

九

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

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備考 遭讒而貶 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 直友人之屈 謂楊

歷官行蹟撮其大者于前而通詳于後此法易使人爽目而歐

陽王宗之變態百出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

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

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

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 公兄 王問而憐之因

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

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

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

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鵲停峙能

昌黎先生集卷之七 碑誌

十

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 苗側 稱其家兒

也後四五各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年

召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

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

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前頌後悲又為墓誌開一格矣最後人所易學而難工者

碑誌 原第三十四卷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或無誌說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紀字。

入謂公此志
以誦于樊余
則仍其奇不
足道

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

皇朝先生全集卷七

碑誌

十一

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

其子不列

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品臨其文。表襮其博學。而外此輒簡之。固是變格。公志文堂。題官闕。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親之也。施士句孟東野。稔先生敬之也。

皇朝先生全集卷七

碑誌

十二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邢字某雍王繪之後為隋太祖第五子王孫道明唐初以屬

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

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

然益讀書為行去聲為士大夫家岌為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

晬音遂子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

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然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

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

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

曰吾兄尚育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

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

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

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

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

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

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

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議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

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

與無家相映

黃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

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女

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

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

察御史漣光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

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塋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學行可志着意在始無家再成有家上

昌黎先生全集卷七 碑誌

十四

張嘉靖也

罵如開行且罵如見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感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

墓誌銘

主

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餘人字考異疑衍或不云如字句絕非衍也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友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賜鴆汝何敢友汝何敢友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質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

考異云此銘上下各句各為一節蓋法免以魚尾等字但開明二字須乙之則謂自協而義亦勝全謂當亂離國時亦莫之亦即

處明可知如此則字不乙亦可

墓誌銘

墓誌銘

主

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箸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封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嘻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常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咄也厲音列闇當作讀是亦可曰為張御史舌矣天地正氣非遇如椽之筆而湮沒不聲施者豈少哉可慨已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附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之誌其詞曰

昌黎先生集卷七

碑誌

七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婉德門肅其為禮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筑筑其哀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劬三女有從二男知教聞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儔刻銘真墓以贊碩休

銘辭可圖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構法則明

有胆有識亦

必平日威望足以服人故以誌前止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高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姑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譚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翺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壻于丁巳壻于九月辛酉寔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昌黎先生集卷七

碑誌

大

處士盧君墓誌銘

此事可人史
載又思前夫
人之葬前乎
此矣何以不
及而志其子
則及之凡讀
古但見其言
之及不如思
其所以不及
沈其識見也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
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
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梓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秦殺仇
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
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
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
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
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
生處士卒後木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
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
其滅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短章妙品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千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
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
幼初千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
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
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
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
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
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
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
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發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
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
我爲藥誤其李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
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
子一器可用藥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
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
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

以爲誠者也。斷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劉切特怪公欲覺世何不著文以傳而施之。李予之墓誌耶。誌載行跡而已。又揚美不揚惡。公此體斷非後人所當學也。陳後

昌黎先生集卷七

碑誌

主

山詩云。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韓子且以白笑自點。餘人可知。

碑誌 原第三十五卷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獻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實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圖驚謝曰。錄事言是圖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繇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發。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旣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蓋歸有時。

行實不滿三十。字此公之從兄也。然少壯老三句。已包舉得許多字。

昌黎先生集卷七

碑誌

主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
諱命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二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
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
士乞分教東都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
周氏况况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
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况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
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棲原其從父愈於
時為中書舍人為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氏先生集卷七 碑誌

五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
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
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
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
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諱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
昔同周禮注倍文為文詞一曰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
假之人邪退大嘉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
言乃然可以為賀翠華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
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
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歸於死壽何
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韓氏先生集卷七 碑誌

五

女孀墳銘

女孀^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孀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孀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孀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昌黎先生集卷七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如泣如訴

碑誌

圭

誌一乳母何等領養後其憐孤不去宜得此銘矣

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

昌黎先生集卷七

碑誌

圭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一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役者劉尉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此少作也已無世俗氣

昌黎先生集卷七

雜文

毛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眊禮記免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

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

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眊八世孫音候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

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

郭者曰音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

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

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夏易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

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跖居獨取其

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

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

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

而使敏白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

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

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

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

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

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

之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

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

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

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

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掌

書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

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

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

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

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柳子厚讀之所謂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服者大蘇絕世聰明擬

作羅文傳所見似出柳下大較此文如玉囊儻約可一不可二

也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

振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

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

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穢音霍風與電爭先子

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若切音霍忽嘍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

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

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

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燄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

年朝壘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

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問於子也我鬼

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儕子苟備

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

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儕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譁凡所以使吾面目可

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

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

人曰察其民
之室而居之
他處門神
戶神也
讀不人也
非恨事

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
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
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饑寒凡此五鬼爲
吾五患飢我寒我與詭造詭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
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
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
小點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
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
糠粃天下知子誰過於子誰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

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備考送窮臘頭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也

自此相承以是日送窮

輯評張文潛曰公送窮文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

目詎實自譽也與進學解同較之乞巧辭遜于柳而氣雄于柳

鯉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
之潭水以與鯉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擣
刃罔或作網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
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
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
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
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
之壤者哉鯉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土治此民而鯉魚睥然不安谿潭睥何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鯉魚低首下心心切睥睨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辨鯉魚有知其聽
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
以食鯉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
海以避天子之命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
也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冥頑
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做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

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周書大誥之遺○羊豕以食之禮也導之歸海仁也不聽則強
弓毒矢隨其後義也享其禮感其仁畏其義安得不服

狀
原第三十七卷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

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

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

肅宗

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

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

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

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繇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

繇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

代宗

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

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

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

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

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

邊史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焉，善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寺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臣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繇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遂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

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四年事恒州將士武俊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

人信謂得後

序重九人左
氏之與

名言然馬章
陳漢史臣具
載似又不可
概論

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是復有人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暇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暇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鄧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人以居初玄佐死吳泰代之及聲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速以乘之靜
以鎗之度
以服之醴西
信請亂其
附力似亦不
出諸庭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心腹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知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邪闕道誰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

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
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灝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
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灝
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
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潁等州觀察推官將
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古今將相如櫛其間立功業有名聲者亦多蓋棺後欲得如許

善狀恐有一無二

昌黎先生集卷七

狀

堯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
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
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
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
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
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
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驛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

昌黎先生集卷七

狀

卑

知人不易知
已其難知此
未嘗不揜卷
長歎

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
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
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乎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
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
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
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
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
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
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

已之難遇天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謹狀

集元生集卷七

狀

聖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每之以一二入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齊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一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上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集元生集卷七

狀

聖

方以旱故停選舉疏轉說銑旱之法宜求賢自輔不次用人機鋒大類戰國策殆以說法爲諫法者

黎先生集卷之七

狀

聖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創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圻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此狀卽不聽從亦不至干人主之怒遠謫炎方此任文輩爲之祟也錄之以見公之得罪不在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大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歷有才業人充如有資歷不補

鳥養先生集卷七 狀

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牒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

鳥養先生集卷七 狀

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

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補考復讎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投縣請罪。減死決杖配流循州。

不立定制。事發集議。奏聞最得敬獄之旨。○柳州復仇議更銳。此是議彼是駁也。

表狀 原第三十八卷

爲韋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慚覲。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亮之。或致弊於寰海。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剡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臣某言。頓首頓首。

韋相公 韋貫之。元和九年相。公時爲知制誥。代作。

為裴相公讓官表

此出蘇軾表從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得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出為河南府功曹。武元衡帥西川。表為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益大顧。已益輕荷。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蓋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關於防虞。幾至蹙躐。恩私曲被。性命獲全。泰畧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意陛下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變和之任。忘其陋污。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

昌黎先生集卷七

表狀

裴

昌黎先生集卷七

表狀

平

志之士罕有過而問焉者矣

備考裴相公

元和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公時為知制誥代

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徵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千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廻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江河渾浩流轉之氣行于四六駢儷之中亦欣體一大變也晚唐諸賢之工闢宋大家之流利鮮不奉公為祖而月露風雲有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親嘉瑞。無任忝躍之至。

備考白龜

李道古合征淮西得白龜以獻公時從裴相伐蔡作

馬先生集卷七

表狀

幸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為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

馬先生集卷七

表狀

幸

請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

羞戰怖之至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終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七終
表狀

章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表狀
原第三十九卷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卽位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請上尊號表

表狀
原第四十卷 附補集外集

論孔戣致仕狀

賀雨表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補集

潮州謝孔大夫狀

外集

書 原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序 原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遊序

解對 記 原第四卷

擇言解

鄧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制牒文 原第五卷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潮州請置鄉校牒

祭房君文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

表狀 原第三十九卷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亭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間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 表狀

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繇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而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

切中利害非
孫生常談

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

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

德。為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

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

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

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

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

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八 表狀

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

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

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

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

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

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

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

此語尤切本

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吝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備多捕賊行賞

元和十年王承宗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傷御

仍與五品官

史中丞裴度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

皇朝先生集卷八

表狀

三

論佛骨表

嚴周公無遺

韓維作兩折

韓維作兩折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即無遠或五六其後年或四三年義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

不但曲盡至
尊正是他呵
佛罵祖處

自當佛此尊
佛罵祖處

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拔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韓文公以諫佛骨表窮亦以諫佛骨表爭光二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表狀

不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官。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復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膽裂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

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而問百姓疾苦。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譁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上字亦。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清瀧壯猛。難計程期。風鱗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慙。恐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魎為羣。苟非

奏稿而請
手書人
言也

武安在求仙
明太子
泉前古日有
身不其始
或謂公勸日

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綢繆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謀。蠹居基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

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關。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應。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覓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

也宋真宗之
其在天者也
若漢世祖唐
太宗行之災
其安此而曰
安將古帝王
燔燔焚焚燬
煌大典亦安
乎

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韓公專精神致志慮之作氣盛思精字銘句鍊天地間有數文
字。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為是不復思感恩戀闕者非純
臣也看韓蘇貶謫後是何等忠悃

皇朝先生全集卷八 表狀

九

袁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
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
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
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
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
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
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
命賤無階答謝惟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

泰奉表陳謝以聞

止有感恩而無所請

皇朝先生全集卷八 表狀

十

水野

何須必有規

市售

自叙先生全集卷之八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覓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五采五色數句足可開衡山之雲

請上尊號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官。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北嶽常山幽州其鎮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禹使大章步東西歷亥南北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非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論。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

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場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上尊號。是李唐陋習。而雄詞不可不存。

皇太子金鑑卷八

表狀

三

表狀 原第四十卷

論孔戣致仕狀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口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尊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尊賢之美。况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也。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

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晏先生集卷八

表狀

七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公尹京兆時作。明太祖洪武五年詔禁四六浮詞，命擇唐宋

晏先生集卷八

表狀

八

表，朕可法者，以公此表及柳河東為柳公綽謝表為式。是固時表之祖也。錄之。

學官心擇人
學主心擇員
國子監所以
不取異也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放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先生全集卷之六 表狀

九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諸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界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雙。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晏。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人。儼皆非虛賊。亦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晏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晏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其懸隔。其經界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

小人謹國推
兒至隨

先生全集卷之六 表狀

十

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

皇朝先生集卷八

表狀

主

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貨驕靡。比之禽獸。來則得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敗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備考

黃家賊。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德宗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長慶初。嚴公素祭酒。知嶺外事。故以三事為請。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

皇朝先生集卷八

表狀

主

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後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肅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

以致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而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其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萬曆先生集卷之六

表狀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入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破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惶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

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憫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關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本欲連代以系積弊刺入骨髓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荷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

萬曆先生集卷之六

表狀

希冀恩放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

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六條並當時要着，未審能盡行否，而指陳利害與趙營平屯田。

諸議相方一一如畫宮于堵。

表狀

畫

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鬪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小好說不可
謂之民紛
紛然矣

此言行十
萬之費不
過一人之
本公糧穀
最爲全而
者謂處正
官始之聖
所以爲聖
始作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

皇朝先生全集卷八 表狀

主

其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關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

細項并養以
折之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簡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

皇朝先生全集卷八 表狀

主

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開闢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較多。豈可懸係。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騷擾。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

愚案先生集卷八

表狀

无

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較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宜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

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裕。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愚案先生集卷八

表狀

三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簡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日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

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禮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為官糴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較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禮。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

皇朝先生集卷八 狀

圭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眾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出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糴鹽所獲幾何。而害人靈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入。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以曉事君子排擊不曉事小人。條條糜碎。具見公立朝風采。

深察至此大
約與此商
狀之有無
札之計而
制焉。後同
一力乎

補集

湖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休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頃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食。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貧。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皇朝先生集卷八 狀

圭

于補集得之。可見公之為人。廉靖其天性也。微時窮約。日求于人。以度時月。不得已也。明者無譏焉。

上賈涪州書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贊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贊。而諭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賈潯州
賈耽也後上宰
相書耽方蓄國

潔以勁爾時已志在起衰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肯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日。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器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

馬先生文集卷八

毒

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
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
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
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
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
謬爲今相國所策。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
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
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下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
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

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休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而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己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

皇朝先年集卷八

書

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緇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貳豈遂始哉遂因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備考 崔虞部 崔元翰也元翰名賜以字行

與少室李拾遺書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服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茲不戰而拘焉疆梁之兇銷鏖縮衆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

皇朝先年集卷八

書

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懷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於遣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

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勸之以從劫之以不得不從亦從國策游說脫出史稱泐心善其言即出家東都朝有缺政即附章列上則此書所裨益多矣

東坡先生全集卷八

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

善惡見則褒貶在其中矣

况自太史公作紀傳未有

無論贊者

錯綜

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瘦音愈囚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

東坡先生全集卷八

書

故為甲抑以自解

文獻不足實難下手

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成感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苛責迫感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驢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

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備考 王隱 晉太興初官著作
今為虞預所斥 習鑿齒 襄陽人以足
疾居鄉里 宋孝王 齊高

周人 吳兢 撰宋齊史周
諫死 史陳史隋史

作唐之一經豪勇安在所以子厚一駁昌黎亦誦服無辭而其

文特鏗戛可誦

皇朝先生外集卷之

五

序 原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

皇朝先生外集卷之

四

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濶報國劍鋒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 東晉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備考 監軍 董晉治汴州俱
文珍為監軍

史稱文珍性忠強識義理他日勸順宗立太子監國及事憲宗擒劉闢撫送京師宣寺中鈺鈺者序雖承董汴州命而作然固不辱公筆矣

起解文暢
序九初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
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寒衣而負業
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
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
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悄悄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
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
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髡而善文于是乎取其文而忘其髡矣此序有獎賞無譏諷

皇朝先生外集卷之六

序

解對記 原第四卷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
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
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
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
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
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
既我禍卽無以掩其辭能不躍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
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皇朝先生外集卷之六

解

郭人對

郭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月於郭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郭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旣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之當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啻於市而已。曠於政況復旌其門。郭胡古切京兆縣名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

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敘事雖矣。往復敘尤難。筆大如椽。勁如鐵。可望而知其韓之爲者。那得不錄。

裴先生集卷末

記

聖

記宜城驛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甌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

裴先生集卷末

地

果

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逐步寫景。隨景致情。不待讀昭王廟詩。而荒涼腸斷。韓集無山水記。可與柳競爽者。蓋以此等一二補之。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堂。下西望商丘。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階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昌黎先生集卷之八

記

墨

制牒文 原第五卷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勅地官之職。邦敘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承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謫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昌黎先生集卷之八

制

果

潮州請置鄉校牒

賢居方
則遠方之
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間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

昌黎先生外集卷八

牒

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公制潮而潮上風俗易移彬彬稱嶺南文學大郡矣至今猶然

大賢之澤長矣哉

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廼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昌黎先生外集錄卷八終

昌黎先生外集卷八終 文

原序

友人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癰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

柳東先生集卷序

一

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

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柳東先生集卷序

二

序

後學儲欣

河東先生余錄其在京師時所作十不及一焉謫
永後錄七八及刺柳篇篇登載無一漏者嗟乎天未
喪文六籍十興當唐貞元韓公學成亦既引斯事為
已任矣無何柳先生以雄博富艷之材竄逐湘濱海
畔蠻荒萬里之地窮愁閒暇以得并力於文章利病
之間而其文亦遂與韓相上下今觀其駢文之懲誠

河東先生集卷序

諸記之牢籠貶永五年與諸公書之哀麗四六表啓
之工巧彌近自然凡皆韓之所無柳之所有交相翼
贊以致元和著作赫乎排盛漢而接詩書然則天未
喪文不可無韓既有韓不可無柳論之一定者也惟
絕天人之通至謂蒼蒼者何與吾事則於理不合然
他文不合者少合者多大圭可以纖瑕掩哉前朝人
選大家取柳至約茲余所錄不啻倍焉徒焉什焉無

他心所慕嗜不孤行直遂不嫌耳世有議我為貪及
詆以癖者我弗敢辭

河東先生集卷序

新唐書河東先生本傳

宋歐陽修宋祈奉教撰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問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興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上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於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貶斥地

新唐書河東先生本傳

一

又荒陋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貽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倣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舅女質錢過期不贖于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萬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贖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

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旣沒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新唐書河東先生本傳

二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唐雅歌 原第一卷

獻平淮夷雅表平淮夷雅二篇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序

貞符 并序

賦 原第二卷

瓶賦

解祟賦

懲咎賦

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目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論 原第三卷

封建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

時令論下

斷刑論下

六逆論

議辨 原第四卷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辨

辨列子文子

論語辨一篇

辨鬼谷子辨晏子春秋辨元倉子楊冠子

碑 原第五卷

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目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唐故特進南府君睢陽廟碑

碑 原第六卷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覺禪師碑

南岳彌陀和尚碑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目

三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與儲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約文泰校

汪誠收庭

全校

姪孫在文禮執

唐雅歌 原第一卷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有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唐雅歌

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遷徙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松高。韓奕。悉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鉤。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車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一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

明諱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河東先生集卷一

唐柳宗元

二

平淮夷雅二篇

備陳方域禮
得補海

首漢漢天子
卷之三章
四章漢子
能任也既
步公漢以下
皆美漢之辭

又度而升及
其後漢臣
自副漢臣
馬韓金平

晉國明正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皇者其武於淮既中乃車
環蔡其來狡衆昏憒甚毒於醜任奔呌吸以干大刑。皇咨
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後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是蔡
人以有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禱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
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
之蠻蠻是崇鼎臚組載五獻百選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於
淮乃翼乃前執圖厥簡其佐多賢寔定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
陸降運運。我施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
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郢彼昏卒狂哀兇鞠頑。
鋒矟斧鐻赤子匍匐厥父是元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軍渾
是侯是怙既獲敵師苦饑得餽蔡兒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
愆厥慮。載闕載被丞相是臨勉其武訓論我德心其危既安有
長如林曾是譴詆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于爵之成國昨
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
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
無疆。

河東先生集卷一

雅歌

又二

之匪微匪競。自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路彼艱頑。乘惠是馴。
愬拜卽命於皇之訓。既殲既收。以後厥刃。王師疑疑。熊羆是式。
銜勇韜力。自思予殲。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
長戟酋矛。繫其綬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有告以父母。
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
其時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
燬其寒。於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義。是實是授。大織厥家。校
殲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乃輸乃止。蔡有厚喜。完
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云。既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

河東先生集卷一

雅歌

三

人歌矣。蔡風和矣。孰賴蔡初。胡範爾居。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
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
誨於家。外用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
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曠允大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楊惠

夏州 劍南 劉江東

李河北 田弘正 以六

州歸朝廷

名

水 馮社宜

其良

李唐 趙悅 詩補 汝陰 蔡州 城 莊 言

境 懸瓠 廣義 言高也

西平

李晟

伯良

曰義正辭嚴 制作如經 卒然啓唐 結於盛漢之表

平淮雅匪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誦於古。如公曰徐之往舒。
余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過劉。止戈爲武之義。豈夷毫髮。吾知
聖人復起。採而錄之。以續正雅。矣表亦拔步。唐蹀躞翔平盛。
漢之圖。有狎侮韓柳者。其言曰元濟。唐臣也。併天下之力。取
三州。本吾臣子。本吾土地。而君臣動色相慶。有觀而目矣。嗟乎。
頌之殷武。雅之江漢。獨非吾臣吾地乎。爲此言者。非不學之人。
卽不思之甚也。

河東先生集卷一

雅歌

四

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序

負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聞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鏡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為郎時以太常卿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為唐鏡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減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死上

柳宗元集卷一

雅歌

五

此亦制作之大者其曲漢魏唐文而余錄大家別有詩集故止

登其序

貞符并序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入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嚙嚙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其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向無極之義本末闕闕合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辟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毀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柳宗元集卷一

雅歌

六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發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勝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眾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意者為於是聖人焉曰黃帝遊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其兵車交其平其內一統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
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
維之運臂平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聖人而神焉大公乃
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悌故仲
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
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顙典禮貞
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浮諸昏好怪之徒乃始
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闊
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垠登庸賢
濯夷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
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毆脅縱吏俾束之
泰山石間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
其後有賢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
晉而下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
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游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鑿以毒燎
煽以虐熖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躍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
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睎以
生相持以成相濡以寧珠斯屑剔管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

海東先生集卷一
雅歌

七

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其抵擄奔走轉死之害不起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懽用祇於元德徒奮和呼擁迎義旅
謹動六合至於摩下大盜豪據四命過德義威矜威壓厥緒無
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踰躡謳歌灝灝和寧帝
庸威栗惟人之為敬與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
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
而支大生而拏惶悌祇敬用底於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
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
帝宗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
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
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
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離大宋之君
以法星壽鄭以龍衰晉以麟弱白雉了漢黃星死莽惡在其為符
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流深鴻龐大保人斯無懼宜薦於郊廟
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充貞符之與
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面於虐刃莫畢恩澤
燠於鬱鬱炎以澹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熙是吹父子

海東先生集卷一
雅歌

八

熙熙相率以嬉賦微而藏厚我報報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
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已拱之戴
之神具爾宜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漢沿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
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
爾思有號於天食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備考

大電大虹少與電感大電生黃帝白狼湯受金符帝孫白

備考

騎虞神鼎漢武以瑞紀元獲獸桑穀戊殷太雉雉宗殷高法星宋景

卷一

雅歌

九

白雉

漢平帝元年黃犀黃支國獻犀牛王莽班符命曰受瑞於黃支

論近正詞采兼西東二京不規名作雖東坡先生嘗譏之然不
害其可存也

賦原第二卷

瓶賦

昔有智人善學鳴夷鳴夷家鴻幣幣音相連而誘古上喜悅依隨
開喉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類然縱傲與亂為期視
白成黑顛倒妍媸已難自售人或以危敗眾亡國流連不歸誰主
斯罪斯夷之為不如為瓶於井之科鈞深池深池泊是師和齊五
味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擊終不媚私利澤廣大
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客功成事遂復於上泥歸根及初無
慮無思何必巧曲微觀一時子無我思我智如斯

卷二

十

備考

鳴夷盛酒器酒簾云此皮滑滑更夫如雲

備考

蘇東坡曰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台者○是無咎曰

楊雄作酒箴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宗元復止論以友之蓋更
相明也

子雲酒箴二意今進其一不箴而勸矣子厚補亡雖小賦不可
不存

解鼎賦

聖帝先妙

此篇可憐可怖

自就此段為
是若余曰此
不作逐語更
建字者請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筆以玄遇于之八其辭曰赤舌燒城吐
 水於瓶其測曰君士解鼎也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燭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
 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游滲潤兮紛揮霍而要遮風雷號號切
 以為案案兮回祿煽怒而喊叫坤坤與為礙礙兮熱雲漢而成霞
 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燦今倒扶桑落棠山膠轕而相义臂搖臂
 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能沃無瓶兮撲無尊金流玉鏤兮曾不自
 比於塵沙獨妻已而煥物愈騰沸而慨切苦文 吾懼大灼爛
 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訟眾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
 捷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適今也汝遐涼汝者
 進烈汝者賒譬之猶幣大淵而覆原燎夫何長矇之紛爭今汝不
 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譴不中聖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
 狂奔而西徂也盛氣而長嘯不亦遑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
 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立冕佩至道之瑤
 華鋪冲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濶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雌
 倏施而以果為利者夫何為邪

備考 葉簡 中虛虛故能有聲老子曰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小大二雅之變言亦舌之害詳矣子厚既讀本罪之外詆訶萬
 端故言之尤保

解鼎生書卷

士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予學而觀古今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諒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駭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狂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計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說如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振兮，遭任運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非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眾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曩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慘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畫駭兮，類譬鼎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汨湘流之云云。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還。日靈暄以味幽兮，動雲河而上屯。暮肩輿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哀。眾鳥萃而啾號

河漢先生集卷一

賦

宋玉

今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覓攢奔以紆委兮。東海溟之崩潰，呶尺進而尋退兮。盪澗泊于淪，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縻禁以繁縵，哀吾生之孔艱兮。俯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適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傾前志猶未可，進路以割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軼軻，曩余志之脩焉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食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同羣禍之際也，御長轡之無機兮。行九折之夷，我却驚掉以橫江兮。汨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餘字諸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頹，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河漢先生集卷一

賦

輯評

晁無咎曰：宗元氣逐崎嶇，變聲問理，厄感鬱一寓於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今蹈前烈而不頹，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暮肩輿以淫雨聽嗷嗷之哀，猿離憂極致出，屈宋呻吟之外。

閔生賦

比物連類爲狀類故

狀師樓

五、**臺灣地圖**

古

六事自叙

也

叶氏新著

五、

[illegibl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通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曰兮雖遑遑
欲焉求合噪而隱志兮幽然以待靜爲與世而斥謬兮同離披以
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驚駘以爲騁立亂蹶泥兮畏避龍遁行不容
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稿以橫陸兮鳴嘯羣而厲吻心
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憊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
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積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
真屈子之惓惓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
艱列往則以考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兮而企踵兮瞻故邦之
殷轡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空虛頽而不理兮翳丘木
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魁魁吾誰隣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
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希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臧
兮宜觸禍以貼身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
勤備兮會冥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
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淪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熾湯
鸛乎中庭兮兼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
淵仰矜危而俯懷兮引日夜之翠綠慮吾生之莫保兮奉代德之

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書之無咎兮匪徒葢平曩愆

此賦自閔亦自命也其言曰知徙善而革非今又何懼乎今之人厥後創艾於蠶烟燭毒之鄉身改言立彼相郵傳作醜語者今安在哉而子厚卒以不腐也是以尚書務崇志春秋大改過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泣兮。爾舊鄉而顧懷。余寐於荒陬兮。心慄慄而莫寤。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惺惺而愈微。歛騰湧而上浮兮。俄湜湜之無依。圖方混而不形兮。顛惛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音。余以往路兮。馭僂僂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飄飄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瀾漫兮。虹蜺羅列而俱側。橫衝幾以激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滯汨兮。進招懷而不得。白日遯其中兮。陰靈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廟焉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塋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崑立兮。水汨汨以漂激。竟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軼。類瞶黃之黔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伶切。僂兮。心回互以壅塞。鍾鼓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鬱鬱鬱鬱。其復懷兮。孰云桎梏之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荷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與。鳥獸之鳴號兮。有動

心而曲顧。廖余衷之莫能。益兮。雖判折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子厚此時直欲隨寓而生。而勿屑屑故土之爲慕。進一解矣。余每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踴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剗兮若
重嶺之相襲也爭生角逐上軌旁山兮其下圻裂而為嶽欣下頽
以就順兮曾不貳平而又高查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
陽不舒以擁隔兮重陰沍而為曹佃對危樓荷以食兮哀斯
民之增勞積棘以為叢標兮先約咆嘲代狴牢之吠嗥予胡
井笥以管視兮窳坎陰其焉遜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
嗷匪兒若為相兮匪豕若為牛積十年莫有省者兮增蔽吾以蓬
蒿聖日以理兮食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賦也者古詩之體也其於詩如沈博絕麗之
作未知何如也其於詩如沈博絕麗之
差以下不足道也

論原第三卷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就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
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
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
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
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
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

一代以可
制之與應
以爲人
人也應

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
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
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
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刻爲諸侯厥後問
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
乖繇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逮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
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
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
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
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貲負鋤挺謫戍
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
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
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
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
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
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

通鑑纂要

五

而諸臣代示
制之門此
三說雖微庸
人之論也
四代守宰
力不

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
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
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
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
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
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
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
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
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
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沒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
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夏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
馮唐問黃霸之明竊觀汲黯之簡犢犢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
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
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
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
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
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

通鑑纂要

五

謂天下不敗
則之口

作者大快讀
者各得其快
以備其姑蘇
心機非只輕
也

率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運
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
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
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
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
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
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豐。湯不得而廢。歸周者
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
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
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
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
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
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
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
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輯評

蘇東坡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

魏徵李百華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祐韓宗元宗元之論出而
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楊升菴曰。欲自親封
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封建數
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
除。川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
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
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
天下之利害也。非腐儒何。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書

漢過秦唐封建各以一論名。一代而柳論尤仁人之言也。厥後
宋有天下。削藩鎮。權任郡縣。而中外晏然。百年之間。百姓老死
不識金革。明有天下。太祖崇大諸子之封。擁地擅兵。殄落未幾。
北師旋起。嗣君遑荒。雖廟社弗移。而士民之伏刀鋸斧鉞以死
者。且鉅萬矣。夫自茲以往。百世可知。辟若鳥喙不食。則生食之
必死。然且有是古。非今。挾殺人之物。以勸餐者。何耶。楊詆其腐
病。以爲不智。吾怖其弄直。以爲不仁。○文字援引古昔。暢達已
意者。雖洋洋灑灑。中間必有一二句兩句。重如山岳。不可移也。堅
如金鐵。不可屈也。明如足下。不可掩也。然後爲論古論事之最
余於柳論封建。老蘇策密勢。遇之。○人人說封建。以公天下。先

生偏說公天下自秦始此作家拔職立職法

儲在文曰封建之論定於此矣近世魏叔子懲唐宋之亡聚族
姓京師一軼職滅殆盡及明季白挺橫行南渡倉卒援立之失
謂宜參封建於郡縣之間勿令過大俾世其土而制其政令天
下有變則人望有歸持論最爲明辨然予觀莽卓之禍同姓諸
侯王稽首奉上璽轂環視屏息莫敢誰何而光武先主起徒步
以恢復祚雖系庶宗不階又土是知世變無常而子孫之賢能
光復前緒者又不必出於封建也失在於政不在於制誠萬世
不易之論哉

清東先生集卷一

論

五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
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
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
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
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刻之
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
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
遠鞭朴枯羣玉切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
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
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
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
抗在下不爲損失人者不爲不仁而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
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大
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清東先生集卷一

論

五

唐荆川曰子厚此論全是從國語得來

道爲總名官有定職守道不如守官政欲人守職以合乎道耳此論最善發明聖言其曰傳之者誤也與隸也不力一例看

東先生集卷一

毛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候時而行之者有不候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脩封疆端徑術音遂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絲合牛馬百工無停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蠶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其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窬窖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侯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自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

言辨而正

集 404—519

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雄才悍氣。辨而失其正矣。武王非聰明睿智者乎。休徵咎徵。箕子胡謾謾乎。爾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而子厚斷刑論曰。古之言天者。皆爲蚩蚩者言之。是直以佛氏天堂地獄之言爲詛命洪範之言也。惡乎可。

新定集卷之十一

論

斷刑論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戢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戢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戢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戢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是知善者爲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

以而無人識
惟權字也

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瞬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常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創論讀此可以破拘牽附會亦所謂辨而正者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憑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問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問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豈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輒亂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所以去就者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

諸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
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
者。之。罪。也。

結尾峭厲然于厚所云亦偏論也晉獻立奚齊而殺恭世子故
亂漢武信江充而黜衛氏故危宋神任王安石而廢韓富故亡
若此類更僕不能盡舉曰理本可平大抵君父有知人之明則
國家受妨間之甚而不然者如子瞻所云未能察脈而欲試華
佗之方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矣

河東先生集卷一

論

三

議辯 原第四卷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觀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
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泰王
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謀於卿相而獨
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疏而不谷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
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
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典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
下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
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
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
義

駁評

唐政佐官人此議雖曰正晉文之失實懷當時官者之禍

本註謝豐山門字字釋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解意

晉書趙衰傳
主大夫猶有
可保作奇

失問

意議層出他公為之累幅矣

河東先生集卷一

雜

毛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罰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越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爵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衛讐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

衛明二歲果
利之辭明議
如據枯拉朽
此先生承柳
前作風骨已
歎匹神

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尊竹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大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

以前議從事謹議

備考

趙師端為下邳尉殺徐爽爽子元慶變姓名為驛家備及師端為御史令驛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前官

輯評

唐荆川曰理精而又工左氏國語之流也

胎息左國亦參之殺梁以厲其氣

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遂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殃殃同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備考

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謂小明貌

謝疊山先生云七節轉換余按此文大畧三節一結尾耳第二節論君臣之際尤深世有自負大儒交疎官賤而責其君以家人父子所不堪者倘遇柳公得不與缺缺者等語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亂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祖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諸子諸數家皆見剽竊焉然而出其類其意終不若文子之

聖人之道
已於世少可
多矣其

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惻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列子 名禦寇先莊子其夏棘湯大祖公 養據紀消 養開季

咸魏牟 文侯 孔穿 孫 張湛 東晉人

文子 即計然天寶中以其子書為通玄真經

朱晦菴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又曰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篇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故

柳子厚常稱之○虞伯生曰孔子沒百家之言各出柳子厚為

之辨析各有指歸可觀覽

子厚自謂貶官無事讀百家書馳騁上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

今辯列子諸篇皆是也其於文也若明鏡之於妍媸莫有隱者

論語辯二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豈無存者矣曾子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子路會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歟也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弟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會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常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

論語先生全集卷一

辯

聖

會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辨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意然有是也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潤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

比今註釋

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論語家語二書相較純雜有間何况他書記論語者必非泛泛但不從會子最後死看出亦何由決爲孔子弟子雜記之而會子之徒卒成之也讀聖賢書尤尙慧業哉

論語先生全集卷一

辯

聖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祿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隱使人徂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見谷子

隋志有鬼谷子三卷

晉氏失馭南北剖分北患尤劇元魏之後劉向而為周齊鬼谷子

辯鬼谷子春秋

辯

墨

當撰於此時蓋北人之好亂樂禍狙詐險戾者為之此所以得列於隋志也先生一辯有功世道

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子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肯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間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曰劉向歟

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墨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矣

辯亢音

亢音 亢字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桑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備亢倉子

即莊子庚桑楚天寶元年號為洞靈真君求其書王姓者撰兩卷補之

辯鵲冠子

余讀賈誼鵲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鵲冠子余往來京師求

鵬冠子無所見。至哀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諠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且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諠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還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還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碑原第五卷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寡聞。辱於囚奴。昏而無邪。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厥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窮於厥躬。天地變化。未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序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慈。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升。明哲在躬。不順爲奴。沖讓若禮。不盈稱孤。高而

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訓而伸。卒爲世模。象是列文王爲徒大。即宣昭崇祀式乎。古關頌辭繼在後儒。

末段亦書生事後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遜何暇計及文亦方板未入作家。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鄒水娥爲室女。淵懿端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龜魚蠅蚊。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鄒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鄒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令貞。好靖不游。織葛締紵。克供以脩。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割創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殞。龜鼈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魂能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譴。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爲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畱。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備考

傷槐 齊景公有所愛槐。今日傷槐者。誅齊人衍醉而傷槐人也。晏子以告趙。趙子至。則津吏醉臥。簡子怒。欲殺之。公廢傷槐之法。趙子則代父持樽中流。發歌簡子悅。以爲夫人。淳于 太舍令淳于公。日罪當罰。少女。見曹娥碑。繫上書漢文帝情。其意當除肉刑。

唐故特進南府君睢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思
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憤絕內威超千祀而
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
中豪出千人不過與詞鸞麗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
天寶末寇劇憑陵突河華天旋磨斗極之位地見積孤狸之穴
親賢有庭子駿陳寡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
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謀大同武旅以遏橫
潰裂案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杜厲不知而死難狼睨見
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
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
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泰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
凶賊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肝胎而不進賊
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
布之勁開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于鄙宋
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
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眾眾拱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
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

唐故特進南府君睢陽廟碑

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噫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
終惜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
害無傳燬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
痛滅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景句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
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繼祿
皆受顯秩賜之士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
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鼎微印絞於漢儀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
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以怒寇仰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
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
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竭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
諱齊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衣歷
施治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石
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發其肌勇以振其
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
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
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僅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

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變
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道不
流疾風斯勁樅衝外舞告穴中偵鈴馬非艱折該猶競浩浩烈士
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戰馳投軀無告噓
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主壁可碎堅貞不虧斃力東盡兇威
西惡女六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達巢穴之固由
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蹤天子震悼陟是
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
容牲饗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訕萬古英風

漢書卷之六

聖

備有麗都尉顏勳事見懷臂將軍李廣後柱厲于見列狼雖見

傳守疏勒班超頓盱眙字文帝時九攻三板見國懸布秦並父

傳納官見趙立懂列于洛陽城下溫序事見

于厚晚年痛除風習出拔駢儷狀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不應
於南公乃有此作然未段沉雄又非少時可及陳明卿曰規模
燕許柳文又一格也錄之

碑原第六卷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諡
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
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據告於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
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踊奮厲如師復生
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圖奪相賊殺喪
其本實乎乖淫流莫克迄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
墨黃老益難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
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讓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
以能勞苦服役聽其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
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管
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
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
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
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
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諡佐吾道其可無離公始立朝以儒重制
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鑒身壽之西浮船聽命咸被公德

受旂護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誣誣音諱允

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

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

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處合猥附不

夷其高傳告感陳惟道之襲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

其趣匪思念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威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

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道遙

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詠

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

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

儔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備考扶風公馬總六祖達摩為初祖通傳至弘忍曹溪韶州地

韓許蘇東坡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

今邵伯溫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于厚之詩

為南華寫于厚六祖碑南遷又以劉夢得碑請則卻而不寫

作釋氏文者勦竄彼語撰雜不倫吾所惡以此耳高古如曹溪

大鑒碑吳讓馬太史氏於老莊盛有所稱述今學者讀史記求

書廢老莊列傳也而讀柳公廢此碑可乎余於作釋氏文者大
槩少可特錄此碑以與老莊列傳相抗

南岳彌陀和尙碑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徇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召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厭道或值之崖谷巖形坳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膏塗巷刻溪谷不勤誘掖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泊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碑

不尸其功公始學成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真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密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礦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在交

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谷詠往復窮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八萬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古興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翼展誠宿燎設懸鑄俎旂章祭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閑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序橡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焉沃公覺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頻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視釋經旨不論本統父處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于陳蔡亦各有流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遼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

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音辨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藝具存荷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採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脩頻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於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辭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頻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欽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酌其原既夷且大澳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繁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康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於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升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桑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效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咏歌公錫于天爵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誦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泮水不揚厥

聲以告太史

備考

養三老五更于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醢以少酒滂口也祝許人為三老養太學也

直序肅穆○薛伯高謂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此論甚正觀曾子不列其不足以盡密矣因怪當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于是乎以顏子配而自顏以下則徹之吁亦悞且悞矣柳碑載此只史氏紀實之體非美其所為而決以為是責薛不及柳可也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惟髻弁裳攻劫闕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責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衰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還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剝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隆教基丁木與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廟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儆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史下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天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遺言措意並妙絕確是柳州文廟碑確是柳州太守核柳州文廟碑或問比昌黎處州碑何如得無少遜乎曰韓碑大而虛柳碑廉而人真止敲手

終南山祠堂碑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稻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訥者。禱於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整屋。令裴均。虔承聖謨。勅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築柱礎。陶甍。甍。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庭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拊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祀典。惟終南據天之

河東先生集卷一

碑

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桑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踴躍拜手。稽首頌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禋禋崇崇。皆有準程。顧

惟終南祠位庫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降將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桑盛。人賴膏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眷佑於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已吏耆夫。鮪背鮪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序潔辭頌。倣李斯永州前文字之可誦者

河東先生集卷一

碑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灾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
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祖栗厥戒。
會臺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并祀。搜考。羸。漢。均。節。委。積。成。執。
隨。于。子。祠。下。稽。虔。既。備。備。役。惟。特。斬。木。于。上。游。陶。壇。于。水。涯。迺。
浮。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
立。石。于。廟。門。之。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成。極。其。食。
爲。了。而。父。堯。爲。婦。而。天。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臨。瞻。上。承。燭。
光。克。艱。以。又。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性。爰。告。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鴻。內。神。位。湘。許。撥。茲。有。初。克。碩。厥。宇。唐。
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臨。椒。馨。爰。精。廟。于。萬。年。期。保。伊。祐。潛。
火。燭。華。純。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
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航。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廟。潔。嚴。清。
開。左。右。寧。從。神。樂。衆。歸。徒。御。亦。難。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
以。對。嘉。祉。南。風。清。湘。水。如。一。將。子。無。離。神。地。鐘。鼓。豐。其。交。報。邦。
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雅健洵金石之文先生。外久朝廷大制作不以命士大夫所
欲撰豐碑深刻不以相。有文無題以不得盡其才而耳食者
流謂碑碣非先生所長何昧昧也嗟乎士不幸不遇窮于有文
無題而爲耳食所姍笑不少矣獨先生也哉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一

突

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行狀 原第八卷

段太尉逸事狀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故御史周君碣

表銘碣誄 原第九卷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

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唐故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

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唐故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

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呂侍御恭墓銘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誌碣誄 原第十一卷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故襄陽永趙君墓誌

虞鳴鶴誄

故處士裴君墓誌

覃季子墓銘

表誌 原第十二卷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先君石表除先友記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志從父弟室且殯

墓誌 原第十三卷

墓誌 原第十三卷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志

亡妻弘興楊氏誌

下場女子墓磚記

副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河東先生全集卷二

日

三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

行狀 原第八卷

段太尉 秀實 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上改賊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剌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還老孺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

路隋傳狀
大為之動
弟何元郭氏子

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人惡子弟以貨實名軍籍中殺
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前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
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肅再拜曰公幸
教肅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此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譖者死太尉曰吾未萌言爾散草具饌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云旦日來還臥軍中肅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
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郭州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
州為營田官涇人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謀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且
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其吏使人求
論謀謀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
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注善藥日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殺
代償使勿知淮西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誠
人耶涇州野如精人且饑死而必得殺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
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賈市殺人汝又取
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主人出無

南東先生集卷二 行狀

二

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謀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
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
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問致大綾三
百疋大尉皆韋昭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昭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
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
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
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縑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
亭驛僕成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矜矜常低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卑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遷其
步亦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謹校
無疑或恐前逸墜末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十七人斷頭注票勇也賣馬市穀代償仁也誠不受朱泚貨幣
議逆賊於未然智也棲之司農梁上義也三事而四德具焉段
公千古偉人此狀寫生字字欲活亦是千古絕調○柳記事文
段狀第一昌黎謂巧匠旁觀固當服膺此等矣或以此狀擬諸
張中丞傳後篇余謂彼是議論敘事參錯見奇此但敘事入

南東先生集卷二 行狀

三

議論一句爲尤難也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冒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瑄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管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天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饌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遊客如雲還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開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作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於大中者衆焉潁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寓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

言以獻東
當以獻東
附為正

用之其勞動待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符告至上行罪已
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
復前之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恩焉德至厚也而為相
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
咸悔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
訪太后問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
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授其肯意而為進退者及公
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關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
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繫
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
上內宮懲其上下之勤輒汲之艱也謂於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
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
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
議凡是公者六七十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
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
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
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贍有餘則學士與校理
官領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

東先生集卷二 行狀 六

六十縉亦皆公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
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
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
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
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楊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
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
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
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
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衷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
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顏考叔康類公儀
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
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
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僊司農卿祖曰某贈太
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
公之藁謹狀

東先生集卷二 行狀 七

一脫併僊使廉俸倘保可為法程天生柳公輔韓起蒙印永潤
以前文字可見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之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乘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遠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其既讀書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行狀

八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克瘳爲的也羅旁龜膠輶下上而不由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學者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

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言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仕儒是以矜勸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諡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通其藝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備考五家 左氏公羊穀梁鄭氏夾氏啖助 字叔佐有膠輶龜膠輶

起反妙於形容此風近世移而用之講學矣聖人難知惟天道滋其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又何勝道哉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行狀

九



唐故御史周君碑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
元立揭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諫諍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
史抗言以自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倭者始畏公
議於庫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
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
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
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友
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備考

御史周君

周子諱也彈宰相牛
仙客肅上怒杖朝堂

賢臣

明皇相仙客罷
裴耀卿張九齡

祀

簡而名知愛其若耳不知其序次簡嚴若鍊精鍊尤不可迫

表銘碑諫 原第九卷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解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
士封其臣解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
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
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
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
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
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於蜀人咸服其

節

相肅宗

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

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哀人哀人不勝其懷爲文士

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制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

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

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

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士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

國師年爲元老當爲縣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

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刻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

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

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於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特揭公字古趣歷落可愛後求學之往往纖薄王介甫君子啓記是也○李華德銘房公本末粲然此書其陰故不復舉揭公字發議論是搜奇法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誌

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瘞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用其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紳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親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行非君之微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諡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遂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繫其儀冠仁服義千楮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尚周亮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默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昨爾國維師元聖所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

月其詞式乎
天其所未試

惟公舒文以翼宣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
 司齊業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
 屢草其義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歟邊求侍盛選邦良難
 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瑞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
 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騰奏鮮云能
 備君自也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華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
 糾彼諸事諛諛具畏選埋於道民服休嘉恩疎苦詎暢適如遐實
 附其開而無於家載其愉樂中以舞歌賦無更迫感不刑加
 順風從令無絲繆外邑我爾盈車耕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
 南亦熟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其多如富中牧與良醫邪考績既成
 王制與曉陽於嶽濱言進其律號呼酌竭諷諫北溢賦吏督民先
 聲如失通租附役歸誠自出兼井既息罷航乃逸惟昔果乘盜奔
 於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
 足邦思其爾人載惟父善胡召災仁胡惟答俾民伊祐而君不壽
 矯矯食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願不餘食藏無積帛山厚族姻外
 調賣客恒是懸懸速茲易質儻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

與余同德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揚茲日
 月以繼華思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齒啖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效佐王之器窮以邵符秩在三品宜
 諡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墓是產是告永永
 不渝嗚呼哀哉
 詠辭說麗心競退之與祭河南張員外文同一奇麗矣序二州
 之人亦復史筆有神出入班馬

故宋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五字訟冤顯
自而繼緒

自而繼緒

博陵崔君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轉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驪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減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於永州八月甲子葬於社壇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上博知古今事公家故辨謀南敗獨虜西退戎師其應皆君之自出後飢五石病瘡且亂故不承於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窶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耐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鯢爲祖輩爲父世文儒積彌厚備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篴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葉齊不詳固也報要止難字力蒼道直是斷紀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璵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儼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授書崇文館諱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取直爲太常主簿搜捕疑五撰扶應應宿工老師不得伏匿告來會堂下者股肱役喉喉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精奏超以爲丞司容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離紛毛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公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舉綴取一初乃已百司卒無所徵公乃按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準前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

金州夾高施隙去人水禍清原茅關成稻梁陽萬年公裴嗣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死官然會金州刺史來陽言惡陽以煩裴事日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曰焉之恐所爲更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瘧泚公以唯諸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輒出財力如索水大性開蕩進交人官不視齒類挾同刻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登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繡諱舞擊勢續肩侯皆

晉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畫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廣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開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附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家子銑奉也以前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禍於墓左則弟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葉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儼書宮副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下同斯畢煬工長受受補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吏於柱下郎於會司微爾以胃大比是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潯墊沃卒移增我

李東先生全集卷三

表錄

大

歲食易其子赴游于胡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於都百務叙成歲安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而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官朝有大資則賜其還鬼神不辜命隕在前長原有慕高曾祖父叔靈是利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跌於道之周

始公以唯諾下子厚只要寫出活封叔與萬世人看何嘗做司

馬子長來

誌原第十卷

唐故中興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張墓誌銘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瓊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聖續於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璿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新州新春主簿旬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佐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畧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微轉令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續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畧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善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欽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爵委

漢書有方然
以史法法
序之必更可

積師旅無庚子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己之位文單環王恬力
背義公於是聯長轂海合艤艫再舉而克殄其徒靡地數坑以
歸於我理為會帥負險凌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
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彼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充為誠
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忠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列
連鳥以關坦途鬼工來井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濶摩霄之
阻砮為高岸而終古集利公忠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
復銅柱以為正制鼓鑄旆旄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
之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珠良貨溢於王府殊俗異類盈於
葉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
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
薨於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離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
裳帷率其家老各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於潭州某原葬用某月
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闕以志於丘壙以告
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
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於有截皇帝
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更歷毗質顯揚彰微既受休

命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窮匪桀通商平貨
有平得同悅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烏嚮屈服
文單環王恬力
問踰越琛寶之獻周於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閭增秩策勳王封
斯一立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啟
大墓焉德音罔缺

唐安南舟牧連鳥山名鶴列見列子
序於風體中特工藻耳究非記誌所宜銘辭鏗鏘可誦

漢書有方然
以史法法
序之必更可

唐故邑管經署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

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

李位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為皇太子以藩愛
逼奪危懼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繼別曰象斯春
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郇國公太宗曰此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
與尚書丞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
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
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
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進

河東先生集卷二

墓

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
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為都
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
薛大夫華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秘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名徒試術
為離家上變就鞠無事勅告殺者猶降建州司馬陽刺泉州會
烏獬夷刺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
金魚袋為經署招討使既至則轂弓囊甲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
賊名使得自潞濯諸酋長咸頌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
郡人遣子弟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

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
合承流黃丹砂為紫丹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
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條
率忠事有緹五兩無金銀泉貝幾不克飲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
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
父某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與恩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
歲以下有兩塔博陵隸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師貞敏捷能羣

告詞名略曰

文辭維新實百寶延家護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提

河東先生集卷二

墓

提左丞惟道之實企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二佩都印帥歡
民愛克懷以信誠辭告訕卒白其訊烏獬猖狂盜海剽山帝命平
南逃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蒞止
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張弓服矢闕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
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第懷投刀以俟方底成績雖孽
告妖悍石構炎升屋而號推券丹囊來聘未觀騰騰鮮原附之顯
寬松柏草草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克文之孫

名貴之至就其人一節兩節出數語投書者筆不多精神自足
真尤物也韓奇柳貴未易動也

呂侍御恭墓銘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溫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爲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畧不事小謹讀從橫書理陰符挺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冑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宣黃興自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鼎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爲進士吾爲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續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其合以試守軍衛佐和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瘡瘡加癰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崇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附葬於大墓歛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與於世溫洎恭名爲豪傑年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

大志情善各物宜壽考碩大而不克呂氏之遺德乎與銘曰
風飄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古誰依
呂君周以氣自豪文善寫生讀之辟易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於守龜附於先君墓下葬明年某

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空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在

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儲錄王府事番

禹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爲顯官凡佐治山巡官判官

至押番船使經畧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

佐。嗣曹士卓。尚書伯儀。尚書。皆賢有勞。諸侯其。事。凡。

管領南五府儲時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是假守州邑民以仰

安珍大訛殺史威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川是理年七十不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

肯仕曰吾爲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其終不能以筋

力爲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始以

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劾營以國事微願謂君曰

顯以老母爲累受託奉祝優崇卒忘其子之責

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忠貞公進士爲右

衛甯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儼曰儼曰儼曰庭安一人

宗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解於位不替於謀慮殺以平撫民以蘇偕火不害也亦惟

賣於鹽亦施其德公以忠施私以義斯能至於
師於懷衣

唐吉子侍係攝觀經考古教道斯齊克壽克樂鳴吁終哉於陰之

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禱

備考中丞良趙良金
佐度杜荆南節伯儀張伯儀亦
昌

文以法勝似變實嚴此法亦從史記出

清東先生全集錄卷二

主

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公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簡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於某收請刻辭嗚呼公自倣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就為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懷會用兵公遭此憂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多疎其令軍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又加開州司馬公營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德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度恭潔廉動得禮節伐

清東先生全集卷三

天

趙之沒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昭明年用兵於秦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及徵公果抱病為本浮庸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於中貌嚴於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畫刻像開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叱以故為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下遵慶弟曰某銘曰

曾仲孫氏其世為孟黃勇光武軀儒紹聖公傳帥法以訓戎政執稽以肅戎政厥命濟濟公冕服以光聖非從月終後復畏忠字

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蒙士獻獻去聲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垂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於京代山丸丸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以忠孝許人談何容易誌文核實處尤可玩

清東先生全集卷三

誌

光

速治命矣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當春凌君諱準卒於奉陽佛寺先是六月告於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祿親病今余肝伏以謫賢乎以代將不臘而死帝矣凡余之學孔氏爲思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幸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罪於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曰今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脈斗其死安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極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其樂焉子其

司馬先生全集卷之六

三三

以爲鳴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於其鄉杭州刺史常名君以訓於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聞人文集未就有謀畧尚氣節黜人之急出貨力貧乞乞。年二十以爲千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曰萬言擢爲宗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渾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史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慈釋然而光祿間於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適臣

六六六

秘二月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休書其不可者十六
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書仍以文章侍從
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茲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
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
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選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
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雖慙逢尤天其生
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贊推轂。觀

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躬啟沃。匡危

東先生全集卷二

三

疑與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躋身則辱烏江並
九疑麓仍禍內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悔罪不戾死猶僇何以葬南
嶺曲竟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那寧節度

韓游瓌也準以某
佐韓破賊有功

學士叔文奪天下利權尤爲清議所斥然亦一時能臣也郭盛
破賊功罪相當惜當日無以入議議之者故此志倍覺憤激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大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皆得贈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爲族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號州司馬吐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諱字澤縵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千方事誅伐南平蔡北復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爲率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鑑李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書河夫人哭且戒極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克顧厥膺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傳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穀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於荆於交關石是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旃於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行達宜興銘諸於神永永是徵

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字元賓相武宗宣宗以善推本天子誅伐四出踔厲發

皇以張大其職沈潛司馬子長之體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裴氏之昭曰。贈戶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更為州部郎用。文吏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為從事。以開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伏蔡及耶。汴常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夫人於京師道發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河東先生集卷二

誌碣

清

世守不遷。秀於土鄉。不利有司。爰客於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官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育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既寧。告養於京。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載饑載勞。神奪其孝。形經於洛。適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哀。

簡法請銘辭知公錦心結口。自與三百篇詩人。合豈仿倣而得者。大抵公柳州後志銘篇篇可識。於口繹於心矣。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嵩為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且仕隋。為黃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於唐。刺濟房蘭廓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繼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於文辭。南方之人多識其什。頗學禮而善為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為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為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嗚世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

河東先生集卷二

誌碣

河東裴陵子陵。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國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圖報難憑。教諭克順。從公於荆。綴戎未安。仍專郡治。政用休息。是時蜀寇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於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附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流余馬。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元。充於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實曰。蘭州夏。

縣政良司誠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儲閣
補吏環衛分曹南越之麗從事以寧永安披攘鷹仍於兵是道是
經既柔且平浩浩叩呼革為和聲胡不使壽而尊之齡極於海墻
墳於鄧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縑而不慮充充令妻壘
首而居鳥獸號咷助我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奧隅

銘勝於志信平其為哀辭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二

美

秘書郎姜君墓誌

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粵粵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物
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
終不從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
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
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
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旦

河東先生全集卷二

至

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內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
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置覆於進取不施施於騎僉左
絃右靈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悻蒙前
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前只紀實好游嗜音以下傳其神矣摹畫之妙何渠下若太史

公

故襄陽承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於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欲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口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下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壘而火以貴其墓曰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得其得實四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曰求諸野有與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承兒耶吾為曹信是適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為子趙焉辛亥收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嬰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光沒而附之於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於由明經為舞陽王儲蔡帥反犯難來歸據按襄城至蒲陽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川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終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諸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

墓誌相壁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泣其銘旌爾勿忘

左傳敘事千秋絕調韓柳二公往往闖入而柳為深

故襄陽承趙君墓誌

竟

虞鳴鶴錄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於高陽原，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延湖輔漢，恢定封疆，東徙之暨，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驚斯文，有苾其芳，秘書多能，重遷於唐，泊於漢陽，世德以昌，毗贊尚父，休徽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翔洽，主記室，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早

為秀士百郡之選，登於京師，昧沒騰藉，乘爰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望，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遺，孰拘於名，而不是思，援袂就道，乘艤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紉於墓，遽不愛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歡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倚閭千里，觀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閒，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歎紛地，吊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用覲，通家

修好誼，道為鄰，既冠於昨，思致其身，升於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開斯言，愉乎共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咸去章莖，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謀行謀諡，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碑

吳虞之分

二國並

仲翔

名翻曰預曰喜其族也

秘書

謂世

漢陽

名當

父嘗為郭尚父從事與子厚父鎮並主記室

虞生終於通旅一段可悲涕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早

裴君墓誌

河東先生全集卷二
 裴君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
 於北渭南墅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
 出河開邢羣以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
 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
 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狠難處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斷
 得宜於是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
 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
 而不大君以友悌慈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喬
 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
 士諶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恒從不幸
 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案位甲是年月日葬渭
 南某里遷葬夫人之喪自萬年來有侯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
 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於丘園懿懿
 大理惟德之元權佞抑釋太史是論黜陟莫幽邦命以尊神裔豐
 福不棄於君渭之洋洋爰慕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
 惟爾其哀

起居諱僑卿丞大理言中丞公行立也為桂管觀察使柳州屬其管內

惜墨如金此等文假設數字價銀千緡一字未云厚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二

誌

聖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擊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單子史纂又取醫老管莊子思晏子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集又百有若干家為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黜乎將困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河東先生全集卷二

四

表誌 原第十二卷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收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齊陰公高祖諱隋隋刺齊房南鄭四州曾伯祖諱爽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今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處於河許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章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表誌

聖

附錄序大
意原可
具而表可

乘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選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前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署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避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憊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性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罷兵戍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

思此從詩序
新序也

唐
人
情
如

中
通
無
一
不

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旅之慎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而嗜殺戮更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捍管雖非不受命守大器殺凡折贊而無以奪焉以為目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不摧詩終東直以免於恥調長安王師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不下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

河東先生集卷二

表

吳

閭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兩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殘虜增地進律作吳口賊虜殲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有學士問數以聞於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聞憲府郭憲劾曰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驍州司馬作鴈鵠詩居三年醜類就斂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

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竄奏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樓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勳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剛史嚴謹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河東先生集卷二

表

吳

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濫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泰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宰相憲府

相實參憲府盧昭也時盧岳妻分家費不及安參謂於上遂贊受金下贊獄弟貴於憲命鎮及刑部李觀大理楊瑒覆治之免得白

用上世著作為經以綴屬顯晦升降事蹟為緯其氣象若廟朝之上鴻璽璽片肅肅離離太史公自序後獨闕蹤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遷舉職爲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字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

人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

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

疑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三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爲御史中丞擢佐得貶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

實爲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出浙東廉使爲太子賓客

裴同郡人爲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改貶

後爲尚書郎

李鼎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

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始出爲刺史廢痼卒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

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爲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西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爲給事中上方

以爲相會感疾自刃廢痼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

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

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

大理著田楊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

宇文邕河南人有文護怒人也為御史中丞邕既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為義成

軍節度卒

盧彥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事為義成

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

河東先生集卷二

表

辛

鄭餘慶梁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

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復由中

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

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紆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為徐泗

節度紆有學術魯直為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

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虞實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河州刺史以信聞

賈余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諱諱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諫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河東先生集卷二

表

至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自處也

盧翥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

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

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相罷居尚

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

中名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甲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謫世官中。請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百存。爲文學。至御史。病落。

遂廢。次中唐中行。皆名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景文。

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

尚書郎。秘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表誌

垂

崔植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羣爲右補闕。贈給事中。

楊政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畧。

于中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儒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復爲。

刺史。

崔元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位。

辛憚隴西人。有史學。

韓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

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則。

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政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

於曹如右。

韓詩劉辰翁曰。此記乃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陳味冷筆。

河東先生全集卷一

表誌

垂

致翮妙。

此記尤見史才有揚有抑。所以傳其人之真。而宋人或厚尤之。

癡人前可說夢耶。

故弘農令郡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
夫人之喪附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
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
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與兆而相望昭穆
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山父任爲太
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
其誠心於其人關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
天教應則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
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度河南
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畀命用不
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
克凶事遂殯於是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
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
孫涇陽主簿烈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
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於就舉弘農君之喪咸至於
墓寧焉既立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
去仕於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

弘農
縣志
卷之
一

卷一

番

者焉若今之殺禾蠲食與妻子餓僕御終身山之而志益不懈爲
旅人徒眺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婦也祿千
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山其道者得不立
於世乎

未段味歎可以敬孝

志從父弟宗直額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為己師聞惡若已讎見佞色而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為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古以爲工讀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臘臘奔逆每作書校食難俯仰時少閒又執筆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訪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爲益上病益重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疾數日良已又從謂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侯音歸與之俱志其殯

悲憤只力能累兄弟句悲憤萬千

第十三卷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附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正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於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於京兆萬年樓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洵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僇徙播厲土醫藥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究無窮既舉葬紉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遺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如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

何之可從也
不即
而之可從也

之有歸必廢。食禮既備。雖有勞疾。先君將改。其父。明太夫人泣以諸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命於朝。祇奉教曰。汝意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收。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郡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做於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罪。已不能有報焉。喪至。子婦七歲而不果娶。徵人。多疾歟。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哀

哀

與侍御府君表同為明就萬里之作而此尤慘裂

二妻弘農楊氏誌

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體果縣尉諱某體果生今禮部郎中廷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於魏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某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於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始過庫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離之五歲虧先妣之志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縣僧以告廷號泣不合後每及是日必起遍涕慕抱終身之感焉及許嫁於我宋日既卜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婦好言始於善離離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儉養之道敬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養休惕之義表於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已子崔氏裴氏鍾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姪異於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長行未三歲而不育疾增甚明年以請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承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於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成宜延於上壽端明惠和宜齒於長生知孝愛之本宜承於餘慶是二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聖門多難上天無祐故曰辛未

逮於茲歲服齊斬繼繼哀陪其間冠衣純素拜月者三而已矣
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惻之懷易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
五日庚午克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
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始道肅雅惟若人兮婉婉淑姿鑄剛令容安窮塵兮佳
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至兮

銘辭騷雅可誦

下場女子墓誌記

下場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
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
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
人者然卒天歟以緇纈銘用塋號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
隅銘曰就致也而生孰名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竟氣無不
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銘入祔解錄之。此猶可錄若馬室女萬無誌理文亦無取而
世或舍此淑彼何也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文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
三歲而喪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華札讀書通古今其服則鳴
絃調風箏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感得罪
投羅網諸女隨弟號號柳氏出也以叔舅歸於薛惟恭柔專勤
以爲婦事其故他姬子繼已子造次莫能辨無忤忌之行無犯
在之氣一敬之宅言笑不聞於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
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亟醫不能已替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
年若上某月日遷柩於洛某月日附於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翼

河東先生集卷二

墓誌

三

始在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吏大赦方北
遷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
環曾祖曰平舒令煥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
聯祖曰某官鮑唐與中書令仁師議刑不桀其二世大父也巽之
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敬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
曰某實後子銘曰

巽與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禍載二百其慶中缺曾多不續簡
之溫文卒皆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孫數存知後此福
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降無言聞賊獲以處推二三

字或作子

庶孩不與憐兄公是怙夫屬忻然髮鬢我幾幾豆惟嘉崇嘗燕
其羞孔多有必宥嚴神襲斯何奚仲仲應胡祐不退高曾祖考胡
般之訛淑人不居誰任於家書銘告哀以冀哀阿
不愧女士矣序兩家禍敗尤惻惻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 終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二

墓誌

三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對原第十四卷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買者

問答原第十五卷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說原第十六卷

天說

鵲說

捕蛇者說

朝日說

禘說

說車贈楊誨之

謫龍說

雲說

觀八駿圖說

傳原第十七卷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蝘蝣傳

騷原十八卷

乞巧文

馬尸蟲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憎王孫文

哀溺文

招海賈文

弔贊旌戒原第十九卷

弔屈原文

梁丘據贊

誠懼嚴憂箴師友箴

敵戒

三戒

銘雜題 原第二十卷

劍門銘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武岡銘

井銘

咸宜

吏商

題序 原第二十一卷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序 原第二十二卷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送豆盧膺秀才南游詩序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對 原第十四卷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至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鰪鰈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有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鰪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暴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惜環坻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鯢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掀掉巨鳥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壁於碣石槁爲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智之侈家若

河東先生集卷三

對

二

河東先生集卷三

對

三

樂氏祁氏邵氏辛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

其害主之家與五卿皆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鯨鯢鯨也腦流骨

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

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

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鱗其肉列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鯢遺骨

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鯢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

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驛

韓魏以為羣鯢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

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自動矣而主乃

傲然以為威在机組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

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漢而造謀主之不察臣恐主為大鯢首解於

邯鄲鼠摧於安邑胥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

為鯢與鯢音同冀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王之勇力

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

其地三分

傲國策而文采過之尺幅一如梓人傳。作者其知晦乎與懲

台賦泰看可也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為愚耶

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子聞閨有水生毒霧厲氣中

之者溫也呿泄藏石走瀨連鱗解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漠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華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泰有

水倚泊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殆若睨壁淺濶險易昧昧不觀

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迹故其名曰濁泥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

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

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

功可以及圓哇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

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

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

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

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

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

者伏用者宜運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翅

隱蒸鬱之與曹螺蟻之與居唯觸罪損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

地也者本

意自公一

游汝閭闔以守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
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
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
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
說耶雖極汝之所在不足以申吾喙謂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
姑示子其略吾欲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聚裝我締游暑之鑠衆從
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
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
衝霄榛棘值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

河東先生集卷三

四

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
溪思而歎曰噫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流仰而吁涕泣交流舉
手而競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柳子惟不自貴重以至于敗柳子之敗一愚字蔽之宋人謂宗
元不思可矣怨艾之音詞旨嗚咽

對質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
將嚆子今今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嚆矣敢更以
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
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
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何哉夫為
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修以待不測之
誅苟人耐有不汗栗危厲惴惴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
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
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僂湯其心倡佯其形狀子若升高以望廣
平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
之乎噫笑之怒甚子裂眦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
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河東先生集卷三

五

進一步結險語凄然悲而不悲

問答 原第十五卷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嶺。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滄。以經其墟。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聲呀鬱怒。若熊熊之咆。虎豹之嘷。終古而不去。聖秦博齊常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覲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泗水之容與。以隊則頤以植。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訓答

六

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潞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汎潰后土潰音濁漿沸龍電詭怪于千汭厖騰倒跌越委泊涯涘呀呶欲納摧難失墜其所盤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壤裂轟雷努風撼鵠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澎湃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岫嶺之所負權輿之所御鱗川林叅雲湧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法法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求襄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險晉人之

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國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洛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鏃爲鈎爲鏑爲鏃爲爲鏃爲太白微聲收召招搖伏窺九肅肅襪襪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水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貼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嚮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胥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三

問答

七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陛下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
 噤。置而馬蕃焉。師師旣旣。音亮溶溶紘紘。輜輜輶輶。或赤或黃。或玄
 或蒼。或醇或醜。音丑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旒幟之煌煌。乍進
 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躐。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擊雲沸
 而不止。羣飲源。槁廼食野。赫浴川。感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
 爲雲而來下。觀其四散。曄曄。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

下通可謂
極其不

人搏決然全蒲躍千里相角風翼紅霧嵐劇首山狀整耳搖
層雲腹指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後攪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頓互
盤圖目相馴衆漫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翫
蟻維禽集啾啾渙渙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
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軼軒以樂鍼以
佃以戎猷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
莫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
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周內貞濡液不行乃堅乃見萬工舉

河東先生集卷三 問答

八

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歛傾礪磨之紆繁爰嶢屹之杪顛漱泉源
之淦澗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
沉河漢乃披虹霓聲振連嶺柳垣層谿丁登登碩碩稜稜若兵
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雷雷滿湖洶洶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之關風定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喉指殺摧碎塊其覆披電裂又似
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焉
伏無所入逃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稍危顛覆繁柯乘水涼之波
以入於河而流焉濤突律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
曲鱗蹙漚流南嶼前者汨感後者迫隘乃下大龍門之懸水摺拉

又感本
又感本

魚亦無
賦補

河東先生
集卷三

頽路掉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崩天
既濤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嶂穿
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
叢叢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白山若是何
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思無德不思無土思無主思無人思無人
不患無室思無官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
也且麗耶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
命矢而縱觀焉大畧斷流修網巨山罩翳麗望織紉其間巨舟軒

河東先生集卷三 問答

九

昂屹屹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齊集而從之扼龍吭
拔鯨鱗數白福遂毒螭叱馮夷立水涓搜攪流離拘縮推移衆會
網懸騰天彌圍掉擗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用之歸如山之崔
如雲一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擒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
遊生電雷於龍門者曾仰輪飛縱嶺嶺路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
牙鋒劍刃復就鑄切莫保龍籍其拯救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
勢泊散遠去若夫鈔鱗鮪鯉鰻魴之項臂瘦者大肉不足
悉數瀉脫絃日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飽饌飲腥膏腸
聞胎炙之美則掩鼻蹙頰甚焉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荷氏之贖。實之大也。人之賴之與殺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畝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儼今勾。漢今鱗鱗。遞瀾紛底。不知其根。俄然決源。龍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灌漑滑汨。彌高掩庫。漫壠盲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潏灑而滅。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澆。甘雨密起。孕靈萬孺。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昨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羅藉。奮憤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問答

十

離析。鍛圭椎鑿。眩轉的礫。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龍。各孔。從。紅。增。益。大者印。疊小者珠。剖。涵者如砥。助者如缶。日晶。熠。燿。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傲。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遼。周。宋。家。獲。作。賦。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賁。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賢則公室乃食。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

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通。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羊饌。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問答

十一

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埽萬乘。卒平天下。鼓之則震。施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代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秦之所置也。有茅茨采椽。上聖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有溫。秦之所置也。有茅茨采椽。上聖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

乃蹇淺窄僻跳浮嚙啗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超超批擢而追其迹
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制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
鉗寒熱耗耗窒惑扶異探怪起幽作怪倏倏恤恤卒自斲賊固不
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
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率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顛蹢蒙愚
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
呼噓陰陽轆轤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樸鄙艱澀培塿滌拾毫聯
縷緝塵出塊入固不足以據擗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
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褻以罪惡經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問答

西

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遂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
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豔不入里耳
西子毛嫱之蹈後宮也噉朝日煥浮雲而無適遂於卿旦蛟龍之
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蚌不離尺水卓說僞僞之士
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廢馳地寒蟄可披靡固其所也客
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憊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
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
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蹢躅蓬蓬樂善因兮
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未報一明已志也文徵漢人出入曼倩子駿之間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問答

五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卽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鰥老壯齒
十有一人設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
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雙浮圖中廐
病額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
爲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雙浮圖有師道少
而病雙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與曳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
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假假無所師遂
相與出雙浮圖以爲師盟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
其衣尊以其游休惕疾視引且翼之雙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
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額之駒額之
病亦且十年色玄不羸無異技磔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
食斥棄異阜恆少食屏立損辱掣頓異其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膏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屏棄羣駒舟
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廐人咸曰病額駒大而不可秣飾焉他
馬已弊瘠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廐下薦之
席席之絲洛剔蚤鬚切于淺胡惡除漢革以離胡休以香其錯目鱗
縷音縷帶縷金文鴈絡以和鈴縷以朱綬音或膏其鬣或刷音

問答

去

其雁視佳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杠
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邀嬭當是時若有知
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鰥老進曰今先
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膈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
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雙足誕額之猶有遭也朽
人不識敢以其獻願質之先生先生笑曰叟過矣彼之病病
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
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
老者育德少者馳聲角羣貫排厠鋒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
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
豈雙足誕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鰥老壯
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論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漢

問答

去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曷。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展也。若是者。衆不能知天。夫果。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底爲癰瘍。疥癩。瘡。生之。木朽而蠹中。草腐而蠶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鑄陶甄。琢磨。粹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衡。攻殘。敗壞。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藉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衆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以是物不能
當其爲而平
萬進一解
天人而三
以天地之氣
天地爲然
塊然者之氣
衆也
一氣也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蘇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藉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蘇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蘇癰痔草木耶。

韓評王元美曰。此非正論。故篇中下有激二字。借人自解。

此亦可謂怪於文矣。讀之亦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見當日二公談鋒。麈尾。而電發。籍湜亦當退舍。

避之。然水部貴韓公。好與人爲無實。駁難之。論則此說必其所腹誹也。

鵲說

有鵲曰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手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鼓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荷束矣則是日也不東遂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武紛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切鼓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念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游者善之徒以翅翅而臘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鵲鳴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窺而俯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鵲其立翅音然其動若切然其視的然其鳴卓然是不近於翅翅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念饑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留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寧跪瘰癧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承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獨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人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嘔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誰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祀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登春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

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以將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爲此說。以俟。採風善矣。自唐以降。稅愈繁。斂愈急。上君子於催科之中。弗念撫字。使民受一分之惠。而不至於雞犬之不寧。庶不枉讀此文者。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襲其條。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出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詳核是議制體

禮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禮進有司以問禮之說則曰合百禮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禮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親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罰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貶乎齊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耶故在人今天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是悲乎

此說甚正堯湯一段蒿蛇漆足矣湯不嘗以六事自責乎哉絕天人放廢其範子厚宿疾痼不可治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圖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俾。上而慍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載。舉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輻以蔽內。垂綏而以收。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圖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挽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備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駟駟。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其良。良能方且恒質。

手

河東先生集卷三

說

毛

夏矣。用不周。莫能以圖。遂孔子於鄉黨。惻惻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責。候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圖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備

杆。竿。見考工記。杆。謂削薄其。曳。易曳。葬車。兵車。向者。踐地者。俾上下等也。其輪。祥也。輿。以望敵。

垂綏

綏者。雖舒。蚤。爪。同。輻。入。散其旌也。牙中者。

斃富者堅衆國語考工之美

謫龍說

扶風馬儒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睒然被緞髮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儼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儒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河東先生集卷三

說

天

柳文於凡寓言每用一語見本意冷絕峭絕

罷說

鹿畏獾獾畏虎虎畏熊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公持弓矢斃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獵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獵走而虎至愈恐則人爲熊虎亦去獵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擇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罷之食也

河東先生集卷三

說

元

也

作僞者當計下○不善內而恃外權門尤甚其爲人擇搏挽裂腦腐骨爛於鼎鑊間者時時有之而前轅甫敗來軫方適可慨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鸞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不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鼠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圖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供頭爲龍鳳麒麟螭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供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從駿圖引入聖人雙股開合亦一法

傳原第十七卷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儲音咸譽清疾病比卑愈者亦皆樂就清求藥莫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道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豈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祖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自數十人或至大官或述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餘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面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意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相用益厚報清其遠耶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帝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於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

說書英收句
得不得之

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傳之變體與昌黎太學生何蕃傳略同，俱序事議論參雜而出。

清先生集卷三

傳

五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窳，伺微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長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橐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練，而幼孩遂而雞豚，鵝犬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瘁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

清先生集卷三

傳

五

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急。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徇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以煩爲戒。雖然此特有司之好事。善名者耳。較諸悍吏之來呼。驚乎東。西。隣。笑乎南北。害之輕重何如耶。近世有司有命。促爾耕者。手督爾穫者。平視窮乏之耕織。畜字。勢焉不以勤其心而叫囂。康爰無虛日也。是則官戒有緩急。吾願長人者急改使而徐讀此可也。

童區寄傳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鬻鬻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或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莢牧兒也。行牧且莢。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野市曰虛。方言也。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怖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乃力下上得。

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念束縛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頗詎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本。吏護還之。鄉鄉之行。以縛背。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事奇文奇一結有拔山之勇

東坡先生集卷三

傳

三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陳。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平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其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愾焉。蓋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一楹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

三指為深人
為法何種不
源又自勢

為事並

河東路中實
有一副使天
子率天下學
問而出此
與他觀者易
論至所謂
楊清者有乎
無乎其為後
果然乎抑未
必然乎吾恐
乎知之

野民傳錄

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胥吏又其下皆有齒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
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
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
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
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
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
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
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代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
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迹而
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
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
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
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
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
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
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武曰彼重
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

河東先生集錄卷三 傳 无

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
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
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然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
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
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
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
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
謂也王弼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
已復而易厭如弼洲言是認然公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
厥指矣

河東先生集錄卷三 傳 无

蝨蝨傳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蝨蝨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荷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墮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荷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太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折肱之談

南齊書卷之

傳

卑

螭原第十八卷

乞巧文

椰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同。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綬。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瘞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帶於心焉。為是禱也。椰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轉轉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真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僂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夜。靈氣翕歔。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龜龍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仍倖為狂局。束為誦。吁吁為許。坦坦為泰。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囑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拘勢射。利抵。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伴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拜嘲似。誠貴者。啓齒。臣方震驚。彼且不恥。叩

愛智巧

承愛智巧
其以神
其以神

集所如矣

集之巧

集之巧

言語

文章

可安適隱
平古詩人
日悅歡天地
平古詩人

稽匍匐言語。謂說令臣縮。惡彼則大喜。臣若效之。順怒。蓋已彼誠。
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往吠狂狂。臣到百步。喉喘顛汗。雖肝逆。
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
疑步如漆。左低右昂。斷官衝突。鬼神恐怖。聖智危懼。混焉直透。所。
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膏於臣。怕使。
玷。點脊脊。毒毒。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惻惻。憐。搖。磨。一發。徑。中心。
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還。擇。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伴。退。胡。可。得。旃。
獨。結。臣。舌。暗。抑。衝。冤。孽。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
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官。沉。
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諸。昏。莽。
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習。弊。帚。跪。呈。豪。傑。
投。棄。不。有。眉。廣。頰。蹙。喙。唾。曾。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臣。若。是。卒。不。余。界。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
媚。易。臣。頑。頑。鑿。臣。方。心。規。以。大。圖。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
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笑。梯。卷。櫛。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
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
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

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謂親近辭辱不貴自適
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所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汗
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憐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非自懺實自頌也雕刻世態劇於逆窮

馬尸蟲文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說於帝。以求輕。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曾盲是處。今不擇機。卑潛覲聽。公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分搖動禍機。卑陋參縮。今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誣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伏。譖下謾上。恆其心術。始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脫竊出走。說於帝。連入自屈。雖然。無辭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修蚘。慈心短蛇。穴胃外搜疥癩。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割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客汝讒。愚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

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辟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鄧都。靡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都。

舊注云。公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潔雪用之。詔補袁州刺史。諫官頗言不可。遂罷作此。以嫉其惡也。余按袁州遷羅公集。中並未一見韓公墓志。曰既廢。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推挽則宰相惜才之言。虛實未定。大較此文之作。以罵世之要。要工諷喻。

卷六

馬尸蟲文

聖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百為棟楹齊為闔閭外
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求
代潘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猷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
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文不得舒骨不遑息余胡斯
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埵
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癘寒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
惡嶮屹含蠍孕毒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
以安彼風游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
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
靡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
彎賊施踣跂蜀蜀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
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誥
諛宜惕正直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
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在心為賊一反凜凜爰書

有蛟蛇文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蛟蛇已於人死不治又善
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憐不得
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葉猶墮指攀腕腫
足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
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
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
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
入焉孰未操鞭持艾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
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
物者賦之形陰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
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
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有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背惟行之紆目兼
蜂螫色混泥塗其頸壓惡其腹次且褻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
蜂螫毒而趨志漸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龍為蛟
焉可得已凡汝為之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
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呬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

附錄
卷之三

獨悲爾。吾將難。吾定。豈。吾。極。害。吾。垣。嚴。吾。局。俾。與。草。不。植。而。穴。隕。
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嚙。造。物。者。胡。甚。不。
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
展。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有。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堅。持。
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
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
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責。陰。陽。幽。造。化。爾。
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先生駢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宵曰憎曰逐皆爲賊賢害能

高先生集卷之三

哭

之小人發也然則有愈乎曰先生欲自持其身無違其害故悲
而宥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辜受焉受逐受憎猶爲愈乎爾

憎王孫文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辭以恆類仁讓孝慈居
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
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
行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後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
德躁以辭勃詬號嘯啗啗強強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
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
披攘木實未熟輒斲毀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嚙山之小草
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以是後羣
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離後後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
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
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不賊舟跳跟叫囂兮衝目宣斷邪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國善類
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驕傲嘉華
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噫居民厭
苦兮號咷曼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開最之仁兮受
逐不校退儼游兮惟德是傲康來同兮聖因焉授合兮肉誅羣小

高先生集卷之三

哭

遂兮君子違六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
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
胡遽而居

辭可唱歎嗟味尤濃

遠先生集卷三

騷

辛

哀廟文

零陵之氓咸苦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
破皆游其一或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
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
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
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
溺文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泄瀉瀉鼓以風湧兮浩
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勿規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
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簪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哀救
全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以舞瀾兮魂俵俵而焉遊龜龍互進以
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齒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
而後不知懲兮更擅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
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
尉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
行兮以死自絕雅今而鑒古今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
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質買而無知兮故與
彼咸諡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噫

柳先生以發詞發舒憤懣而教戒爲篇三百篇之遺也其可

一也
天子王人
聖賢身自

錄者最多而哀溺招買其卓卓尤著者嗟乎余讀哀溺篇公所
以木鐸大張者至矣珊瑚八九尺胡椒八百斛適足為饕餮磔
身亦族之資可無哀乎

所以欲之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盈泊兮顛倒日月龍
魚傾側兮神怪驟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
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超曉曉音曉泉也今
萬里一覩翠入漲劫兮視天若歟奔螭出并兮翔鵬振舞天吳九
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効牛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
鰐鱗文肌三存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又牙疎欹岸蛇首佈獵虎豹
皮羣沒互出謹避熾臭腥百里霧雨濶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
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滯滯疑疑君不返兮
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置滔危顛崩濤搜剡文鏗時
切君不返兮音曉沉顛其外太汭汭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
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浪浪超忽紛
盪沃始而一跌今湧入湯谷舳艫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
海若膏其號風雷巨鼇領首立山頽猖狂震競翻九垓君不返兮
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
歸上黨易野惟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瀾九區出無入
有百貨俱周游倣脫神自如撞鐘擊鮮忘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
膠鬲得聖指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而孤弘羊心計

尋謀謨者鹽大治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今諡爲愚咨海賈分買尚不可爲而又海
是圖死爲險魄今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分寧君卿

作者第谷海賈耳然賈尚不可爲而況於海海賈尚不可爲而
況溺於宦海亦爲大張言提其耳矣

弔韓旌戒 第十九卷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若以薦
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
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咩兮孤雄
東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華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行獄之不
知避兮官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櫜折火烈兮娛娛笑
舞詭巧之曉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惠兮美愈西施謂謔言之
怪誣兮反實瑱而遠遷匿重痛以諱避兮進愈緩之不可爲何先
生之凜凜兮磨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
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
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
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
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惻惻兮滔大故而不貳沉墳瘞佩兮
孰幽而不光蒼蕙蔽塵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親不可得兮猶髮
髯具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明星展而驅龍怪兮
大孰救於崩圯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涼耀燁辭之騷朗
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緬懷而增傷諒先生之

平昔憂
歎切

不言○今○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分○抑○衝○忍○而○不○長○幸○為○屈○
之○幾○何○今○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今○庸○有○慮○時○之○否○臧○食○
君○之○祿○畏○不○厚○今○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分○曰○吾○言○之○不○
行○既○熈○風○之○不○可○去○今○懷○先○生○之○可○念○

當與賈太傅並馳而所見似出太傅上

海東先生集卷三 弔文

梁

梁丘據贊

齊景有雙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婦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苟
賢不贊卒贊於此婦子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婦順心狎耳終不
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昭
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
雙君卒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譏賢可惡民益國圯嗚呼豈
惟賢不逮古雙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粹
備告君使賜兄晏子

升降之感姑出可涕

海東先生集卷三 贊

梁

知幾其神乎
惟存身易侯
命而已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去。非曰。惡。不昧勿思。禍
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夫。幾。動。平。微。事。遷。乎。理。將。言
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一。不。耻。非。道。之
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憚。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憚。子。
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
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
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矣。為。憂。百。而。一。疾。雖。死。優。游。所。憂。在。道。
不。在。乎。禍。言。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子。之。勿。墮。

師友箴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與。世。不。取。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
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傲。
已。又。以。誠。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成。欲。從。師。可。從。者。
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取。友。誰。借。有。可。取。中。道。或。捨。
仲。尼。不。生。乎。也。久。死。二。人。可。作。懼。若。下。日。中。焉。可。師。誰。焉。可。友。謹。

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巧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
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以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區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期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殽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惡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毫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諸識此為第一出則無敵國外患孟子憂之矣始見滅晉足洗穆公三敗之耻然秦不亡於穆而亡於始皇可鑒也

清東先生集卷三

戒

卒

三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以怒強稱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收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恣已之糜也以爲大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糜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倚倚而食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虎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愚而不知者
道猶以爲主
安有伊呂
嚮使不出其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櫥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齒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殫。終不厭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寔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

狀物似史筆

況先生集卷三

歲戒

室

銘雜題 原第二十卷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虐俗剝，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郡，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時饗資，取其豐饒，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詠，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陷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捷頑囂，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割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贊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塗，哀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片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堯舜，狂猾窺隙，信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有而不諱，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刻岳。牧臣司黎，當其要東，器備倣

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貌貌
陳爲倚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路空夷
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系嶺內獲固圍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
譁譁大恣凶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
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備 師喪衆暴 華早卒 嚴公 嚴鵬爲山南西道 嚴泰 彌命 泰收 劉開 嚴公 節度使故 嚴公 節度使故 嚴公 節度使故

丹井絡坤垠 蜀分野星在井絡封爲坤維土之野見劍閣記 蓋大劍山與小劍門相去三十里連山絕壁峙若 門戶外原言在 天兵 卒相杜黃裳爲高麗文元 區城之外也 元年以崇文寺開諸國同討

擒闖者高也嚴守劍門豐儲時又命麾下將首挫賊鋒故得與

功懋之賞銘辭鏗然無一溢語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呬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輒自刖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噉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泣涕淚增左作
小廬蒙以苦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遠神爲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丈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
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昨庶
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
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克如天如
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
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純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羣族默禱隱冥引
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躬巨
痛仍號於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共哀廢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世惟昔魯侯見
命夷官亦有考叔歸莊柯醒顯顯季氏實與之倫哀哀道路涕慕
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勤帝心勿達明神神錫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萬揚芬。

孟堅之法孟堅之采。或謂蘇文忠嘗做是法。碑錢氏王介甫制。

其文在太史公年月表間。然文忠翩跹鼓舞。自近子長此純乎。

班氏氣體各有合也。

蘇東坡集卷三

銘

突

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難擾。盜弄庫兵。賊留守帥南鉤。并
朔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嗚呼成羣。皇帝下銅
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惡阻。逃遁不即。
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率五百屯於武
岡。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
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
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驚。母弟生塔。繼來於
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回惡。革而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
時傾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
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者皆公。不令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
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賊大不為鯨。鯢恩惠事。特
不迴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
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勸。其辭曰。
黔山之巘。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搜攘仍亂。王
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
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回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

蘇東坡集卷三

銘

空

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發。賊由公而親山。收澤獻。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副其良。有穴之丹。有岸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郭之德。恆遵公則。湯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等云。續豫雜授。最敬。豫商張伯。靖。被殺。長史。見渠。平。面。史。謂。伯。據。辰。錦。諸。州。結。九。洞。以。自。固。見。渠。平。面。史。謂。伯。於。

荆南節度使宋綬面不及柳書是史逸之

銘詞竝美。劍門攸尤。高古。舊唐書最疎。隨序云。投刃頓伏。又

云。繼來於潭。柳續鑿鑿。明白而伯靖之平史不一。及并柳傳亦

不書。微此銘失之矣。

清東先生集錄卷三 銘

突

井銘

始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升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惟吝。嗟怨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刻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垣其利。悠外其相者。浮圖談康。軍士牙將米景鑒者。蔣晏。凡用蜀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甕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日新。

幾不能裒益一字。

清東先生集錄卷三 銘

突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冠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訕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僚，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河東先生集卷三

辛

亦雙排說去而笑兀峭悍制賊然至如舜禹訪與兩篇未知阿誰所作漫載河東集中而後人或因而錄之可笑

吏商

吏而商也。汗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汗吏爲利也，明計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費，大率多減稅役，謝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大取貨有苦良益賊水大發，敗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死者死，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汚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祿光是故。廉吏之前博也，特修廢潔白以理，故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大可量矣。雖若山以爲章澗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秦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自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朱豐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武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出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文得其大利，吾言

河東先生集卷三

主

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吏而商也百感千吁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圭

文苑奇

題序 原第二十一卷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昇居表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人不克見惕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竊取青娥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圭

退擲溜播瀝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綬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義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檣梨橘柚苦酸辛雖垂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為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其辭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得修子啟

名得之勳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因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墳

者猶帖帖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韓傳神道簡伯牙鼓琴鐘期聽之宜其踴躍實歎不遺餘力也。

昌黎俳諧見許柳州以世知材分相去僅若尋常則其學問性

情嗜好必有格格不相入者觀張本卻書則知之矣。

清東先生集錄卷三

古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从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

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莫能離其說。獨

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

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記之文之近

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

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

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礫裂。櫛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

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彈聯索。主璋

琬璫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

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

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

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

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

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

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

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咸通焉。於是言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

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

人咸通焉。於是言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

二書三漢見
其書美未見
其書

左傳國策命
詞今史記於
秦始無漢高
史各載其書
則非不參以
言者
春秋後語
孔衍作

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傳之達道名臣。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於漢氏。與之。刊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一表章宗直授討之勤。仍刪取舊敘繫於後。又一體。

劉先年集錄卷三

序

美

序 原第二十二卷

送郭寧獨孤書記赴薛命序

僕聞歲驩遊郭。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謹護羣校。用答法篋。今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至公之節。鉞而代之。位。賜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効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茲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虞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展投石而買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橋故照。拓達西戎。而能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書於借。簡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後書飛文。諭告西土。切為之。伍。俾其筆食。露葉。騎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於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楊大夫 名朝 候奄

張老為候奄。主斥候。見左傳。時制。是為節度。韓遊。環都虞候。故云。代之。

位張獻甫代遊環兵不靖朝是斬首恩獻

甫始安及卒以朝是代時貞元九年

漢中新平實為山南西道節度

嚴震書記新勇爵齊莊公事
平即邠州見左傳
以慎辭令易獨孤與虛設者不同意與豪邁全得論蜀父老筆
意。先生諸體惟序邊韓而永柳以前草率應酬滋甚余力汰
之此序當屬先生著意之措

河東先生集卷三 序

夫

送獨孤中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晉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隔其間有大河條山氣鬱關
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寒窗奮發都口
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
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
儼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後忽古之序者則以中導志義
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視之伍其有評
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小有意韻耳末過自矜重以人情之稱為一言九鼎不畏作

者抑揜其後耶

河東先生集卷三 序

夫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殺爲葬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所矜、有所磨、有所鍊、有所剝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璫衡牙之寶，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三

序

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其文

不能止其行而姑欲其速反可也。忠善道矣，提耳之命其辭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三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李南賓京序

送崔子符罷學序

送章七秀才下第求食序

送辛生下第序

序 原第二十四卷

河東先生全集錄目

送仲子歸江陵序

送澗序

送內弟盧遵游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游譙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序飲

序基

序隱道儒釋

原第二十五卷

凌助教達屋題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送賈山人南游序

送僧浩初序

送文郁師序

記

原第二十六卷

河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目

二

監祭使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記

原第二十七卷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蒼洲亭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新記

永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記

原第二十八卷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疊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鐵城步志

記

原第二十九卷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竇錡潭記

鉅錡潭西小丘記

河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目

三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目

四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竊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
 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逞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
 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官門及堂。皆其私卒
 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爵用其
 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
 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
 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
 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不發。且久聞吳之
 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備考 盜竊 李綽宗室 睦州 名綽字自元。末于潤州置鎮。海軍
 潤州刺史 李睦州 以鎮節度清臣刺睦州在部中
 史筆訟冤骨力彷彿段太尉逸事狀。○盜之讐國之良也。盜所
 欲殺國所必褒也。此序使千載下猶有覆盆之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滿。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息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急之。又從而益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急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常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橫其為不虛取。

劉先生集卷四

二

備乎吏奇而確轉折峭削理愈透明

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言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乎。至又况踰臨源。下離水。出荔。蒲。名不在州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同。江。前。余。送。李。君。至。國。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君。君。又。在。焉。方。眉。眉。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幾。無。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劉先生集卷四

三

起勢極重悲涼激楚浦雁頻飛已下遂繁繁如貫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
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
夫之名于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
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
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
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
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倏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
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
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寬運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
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
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
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
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
以廢。居草野八年。慶澤之益。鐵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
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辭未及
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
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旣和而叙之。

科不倏易至。言至言蘇文忠議貢舉亦如是。而介甫用事時。平
變秀才爲學究。然其效可觀矣。應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難乎亦然若今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所分選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假卽疲耗目眩而不欲觀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爲也雖先聲後實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京中五其文益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蓋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責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既以無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韋先生集卷四 序

六

唐通勝敗人故柳州有先聲後實之說而昌黎諸序亦時時及之若樹名易書猶導之以此可乎關節得售醜類桑中又一發覺則身家粉碎固稍知廉恥稍識利害者所不爲而有司之讀不能十一卽假卽疲耗者今猶古也不禁廢書而歎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襁褓矯枉痛抑華嶽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閭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下能已故略

韋先生集卷四 序

七

倚公而廢明者戒之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綏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樂燠之宜其陳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

清東先生集卷四 序

八

爲吾留信次其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曰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虛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

清東先生集卷四

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閒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餘食而無所容下規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于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足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棄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清東先生集卷四 序

九

彼此相形一氣轉旋甚悲宕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
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史者開十數歲乃一
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
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
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僇人居南鄉後之類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
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諛致朴有裕若器焉必隆
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
甚正若璫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
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河東先生集卷四

序

十

情致纏綿入理深至千劫不腐之文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山遵
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
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異而不恤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
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
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
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
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尤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
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
哉其漸乎是行也

河東先生集卷四

序

十一

備考五世大儒盧植深人植子範兄弟帝師景裕及辨及光

帝師房皆盧靖子靖即詡曾孫中丞李姓集有為遵啓

盧遵高誼不可無此表章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飢寒蒙難此其存心無非以呼而
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譎忮忼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
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漿稻欺紉殺劫專靖不好遊不
踐郊牧垌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
天下之窮阯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垂示之耶積於中
得於誠往而復威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
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
賢人之上資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
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
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而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
其辭于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
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
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
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
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
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于其行焉

備考 呂讓 即呂溫弟元和
十年登進士第

正辭勸程

河東先生集錄卷四

序

十三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潏然為溪。其上多楓栲。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葦。鰭波之魚。鰈。涵太虛。澹澹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微賢合。矧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其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斐然而舞。持願而笑。瞻目而倦。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仕宦。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天豈趙趙湘中。為魚。顧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清先生集卷四

序

古

樂景哀情。言富而盡。茅鹿門惜其未尚多抑鬱之思。是未嘗設身處地。其意不可謂水士大夫富途順利者。往往亦坐此。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愚辱為大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濯。激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再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竊萬類清聲。秀微。鐃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春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焉。蒙混布夷。

清先生集卷四

序

五

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序次固先生擅揚後議論縱橫入妙○激滌萬物牢籠百態
足以蔽先生之文非此篇已也然即此自可想見大都

裴名嗣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吟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避隱之志思焉於是
感激憤排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
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裴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
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
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
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
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過人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謂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壽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測於泝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測而止而沉者飲如等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沮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戰戰以助其勢笑然而適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斐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測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瘵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河東先生集卷四

大

左氏外傳風味

序棋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健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本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司貴者半勝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予一豈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未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慕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而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當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棋者故叙

河東先生集卷四

尤

二人抵戲以下形容極工於人世貴賤已得躍如之妙後字太詳倘爾時肯稍減節可與序飲競爽

序隨道儒釋 原第二十五卷

凌劫教廷屋題詩序

儒有達乎變通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燾詩六篇皆有著述而尤
邃者其為儒臣守道端莊恒志不圖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
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讀書之位棟宇簡易僅容臥對蓋大
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句包山震澤若在關外
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口道
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
壁余叙而引之

宣統元年正月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序

辛

送姜蘭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姜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誦都中道販經及
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千衛尉相與而其交衆皆曰伯言曾
孫也而又是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向書郎詢來零陵
觀姜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
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翻生風高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賁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走趨朝夕屈折於恒人之
前走高門過大車矯笑而為言卑服而趨趨倫一旦之容以售其
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
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創築草屋其術故行且求
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言其術又不可類姜
君之文學又無適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元節備尉以為之知而
升名者百數十人姜君其不足也而不樂而適耳因為余留三
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
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
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姜君智可以任職
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速而為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序

三

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則其少且銳而自養耶則其以武問其所以處無名焉若其為以圖時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所能久之而吾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惟若是而時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嚙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海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垂其不宜言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其文焉

河東先生集錄卷四 序

五

侃侃正論不待言前列科舉秀才諸醜態照舊圖志士讀之

正當猛省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備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諱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備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則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河東先生集錄卷四 序

五

文勢若珠簾倒捲而用意又若浮屠造塔一層高一層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梯信義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天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敬人知貴廖生而本其風土爲之慕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同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闔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誦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瀰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子南其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想雲舉以寄聲於寥廓耶

凌雲飄渺佳在尾聲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遊都。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遂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設行未嘗怪其居室。惜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東坡先生全集卷四

序

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間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隱乎。吾名遂祿。賈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節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隱已之。虛或盈其。孰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韓文疏若最早柳晚節乃益疏若韓初員而後方員之至也相

先方面後員方之至也一規一矩可制萬器二公當之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近曉。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適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繼。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

東坡先生全集卷四

序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而退之。則何如也。

柳長于辨一帶辨擊卽劍拔弩張鋒不可犯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

天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逝而之釋背笈懷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修然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懷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如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絮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先奪後予退而自譏無聊之甚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

天

原第二十八卷

監察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蓋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其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使實應中尤異其禮史號祠祭使俄復其制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三

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目吏部上其官本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問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案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琴瑟戛擊之樂饗而展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禮樂弗沈粗豆醴尊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治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簠扑於堂下以脩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饋於几上以

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盛饗終之以敬也若常則飭四方祀真之物以時登于王府庶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蓋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典頌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三

館驛使倅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蒲而南至千巖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整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成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境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往復而授館者多牛而至傳吏奉符而問其數縣吏執牒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核其信宿必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賞之

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自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副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脩其職故首之也

厚重樓斷著作手

遊學先生集卷四

毒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乾秋拱衛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澤言贊寶歲同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客之事宜無異校大且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革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閑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庠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賁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豐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謂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渚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巖賈拱手張目視其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轄牙茸而容

島文大制部
墨武許

漢書卷四

三

鑾金節析羽旒旗旄威飾於下鼓以護晉金以鐸鈸公與監軍
 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弁裝剡衣胡夷箏
 雅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
 醢盞之齊均飫干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
 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
 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
 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
 猶克稔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
 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備考馬公
名總
毛
謂
狸
互田介謂互狸謂
華元殺羊
傳見左
去病

鉅麗乃爾耶如作室者取材于荆揚相之以垂公輸因仿秦漢
規制而經營之阿房未央不得專美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暨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驚老重穉。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肯。而相與怨咨。迫迫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舉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百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拔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得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顯露。騰藉血流。棧道艱難。芻蕘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舉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餽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舂錘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濬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

吳伯生曰。點
又水陸利害
如掌

東坡先生集卷四

五

遠溪為安流。丞徒謳歌枕臥。而至成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

功。嚆可俾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廩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蓄家有積。君傳館是節。旅忘其歸。紅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教信讓。敦尚儒學。捐貲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

東坡先生集卷四

五

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勸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造利。史起與數曰。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謂丁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真乃深博無涯涘。韓有大序。送鄭尚書等篇是也。柳以大記抗之。如南北極東西岳矣。

健神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灵

澤州東池戴氏堂記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无

綏景絕佳餘皆應酬之辭也 卑無取公記中下駟也

桂州警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遠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驚危環山迴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皆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警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行立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蓋通姦華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暇移于間壤伐惡木制輿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而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觀條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比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離山含龍宮昔之所大畜存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豁出風榭於簾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遠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尚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賓咸曰昔之遺勝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四

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關閭音其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說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讀之者目擊其景身親其安游窮歡盡夜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也或謂句法不免齊梁然氣魄所至早已化齊梁爲秦漢矣秦漢齊梁何區區從字句求哉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四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山以形勢無障節稅之華不斷。橡不翦。次不列。墻以白雲爲藩。山爲屏。風路其險。也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蓋。數十里。尾蟠荒阡。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翠彩紛紜。緋緋銷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簾。蕭條登探。者以爲曠。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登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述堅迥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石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中鹿。羣羣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閻。佳境罕到。不盡所作。使盛跡鬱埋。是貽林間之媿。故志之。

辛卯 元和六年 從兄 名寬 實 事諸侯

嫩濯牢籠文情彌至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崕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聳山石。溝澗。整。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迺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野於與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壘。章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澗之澗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數節。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開廁隱顯。迴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澗澗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聖

視其細知其大後人所慕然此記勝樂自在前年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記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名來蒞永州。開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窮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歛爰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湧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澗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藉是野。肩危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贊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闢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錄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狀物之精。化工在手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不然。夫氣類相感。志趣相求。志
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恬然。然後
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
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開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荒。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略
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遁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
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
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糲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傲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
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助為池。愛有嘉木。美卉垂水。葉峰瓏
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遠魚樂。廣閑鳥幕。靜深別孕
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
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
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其
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必子彈琴而理。亂處清志
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吳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吳

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
曰。吾志也。遂刻之。

清風翠煙及魚鳥之浮沉嘯萃。余每遊是下。名聞前詠之此等
語句。真六造地設。非人力也。

薛伯高好立意其復而過其聚衆未之足而北文甚古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墀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死永州始楚越間其人鬼曰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更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夢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夢且疫也土爲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題跋體筆力如鐵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繁靡。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塚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穿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遠也。今所謂東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龍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榲桺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繚。幽陰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與趣。然而至

龍興寺東丘記

聖

焉者。往往以遂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關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游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曠如奧如。至今猶奉為品題名勝之祖。此事不得不讓柳元生。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繚繞。蒙翳。雖後谷。意侵而陰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美矣。中以泂水之。眾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類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

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聖

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闕之者。為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小記大觀結口頭禪耳。佳不在是。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山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因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墻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賻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天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墻。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坐上人焉。

柳東先生集卷四

記

語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倣化而偏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而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東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遂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大。遂達橫街。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宗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安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陸。治事備。曰。退思曰。令。震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記惡俗益復雅健

江之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

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噫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鏹刀鋏者懷價而來能有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有焉而

劉東先生全集卷四

藥

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侈斯可以其懼者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民族莫重于唐公故作此諷之今氏族太輕吳中士大夫兒女
婚嫁多不計門第又一蔽也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用者以自
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清溪西至于之潭南至龍
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用者以自數黃溪最善黃溪
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
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
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

劉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卷一

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
若頰音孩又音亥領斷鰐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
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
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
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
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
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然○然○今祠在山陰溪水
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終後之好游者

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絕政如萬壑千巖應接不暇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記

癸

癸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綠。縈白。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曰始得志喜也。一篇呼吸在此二字。然宴游之樂。與得此而宴游。爲可樂。尤在能傳西山怪特之真。後人虛摸其概。剔而實景。莫能圖。即西山不應流聞至今日矣。

鉤鐏潭記

鉤鐏潭在西山西其始蓋丹水自南奔注抵山石稍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盤擊益暴或於峻字其故旁廣而中深畢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

天然幽曠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卒

鉤鐏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鉤鐏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有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狀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或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旬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卒

前記結只贊潭此記只賀茲丘之遭而感慨俱在言外故妙

楊升華請公
道句不水經
注今以爲此
經文字直據
劉鄴遺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成坳，參差攢聚，爲巖，爲綫，爲樹，爲崖，莫不極其態。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仰遊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和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鉅直余弟宗玄，俶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何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奎

處處藻和物，物模爲過，漏政多後人記山水，固亭者大率然矣。小石潭止記潭中魚，著筆一小物，而清絕之景具見，嗟乎此雅俗所由判也。

袁家潭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莫若此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山而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潭。皆永中幽麗奇處，是越之聞方，言謂水之尺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禍，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潭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廂曲折，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榿、樟、楠，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輒轉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林木，掩冉衆草，紛紅綠，絳粉，芳氣衝鼻，潏潏旋旋，退貯於谷，搖颺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何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奎

或謂似賦，由熟精文選而得之。余曰：非也。賦家多浮誇，先生諸記，一一天地真景。

絕好辭
在人理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其土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篁環別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陷小澗澗幅員減百尺清深多石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或立或臥或平或側或圓或方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如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駘板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盃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賦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錫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澗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畜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陸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石澗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畜

有勝必窮窮卽瑋麗其辭而書之造物尚有餘藏乎道狹不可窮吾疑造物者亦藉此作當關之守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麗之形，其旁出堡堦，有若門焉。竄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無。又何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傴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空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悄恍然疑總東永州諸山水記千古絕調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得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興，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為窟，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徧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嶢澗潏潏，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廡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墮。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河東先生集卷四

記

空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開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漚北有雙山夾道嶺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視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龍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盤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面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姓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潯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或積于下如人

河東先生全集卷四

記

堯

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齊故以云其山多糧多貨音當音之竹多貨吾其烏多私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穉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山下有麓環之泉大類鼗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澗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

塘能山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潯川如魚豆燕脩形楷音楷音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嵌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雲雲是星有條有理後人杖屨而遊不復問塗樵牧斯益奇矣眞實本領非第二手可到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終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記

堯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書 原第三十卷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裴墳書

與蕭翰林儉書

與李翰林建書

與顧十郎書

書 原第三十一卷

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答劉禹錫天論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與呂恭書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與友人論文書

書 原第三十二卷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崔饒州論名鍾乳書

答周君巢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書 原第三十三卷

與楊誨之敦勉用和書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書 原第三十四卷

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復杜溫夫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公事坐食降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與廢刑以時之
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似欲一心直遂
日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
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請求食自活遂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瘴
之鄉卑濕昏霧惡一日填委溝壑曠際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
沸熱焚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
奠頌無後繼者憂然歎嗚嗚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

原缺第一葉

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
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
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
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百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是
隸庸馬皆得上父母且慕鳥鵲夏畦之思無不受子孫追奉者然
此已悲望又何暇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
封植今已荒蕪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
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
無可爲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謬復何敢更望

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

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
鹽漱動逾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悲傷無所告想以至
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
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
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
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疑非口舌所能勝
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座驕厄以生易死劇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
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擢死
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卜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
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懦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病病雖
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
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
秉筆題詞力緩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氣滯今皆頑然無復有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
伸卷復視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上列亦不
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

宗廟之念有司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時望城退託先人之
廟以盡餘生少北益輕痛癢就婚娶求厚嗣有可付託即其
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亦文以求其
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人人道此書擬司馬氏吾則曰哀如屈原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四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這命奉教讀牒屬意於陳
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宗公忠義烈喪
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嘗以是與
復有公言顯貴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效忠願時
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
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信之難夫
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
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難猶難知之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五

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
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
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
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
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朴愚無知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
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
故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

即此書此
即此書此
人之道不
人之道不

士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嚴廊之上。家以敘。是以能。越走其左右。望有。補於萬民之勞苦。或聖人之遺。不。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曰。大言。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聞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聞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則。一聞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我哉。茲。謂吾。三聞也。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忠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

聖堯生集錄卷

六

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若有問焉。等。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而。今之世。言士者。先文。又。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則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焉者。可得數人。希。王。索。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降。機。潘。岳之。比。累。累。相。壁。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

聖堯生集錄
卷六

一字品題十
聖堯生集錄
卷六

之敬之希屈焉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則。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其。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興。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幽。冷。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恒。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家。如。屈。

聖堯生集錄卷

七

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勝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不能遠馳高騰。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今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夫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愁。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瘡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能耗耗。然雖後內生靈。發憤。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戰氣震怖。撫心按臍。不能自止。又。

永州大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屋宇燬。燔灼書。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大患。累日。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屹屹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惻惻。鬱結其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哲崇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且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耋。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延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體紙濡筆。磊磊快意。其中又多名言。余尤感先生官京師。文望已屬赫然。若有聲。猶自謂未充為文之道。而知其利病也。前朝士夫幸獲高第。竊浮名。即儼然以為古今文字。非我莫能知。而愛憎任意。讀此得無而顙。

與裴垣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勸教。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勸止。相
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
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僭竄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
權衡之地。十薦賢。率乃一售。不得者。譴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
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
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
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
無數人。望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

河東先生集卷五

十

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
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憂俗者博。而局束者
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照。一鄉子尚能耻
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輩下鄉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
已平矣。處聞古語矣。然若僕者。示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
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
明。則異物死。不恨矣。全相考績已久。獨義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當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
意。其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

建康集

力益劣味。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懷。則忘而睡。耳偶書如此。不
宣。示元再拜。

備考裴垣封叔 河北之師 封王承宗承宗之先武俊 金州 即封

親故相知以詰責為祈請

河東先生集卷五

十一

而退者即今之務爲新奇自以連援引之路者皆實話實情別
非飾說。同時數書亦絃急管此書末段稍自振厲如問韶夏
之音

與李翰林建書

尉工部詩本
秋風謂其也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
皆動厚。莊周言逃蓬蒿者。聞人足音則驚。然僕在蠻夷中。此得
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病疾稍已。往時
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藥。隔大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體。神所欲者。補氣豐血。
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
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惡。涉野則行。雙廬大
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爲發。中人形影。
動成瘡。流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
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覩
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
僕上人。類識古今。理道獨怡。恰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況事至此。
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獨白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
本末。不得一一言之。今僕瘴癘。頭部不死。幸甚。苟爲亮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使耕田。奉麻。取老農女爲妻。
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
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

與恩惠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概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
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皆候戰慄精定時叩伏讀頗見聖人
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竭言少次第不足遠
寄但用白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是下言已
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
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為表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
觀之相戒勿示人教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
書見之勉盡志處輔成一王之法以省罪戾不悉某白

此愚夫愚婦不可得何言之悲也後更以達觀語助其悲哀

東先生全集卷五

去

與顧十郎書

相人天授
用此法其獨
門生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縷冠衣而趨以進者咸
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兩用
而峰附巖合煦煦起起便僻俯仰以非乎人而售平已於是者一
旦勢異則電滅塵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惡惡世人之非
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
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整焉大凡以
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
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眾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
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息無日不在信臣之門
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
生光寵不意瓊琬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理也門生不知
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乎就廣遠居
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異於
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患有以効于前
者則既乖謬于時離散攢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
就事終以不知其始假寒暄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于裔待求進

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
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
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
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傳

頌十郎 子厚老師頌少連十郎其下也少
連少子師閔亞十郎即師閔敷

河東先生集卷五

大

書 原第三十一卷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而復書言史事云具與
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蔡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
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
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客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
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
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

河東先生集卷五

元

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
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
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
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
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去其位孔子
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
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
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

兩語如空中
之語也
人言其
墨黑矣

正兵稍接濟
兵助之心極
日也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亦司馬遷觸天子怒與固不檢下程浩
沽其直以關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
史亦直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
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雖在不直不得中道則端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
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
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
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
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當待
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跡荒惑無可準明者
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
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
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其可痛哉退
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愚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
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韓書假楚有隙可乘子厚張三軍以臨之于春秋數大戰中衍

辨晉文公城濮之役○似只循原書逐段辨而首尾渾成前後
絕迹殆神明于法者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主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通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
即籍者。諸信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爾自冠好遊邊上。問
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建崔公時。賜言事。又
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
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則其
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爲諒
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

勝上中書狀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五

劉之說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本。究欲畢其言。始得
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求其所以異吾說。卒
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
異道焉。詳譯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
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
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爲人邪。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
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極之
自爲果。蘆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
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
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
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則天與人
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
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
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
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程
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
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五

天者愚民恒說其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愚之謂耳皆不足
喻乎道子其然之無義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
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堂上人勸定非曲直按柳州此卷惟與韓論史官書大鳴辨才
如恐不勝谷劉以下咸若摧枯拉朽耳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卑中和承一行僧得此
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卑子董子何庸矣於易而論云云
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韓氏注乾之策一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
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
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
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
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

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其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簡何卑子董子之下取其
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究窮其書孔氏正義
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書觀之
則見卑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
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卑子
董子能自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策數考
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是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古人書有

不可言而後華之則大善讀之勿違元白

韓氏 韓康伯承其師王弼
下經易注而補其全

二子見之得而面熟內斯思欲自載其舌乎余謂六經義蘊漢
唐註疏畧備矣舍此而務為新奇其不為董畢之續者有幾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

五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時博突
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
為道自為罪人捨愚懼則開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
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
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是下以超
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
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

也語○肯如
此語○肯如
亦難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

五

言于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孤
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
也古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意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
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調譏以炳然誘後生
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僕
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
泥塗若蟪蛄然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不
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刻以立學故為
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簞牘

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天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盛慕
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
好觀古畫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
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
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大豈不究於此今
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
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
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櫟
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竊爲之乎且古之言
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
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
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慮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
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姦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
姦利誠仁者不忍過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
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
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藁草之室而埴土
大木陶甕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淫之源而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天

修治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裕衛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整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

辨而正是時呂敬叔所佐者江西觀察章升也君子成人之美自不樂其有秋毫之玷矣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手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幸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蕪穢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鵠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龍天引神以為靈奇惚若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危好說以反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手

倫其道外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滅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者蓋于評有草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章子賢斯言也余以致用之志以明道也

非以撫而丁。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今余爲是書。在民之望。若二子者。四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于是。況不及是者。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屬乎外。思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六十七篇。子厚平生學術。辭賦且已。爲書未有明者。避其合乎道者。著之。離者去之。蓋呂溫之才。大出柳下。武陵齒甚少。方師資諸業之。不暇敢去。取自任乎此。非國語書後人所爲。爭相排擊也。

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三

與友人論文書

此後可
以懸衡文字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既而之不達。鑽燭之不足。煩縷之不清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得或得其高。明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主之暇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順。刑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踳躅而不進。力賊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繁焉。鑒之頗正。好惡繁焉。文之廣狹。屈伸繁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遠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或賦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纖起。金聲玉韻。辭聲贊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餘未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問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後囊中。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

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
治書者頭吟誦之也擊轅府衙必有兩擇顧審視何如耳還以一
字示褒貶焉

諸論文文字中最炳藻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五



書第三十二卷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
之志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
其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中
論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
此誠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
耶夫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
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
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
而無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擺撓人而終不
問也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
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使貧者衆皆挾重利
以邀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體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
者亦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
不患富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
捐拾口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
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三主上思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幸輸其一二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則不一定經界嚴者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歸而役於下則又不可見云懼富人流為工商胥竊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安其增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實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行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不可行矣是故乘獎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一所見及此而已承以備限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堪埋歟獎政則其說行矣若其獎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西商人家重曉之其他皆愚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之既取軍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其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為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黃以代已宣黃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致稱道其

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黃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利害燭照信能臣也材如八司馬為王章一小人所譏謫氣廿年不克究其用惜哉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以理喻難
是書也
世並生不易
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與北類又聞子敬時
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齋礪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
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
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
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
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
於石石之精龕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
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

河東先生集卷五

五

清炯然而輝其竅洞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
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施疎而下者
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留不發叢齒積類
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鬱鬱泄火生風或喉痹肺幽關不聰心
煩喜怒肝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
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仰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
樂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
黃犀草北山之木雖離奇液騰空中立枯者皆可以采百尺之觀
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腹拘蹇蹇跼蹇蹇

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藥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下酒
瀆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
飲其羊關殺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
醫西子之里惡而賁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奢食而
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關外山東之雅馴樸鄙力農桑啖粟粟者
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友倫悖道其矣何以異於是物
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
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虜類不可悉

河東先生集卷五

五

最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
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復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言唯欲得
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
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單其說
宗元再拜

有正論以明物理又旁推博喻以徵其必然崔饒州簡爲子厚
姊夫又其後卒以服藥得狂疾此書蓋所謂垂涕泣而道者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悼大府之政甚過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計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墮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經索處則若關桎梏予而無所趨奉拘而不能肆矯焉若枕饋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山未嘗言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舉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爲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早

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起屯屯而居浩然而有餘拙草草有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思他人莫利已獨以偷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爲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訕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損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

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言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任雖未達無心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當與送安園南將入道序參看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早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而問五。中可與。遂思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覺。不能俱以爲兄。山服氣以來。貌如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勝勝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問一日。漢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脫和棹。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聖

今吳子之師已遭誦而退矣。愚敢厲銳。擢擊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死歟。不可歟。壽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勉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兄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全起。則嚶嚶。說說。以連夜。又增以胎燭。燭不足。則颯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下出主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噫。

之
家
不
妙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又年少。則嗜書。又兄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上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焚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當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姻婚。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閭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戚獲僕妾。則戚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則皆左袒矣。則又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聖

集 404-670

宋書卷之六
謝靈運傳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懷才志
博學有文才
善為詩賦
山水詩尤著
稱於世

宋書卷之六
謝靈運傳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懷才志
博學有文才
善為詩賦
山水詩尤著
稱於世

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者欲久存其利宗族網維欲久存其戚
關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戚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
吏欲久存其勢雖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爾凡今天下欲兄久存
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離夫背
親而與離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標
標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離者失望而懷者得欲而忤則
愚願惟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
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食之聚以為酸梅五味之適
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懽斯歡流聲
舉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宜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
愁悴悴焉庸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
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
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漢書卷之六
謝靈運傳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懷才志
博學有文才
善為詩賦
山水詩尤著
稱於世

書原第三十三卷

與楊誨之教勉用和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龔不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
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為知愛之陶器不若鐵為信
然而器之德可以及士沉而不化其不可信也又不可信也則足
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無難發之要在陶然然後不失其
道則足下亦教論之至固其難也此也自今有再見足下文益奇
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愚岸為不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
君子之道也然則然則然則然則然則然則然則然則然則然則
吾人少不弟人多故愛足下者多而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
中固其外今為足下作書可謂之正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
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書求僕書者僕人非之今作數百
言知前聖不必非也及後世之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
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無一信焉吾之至也今日有北人
來云將歸田牧是與數十年之隆典必有大恩澤夫人之寬問於
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非者莫敢肆其咄矣其賀甚賀僕罪大
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隆
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

宋書卷之六
謝靈運傳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懷才志
博學有文才
善為詩賦
山水詩尤著
稱於世

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是下過今年當
 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有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
 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
 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謝

衡

漳州

良元間楊德爲漳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詢之父

丈人之冤

元和間德爲京兆尹李夷簡劾之貶

南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吳

與楊晦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
 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
 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
 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
 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貴
 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
 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
 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是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
 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
 子之說曰夫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
 必不爲樂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
 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誠宜謂之時中然後
 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變及爲蔡莊射以
 革君心之計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立雖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
 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
 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
 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

南東先生全集卷五

吳

精于學問
不徒是法
家律也

雖云人
律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吳

也今將申告于古聖人之道言言克讓言辨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則公踐天子之位提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翬飛走變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吳

之為制其或礙人得之加鞭箠而後為起超走成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為狂奔顛倒踣蹙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為窮窮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窮窮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窮窮拘拘也又子自言處眾中偏側撥擻欲棄去不敢稍勉強與之居初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汚雜譁譁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言在於恭克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而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嫺於心乎慢其親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假僞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商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焉如

是而心反不親耶。聖人之禮讓。且為偽乎。為倭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則勿動而己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有管仲。魯湊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老然而居於世。卒果何為乎。是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歸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序

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誣誦險譎。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視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誅。而又縱勦之。已則決起奮怒。揮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足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

抱朴子
論學
卷之五

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皆思踴躍沈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困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排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口咬餒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竽。吾子其類是歟。佞之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序

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責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圓子之所宜。其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荷皂。以矜利乎已者。也。圓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恆人為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

類足下時。時訕罵。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思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挫折。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賈賈商算。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備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問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知吾更訕罵。彼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動焉云爾。而不已也。于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其又所書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聖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聖

旨如此宗元白

勸勉懇懇欲自節一語不得親厚之情見乎辭○縱心恣脫篇
法政嚴

之。何又何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文章。雖甚自挫折。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賈賈商算。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備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問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知吾更訕罵。彼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動焉云爾。而不已也。于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其又所書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滂澆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行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衡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已之不亮素與足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

高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高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言出矣是祝融同祿之和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舉也省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聞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慊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嬰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枉枯甚固未可得也因入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問架文甚活變東坡先生目為怪怪奇奇有以也

答章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
 木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
 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
 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
 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雖譏笑之以為狂
 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
 世界羣怪聚為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煥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
 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
 年僕來南二年冬大雪騎驢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若黃
 吠嚙狂走皆累日不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
 以為蜀之目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
 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
 人而誰敢衛怪於羣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論過以來益少志慮
 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嗷嗷者早暮聒吾耳騷
 吾心則固憚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美

少一過而子
以之為之同

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
 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
 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
 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
 行厚而辭柔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
 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
 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
 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
 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
 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
 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今聲言而以為能也
 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
 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
 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
 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委

師之其
張其其
其其其

第三節
其其其

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對天也本之書以求其
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
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
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
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
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
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
師云爾哉取其質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
矣宗元復白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韓

樓枋得曰看子厚論文三節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于文

字處一一可考韓退之蘇老泉陳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

有疵歷歷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先生不敢爲人師仰此書已榮然爲百世之師

答韋厚與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焉羽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
友歲與答韋中主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已爲弟子凡僕所
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
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慊慊不敢暇又不取自謂
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晚怯尤不足當也
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
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
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
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
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八吾子欲
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通謂五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
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
無以韓責我若以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各
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
目閉口邪敬敬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致廢其言吾子文
甚暢達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及其事肥其馬長其策調其
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拾是又奚益哉張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書

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師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作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向鯉鵬互鄉於尺應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答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與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適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肅然爾源而流者歲早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命之矣且詳說之矣

答韋斯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告退之
之才過僕故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則則假借為之詞
耳退之曰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
法言及四賦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
其雄文道言措意頗知局滯蓋不若退之猖狂恣肆肆意有所作
若然若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
善不可獎故慷慨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
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為但
越趨文墨事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
非所宜然幸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同當雖僕亦知無出
此吾子下且少知已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
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楊韓愈 定北此矣韓柳二公惟相匹故交相知惟相知故交
相推必文人相輕亦見其一耳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
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山言文知名者亦為
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聲羣朋增飾無狀當途
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
乃未得齋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貢塗
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動懇意甚久遠不為頃刻私利欲以
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
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話屬
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悲婉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問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益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問疎之忠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常語翻新

何先生全集卷五

十四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惹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憶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舉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致拜謝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騷多所去去字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安可常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蠅蚩蚩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移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

自荆而來約
市之出川

行不爲既
而此風不
變

其志果有異乎。文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
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克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巫之二邦以
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若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宗元白。

備考連潮 時劉夢得爲連州 庚桑子言 外處不能化蟬 越難不
能伏蟬 即見莊子 蟬

豆蔻中大
青虫也

游客中無行誼之尤者。然士君子讀之。且急自檢點。勿屬杜。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卒六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啓。子相公閣
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冀以求出
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
深嘆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
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繩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
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
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
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

河東先生全集卷五

卒七

艱以陷乎大阨。窮殞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
顧而去。與顧而深嘆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
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
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附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
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蹙。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
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概
益爲黷。伏惟念降者之至窮。錫鳥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繩。垂千仞
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
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

原缺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啓 原第三十五卷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謝裴陽子夷簡尚書撫問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啓 原第三十六卷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

長 原第三十七卷

柳州賀冊尊號表

禮部賀甘露表

爲王京兆賀雨表

王京兆賀雨表

賀親白所雨有應表

表 原第三十八卷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爲裴中丞請朝覲表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奏狀 原第三十九卷

代人奏瓷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爲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賀誅滌青逆賊李師道狀

賀平滌青後肆赦狀

賀分滌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祭文 原第四十卷

祭穆質給事文

祭呂衡州溫文

爲章京兆祭杜何中文

河東先生集卷六

三

爲章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祭萬年裴令文

祭呂敬叔文

祭崔君敏文

哭張後餘辭

祭李中明文

楊氏子承之哀辭

祭文 原第四十一卷

舜廟祈晴文

雷塘禱雨文

祭蠡文

禡牙文

祭井文

祭門文

祭弟宗直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祭外甥崔駢文

河東先生集卷六

四

外集

郭爭師墓誌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處士段弘古墓誌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

啟原第三十五卷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啟

某啟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埃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餽粥難繼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啟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某啟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伸折脅臍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庸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公此等啟盛漢之氣彌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啟

某啟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
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獨立朝端
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
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崑
閼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
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欲獻書詠青與願為斯役以
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櫪方堅
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懇之至謹奉啟起居輕頓威嚴倍增

戰越

尚東先生集卷六

啟

三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
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
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
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
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
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
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眾
皆快然快字恐快字之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
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
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尚東先生集卷六

啟

四

借符君以泄胸中之五岳

謝李中丞政安撫崔簡

某啟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驪州
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驪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
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政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
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
行仁義濟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喚咎
之德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
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
爲賊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顛顛不知所赴儼非
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其幸被經囚久沐恩
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應奉
啟陳謝下情輕瀆

河東先生集卷之六

五

上湖南李中丞啓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命命輪粟於列
子列子不受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
於君地則賜之賜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
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
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憂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
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
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廢苟冒人矣
董生曰明明求財利惟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詭耻之大者
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
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
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
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干請書品骨稜稜高峻

河東先生集卷之六

六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
孰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
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
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
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顧顧
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因銅若彼。文繼
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
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

河東先生集卷六

啟

七

釋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
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
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
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
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
飾。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以問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
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達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
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
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

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
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啟
大意亦自戰國策出

河東先生集卷六

啟

八

原第三十六卷

上大理在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過去。遼瀾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闡見。勞費翰墨。徒爾拖曳。大帶游於朋黨。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九

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睇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顙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雅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既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

唐書第而
仕宦之跡則

寔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十

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出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希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乘翰輒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

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
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過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
如實出已之德敢希像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
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已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自命慷慨有氣岸是少年材盛之筆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啟

士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十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
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邠謀謀幸趙致罕音羌之績文武所注
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
有申甫魏邠之勤出兼方召幸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恆陽恆陽指王
宗承畧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贖勤思慮以贊述
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
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
願徹聲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
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啟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啟

士

上襄陽李僕射愬唐雅詩啓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治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齎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輕瀆。

河東先生集卷六

敬

三

威重戰越交深謹啟

錯之漢文當歎匡劉而上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閥者。以十數。而其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如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愧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爲幸甚。其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綴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河東先生集卷六

敬

四

喻出爲淮南
即度使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啟。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妙撫羈縻。深以含弘之仁。忘其進退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寒。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醫門。拘滯蘭室。良辰不與。風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常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髮飄飄。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培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覩清明。換銳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河東先生集卷六

啟

五

謝李吉甫

上李中丞即湖南李中丞所著文啓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憚憚。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初草而編。累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首。不敢繁故也。倘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河東先生集卷六

啟

六

軍號既屬奉
禮部將賀
表亦無足存
此爲元和十
四年再上第
號而賀公則
柳已數年矣
筆力故前大
異漢也一聯
千尋梅

表 原第三十七卷

柳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日月制陛下膺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蠱賊盡除福應皆集有育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歎望百工怨思是以啟元和之盛典延吳宮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市於九圖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遠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汚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十七

禮部賀甘露表

臣某言中使土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
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
玄化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歡誠
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太和潛達
闕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官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貽畏景轉
炎更灑灑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
味兼飴醴然則零於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徒矜往辰孰並茲
日况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
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
萬恆品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大

爲王京兆賀雨表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旣。宣。遂。洽。漏。泉。之。澤。雲。集。感。切。雲。周。布。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九

王京兆賀雨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處。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蒼生受福。且瞻於南山。百穀仰榮。芳霽遂霑。於東作。睿謨朝降。高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殷帝虛美於桑林。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十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僊雲潏水。協從龍之徵。初泛灑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征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五

表第三十八卷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滯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闔。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戎行^音杭。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脇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殘。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稔巖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五

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臣謬膺重寄。獲親大和。拊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備考

克東平 元和十四年。蒲青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以降元。山東十二州悉平。以悟為義成節度使。赦天下。

功 田弘正與討師道。加司徒平章事。

柳州四六。飽飫經史。緝練芬華。宮商諧和。濃纖稱適。天生尤物。為厥謠宗。余于正集得如千首。又於外集得數首。錄焉。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臣日被觀察使。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靈囿廓清。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天降寶運。時歸太平。白克夏竊吳。翦蜀平蔡。殊類稱穎。羣疑革心。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必臧。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郛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合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頌成康之俗。介丘竊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籓荒。獲承大慶。抃躍之至。倍萬常情。

還先生集錄卷六 表

圭

跳脫唐蹊仍不落宋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宋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馳豕之穴。忽為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祿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遵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適征徭之便。俾侯旣定。賜履以寧。與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還先生集錄卷六 表

圭

南齊文王樂
北齊書卷地
魏書卷地
四六體等
優僧見切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

臣某伏見今日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
鄉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包蒙養正學術
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
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察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謦言
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
震驚晦跡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
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貴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
於薦雄德必有鄰聖代式光於尊隗自羣受命冀復而陳迫以疾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五

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備考

韋侍郎厚實羣詳見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膚革既平
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
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
載揚蠶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
萬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伏波之舊規乘下
瀨之故事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于原野即
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壘陷堅蕩清海隅不息邊
徼切以才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謬承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五

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臣歷刺三州連總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邇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
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
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瞻寐而無違雲漢昭回固瞻仰
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微衷尚隔
於戴盆積望徒懸於窺管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
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敢瀆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
除替許至闕庭廁蹈舞於羣寮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大
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
三接之恩一覲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備考

崔中丞
桂管觀察
朗寧
州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三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云
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官不
期達值某皇帝文明無運大闢玄猶搜采衆才幸忝甄錄歷踐中
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之雄藩顧無綏馭
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惠以爲
防視俗而爲教獨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
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亦時表式也錄之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三

代韋永州謝上表

三郡一歲之
荒治而不平
者并政莫大
有之地也

臣其言伏奉日月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
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
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
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惟
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
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
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
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儼或有成少裨憶惕之風用答生成之
恩無任感恩頌越之至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无

教陳明切有陸敬輿之遺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
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訕聖恩
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還離十年一見官闕親受朝
命收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
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驚憂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
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惻惻感人

河東先生集卷六

表

三

爲武中丞元衡謝賜櫻桃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眷特深時珍
海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
羞時令攸貴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
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背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顧
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違賦小人之腹無任云云

六經鼓吹

奏狀
原第三十九卷

代人進瓦器狀

瓷器若干事。石件瓷器等並甄精埏埏式埏埏和也埏日埏。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銅之德器。懸珣璣異於妖丹。既尚質而爲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承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工切時表得其千一自足壓倒衆流

柳州上本府狀

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已帖縣準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
 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政竭忠
 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
 之威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
 似可哀矜斷于方迫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
 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更切惟輕之願况俟期前遠冥命不遙伏
 乞俯賜與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
 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儼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
 便令廢格輕賜恩矜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折獄仁恕可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矣

范家集仁人

狀

三

為裝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討賊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
 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
 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逆誅舉宗肆暴恃狡兎之
 穴踰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
 逼使臣驕犯王累恣其毒虐連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
 期於席上調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
 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眾輕
 圖蟻勇劣怒蛙細編富強弩之初孤豚倖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
 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
 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中既備於小戎鯨鯢豈
 逃於誅戮切觀上畧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
 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實懸香餌令布
 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愆於羽檄跣足唯俟於牙
 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權聲
 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屢且及於震門家事勿關土
 已填於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
 孔大夫戮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圖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

范家集仁人

三

日固久容。楊中丞陽旻以義烈爲已任。勸策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尊器。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其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微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特角。舉牒者。

裴行立。生事要功。五管之罪人也。此牒却妙如火如茶如飛如翰軍聲軍容莫不捉燭。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三

賀誅青逆賊李師道狀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啟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感討以叙昇平。蠶雨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謨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凡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問涯岸之阻。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註誤之典。期以撫循。外怙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台于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降神自同於周雅。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天寶之安。播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笑刃觸鋒。未爲効節。管原潤草。豈足酬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秦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并舞歡慶倍百恆情。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三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某官某乙右某伏奉二月二十二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惟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凱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繼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耜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糜給滌山川之舊污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節著有十連之寵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普暢收六月之車徒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耻之辰見咎繇惟輕之德抃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河東先生集錄卷六

表

三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部開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旣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連已肅澄清之政風無夜動鵲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卽聖田生無慮其異謀卿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恭以相公尊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恆品

河東先生集錄卷六

狀

美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勲吳鄧寇耿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獎以昌鴻業廟署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裴斐成市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誅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恆陽之虜則馳使而華心况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拾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勸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勲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恆情一氣舒卷騁議論千聲律俳偶之中坡公表啟濫鵬于此

河東先生全集卷之六

狀

元

天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尸進律之寵未遂執珪之願相公膺賢輔聖大敘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適再周介鬱驚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徒鴻丹誠况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豈使班超之望長懸子牟之戀空積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元覲徵故事而不遺揆風志而斯卑人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宰相之車敢希榮於上客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河東先生全集卷之六

狀

單

祭文 原第四十卷

祭穆質給事文

○主○司○井○路○○亦已半歲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墓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轉則繁盛衰
 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復有三黜無虧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
 子勳容敬我直辭載之冊府命以諫司抗奸替否與正為期奏書
 百上知無不為誰謂劉賈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
 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
 其廢日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義
 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殞首邈矣高標誰嗣子後王命南下郡符
 東訓流滯湮淪藏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感激之
 風道同義立中司守直好權是襲致之微經誣以賄入瑣瑣其徒
 榜訊愈急詔下三司議于洛邑噫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大
 忤三母危法旋加謫言俄及左宦夔國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
 其級端于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訓公在郎位再准損
 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辭犯長有志無力惟韓伯劉同憤諸臆
 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子志將發其難決
 白無狀以申禍端衷心橫詞義不可上會逢友黨曾莫自安賦于
 諸中有涕洟嗚呼哀哉壽宮久翫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聖

碑抽哀鴻憤舒文致美願迴海風以窮洛湫清明如在神鑒何已

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備穆

穆質 贊弟詳見 賢良發策 貞元元年德宗以天旱策問賢 免卜式著議弘羊可京德宗深喜 良方正賢言兩漢故事三公當 之權上第尋自職尉左補闕 點刺 貞和四年京兆尹楊憑 給事中點 爲刺史

穆氏兄弟古之遺直序兩姓交情亦可感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聖

祭呂衡州溫文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
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饌敬
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
天實孽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
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
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
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獨取其
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
不立豈非脩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
未問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正直而為
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
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
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
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虫虫之民不被化光之德
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義
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

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
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
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
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
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風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
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
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
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嗚呼化光庶咸聽之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祭

宋出人莊駱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都殺亦以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總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有山有河殷此大都焜耀昌時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俱起草萊懷策旣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復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于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魏闕爰總九流誰謂河廣願言莫由烹魚之問往復相酬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陋假以羽翼仰之騫翥惠文戔戔赤紱在股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股四方典嗟况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杜河中

名權大曆五年夏卿同舉賢良第後自同州刺史爲河中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古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曠六書奧秘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陣康莊未窮濠池何已極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邀以嬉策駕嵩少沂舟灑伊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遠繫我大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遊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授文報章慨歌且舞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陞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并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翱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猶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割日月逾邁往城遠下素車千里逶迤山谷晦爾精靈藏之各屋嗚呼哀哉丹旌卽路祖奠在廷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清酌以告明靈臨觴永慟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備考

崔太常

注疑

鄭齊

齊映

周星

左傳

一

並終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

祭文

哭

祭萬年裴令文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治其舉處愕然其言里郭爾其
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裴蒙赴急不避寒暑交半賦中多容鮮拒
賢於博弄媚茲讒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考禮成文際章克舉展
樂承職音官式序既聯奏復亦圖荀簾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脫畧
細謹愀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卒成官謫莫究禍源坐黜中
徙再期騰蹇孰云蓄憤遽此歸魂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
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
其孝敬式是仁恤爰及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茂於文術游藝
相從操觚散帙顧余寒劣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聞彫
缺互見遷黜契濶伶俜分形間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
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瑟嗚呼哀哉聞
疾馳簡其命未返嗣其計書來自番禺塊守窮荒山藥與居有眉
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非禮無
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六

祭文

哭

祭呂敬叔文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
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答
屠漁乖離夫何克合大或不答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
子之中忠勇亮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辨論恢奇嚴義
博大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常曰余武王功是期哲者其
力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輿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今其沒矣
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
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五

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憤非
恥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違言而見信
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柳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就
云後先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
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適已有稱之妻有弱之子海隅東周號哭萬
里葬紉之行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吉讀茲哀辭以奠而諒
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

夫產昆崑者難爲王植郡林者難爲木公以望顯于華族藝蓬
六書學該七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出參旬服紀綱淮
海政令惟肅宰制岳瀕周於仁育儲闈典議直清攸屬久次推能
二州繼牧至于是邦幸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
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翦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謫進律未行歸神
何速其威以罪戾謫茲災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泛鵲
汾相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
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五

息流迫懷憂辰恍若夢遊寢徹中寢魂遷乘舟邦人永思俯仰隱
憂况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七錄

梁阮孝

入補黑衣

衛王宮者見國
策餘並見公志

詳雅

哭張後餘辭 并序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
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辭而歸乎中
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
曰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
矣其貌可謂肅矣博碩弘裕宜爲大官者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
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直發憚卒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
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
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五

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
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
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者助之哭焉况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諸
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
嗚呼更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
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友是百檢猶幼子
之優游是亦貴者嗟嗟張君寵不必貴西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
肆慾銀艾綸桑子之崇高無媿二事吾見皤皤而童赫赫而辱進

濡粳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混乎
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
加壽道施于人慶及于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
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制案語悲壯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祭李中明文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遠以恆。今夫子之志勵以銳。今求中懷末若履冰。今敦仁以孝。實蒸蒸兮。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今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繩直。今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于道。大齊是承兮。掩冤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賴忠哀。信鬼所憎兮。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吾方期于子墓。冀有興兮。今而棄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肱兮。但其煩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浮以雨。雪紆委。砌礫兮。鴉鵂夜啼。羣瞋凝稱兮。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五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流。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五

行彌專質圭璋。今文虎豹。起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冥。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爲。

祭文 原第四十一卷

舜廟祈晴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王與稱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昧今陽德德候有渰淒淒降是水潦混為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隄泛溢時壘坡陁圃畦恆雨獲戾循谷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蒿敢望詠黑蜨扶陰蜺式乾后土以廓天倪案盛不害餘糧可快或饒或瘦為酒為醢鎗鎗鏘鏘坎坎鼓鼙百代祀德肅心不攜豈獨嶺

河東先生集卷六

五

漢徵諸潤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備考

舜葬江南是為零陵即永州也廟在永州公代其州守作

諸祭神文並雅健

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饗神惟智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盼饗某自朝受命臨茲裔壤蒞政方初庶無淫枉潔廉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秦盛夷於草莽勝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公記因云禱虔則應此文誠恐可謂曰虔

河東先生集卷六

祭文

五



祭蕭音通又文

維年月日其官以牲牛之奠祭于蕭神惟昔灋有大特化為巨梓
秦人憑神乃建葦頭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
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
之制神實守祀有蕭黃孽保固虐人倖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
命施威于下惟守臣其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
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
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蠱孽達我涵育收厥餘闔役于
校人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傾刃以為神耻急急如律令

河東先生集錄卷六 祭文

五

備考

蕭神見史記又列異記曰秦文公時樹此為牛神牛之
不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水秦國此置旄頭
騎以先驅蕭羽葆幢也以其官代裴行
旄牛尾為之置左驂馬首立作

禡牙文

維年月日其官其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祭定百越漢
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戎役惟是南方久稽
討伐藩蠻估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顧葉實恣暴
盜儼壯殺老掠斂使臣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
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
帝理唯是鎮鈔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官臣某欽率邦典
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懋揚邁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鏃刃鋒
鋸畢集于兇躬鎧甲于盾咸完于義軀焚揚蕩沃往如行虛俾人

河東先生集錄卷六 祭文

五

懷于安以靖離之隅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備考軍牙

古以牙璋起
軍旅見周官

祭井文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若是玄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哺。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關焉。官守斯恐。蘊利茲久。閭閻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茲利兆。于彼威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通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非從心禱。井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于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脩報禮。式薦蘋藻。

記井祭并小文儀構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五

祭門文

祭音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關。能收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楚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齋。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備考 祭也。周禮。祭門用瓢齋。謂去其瓢。剝去垢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六

祭弟直文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悲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隨體早夭。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大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媿。汝墨法絕代。識者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恙。當瘳。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紼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韓祭十二郎是。版聲長號。柳却鳴咽。如有節族。而不成聲。皆哀之至也。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空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舉動京邑。施千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命。蜀寇內侮。禍聯羌聚。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復戎俘。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雷謗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溟海浩浩。而君是踰。嵩簡流作崇。山茫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壤。還淪別區。喪還大沒。又溺二孤。痛毒存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剪屠。樞不及歸。寓葬荒墟。將革將就。暫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梵梵相祖。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書咨夕計。期正文律。實獎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以出。斧屋爰封。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斟音以酌。涕出焉窮。

河東先生全集卷六 祭文

空

又祭崔簡神板歸上都文

嗚乎崔公之極。嗚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坊。而類。或碩。而陰。流洩漏。澈沒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嗚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欺。苟。賤。暗。智。宇。輕。端。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酌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死哭生祭歸哭留駭歌腸斷

河東先生全集卷之六 祭文

室

祭外甥崔駢文

祭于卿郎之塋。嗚呼。天愆靈奇。取不可貪。既容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塞其篋。置抽深。挾密。擢重。揭貴。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珍。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天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靈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維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末仁具得。爲壽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心寬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笑。前次池隈。笑領卽路。嗚呼。不翅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謀。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謂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酌。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裘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附。圯土下呼。清淚微壙。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祇益摧紆。累見千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盛。嗚呼哀哉。

憤激

河東先生全集卷之六 祭文

室

外集

郭師師墓誌

郭師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達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清涼山。文殊師利所居。其山五峯。高出雲漢。今名五臺。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諱道州。伯高抵宙。

河東先生外集卷六

墓誌

空

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關。官謹視出入。餌。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峒。嶠。山。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領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隨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生。勿棄。

華師踪跡亦奇。要以善音為主。劉夢得曰。蔡欽說薛訪子車不

能曲盡如此

河東先生外集卷六

墓誌

空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卒而卒故淑為南康謠者李君為睦州詠在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道而募為納為外婦偕寓南海上及移來州州之騷人多幸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採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陸年二十四銘曰容之丰令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凋頌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清嗣靈音兮永終古

河東先生集卷六

志

處士段弘古墓誌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渙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閹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千以兵書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懼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敬其去微音避也崔公名能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進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于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俗字吾安用生為理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也指通者不以不懲其蹟卒以元死觀遊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沛剛而厄于命故所如不偶歷叙自然

河東先生集卷六

志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屬望明堂所
在故曰廟宇
舊此址以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虜戮。率
土臣子。震抃無涯。臣聞負恩千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
其鬼。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
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勲。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觀
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嶽而專祿。大曆中以李正已
爲平盧淄青節度
使傳其子納特東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
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累聖垂德。留未悛
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遼海無虞。
見石磐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畧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
縱捨有威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於無爲
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盂之泰。忭蹈
歡慶。倍萬傾情。

典切

河東先生外集錄卷六

表

河東先生外集錄卷六

表

表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琴薦二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
開下。京鑾且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
專瑚璉之重。藝深搜。將成玉燭之訓。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
顧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
拂未忘。儻垂不撤之恩。敢效彌堅之用。

備考

石琴薦

出柳

衛淮南

次公也

善琴

河東先生外集錄卷六

序

後

南陽
關氏

貞元和間學文於韓吏部者指不勝屈隨其材分
各有所立然獨習之李文公爲尤蓋諸人皆有韓之
一體若夫習之可謂具體而微者矣今讀其文氣高
而質清理正而辨雄蓄富而光溢美未易一二數也
其諸秋水游至素波滾滾走萬里乎烈風雷雨作於
高山大林之間虎豹迷而鹿豕斃乎潼關劔閣險不
可升乎其間麗若星雲和若琴瑟儀若鸞鳳姣好若
神女者又何取之無盡乎吾意神明變化於文者昌
黎氏而止耳習之亦然故曰具體而微焉者習之也
唐宋人談文者必曰韓李及明人選大家棄斥弗登
何耶余本據李文公全集共錄如許補列唐大家卷
帙次第一如原集若夫李之爲人前之人有論而定
之者矣今莫能易焉定論奈何曰賢而過過而彌見

其賢者是也

序

後學儲欣

世嘗說李習之師昌黎然昌黎非習之師也如集中所載答韓吏部書及韓公墓誌祭文知李之與韓友也非師也灼灼明甚而昌黎自謂李翱從子游此何以稱焉豈昌黎作師說好爲人師顧舉素非能相下之人而引而置之弟子之列耶噫僭矣及予反覆習之文知其學韓而神似乎韓者也未師其人師其文云耳師其文即謂師其人而引而置之弟子之列也亦宜唐之時韓李齊稱歷宋元而不改蘇明允稱韓子之文渾灝流轉李翱之文揖讓俯仰未嘗不並舉也後世曲學之士尊韓而黜李者愚甚不取故錄習之集十七卷稍刪數首餘存之俾學者得覽觀焉

新唐書習之先生本傳

宋歐陽修宋祈奉救換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畧曰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

新唐書習之先生本傳

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受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爲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驅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映二也昔齊道尋以女樂李相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倍乖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

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修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

新唐書卷之五十八

二

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夫逢吉詭不校翱志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自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通捐係路之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貧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家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書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柱管湖南觀察司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

新唐書卷之五十八

三

唐李習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 原第一卷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雜著 原第二卷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雜著 原第三卷

平賦書

雜著 原第四卷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雜著 原第五卷

知鳳

題燕太子丹傳後

習先生集卷一

月

一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

書 原第六卷

答韓侍郎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皇甫湜書

答王載言書

書 原第七卷

論事於宰相書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儔書

答侯高第二書

書 原第八卷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習先生集卷二

目

二

寄從弟正辭書

習之先生全集卷一

目

三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吳 昌又蔡

姪孫大文六雅 全校

賦 原第一卷

感知己賦 并序○梁 補闕肅

貞元九年，翔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翔有相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賦

一

知之道焉。謂翔得古人之遺風，期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翔以拂拭吹噓，翔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遭疾而歿，翔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

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期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期之命久速遭厄窮也。遂賦感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

梁先生集卷一 賦

二

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動直下松栢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梁在當時有知人之明得推賢薦士之道讀韓文公與陸慘書可見此等先達世不常有序中一折感人心脾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寡寡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今。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劉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得治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歐陽永叔曰讀幽懷賦廢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翔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翔時與翔上下其論也嗟乎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翔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且亡哉

上掃楊馬下開阿房

習子先生全集卷一

賦

雜著 原第二卷至第三卷

復性書上

抑破

錯

情必至于

無水不流水
能禁其流乎
無火不焚火
能禁其光乎
性之有情也
猶水之有流
火之有光也
何以禁之使
不作邪但曰
沙不覆壘不
壘情不至干
皆則可耳

雜著

五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

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者或大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至於聖人者一

子思子思子思

子思

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倕存焉與之言之陸倕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子思子思子思

子思

言性情者必折衷於孟韓習之翁不免於雜佛老而言者然自孟子訖唐千有餘歲性命之學止一昌黎公言之而習之亦思者書以傳其人可謂豪傑之士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閒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

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

聖先生全集卷一

論語

十

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視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視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

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

人乎曰十年擾之一口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

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

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

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

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

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

聖先生全集卷一

論語

十

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

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激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

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

曰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

鯀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

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渙也故能通

極說得好然
中節即已極
之情

妄邪是情之
流極其情不
自情自性而
論者

至精至微大
約此其說性
處極好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
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
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
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
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
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
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
所惑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
復其性矣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
伊尹曰天不負我我先覺復知先覺覺後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
此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
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
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竄為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
終而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
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設為問答以伸其尊性抑情之說

聖賢先生全集卷一

雜著

車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其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

有之先生集卷十

雜著

南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大其聲而疾呼矣。雷轟電激如衆客熟寐何

儲在文曰。危言刺骨。似勝荀子勸學篇

橫激一波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一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

有之先生集卷十

雜著

主

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

地無荒桑。拓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墾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獨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

齊先生集卷一

雜著

五

耳。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剛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

愈復愈夥

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綬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剛遂溝瀆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開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口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

齊先生集卷一

雜著

五

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剛遂溝瀆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繆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園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

舍其一於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井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蓄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子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秦漢以下而行此復何異於殷周

雜著 原第四卷至第五卷

去佛齋 井序

故溫縣令楊垂為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嗣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浸淫於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為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於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己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

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愚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裘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己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東。儼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貢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論佛教必窮昌黎公辭闢之外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率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於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為空。盛其屍埋於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怪者。因謬王野人既死。處士陳恆發其棺。惟見空衣。翱與陳恆相遇。問其故。恆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翱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翱奉牲牢於山。致帝命。遂使斫木為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於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於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備考

同州

隸陝西

浮山

今為縣

循州

今廣東惠州府

元和初公為

循州

屬山西

循州

今廣東惠州府

元和初公為

循州

削去謬記正矣。然王野人亦備然不倖。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理在孟韓之間。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拯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苗而燒也。人知勝之於水矣。勝於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之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卽易地皆然之說而暢之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竝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貨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鵠鴈鴻其肯鳳之耶。是鳥也其形如斯羣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鳳不以形而以羣鳥之從當此言必退之矣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七首人秦。劫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況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蔡子長

劉先生集卷一

雜著

七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於禹之堂下。自竇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即陶士行惜分運。覺意而感慨無涯。

劉先生集卷一

雜著

七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授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知其心謂生無戚戚益與益同以他人爲解子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爲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游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爲我劍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摹退之

雜說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盪也天文乖盪無外覆乎上地文裂絕無外載乎下人文紕繆無外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爲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爲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知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爲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

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懷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西不忍爲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爲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詬謫於天下。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曾西先生集卷之

雜著

手

不信已而信人學者之公患。凡所以不至於聖賢者。往往坐此。讀此如冷水潑背。

書原第六卷至八卷

答韓侍郎愈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爲累耳。苟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欽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而推於時。惴惴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来。賢士屈辱。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食。如久曠思道。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

以文爲戲至
此手宜其爲
裴君公所誦

此亦必有中
韓處受
而不復

泥土則常引罪在已。若狂若顛。雖饑不敢求食。雖久不敢思
通見妖麗。開眼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制之在躬。夫又何榮
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妨大有聖
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
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
文辭。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
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
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尚狹行義之一豪傑
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
知重陸滂。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
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滂之賢。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
某官之位。日見於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
未及陸滂。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
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
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怙。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
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瞍。行而同。陸溝中。或以無目
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患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
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

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
髀而歌焉。某再拜。

好士如韓。猶以為未足。切切刺肌。過矣。然議論痛快。錄之。

答獨孤舍人書公獨孤及次子郁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疎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足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關。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顛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聖之先生書集卷之五

書

答皇甫湜書

序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屈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淚。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

聖之先生書集卷之五

書

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
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啻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
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
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爲本。
羣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
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
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煥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旣死。
發潛德之幽光。是謂心也。僕文才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敘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
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
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
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
子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子不過乎。司馬遷則曰。成
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
無怪。某再拜。

韓李二公俱有意唐史。而訖於無成。豈以處平境。無所激發歟。
抑未有如司馬談司徒掾彪者。爲之先歟。二公之不爲唐史。吾

爲二公惜之。爲唐惜之。爲天下萬世讀書人惜之。

答王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意。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肯

聖先生集卷十

書

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淡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援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濱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

總集

聖先生集卷十

書

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敘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傷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望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亮彼柔桑。其下候句。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今桑者閑閑。今行與子旋。今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鵲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予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嘖嘖。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之。子產於齊。兄事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者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

韋踐之與劉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某頓首。

習之所得於文者。如此欲不與韓柳參得乎。引詩書折六說。尤精。昌黎所謂文無難易者。若揚其波而注諸海矣。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
塞日度去聲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
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
亦已多矣茲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
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
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
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
來高杭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
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
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
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常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
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
不爲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
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
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
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入聲智力必不足以排之
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

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
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
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
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宰相韓貶潮州是時宰相崔羣裴度書中以國士見目云云殆移以責裴者

言一不售累章乞罷雖不允而天下高之宋大臣相沿成習其
論乃發自李文公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潘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郎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

韓侍郎

田司空

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句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

李太尉

韓侍郎

田司空

潘青未平

指李

相親厚者之言其後裴相優游綠野以功名終亦此書有以感

之歎

謝楊郎中書

楊於陵常爲左司郎中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於閣下累獲容嘆勤○勤○不○怠○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舉○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遙○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翱○白○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往○來○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稱○惟○當○茲○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二○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舉○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譽○之○恥○不○能○成○之○若○翱○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翱○再○拜

竟將譽之成之卸責於楊而楊卒不虛所責亦是兩賢

探知共至

與陸修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簡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分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也○試○一○言○其○詞○再○拜

日月得玉衡而益明李韓之文得習之二即益顯○書已文忽及李忽及韓翩翩超忽筆意可玩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開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沉之時乎時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之人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遠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忠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聞於蒲伐樹於桓魋遂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夫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

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爾不修道而求爲容賜也爾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羨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

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蘇子美曰。唐文章稱韓柳。文雖詞不逮韓。而理勝於柳。意言悉宗昌黎。故有醇無雜。

卷之五 金鑑卷十 辛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建封

朝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以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

立案巧妙兩
未及若眼

即引前二人
乃妙

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待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朝實為執事情焉。豈惟朝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查默成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閤。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閤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利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

家前好賢無
已而極之

暗照總收

容讓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讓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入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入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朝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

非好多言者也。輒再拜。

本其所知而未及用者，以致其惜動其悔而激發其知賢必用賢，必速之心，然恐是廉直懇到。

留先生集卷一

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翱，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閣下白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於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觀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爲黔首於汴州。翱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詞曰：親戚懷二殺之可也。況懷二且非親戚哉？當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之罪，聞知於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亂本既除矣，自茲日厥後，汴宋穎毫人其無事矣。豈汴宋穎毫人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爲建州刺史，人足食與衣，且知廉恥禮義，治平爲天下第一，其爲信州，猶建州也；其爲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其心，十五年矣，久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息，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翱則喜樂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者，口未嘗厭乎肥甘，爾體未嘗煥乎綺紈，爾自未嘗悅乎朱色，爾耳未嘗樂乎聲音，爾居處未嘗宿乎華屋，爾出遊未嘗乘乎乘黃，爾祿利未嘗入於家，爾名字未嘗得進於天王，爾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

留先生集卷一

書

書

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聲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鱗羽之瑞，有一可以爲昇平之符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拂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於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懼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懼然累其不善，則顛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顛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懼爾。其與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可采，色文章也，而與知

書先生集卷一

書

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翱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翱再拜。

備考

陸大夫長源也。朝命董晉爲汴宋節度，未至，將鄧惟恭欲自爲以晉之速也，遂迎以入。長源佐晉執惟恭。

師

與天下百姓同憂樂是心也。學古者皆有之，但或有所裁量，未必如習之之甚耳。吾嘗曰：習之賢之任者也，以此。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楊於陵

某道無可重，每爲閣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翱爲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辭。河南府板廡，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黃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爲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焉。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陟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翱爲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司

書先生集卷一

書

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尉黃卷爲狀白於前尹，制勵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譏盛詞相毀，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翱以爲本不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禮，而重違一司錄之徇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翱對曰：所過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簡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錄所過狀，注判云：黃卷有條，卽爲故事，依廡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復故事焉，自後翱爲司錄所毀，無所不言。前尹相告曰：公以守官直

道糾曹所傷乃至激橫過朝官於某處揖公見公公事獨立且又知毀之所來故塞耳不聽翱慮前尹遷改來者不知爲誰終獲展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勅之除替人因以罷免前日閣下偶說及此云近者緣陸司錄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焉爾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兆府司錄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宜也河南司錄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故舊禮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錄之欲自崇而卑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固兩宜異者耳假令司錄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舊禮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不爲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餘慶之德而居之六年閣下之爲河南尹亦近何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未得其所或來爲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禮使之立於東廊下夏則爲暑日之所熾曝冬則爲風雪之所飄灑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爲待一司錄過厚而不爲將來賢者之謀耶且此事某前年辨之因而獲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側門故也且閣下曹掾非爲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禮以堅辨焉此亦可歎也夫聖人然後能免小過竊恐閣下於此

事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則誰與閣下爲水火酸醎少相拯者以大府而苟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錄性甚公方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之舊禮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真無以越職出位言爲罪幸甚某再拜

細故耳諸曹掾安爲固然習之執爭挺挺具見風骨之峻史稱剛性峭鯁議論無所屈不虛矣

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

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世有以奔競得者或告余曰某得矣某得矣今欲不求而自至無是事矣余曰遇不遇有時如其時彼人雖褻足靜居猶得也時未至奔競而失者豈少耶吾之言與此書若符節之合願聽者勿迂吾言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唐李習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疏 原第九卷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奏狀 原第十卷

百官行狀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楊尚書論停修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行狀實錄 原第十一卷

故正義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吏部

尚書韓公行狀

皇祖實錄



碑傳 原第十二卷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故東川節度使盧君傳

碑述 原第十三卷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

柏公神道碑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

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陸欽州述

墓誌銘 原第十四卷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柱國弘農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故處士侯君墓誌

叔氏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十五卷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

墓誌銘

祭文 原第十六卷

祭吏部韓侍郎文

祭中書韋相公文

祭楊僕射文

祭劉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別濤山神文

箴銘 原第十七卷

行已箴

陸儉樞銘

舒州新堂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江州南湖堤銘

錄題 原第十八卷

來南錄

題峽山寺

聖先生集卷三

目

四

論事疏表

臣翔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修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耻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潘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弘正隨材

寶先生集卷三

疏

十一

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潘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傾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過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懼遺之女樂李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

人朝訪

大事切要元
和美政之不
終和獨然而
從為一坊

寶先生集卷三

疏

二

宗與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為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之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以寬百世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修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成功也若一日不以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羣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與

後太平大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人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恩。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懦愚。而盡忠。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

聖元生靈錄卷二

王

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王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難。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

華佗補腦頂門一針

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姦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削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

聖元生靈錄卷二

四

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漢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

皇甫鍾卿
諸小人肺肝
如揭

疏改税法

習先生全集卷二

五

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無也錢皆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口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八尺其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致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

疏絕進獻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

賀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疏

六

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爲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名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

不顧地人主
誠清心寡欲
有獻必却察
其誠刻甚者
罪之則亦何
待銷兵而後
百姓樂業乎

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
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
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
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
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為邊備
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
家威武達於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

習先生集卷一 疏

七

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夫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
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
備實矣邊上有召戰之聲達於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盜矣四夷
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先導揚而後靖獻六條深中當時之疾庸其言元和之治與貞
觀比烈可也○奏疏中洋洋大篇按之竝切實可行無一統籠
大帽子語宋歐陽公諸章奏冠絕古今豈知其出藍在此○蘇
文公上歐陽書曰李翱之文有執事之態今讀其與當時人主
論君子小人之辨與所以辨君子小人之法竝祖此篇然則何

但曰有執事之態哉即曰有執事之實也可

習先生集卷一 疏

疏

八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關三年平江東斬鉞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滑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爲法者逆臣

智之矣

狀

九

賊人醜行亦有可爲誠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論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孝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

實矣

狀

十

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無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創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諡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而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行狀史原也指事說實所以澄原也議此於駢四儷六之世其於史載豈曰小補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禘祫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竝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饌。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官闈令宗正卿

夏先生集卷一

祭議

十一

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蔬。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祠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整。禮樂爲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竝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醇正

夏先生集卷一

祭議

十一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中丞李異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讐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閣下既賞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閣下將欲爲能吏哉將欲爲盛德哉若欲爲能吏卽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此行之不爲過矣若欲爲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之說或冀少以裨萬二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閣下既與之爲知己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朝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爲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卽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閩府實寮孰不幸甚如以爲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也何爲而不可哉卽敢不惟公命朝再拜

寶鑑生金錄卷一

狀

三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 尚書於陵

伏見修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雪寺佛殿翔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諗閣下以爲斂錢造寺必是耶翱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爲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爲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爲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爲通逃之藪澤閣下以爲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爲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謂知己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羈孤親友由未能力及矧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爲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所爲竟是朝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爲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爲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寶鑑生金錄卷二

狀

四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勅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翔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簿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於家而不罪也。當時翔為觀察判

習先生集錄卷一 狀 五

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蓄賂。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翔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於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軍將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白陶芳之外。更無妾賤。況李尚書將畜女賤。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翔以為古人之

好康濟不樂成人之美者

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

忍彰明。必為可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軻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即非翔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則翔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閣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冤於泉下。幸甚。

習先生集錄卷一 狀 六

幸甚。翔於李尚書初受領惠及其去還也。客王之義亦不得如初。歡笑茲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黨。謹狀。公之為幕賓也。當其時。主人有失。雖小必爭。及其去且久矣。王有。見口雖眾。必自以求直也。余具錄之。見公之耿直好義。其天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

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濟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辭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

韓愈先生集卷二

行狀

七

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遷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辛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其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

裴不得難矣
以收斷金之
利哉序述精
彩

韓策不所而
李想得以為
功矣也
子功不必自
已出此固不
足為難也

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授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

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

行狀

大

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公以公。裴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老弱。且不過千人。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為公。公與語。奇之。遂曰。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眾。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

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償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損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

韓先生集卷一

行狀

友

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刀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

春秋筆之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眾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眾心動遽麾眾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韓先生集卷一

行狀

干

以棄之耳而尚書久聞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武間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議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

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王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期服。以報之。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

寶苑生集卷二

行狀

主

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迹。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諡。并牒史館謹狀。

至質至明。穹然躋韓先生於伊萊傳說尹吉甫仲山甫顏子子貢孟氏子輿之間。使人望之若神人。然行狀之力也。皇甫碑誌遜一籌矣。敘次有詳畧。無并復。尤得史記法。

皇祖實錄

爲曠達生色

公諱楚金。諡議詔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叅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球。兗鄆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慎。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賞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必盡所資。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爲公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初。及在貝州。刺史嚴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二十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也。羣聚號呼。號之以瓦石。揚言無所畏忌。錄事參軍不敢禁。懼謂公曰。若之何。公曰。錄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錄事參軍。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於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爲使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持朴埋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某觀叔賢於君某之質不

寶苑生集卷一

實錄

主

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第一子。爲戶部侍郎。初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日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於叔母也。如未失母時。有子三人。曰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於親族。其來歸也。皆自以爲已親焉。甥生不及祖。不得備聞其景行。其貝州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以皇祖之爲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蒞官行事。其剛勇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爲子孫法。蓋聞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甥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願。

世先生集卷一

實錄

三

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爲之傳焉。

友於家。今行禁止於官。足以傳矣。然必得昌黎先生而傳難哉。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嚔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於江。獄吏啖囚。章女悲號。思啗其兄。作詩載馳。縱縈上書。適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敘事勝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蓄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望先生集卷一

傳

三

敘事議論並勝

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妯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浹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楊氏匪獨知義其設施措置材畧亦可觀弱弓斃賊天相之矣

望先生集卷一

傳

三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數言天道
出其中人事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繼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公爲捕賊盡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畜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

智先生集錄卷一

毛

智先生集錄卷一

毛

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渥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度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惶惶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亦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

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秦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

聖元生金鑑卷二

傳

五

安王之墳。以示不念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坦。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坦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坦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柱黃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坦。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

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一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備。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開。藉備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義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早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聖元生金鑑卷二

傳

五

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斯按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斯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無罷宣歙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脂。配之鄆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日。列柵二十。益兵三。

前則杜黃案
後則李絳告
元和實相也
吾於此見賢
者之合必以
類而進退屈
伸相繫屬如
此則相可弗
苟耶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

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宣所作城當磧石得制

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

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

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

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肝

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肝奪其家初坦與宰相

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

罷兩稅及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劍二州有通文成州

習先生集卷二

手

路每歲奉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二三百人坦乃奏於衝

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

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

部尚書

端士偉人雖為宰相所抑言不盡庸然補益治體者不少矣傳

文詳密不讓孟堅

唐故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

柏公神道碑

柏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宋地者因以為

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厲公之時三御惡宗三御御至共諧

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奔楚於是改伯為柏及漢有鴻者由

議即為魏郡守子孫家焉故為魏郡也有李纂者入唐為工部尚

書生敬仁為鄆州長史生憲為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為

懷之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

東郡獲嘉守縣即不夫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劍

本習先生集卷二

手

依父友王與與嘗曰汝額文似李臨淮而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

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與從事太尉府薦

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

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所將兵來發州

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

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潘綽虎據小傷胡參

據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

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

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

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公泣涕謝曰
遭時喪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私志未立豈敢望為朋
公之所知哉建中初嘗至京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
事職院所辦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
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為一而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焉及
德宗如梁州李希烈陷汴州逐李勉遂僭帝號寇陳州圍宋寧陵
滉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於白塔收其卒保
宋州使將王彥昭守寧陵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塼音勇雨道見史記道親
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陷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
城陷不及使弩手善游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
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皆貫人斃其後希
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
救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拔襄邑收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
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
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勳茂伐書於竹帛戎籍乃為裨將副非所
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為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
與太尉晟侍中瑊等三十六人圖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即其形而
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

功最

功最

為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
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
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遷左
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為之廢
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於萬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
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耆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澄城王簿
曰夔為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耆累贈為司空夫人追封
魏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皆事韓晉公栖曜至鄜坊長
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破賊及壯解寧陵倚
杖之聞希烈之所以兵不及於宋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
功最高位獨以不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朔自廬以諫
議大夫徵路出於蔡元封泣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嗣其果
有辭俟也公不可聽乃銘曰
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誓殄父讐不恡勇死釋官就軍焯有其勳擒
兇盜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疏
上壘報末功當是生後人紹慶不忘
忠孝大節其可傳序次尤合史法

唐故橫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御史

大夫上柱國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傳爲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俊爲二十八將。功高稱於兩漢。而毅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曾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諱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弓矢。顯仕於成德軍。流輩稱其樸厚。博野樂壽本隸瀛州。在范陽成德間。爲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王武俊破

聖苑先生集卷二

碑

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公選爲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與之同苦樂。得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執其帥弘靖而扶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豈可以爲賊乎。遂誓衆。喻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聞。詔以樂壽爲神策行營。命公以爲都知兵馬使。與潞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爲節度。使公遂將樂壽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鬪。且引。遂遇官軍。以免於難。以功遷沂州刺史。未到。遽以爲左神策軍將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痛自刻。凜清已率下。

凡從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壽者。皆飭懼。不敢越條令以侵物。

故鄭州稱理。雖他時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爲鹽州刺史。閔帝初。

以公爲夏銀綬等州節度使。居河陽。墻民不耕織。黨項千餘落。

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其善馬者。蕃落咸怨。

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來見。或獻馬者。公拒而不受。蕃人喜。

傳以相告。未踰月。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懼而來奔。故

事皆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職。當禁其逃。公有罪何俟。

於贖。皆執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年九月。以公爲橫海

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傳治齊州。以圖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

爲命將之當。必且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卽路。以十月

晦。薨於硤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爲之廢朝。贈尚書左僕

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人南陽張氏。柔立善

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出。夫人麤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

好惡。用助公事。再封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

寡過。公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爲念。故官甚卑。有

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曄曄。乃作刺史。乃作將軍。乃

統邊兵。事績昭聞。廉以檢已。嚴以督下。蕃落完安。馬牛在野。大革

聖苑先生集卷二

碑

前事自我爲初爾後之來視此勿渝

備考 范陽成德

李師道誅宰相段文昌蕭悅建議銷兵朱克融在京師飢寒不恤及歸范陽遂倡亂逐帥張弘

而所銷之兵數十萬立致河北再失矣

武人樓厚者最難碑中有寫生處

習先生集錄卷二

碑

三

陸欽州述

吳郡陸儔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欽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

習先生集錄卷二

述

三

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頽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一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

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耶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耶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弘農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楊公墓誌銘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先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鄒岳觀察使奏爲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_{去聲}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考功知制誥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堅執不改遂以公爲宣武弔祭使故事南曹郎未嘗有出使者公旣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卒不得在詔誥之清選遂爲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不悅爲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爲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有言公非當居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爲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孟容爲太常少

卿而公改祕書少監。德宗崩，爲太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遷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饑，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爲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挾名勅，五丁上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爲戶部侍郎。人望益重。僉以公遂爲宰相，會考制舉人。樊直言策爲第一。牛僧孺也。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禍。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韋詞爲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已俸薄，月加三十萬。且曰：「後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及鹽，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翱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事，捶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方所遣，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遂令取他方所遣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

韋先生集卷一

誌

聖

元和之帝以
衆賢處之以
皇甫敗之
余亦以一字

相裴垍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爲吏部侍郎，重修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歷，以相檢覆。奏令選人納直爲由，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羨錢，公食豐潔，解宇以修。迄茲守行，遂爲故事。凡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輓供饋，鹽鐵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唐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溪怨，遂內外結構，出爲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知公之寬其爲彬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爲薄。明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爲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四年，滿青平兼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十二州，列爲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卽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修死，上問宰臣崔羣、皇甫鉤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鉤知公方有恩，懼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績，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爲相矣。」是時裴門下旣出太原，崔中書爲鐫所譖。

韋先生集卷一

聖

縛又改算號中上旨故縛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遷戶部尚書

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

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歎曰年老致政

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心矣疾平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

或勸求分司以自使者公曰年至力邁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

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

乞自退詔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

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體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

園詔之中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

聖先王集錄卷二

聖

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

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榮澤縣先太保之兆附於夫

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

晉國公況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子

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

通篇直敘楊公之賢自見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

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

勁懷救物之略自儕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

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濬之河南獨孤助用

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走劉逸

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

出其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

淮其將不從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

聖先王集錄卷二

聖

憤子而不據翱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

不及也達奚撫為楚州起攝肝貽祭酒李公遜刺衡州請治信安

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

弼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西其子壻王適使備吉勉求君所知值

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吉

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死狗兒尚童翱慮

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

其墓以示狗兒

奇嘯不及昌黎公王適志銘然公之仁於朋友具見一班矣

叔氏墓誌銘

語贊以哀此
又其仁於一
本也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
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叔氏之喪葬於茲叔氏諱術
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翱實主其事銘曰
翱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於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迫亦
有息子旅宦京國丘墳孰封松楸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
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茲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
不歸吳於禮其合惟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於此靈幽其託女姪
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爲故鄉乃樹松柏

望先生全集卷二

誌

望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銘

公諱儒術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
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運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
得監察御史轉殿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卽以爲眞歷侍御史司封
員外郎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
舍人二年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期服除
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
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
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誠甫其相信不用約結每

望先生全集卷二

誌

望

以時安危生民之病爲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爲丞相以重厚名終
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爲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盡言皇甫
鏽爲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
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
鏽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卽位鏽遂斥死崖州其爲兵部總數十
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日將相之而公以喪免
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
軍大父平一慙后族之禍逃官於松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
功員外郎有文章傳於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

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壽年十五次子年十三女二人長女
許嫁盧立立良士爲興元節度司空晉公從事次女前進士崔搏
搏有學行其從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附河南繼氏禮
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李翱執臂以別且曰
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
於我厚我死公其銘吾墓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爲
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弔其不識者亦望風
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書等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
其聲其能奉遺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李先公集卷三

宅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交曰臣王趙實
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乃封子孫因家以及於唐神堯
順天鄧侯翼扶武烈諫醜五木成盧考公逃貴於嵩之下江陰潔
白世嗣其雅德繼位細慶業於公唯公之興罔不自躬言不苟出
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
以順命毅毅武公是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先總官閣後序德業此法李集僅一見

洗發

墓誌銘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婦道於昌黎
韓氏府君諱弁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
禮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祕書省校書郎
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卽塞上與
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肯盟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
有五夫人始年十有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母
前旣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於其父弗數年其父又不幸夫人

李先公集卷三

哭

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飾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
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
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
其女子歸於隴西李翱夫人從其女子依於李氏焉降年短命三
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於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
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殿
中君之先葬於河陽惟君之歿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於河
陽而獨墳於陳留弗克附於殿中君之族而依於女子氏之黨以
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修位甚卑沒於

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爲然哉於是敘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悲哽

智先生集錄卷二

誌

完

祭文 原第十六卷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削不讓儼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竝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標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念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尊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念嗚呼哀哉尚享

智先生集錄卷二

祭文

辛

祭中書宰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頒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襍柔而中毅。護勳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竝。將協德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或顛仆以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羽若飛鴻。走斥於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白成翁。幽憤忽發。渙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躬。間以存歿。心悲曷窮。奠爵而拜。公其表衷。嗚呼尚饗。

備考 宰相公

名處厚。太和二年上。前奏事不能起。扶歸遂卒。

祭楊僕射文於陵

嗚呼。貞元中歲。公既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幽蠶用彰。德惠之厚。身歿敢忘。公以直道。於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耗。如絲之勞。與賢共謀。穢滌榛播。監戎屢強。陰附包奸。潛諸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茲益敦。公自登朝。急於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溫然如春。未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知足告休。願養於家。子爲侍郎。光耀芬葩。亦列卿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家聲。公爲弗以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宅於榮。翺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垌。承教紀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聖先生集卷一

祭文

幸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
祭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劉君之靈我等與君
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於塘荷
秀於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暢旣往還笑言無虐咸盡
於歡君實強盛時維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
痊日冀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末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
室有少妻幼男穉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弔者酸懷祠葬舊域隨
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去
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劉先生集卷一

祭文

奎

准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壯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冊歸漢謨帝
旨籌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址來往蠻谿未卒而死
小人赤口曷本於理意以南還明珠潛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
德不忘愛留杜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从而若新千歲不毀詰詰
崔嵬易曰成繻孔子義失助華不慈曾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
嫂陳平不疑中生竇單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
妻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
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忤雖棄置其奚悲赫赫

劉先生集卷一

祭文

奎

聖帝嘉賢命詞酒牢既設神乎降恩尚饗

劉先生集

別濤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於濤山大神之靈。翔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災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舉斯有融。遂奉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箴銘 原第十七卷

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謬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自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格言

陸慘檻銘

晝日居於是窮性命於是待賈客交其賢者亦於是。有客曰翺銘於是。

亦脫

習先生全集卷十一

銘

七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殿旗旗六楹四楹。裝重架虛。樂拱不設。簷蛩祛麗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紆。吏事既退。齊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鉏。弗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鄰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胥。鬼神所福。事匪在下。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於朝。以解前疽。刻銘於斯。永示羣舒。

念在民者神必福之

習先生全集卷十一

堂銘

美

泗州開元寺鐘銘 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成功。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鐘成。先時厥初。罹於天雷。波沉火燔。既浮為新。既蜚為塵。澄觀之功。恢復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於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於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震。鏗號其聲。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數。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於石。

李翱先生集卷十

鐘銘

老

不溺其教。亦不沒其功。銘辭高古。直追大雅。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濟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育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濟濟南陂。冬乾夏漚。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颿。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墨路。車輒其舟。童嬰涕墮。老父號愁。歷古建茲。孰為氓。籌游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距江之瀕。厚其錢備。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闔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越謹相勵。不督而勑。堤既成。止岡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為滯。水蒲莞菱。芡鴻鵠。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亦非不足於辭者。

李翱先生集卷十

堤銘

本

錄題 原第十八卷

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朝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策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惡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又汴州疾。又加名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轉。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翠峰。聽松風。名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

重刊先生集錄卷一

錄題

空

重刊先生集錄卷一

錄題

奎

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二月丁未朔。翔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壯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眞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來南錄只是日記與水陸程次最可想見名士風流

習之先生全集卷二

錄

奎

題峽山寺

朝爲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爲僑遠地嘗以爲無因能來
及茲獲游周歷五峰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音就寺時
速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以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
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
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
全耶去其所闕居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
難矣

節取器使仰
小堂大

習之先生全集卷三

題

寄

習之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序

後學儲欣

可之崎嶇行在取生平所作自編十卷爲文三十五篇宋時流入禁地明猶內閣藏之弘治時閣臣文恪王公手錄以出歎曰此天下真文章惜吾老不及學耳由是可之十卷刊布人間而人始知唐文粹所選不足當十之一也余所錄之數一如原編之數無一逸漏云可之之文幽懷孤憤章章激烈或以爲是好

奇先生集卷序

一

訕者之所爲或又曰是得無歡愉之詞難工而一談愁苦以炫異取名耶余笑且歎曰夫夫豈得已哉夫夫蓋賢者也當是時憲武之緒岌岌矣國步將斬田野將空足跡所到擊一弊政墜緒則驚接一餓羸無告則感天高日以跼地厚日以踣於是作爲文章走奇趨怪以舒腹之鬱結而豈得已哉是故麥秀黍離其言不得不痛涉江哀郢其言不得不怨生乎懿傳

每念不忘貞觀開元之盛其言不得不激不得不愁古今一體遭世使然而按其詞意淵源之自出信昌黎先生嫡傳也其所得力尤在進學解一篇取之無盡可謂句句欲活也繼李文公後登諸大家由是有唐一代之文始於韓終於孫如虞周大合樂金聲而玉振之嗚呼盛哉

奇先生集卷序

二

可之先生全集錄自序

樵家本開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自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元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應臺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關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淳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樵遂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彙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

可之先生全集錄自序

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唐孫可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 原第一卷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出蜀賦

書 原第二卷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州觀察判官書

可之先生全集錄目次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書

與友生論文書

雜著 原第三卷

書何易于

書田將軍邊事

書褒城驛

雜著 原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興元新路記

蕭相國寫真讚

可之先生全集卷一

目

二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蔣錫震豈潛 全核

沈鳳觀德暉

賦原第一卷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僂駭陰意靈怪暮歸輾動
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縹緲啓居廓穹
起廬圓然而劃隆然而并孰窻孰隳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

初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湯妖斬
遂移仗焉下帝謂上帝

氛孰知吾勤吾當廣陵錫武天后即真天下號周廢中廟祐徹主

司禮博士周宗奏增武宗為廣陵王賜姓武氏左右提議義

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與輦帝出東宮斬賊迎仙殿迫后吾則械

二點雛謂昌宗俾即其誅胡狗飽脂謂祿踣肌斷骨驚血濺關仰

吹白日二聖各輶大麓北挈肅宗遂即吾則激髯孽悖節謂慶俾

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俾克斷滅薊梟妖狂謂朱突集五

堂縱咏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

他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輶延諫劄襟沃誓

黃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謂之御諫當稼吞螟吾則入漬

華濁貞觀中入園肉貞觀中旬澤暮溲太平十日一斛穀視土

開元中斗貞觀中吾見若軒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佛諷正斥邪寵嘉賞

米五文錢貞觀中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離吾則反耀而永崇總章中

反澤而沴蕩坤而圻地有圻而復裂乾而石而天有裂然吾留帝官

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

野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籍甲其虛有壘而墟開元中籍府兵三時

總六十萬今天下兵仰給西垣何縮正馬不牧門萬三千北庭拒鄰

疲農而幕府多虛者也京天金城四郡息馬四至七十萬教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

四十八監以使童之是時帛疋易馬壹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

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房杜得是赤日烈老魅跡

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愚林甫得是昏蝕魑怪橫惑爾曾何力今者

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闕南侯需闕北侯霽列帝城闕何賴窮邊

帑廩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獐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

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韓評楊升菴曰王文恪得可之集讀之歎曰此宇宙真文章欲學之惜乎晚矣

謫諫○經緯集一部其間憤時傷俗之語不託之神即寓之吐而已反從旁開釋之所以言雖好盡自無國武子之禍而聞者

足戒此從真訣得來

廿七老集卷之六

冬十

露臺遺基賦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功日有興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觀之驪橫秦原東走盤連有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脩岡屹若環堂徘徊山下問于牧者對曰唯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恭默民無怨惡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始基軫于帝思既命其吏按之經費下詔曰朕以涼德君于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水高祖惠宗肇我邦圻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敢加隆矧樂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昇以考休徵茲臺以平周德唯馨章華雖高廷民亦勞靈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既攜貳王遂以死豈朕不繼斯役實與鳩材嘯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宜詔有司亟令罷之此其基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通天兮軼埃壑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艸之離離已而已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司馬生集卷三

賦

三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車而還秦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劍之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時連岡而外坤誦石詭崖汨其城屬兮屹紆鬱於雪脊映嶺嶺而查牙兮上攢羅而受天中呀圻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兮鼠出入乎穴間塞余馬之不息屈峽山之偏側劃崇巒之怒來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重而又曲跬危步之促促慄若蹠而蹈棘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倏下馳而上迴若山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啓怪若虎而欲噬泉騰沸而中洌靈寢宰乎像設聆山川以懷古得簪筆於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嘗枚師而北去抗霸圖而馳決曾尺驅之不聞徒齋志而灰滅越百牢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遂六陰崖而戶開屹巍巍以瞻瞻外攢怪石之參差兮勢業巖而上排狀若鬱雲之始騰又佞乎潮波之却頽中竄篠以擎盤瞰瞻朗而洞達摧富泉之潏潏鏘環珮於闐闐躡危石而後通忽洪濤而無窮包溪懷壑而爲溪兮練嶺岡而四崇羅薛羅歷於崑穴兮雲木森其青蔥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曾不可以久留今車軋軋而又東陟難嶺之蹇蹇下七折之峻坂褒斜吁其隘束兮左窮溪兮右重嶺綿飛棧而屬危梁兮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

司馬生集卷三

賦

四

何之驚流兮。波瀾洞而雷奔。當玄冬之隆烈。觸密雪之飛噴。舞廻
 颺而颺九垓。天地紛其漫漫。路繁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
 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懷慄而與歎。田大敗之與區。若脫足於囚拘。
 涉汧渭之云。云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爲都。
 背槐里而趨咸陽兮。索麻劉之舊墟。承明冀闕。緬以夷漫兮。得隱
 嶙之頽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艸蕪。抵長都之岌岌。排閭閻
 而西入。街天衢之廣闊。仰白日之赫赫。發弱弓而滿鉏族兮。卽澤
 宮而睨的。夫何號賁之缺條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
 居怏怏而不適。闕庭藹其多士兮。皆云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
 瞰朱門之投蹟。度一人之我先。若擇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
 窮愁而徒疑。忽徊徊以惶惶。塞東西而獨悲。因默然以心計兮。私
 展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求己以
 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兮。混埃壙而紅飛。漂世波
 而上下兮。窮窮走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唯唯之面。矚而焚逐
 逐之爆機。餒下飽謀。頃不煖謀兮。環晦牆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
 友兮。追五經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園兮。與百氏而驅馳。不殺吾
 不恥殺亦吾不辭。彼上張爲公者。豈終吾道哉。

備考

驛名諸葛武侯

瞻瞻自貌詩云瞻

如山上雪

鵲帳嶺名大散關承

明漢武帝賜嚴助詔
 曰君厭承明之虛冀關
 關昔如魯衛五陵
 漢宣帝徵時上下
 於亂見志有味乎其言之

可先生集卷十

賦

木

書原第二卷

與李諫議行方書

撫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嘯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待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譟上於是膠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敘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尙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疑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復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疑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疑以重困之將何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疑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愚獻執事

倘以樵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畧

復佛寺奏最快所獻於李者此也考之史李無諫草想已覆瓿矣望人以觸天子喜怒大是難事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干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脩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精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軌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然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俚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無至如司馬遷序周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

何可傳其廢領可舍矣如

廷以宰相監攝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跡公太平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教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盧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史法畧具于此當與劉子玄史通諸議論參看

史法畧具于此當與劉子玄史通諸議論參看

史法畧具于此當與劉子玄史通諸議論參看

十

高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侯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
縲縋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
軍侯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
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侯得侵繩平民鞠訊投解往往獄至數
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侯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
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
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民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京
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
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
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
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
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侯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
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
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軍侯鞠獄州縣官失職不滋甚邪直責判官詞嚴義正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
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故蒙金以
砂鋼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挾而不已
憤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離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
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車坎軻齊
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
洛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宜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鉅
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
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
猶欲疾其蹇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
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乎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
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持也
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有激云爾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每讀未嘗不流涕

與王彥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百。推之大易。參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視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哺柏啜醢。以其苟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摘辭必高。道人之

市志集卷十一

三

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鉅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備考華山賦 楊敬之 馮常侍 宿 王川子 盧

天之生才恒多而人之有立者至少。皆自疑狗物有以累之矣。韓吏部真訣相傳。只是衆人譽之。不加勸衆人毀之。不加阻。

市志集卷十一

古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聞者然不有所竟顯標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為奇意必深然後為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澁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為工摘俚語以為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異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標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間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而遷由是達官皆閤關辭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為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鏘至於發論尚往往為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顧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為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標所能臆說乎

世無韓吏部相與奔走招邀不若裹足杜門猶愈乎爾

書原第三卷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一有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筭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一有免竄海壽喬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一作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嬰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僕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一作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一作相國裴公刺史一作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一作易于廉一作約字如是會昌五年想道出益

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

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繁一作繩

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糗饟貧民

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

予居長安一有中歲一作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

下考由考一作某人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

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

擒若干盜反若干盜一無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樵以為當世一有上位者皆知求才一作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

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

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吏官

在

史才史才。文字按其首可測其尾者如走黃埃千里一目及

遊名山大川高廣邃深既探其奇既挹其秀矣前途若窮忽又

無際斯為中觀此篇書何易于治益昌美哉觀止矣豈知復有

考績一條大發胸中坎壈不平之氣可測邪亦惟儲思必深所

以不可測邪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叩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一作

逼下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

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

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駐建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戰

徐呼按一作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闕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

重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

濊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

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

擇羣蠻子弟一作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

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

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

四日而旋一本無其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

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

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

則息畜聚動則練兵講戰一作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

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

常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權者遺于蜀書通蠻言蜀無備

吾不知率蠻此舉大創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飯豕十九如瓠雖和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一作而良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卒常以為怨

可之先生集卷一

九

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道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備考臨邛今邛沉黎今黎越巂今為衛亦西戎吐南康公也

策良善明目張膽浸淫西漢論事之文

書襄城驛壁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治則淺混而茅一作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雅堂廡甚殘一作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輅以去以來數交蹄刺由是崇修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室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錫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廡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

可之先生集卷一

手

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陳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吐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蓋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一作益破墮場無禁前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此豈天子其治天下者制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

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
鮮一作愁當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際
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
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昨條其言書於張城
驛屋壁

備考張城唐齊州亦名興元今爲漢中府

或曰州縣久任理之本也然令囊帛積金之人居之任愈久其
不利吾昨愈深耳漢宣帝得一良吏輒增秩賜金不奪其成功
而吾民遂無太息愁苦之聲者亦其擇吏精察吏明致之此言

可以補此文所未及故書

記 讀 原第四卷

梓潼移江記

浩、緒、于、邛、道、城、如、蟠、淫、流、漲、秋、狂、瀾、陸、高、突、堤、隤、涯、包、城、蕩、盡、歲、
殺、州、民、以、爲、官、憂、樂、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
欲、鑿、江、東、壩、音垣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匯、而、東、即、堤、壩、
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
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樂、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挾、民、憂、然、江、
勢、不、可、決、說、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樂、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
勸、其、卒、可、乎、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贖、得、不、可、樂、陽、公、曰、
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若、叛、不、
可、樂、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自、役、興、已、來、彼、
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
抑、有、後、災、音垣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段、議、而、
罷、宣、病、此、耶、公、即、能、先、堤、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樂、陽、公、諒、明、
口、樂、陽、公、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
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鄭、民、於、魚、禍、耳、
民、敢、橫、議、者、死、鄭、民、以、樂、陽、公、嘗、爲、京、兆、既、憚、其、猛、及、是、民、心、大、
慄、憂、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樂、陽、公、歎、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

歎曰民言不提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隆舊江遂虛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有司効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為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肖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榮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備考

梓潼唐為梓州涪水縣今梓潼縣名郭名

憤榮陽公奪俸而作也其成之難績之巨若此卒受譴奪咄咄怪事

可之先生集卷十一

記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皇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折而西行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為中貴人所并則藉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臨溪驛驛扼谷口夾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南登黃峰嶺平行不能百步又步登藥嶺嶺盤折而上其峻藥嶺北並渭可為關道平下藥嶺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直絕澗並山復經澗地行磧上十里合于大路秋夏此下黃峰嶺復有支路並澗出藥嶺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路合秋夏此由大路十里

可之先生集卷十一

記

記

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墮號怒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三里逾二橋登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行連雲驛自連雲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濘滅蹀行者多苦於此可路旁樹往往如挂屢纒纒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陽平曠水淺艸細可耕稼有居民俗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南下行十里復度嶺東度澗可謂為關路平上下嶺凡五里

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開路行七八里扼路為關關北為臨池關為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為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皆關路並澗關絕有人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關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為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人多以字蓋視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關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

仙岑雖關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聚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

丁巳年集錄卷一

記

華

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水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古閣名也閣上巖甚奇有石刻其刻云褒中與閣主簿王顯漢中郡道閣縣樣馬南漢中郡北部督郵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衛續教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佐泉疆等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一本作川五人凡七十字其側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案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煙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為夷地

居民尤多自青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淡入不復有平田行五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疎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廻雪驛自廻雪驛南行三里上下樂坂極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自福溪有路並山下由大雪嶺平行五里上長松嶺北與山輝大路合蓋古所通乃坦途也稗將將開此路都將賈昭爭功且欲折之遂開古松嶺路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

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即背絕小嶺上下凡五

丁巳年集錄卷一

記

美

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盤雲驛西有路並澗出白城西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興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縣遂略開路長開天嶺路也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關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煙靄中也下嶺尤峻折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議者多以謂此言不公耳惟嘗讀中褒斜一經又見其於山川險易道途悉得條記嘗用披按蓋亦折衷耳苟使賈昭盡心於褒陽公如機所修注誠逾孫樵口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何不十法不變於褒斜路登縣新亦未易耶樊陽公為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

道以易之觀其上。涉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意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嘲嘲之聲。豈榮陽公始望耶。況謀廢乎。賈昭事倡乎。李休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於榮陽公。榮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榮陽公。豈古所謂為民上者難耶。

瑣瑣記程點殺入勝柳柳州山水園亭諸記之妙往往奪胎

唐肅宗通入
為宰相此
所贊不知何
人編以動道
稱疑此贊或
為瑞而作

蕭相國真贊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昞。橫。溢。神。秀。發。秋。空。健。骨。霜。夜。皎。月。劍。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游。傳。最。變。說。駁。物。惟。誠。在。公。抗。節。再。安。宗。祏。湯。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粧。黛。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

唐孫可之先生全集目錄

雜錄 原第五卷

孫氏西齋錄

武皇遺劍錄

龍多山錄

雜著 原第六卷

迎春奏

復佛寺奏

雜著 原第七卷

序西南夷

序陳進士舉

寓居對

乞巧對

雜著 原第八卷

文貞公笏銘

龍關甲銘

庫經郎中墓誌

刻武侯碑陰

舜城碑

雜著 原第九卷

逐店鬼文

祭高諫議文

祭梓潼神君文

雜著 原第十卷

讀開元雜報

罵僮志

復召堰籍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錄原第五卷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體一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蕞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鞭撻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勣功循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一

氏者何忘諫贊隱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僅堅諫不尊高宗武起王后已廢之親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閭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幸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今悉以王后年號改行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名犯武者何詭譎梯亂肇殺機也裴爲顧命大臣裴炎目若無異謀何故自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嶺山叛者何貸刑怙教稔禍階也嶺山乃張守珪部將害犯今張曲江故書張守珪以安嶺山叛者何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

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謂去瑞示戒志諄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嚴邪合正俾歸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據實實例以示懲勸皇宗武氏張守珪以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入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相分掣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直骨於枯墳獨詭魄於下泉磨臺顯扎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清霜利斧朱晦菴綱目權輿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二

武皇遺劍錄

武皇帝得利劍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暉如
哉往者北戎猖狂淪盟盜壇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然奮雷
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
其劍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眾以濟其奸孽險以扞其誅王師
萃之屢戰無功兵劍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
兵乃固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輿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
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謀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
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
可之先生集卷十一
三
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
其劍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
沸騰飛言上聞上為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
大憝於山東梟渠魁於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劍耶浮屠之流其
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蠱于民心蠱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
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閭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邊臣爭
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持疑卒詔有司驅羣死而
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
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劍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

光傳武皇之遺劍宜乎銘其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
錫之以義淳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
天下幸甚

傳考 賊鎮 謂魏博帥何進 并醜 謂澤潞劉從 亟發武符 武皇從
策不發禁軍命河朔三鎮討 劉稹積將郭誼殺稹以降
新闢

可之先生集卷十一

錄

四

龍多山錄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仰山之趾得逕委延舉
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煙屹石峻嶒別為東巖松牙
重覆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若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
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櫺櫺交攢欹撐兀柱懸棟危礎
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攬乳側脉膏停泓石俯
對絕壑鈔臨蘭薄仙臺標異藂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絕腹實
而空路由其中斷陽相望攀緣上下闐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
嘉飛真蓋羅

人傳晉永嘉中有為蓋羅者於北臺上學道焉蓋羅於此白日上升今臺下有碑誌存焉者也去蹤

金可先生全集卷十

五

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蛻駕鶴騰天一去遂廓千載寂寞澄泉傳
靈別壑絕明風閒境清寂寥無聲嘉木美竹岡嶺交植風來怒黑
雷動崖谷山禽喁喁捷翔牙驚曉吟曉啼聽之悽悽迴環下囑萬
類在目涸山帶川青紫碧聯秦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下東日薄
于泉輓則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務朝雲翻空轉山漠漠漫漫莫
知其端陽曜始浴微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綢裂
綺折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未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間見
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今世鈞名者汚此巖局乎且
欲聞於穎陽之徒乎

虛懸用章
何施面目

蒼萃柳柳州山水記為有韻之文

金可先生全集卷十

木

奏原第六卷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
 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
 令明昏而為煥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春之日陛下廩以時
 出帛以時卹則孽芽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
 山麓無所伐則艸木壯苗國無天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畋
 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
 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緊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
 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
大水廢反水而花冬行夏令電傷蟬夏行冬令則雨電旱赤雨
民慮舍反水而花能李花時則蝗飛蔽天早赤雨
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是陛下政令出乎脩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
 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為春得革慘作
 和起耕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煙光膏蕙龍
 芳蒼陛下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冷白慄慄蕭索寢庭愧枯
 落陛下與人為夏得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維遲欲門
 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為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入骨間間感感燈
 青火白門無蹄跡願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眾也陛下肘

腋皆熱中國病瘼者眾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
 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根柢經術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理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男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稍梁所衣必綿穀居則遠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帝元年籍天下群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帝一旦髮天下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即位以來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為武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項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大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索若下戶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

論事不如此不微

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賦矣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即是鹽鐵不可除而權筭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囁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

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昧死以言

序對 原第七卷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雄者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化其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爲教先彬彬然與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士有觀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士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馬投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獸心而知禮節概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羣咸知懷德於是乎有殊能詭形之効祉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者則庾朔之隅不懷之倫其響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泣庭苑巢神禽樵則曰二國文學也

倣漢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時溪谷颺颺習習即不得遂作必飄忽源泉混混然堤防破蓄波決壅缺亦不可過於其人也亦然穎川陳君學積乎勸藝高乎專喪家途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子齋咨喑鳴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脩計吏僱勉上道久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已以售道不肯尺枉以靳尋直况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發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寓居對

長安寓居閨戶。諷書悻如凍灰。癯如稿柴。志枯氣索。悅悅不樂。一旦有會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懣耶。懣耶。何自懣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扶文倒屣。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素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哺西方食。莫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卷前知解。言念每歲。但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撫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按。以年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弄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檻豕籠雞。其能窮而反諛。客退遂書几爲歌曰。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就。與求其身。處乎出乎。孰爲得而孰爲失乎。

乞巧對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爲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黃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疊直殘德。譽跖爲聖。譖回爲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奪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鑲英花。鬪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醕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辭舌銼口。媚竊路權。忍恥受侮。愧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非非。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瓊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鏤錯落。憑雲亘天。曠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蠶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各溺于奢。凋家磨國。未騁胸臆。盡于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臥雲嘯月。九衢喧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千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方子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欹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于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閭。以室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

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爲

子厚文且諷且求可之直痛嘗絕之而已吾實吾拙已下尤可
被之管絃絲竹

司馬先生集卷二

對

左

銘 碑 原 第 八 卷

文貞公笏銘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懿○孫○樵○請○銘○其○笏○曰○
鑿○豸○鳴○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
華○可○裂○笏○不○可○折○挂○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
舌○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頤○
鍊○下○偷○上○慎○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衡斗貫日之詞

司馬先生集卷二

銘

末

潼關甲銘 并序

潼戶呀東翼廉敵南有玄甲數十扎焉委于前極瀝塵風經斷
革刊樵過而謂之且曰此國之閫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
今者關禁弛而不議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
耶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終天戰輶
書驚驚析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銀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
縑而東合縑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太
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玄宗四十二
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此而關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
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
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况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
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繁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繁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
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卽在德不在險意然實識其廢弛也故爲大言以掩抑已所欲
云所謂用意必深者如此

唐故倉部郎中康公墓誌銘 并序

唐尚書倉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鄭州官舍其
年月日前左拾遺陳書萬書孫樵曰與子俱恩康公門今先遠有
期其孤徵誌於子子其無讓樵哭之慟已而揮涕敘平生公諱某
字某會稽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贈某官公
幼嗜書及冠能屬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學者無
能如自宣城來長安三舉進士登上第是歲會昌元年也其年冬
得博學宏詞授秘書省正字明年臨桂元公以觀風使來辟換
試秘書郎五年調再授秘書省校書郎大中二年復調授京兆府
參軍其年冬爲進士試官峭獨不顧雖權勢莫能撓其與選者不
逾年繼踵昇第故中書侍郎高公瓌尚書倉部郎中崔亞前左拾
遺陳書洎樵十輩皆出其等列也明年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戶部巡官明年改鹽巡官天付介直不能諂言故丞相河東公休
使鹽鐵轉運公或請計事將入門裴公謂謁者曰必康君也裴公
始以直知終以直廢明年去鹽鐵詔授大理司直或有所獻宰相
莫能題其筆明年授賜大理司議郎兼侍御史度支巡官明年改
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轉運推官明年換判官今華州刺
史李公訥拜鹽鐵轉運使將蒞事且召羣吏曰二十年已旋推官

判官誰爲廉平可以助吾治者羣吏皆以公塞問李公曰吾得之矣公由是不去職咸通元年改檢校禮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轉運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終以章奏加厚常稱於班行間曰康公宜掌帝制或與宰相言必慰薦之明年詔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挾案牘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羣青輩徒擗管捉紙字字書出蓄縮汗慄何暇爲奸犯耶以故老吏猶青畏之如神明秩罷退居淮陰咸通八年詔拜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倉部郎中充西川宣諭制置鹽法使兼西川供軍使賜紫金魚袋公馳驛至西川不浹旬而鹽無一價蜀吐至今賴之會西川節度使劉公以疾薨戍兵

李公之先生集卷十

五

日至軍儲不給糗無常價而度支有定估遂乘傳詣門且請與度支計事無何詔以寶滂代公公遂守倉部郎中會寶滂還邇不以時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貶公爲醴州刺史明年移鄭州長史朝廷或有繁難之任議莫不以公爲言宰相且將用之嗚呼天賦正人誠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長樂馮氏故給事中累贈太尉諱審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長曰齊鄉貢進士次曰顏鄉貢進士次曰言明經及第次曰某云長女適鹽州防禦判官試大理評事高遷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師攜其孤荷喪于管城某年九月三日以公之喪權窆于孟州河陰縣某鄉里銘曰

會稽之英斗牛之靈併鍾德門公實挺生月中塞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秩牢盆美聲出牧東海貳卿棘寺鶴行望郎錦川星使騏驎蹀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煙香漸通謫非其罪天道靈論不復雙關遽歸九泉園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

李公之先生集卷十

誌

五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靈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
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侯岐雍間地不尺
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靈靡籌其不可也
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見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
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
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
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
鄧靈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
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
毅伍泊受社稷寺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豈何意氣明信
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
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
侯在下矣

頓挫

緯城碑

帝承天休纂義之勳營宮于蒲守不以城帝守以城孰守不城阻
湖為池限華為門波非不狂嚴非不崇守不以仁社為周遷將蒙
監扶理土朔方萬里扞胡貽謀子孫始訖其功阿房已墟帝豈不
城城在民和自華泊夷國不順同屹為國垣以藩有虞其堅如金
其厚如坤蕩蕩巍巍牢不可崩四罪雖頑莫敢來攻一家熙熙相
視而安帝配商均不私以城帝死蒼梧授之夏家太甲不修帝城
乃頽夫唯帝城哲王獨知求之民心迺見其基帝城雖隳築之不
難無靈無荒帝城復高不識不知相傳峻隅其板雖崇其築難堅
非帝之心孰為帝城

名言開導

文原第九卷

逐店鬼文

孫子病店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憾懷有若仆子於嚴水者終則憤胸燥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為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子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肖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纆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

可先生集卷十一

文

人美言則有若教子計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子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貴則有若牽子裾而躡子足者樵嘗欲忍汗掖以自媒則有若縛子舌而膠子口者子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店鬼也子并為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頗作怕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為諸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懷義盜仁縛舌交私柔聲媚顏狐媚當

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解枯即榮長劒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與者鉅萬藏家賁腐鏹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死而有知是為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賣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為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陳萬年 善事人以兩吉薦為漢御史大夫 和長與 晉和嶠富敵國司馬安見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也安文深巧宦官四至九卿

可先生集卷十一

文

拔出送窮乞巧上

祭高諫議文

咸通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友人孫樵謹遣家僮犀角雁兒具時羞之與敬祭于故友滁州刺史贈諫議大夫高公叶卜之靈。嗚呼與君定友不謝古人為分日年。為道日親。二十五年彼我一身人謂我愚。君謂我賢。人欲我後。君欲我先。我為一善君喜見顏。我為一失君愠形言。意我尚華布衣御寒。樵常意在華飾故友為樵意我常益布使用以示儉素荷進裝筭當軒。樵常汲汲于進取故友為樵不以升沉壅隔其間。誨我如兄。煦我如春。我何敢忘銘骨書紳君之文章。可動鬼神。君之器業。可活生民。我之賴君。如倚華山。庶寡

吾過期大我門君牧滁。我從郊軍。方恨綿邈。凶計遽聞。東嚮慟哭痛貫心肝。三日麻衣。朝晡忘食。百身莫贖。何裨往魂。嗚呼痛哉。杵臼死義。比于死仁。君殞賊手。為怨難論。嗚呼痛哉。君殞喬谷。我歸厥秦。試發舊篋。君書盈千。詞旨重重。墨色如新。苟非相諫。即足慰安。填臆悲來。淚如迸泉。嗚呼哀哉。天喪吾友。吾何望焉。誰極漣瀾孰開頑昏。嗚呼痛哉。世人結交。違寒集溫。如我不易。如君因難。嗚呼痛哉。敬羨晝哭。稽紹幸存。輶車其東。歸骨洛川。遠備醢餒。告辭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高錫望于史無可考讀可之聲文所謂道者人棄如土者也嗚呼夫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遇祠廟。不笑即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跡此山。洩雨如泣。滑不可步。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慙僕。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北望空山。火起廟墻。焰焰逾丈。飛芒射天。顯色斜透。峻途如畫。樵謂廟奴苦寒。焚薪取溫。曉及山巔。鑠鑠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及雨為晴。暴火乃靈。斯言纔閱。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

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讀開元雜報

樵爨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億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籒負土而起若掌筆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囁邊畔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辭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平安有廷奏諍事耶諍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蓋爲隆興及來長安日見條

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敗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哀以思者其音怨

罵僮志

孫樵既黜於有司，忽恍乎若病醒之未醒，茫洋若癡人之瞋行，據牀隱几，悠然不寐。二僮以樵尚甘於眠，偶語戶間，且曰：吾聞他舉進士者，有門吏諸生爲之前焉，有親戚知舊爲之地焉，走健僕，驅大軸，肥馬四馳，門門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歸，聞者迎屈，引主人出，取卷開讀，喜歎入骨。自某至某，如到一戶口，口附和不敢指破，親朋扳聯，聲光爛然，其於名達進取如掇。今主遠來關東，居長安中，進無所歸，居無所依，忿割口食，以就卷軸，冒暑觸雪，攜出藉調所至之門，當關迎，嗔倪眉與語，授卷而去，望一字到主人目，且不可得矧其開口以延乎時，或不棄而遇主人，推心於公是者，當開緘引讀，苟合心曲，又曰：彼何人耶？彼何自耶？況所爲幽拙，大與時闕，凡爲世人，宛顏巧屑，望風趨塵，以售其身，則必淡面鈍口，慙掛癡步，昧於知機，買嫌於時，凡爲讀書，東獵西漁，竊知首尾，則爲有餘，則必燈前月下，寒朝暑夜，磨礱反覆，期入聖域，徒苦其神，孰裨其身？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澀，讀不可入，徒垂於衆，孰適於用？凡爲造謁，去令附熱，大求其力，小求其得，則必擁門掃跡，寂寞是適，所至之處，雀羅在戶，人皆嫌去，愈恭好慕，凡爲結交，搜羅

狀曰：卿妙
家有集書
受累多在

可之先生集卷三

雜著

无

英豪相醉以酒，相飲以庖，則必屑去溫煖，膠牢淡泊，時或藁處，凍冷徹曉，晨起散去，潔腹出戶，以故學儻，今古不爲衆譽，文近於奇，不爲人知，九試澤宮，九黜有司，十年輦下，與窮爲期，一歲之間，幾日晨炊，飢不飽菜，寒無襲衣，此皆自掇，何怨於時？浪死無成，孰與歸耕？言始及是，樵聞起喜，二僮遽匿，呼諭不得，遂敲几而歌曰：彼以其勢，我專吾勤，彼以其力，我勤其學，學之不修，骨肉如仇，學之苟修，四海何嫌？噫！吾之所貴，僮之所薄，吾之所惡，僮之所樂，僮何知吾豈獨無時？

普天下強半二僮見也，僮何知？

可之先生集卷三

雜著

幸

復召堰籍

會昌元年漢波逾堤陸走源民襄陽以渚於是天子曰戶部侍郎盧某前為廣州治稱廉平家無餘儲府有羨財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悉蠲海關賴之而安其以襄陽之殘民屬治之盧公既來襄陽始用李從事肩之畫能成新堤即問可以為治狀對曰天子以襄陽饑吐寄活於公宜有以休養之者襄陽之屬城為唐州唐州之支邑為泌陽泌之東有二流走出斷堤嚙道而西派于二流南別為溝壤高岸頽水不得行昔召信臣嘗為南陽能為民障水泉廣溉灌世賴其利俗用舊書按地圖北盡南陽故地豈古所謂召堰者耶代邈時移功不加修堤豁于流浸洩為波自泌陽以南平氏以西居民甚通墾田甚凋公則能復舊臣舊規真民十世利者盧公立召管田部將出卒與穀率以聽命李從事即為條分程度指畫經略且使跡其故堤以鰾二渠鑿其枯溝折為南流水門既陳百瀆脉分蔓蔓于原枝枝于屯數百里間野無隙田旱無槁苗召堰既成秋田大登八州之民咸忘其饑范陽盧庠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盧公自南海至襄陽再以李從事參畫軍事凡其所居經權有聞及為潞州聲光則然發兵甲屢興而謹盧公駭詫謂他從事曰使李從事從我寧及此耶是時李從事陷於

可之先生全集卷二

三

說言獲權當奪權自盧公黜留樂陽如此則李從事前佐盧公宜

如何哉李從事去襄陽五年召堰之利益大於民歲增良田頓至四萬樵惜李從事之跡不為人知作復召堰籍

源意平生得力真訣不覺反復自道耳蘇子瞻謂其不逮持正
 竟定評耶

前後伏應史筆精爽

可之先生全集錄卷二 終

三